



雷漢卿

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教授、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漢語言文字學和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擔任《漢語史研究集刊》（CSSCI）主編。四川省學術與技術帶頭人。中國語言學會會員、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四川省語言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2006

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

主要研究領域：漢語詞彙學、訓詁學。兼及漢字文化、漢語言文字學理論。

主要研究成果：
著作

《〈說文〉“示部”字與神靈祭祀考》（成都：巴蜀書社，2000）；《近代方俗詞叢考》（成都：巴蜀書社，2006）；《禪籍方俗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古代漢語》（教材主編）（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100 年漢語新詞新語大詞典》（民國卷主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中國語言學史》（譯稿）（成都：巴蜀書社，2014）。

科研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唐宋禪籍詞彙研究（10BYY054）、日僧無著道忠中國禪籍語言研究論考（17BYY023）。

教育部項目：禪籍俗語詞研究（2000zdxm40014）、東漢道教典籍詞彙研究（06JJD870005）、禪宗文獻語詞彙釋（4JJD740001）。

省社科規劃項目：禪籍俗語詞彙釋（SC09B025）、中國語言學史（譯稿）（SC11H013）。

中國國家“十四五”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學術和文化工程《漢語大字典》修訂工程執行負責人（2023.3）。

| ISSN 2093-6133 |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JCCS)

| Vol. 15. 1 |



48434, 韓國 釜山廣域市 南區 水營路 309(大淵洞)
慶星大學校 Bldg. No.12(Multi Media Bldg) 304號 韓國漢字研究所
Room 304, Bldg. No.12(Multi Media Bldg), Kyungsung University,
Suyeong-ro 309(Daeyeon-Dong), Nam-Gu, Busan, Republic of Korea (zip: 48434)

2023. 4. 30.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
Kyungsung University

一 乙 二 人 八
八 刀 力 匕 十 卜
又 口 土 士 夕
大 女 子 寸 小 尸
山 工 己 巾 干 弓
心 戈 户 手 支
文 斗 斤 方 无 日
曰 月 木 欠 止 母
比 毛 氏 水 火 爪
父 爻 片 牙 牛 犬
玄 玉 瓜 瓦 甘
生 用 田 疋 白 皮
皿 目 矛 矢 石 示
禾 穴 立 竹 米
缶 羊 羽 老 而 耳
聿 肉 臣 自 至 白
舌 舛 舟 艮 色 艸
血 行 衣 見 角
言 谷 豆 豕 貝 赤
走 足 身 車 辛 辰
金 長 門 阜 雨
青 非 面 革 韋
音 頁 風 飛 食 首
香 馬 骨 高 鬼
魚 鳥 鹵 鹿 麥
麻 黃 黍 黑
鼎 鼓 鼠 算 齊
齒 龍 龜

漢字研究

Vol. 15. 1 總35輯

2023年4月30日

慶星大學校 韓國漢字研究所

<http://www.hanja.asia>

<http://journal.hanja.asia>

韓國核心期刊(KCI)

2023年 第1期

大 女 子 寸 小 尸
山 工 己 巾 干 弓
心 戈 户 手 支
文 斗 斤 方 无 日
曰 月 木 欠 止 母
比 毛 氏 水 火 爪
父 爻 片 牙 牛 犬
玄 玉 瓜 瓦 甘
生 用 田 疋 白 皮
皿 目 矛 矢 石 示
禾 穴 立 竹 米
缶 羊 羽 老 而 耳
聿 肉 臣 自 至 白
舌 舛 舟 艮 色 艸
血 行 衣 見 角
言 谷 豆 豕 貝 赤
走 足 身 車 辛 辰
金 長 門 阜 雨
青 非 面 革 韋
音 頁 風 飛 食 首
香 馬 骨 高 鬼
魚 鳥 鹵 鹿 麥
麻 黃 黍 黑
鼎 鼓 鼠 算 齊
齒 龍 龜

| ISSN 2093-6133 |

漢字研究

| Vol. 15. 1 (總35輯) |



2023年 4月 30日

慶星大學校 韓國漢字研究所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
Kyungsung University
<http://www.hanja.asia>

徐富昌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中國文字學會監事。曾任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臺灣大學語文中心主任、中國語文組組長、臺灣大學校長秘書、臺大系統文化基金會董事。並曾任中華簡牘學會常務監事、中華武俠文學學

會監事長、中國訓詁學會監事、臺灣中文學會理事、監事、中國文字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主要研究領域：文字學、古文字學、說文學、出土文獻、先秦兩漢古籍、老莊學術、三國學術、武俠小說。

主要研究成果：

《人人必備的國學常識》（臺北：名人出版社，1983）；《忠貞與智慧的典型——諸葛亮》（臺北：幼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9）；《睡虎地秦簡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部首與國字》（上、下）（臺北：圖文出版社，1993）；《常用的錯別字》（上、下）（臺北：圖文出版社，1994）；《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簡帛典籍異文側探》（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武威儀禮漢簡文字編》（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睡虎地秦簡文字辭例新編》（臺北：萬卷樓，2021）等數十部專著。

學術論文

《睡虎地秦簡通假字研究》、《臺大中文學報》（2004）；《從甲骨文看漢字構形方式之演化》、《臺大文史哲學報》（2006）；《上博楚竹書〈易經〉異體字簡考》、《古文字研究》（2008）；《〈說文〉段注“某行某廢”類型考察——以形符變化為中心》、《中國經學》（2011）等。

題字：Qianshen BAI（白謙慎）

編輯委員會(Editorial Board)

主 編(Executive Editor)	河永三[韓國 慶星大學]
副主編(Managing Editor)	王 平[中國 上海交通大學]
編輯主任	金和英[韓國 慶星大學]
	劉元春[中國 上海交通大學]

顧 問(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China	Yuxin Wang(王宇信)[CASS] Kehe Zang(臧克和)[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Qianshen Bai(白謙慎)[Zhejiang University]
France	Françoise Bottéro(蒲芳莎)[CNRS]
Germany	Wolfgang Kubin(顧彬)[Bonn University]
Hongkong	Lauren Frederick Pfister(費樂仁)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Japan	Tetsuji Atsuji(阿辻哲次)[Kyoto University]
Korea	Seongdo Heo(許成道)[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ikjin Kang(康寔鎮)[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Norway	Christoph Harbsmeier(何莫邪)[Oslo University]
Taiwan	Zongwu Jian(簡宗梧)[Chang Gung University]
USA	Edward L. Shaughnessy(夏含夷)[Chicago University]

委 員(Editorial Committee)

李圭甲 [韓國 延世大學]	朱歧祥 [臺灣 東海大學]	陳致 [香港 浸會大學]
李運富 [中國 鄭州大學]	劉釗 [中國 復旦大學]	阮俊強 [越南 漢喃研究院]
李景遠 [韓國 漢陽大學]	梁萬基 [韓國 濟州漢拏大學]	丁克順 [越南 漢喃研究院]
王貴元 [中國 中國人民大學]	金善娥 [香港 理工大學]	鄧章應 [中國 西南大學]

漢字研究

Vol.15.1(總 35 輯)

2023 年 04 月

目 錄

■ 論文

▣ 古文字研究

- [美國] 陳光宇 .. 漢字研究三種模式綜述.....1
- [臺灣] 林宏明 .. 南京博物院收藏甲骨數位照片初步研究 25
- [加拿大] 大路大魏 .. 甲骨文四方風名補釋..... 59
- [中國] 和艷芳 .. 宋代碑刻異體字研究..... 99

▣ 漢字文化圈漢字研究

- [中國] 徐時儀•[韓國] 李景遠 .. 《洛閣語錄》所釋“杜撰”“脫空”
探略..... 127
- [韓國] 金錫永•李志宣•鄭池秀•崔辰而•洪貞賢•金修卿 .. 構建東亞
漢字詞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的意義與方法..... 145
- [中國] 金菊花 .. 從社會諺形成機制看朝鮮後期漢譯諺語集
《耳談續纂》的文獻價值——基於語言學的思考..... 181

■ 漢字理論與文化研究

- [中國] 牛振 .. 清末意譯元素名用字考察——以《化學初階》
《化學指南》為中心 209
- [韓國] 金和英 .. 通過新冠疫情相關詞語看中國社會認知
發展趨勢..... 229
- [韓國] Hae-yoon LEE .. A Study on *Shenchuangtu* (神創圖).....273
- [韓國] Jin-sook LEE .. Circulation of China-Related Information
and Ima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293
- [中國] 祝昊冉 .. “饅頭”稱謂在中國的古今演變、得名理據及
構詞法之辨317
- [中國] 鄧竹琴 .. 論漢字的音、義、形在當代漢語舊詞改造中的作用
——以新稱謂詞的衍生為視角337
- [中國] 李方園·何余華 .. 古代兵器命名理據的文化闡釋.....359

■ 字書研究

- [韓國] 金始炫 .. 《〈漢日鮮滿〉新字典》的漢韓釋義策略與評估
——以“火部”烹飪動詞為例..... 383

■ 特輯：第五屆漢字學國際冬令營發表論文

- [中國] 崔琳欣 .. 安大簡《曹沫之陳》合文書寫現象初探[優秀獎]....409
- [中國] 王佳倩 .. 從上古漢語“度”看名動詞分立的域限演變.....431

■ 著名漢字研究所簡介

[中國]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459
------------------------	-----

■ 附錄

發刊規定	461
投稿格式	469
研究倫理規定(學術規範).....	475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Vol.15.1 (Volume 35)

April 2023

Contents

■ Articles

▣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 [USA] Kuangyu CHEN .. Three Research Models for Study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1
- [Taiwan] Hung-ming LIN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igital Oracle
Bone Photographs in the Nanjing Museum Collection.....25
- [Canada] Dalu Da WEIH .. Restudy on The Names for Both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and The Four Winds of The Earth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59
- [China] Yanfang HE .. A Study of the Variant Characters on Steles
in the Song Dynasty99

▣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 Hanja Cultural Sphere

- [China] Shiyi XU•[Korea] Kyeong-won LEE .. The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wo Words “duzhuan” (杜撰) and
“tuokong” (脱空) in *Luo Min yulu* (洛閩語錄)127

[Korea] Sok-young KIM▪Jee-sun LEE▪Jie-su JEONG▪Jin-y CHOI▪ Jeong-hyun HONG▪Su-kyoung KIM .. The Significance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a Wide-Ranging,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Database for East Asian Sino Words.....	145
[China] Juhua JIN .. The Literature Value of <i>Idamsokchan</i> (耳談續纂)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roverbs : A Thought from Linguistics	181
 ■ Studies in Theory and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na] Zhen NIU ..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Character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Element Te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209
[Korea] Hwa-young KIM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Social Cognition Through the Word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229
[Korea] Hae-yoon LEE .. A Study on <i>Shenchuangtu</i> (神創圖).....	273
[Korea] Jin-sook LEE .. Circulation of China-Related Information and Ima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293
[China] Haoran ZHU ..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ppellation, the Named Motivation and the Word-formation of Steamed Bread	317
[China] Zhuqin DENG .. A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the Sound, Meaning and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word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rivation of New Appellations	337

[China] Fangyuan LI•Yuhua HE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ationale for Naming Ancient Weapons	359
--	-----

■ Studies in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Korea] Si-hyun KIM .. Chinese-Korean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of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 Focusing on the ‘火部’ Cooking Verbs	383
--	-----

■ Special Issue: Papers of the 5th Hanja Studies International Winter Camp

[China] Linxin CUI ..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He Wen Writing Phenomenon in An Da Jian’s Cao Mo Zhi Chen.....	409
[China] Jiaqian WANG .. The Evolution of Semantic Domain that Both Noun and Verb’s Disti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Du (度)”	431

■ Introduction to Prominent Chinese Character Study Institution

[China] Institute of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459
---	-----

■ **Appendix**

Provision of Publication	461
Format of Paper	469
Ethical Provision of Researches.....	475

漢字研究三種模式綜述

陳光宇*

目 錄

1. 簡介
2. 文字起源與文字定義
3. 漢字研究——文字考古、數學模式、漏斗型模式
4. 漢字研究——生態學模式
5. 小結

1. 簡介

上古蘇美爾的楔形文、埃及的聖體文，商代的甲骨文（漢字）和中美洲的奧爾梅克（瑪雅）文是四種人類歷史上獨立發明的文字，稱為自源文字。其中只有漢字存活至今。筆者曾就漢字的起源發展，漢字的穩定性及長壽原因，及漢字的未來等三方面提出三種研究模式：一、用數學模式來探索漢字起源時間：漢字的考古證據目前所知最早的是商代甲骨文，但甲骨文已是成熟文字系統，所以漢字源頭一定遠早於商代。利用漢字構型的連續性，可以分析漢字在不同時代的構形比例變化，然後利用分析的數據可以間接推算漢字起源的下限時間。二、用漏斗型模式來探索研究漢字起源的遠古情境：考古發掘以及古人骨 DNA 研究顯示新

* [美國] 陳光宇，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榮譽高級終身教授，研究方向：甲骨文與商史、文字起源、化學考古。（kychen@chem.rutgers.edu）

石器時代東亞大陸存在許多不同的種族語言，因此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初始文字。可以設想丁公村陶文、良渚陶文，以及漢字初文等各種初文，同時共存，然後經過競爭、淘汰、融合，其中漢字的初文得以留存發展成為商代甲骨文。這過程就像生物學界用漏斗型模式所形容的蛋白折疊過程：細胞中的蛋白質生成過程是先產生單鏈多肽，不同摺疊形狀的單鏈多肽經由像“漏斗”式的過濾篩選，不穩定的單鏈多肽從高熵（high entropy）狀態，演變為穩定的三維結構，具備生化生理功能的蛋白質。漢字的起源發展可能也是經由類似的過濾篩選，因此形成結構較為穩定，具備高效負載文明功能的文字系統。漏斗型模式有助我們用篩選機理來考量漢字相對穩定性的原因。三、生態模式：將漢字歷時、共時的字、詞、語組建為漢字系統，將社會、人文、自然等因素組建為漢字環境，二者合併是為漢字生態系統。生態模式的硬體設施包括建構漢字生態系統大型數據庫及網絡鏈接相關數據庫。生態模式的軟體設施包括在生態學的理論基礎上利用數據庫及人工智能開發各種相關軟體及研究方法。本文首先介紹這三種研究模式，然後討論如何利用這些模式，從較為宏觀的視角來開展對於漢字起源以及漢字未來發展的一些相關問題。特別強調未來需要結合考古發掘以及人骨基因檢測來研究漢字起源的時空情境以及漢字發展的脈絡與內在的規律，也需要結合大腦認知與人工智能來具體研究如何因應大數據時代的全球化世界以及為漢字的優化與傳播創造條件。

2. 文字定義與文字起源

2.1 文字定義

討論文字起源的時間定點，首先對文字的定義要有共識，才能有討論的交集點，而不至於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認為對於“文字”比較精準的定義是： $G(\text{文字}) = G\{+P, +S\}$ 。其中 G 指特定的符號（graph），代表“形”， P 代表“音”（phoneme）或“音素”， S 代表“義”（sense）

或“意涵”^①。一個特定符號確作為文字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條件就是該符號含有“音素”及“意涵”。

東漢時代的文字學家許慎（~ 30 – 124 CE）在《說文解字·序》對於文字產生的過程有形象的描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漢語的“文字”或者英文的“writing”或“written language”就是“文”與“字”合併的產物。“文字”一詞非常形象的說明漢字的產生經歷了“兩步走”的過程：先有“文”，再有“字”。

遠古約當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因為種種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在某些大聚落族群或者古國的人們發現有必要將特定符號與特定的語音（音素）結合起來，於是產生了由“符”至“文”的飛躍質變，這是文字發明的第一階段，也就是許慎說的“依類象形”，可以用 $[G:\{+S\}] \rightarrow G:\{+P_A,+S\}]$ 來表示。其中 P_A 代表隱性音素，表示“文”（ $G:\{+P_A,+S\}$ ）雖然有特定的讀音，但從其表面看不出音素的信息。例如“鹿”字，讀為 $lù$ ，但是其所含音素 $lù$ 無法從字面看出，所以“鹿”字所帶音素為的是隱性音素。在人類社會最初出現由“符”至“文”的文字，一般稱為“初文”，表示它們是人類最初發明的文字。初文所帶音素均為隱性。其後經過醞釀過程，部分的“文”被用作表音的記號，於是“形聲相益”，產生由“文”至“字”的質變，這是文字發明的第二階段，用 $[G:\{+P_A,+S\}] \rightarrow (G:\{+P_B,+S\})$ 表示。其中 P_B 代表顯性音素，因為字面顯示如何發音的信息。例如“轆”，由“車”與“鹿”二符組成，其中“車”是義符，表示此字與車或機械有關，“鹿”在此字功能則為音素，表示此字讀音為 $lù$ ，所以“轆”字含顯性音素。“文”指含隱性音素的漢字，“字”是含顯性音素的漢字。無論是“文”或“字”，都是形、音、義俱全的文字，學界稱為“形音文字”（Logograph）。綜上所述，“文字”一詞，完整的表示形音文字是由兩個發明階段所產生的文字（陳光宇，2017，2020）。

學界一般認為起源於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楔形文，尼羅河流域的埃及聖體文，商代甲骨文（漢字）和中美洲的奧爾梅克（瑪雅）文是人類歷史上獨立發明與發展的文字，稱為起源文字或自源文字^②。這四種遠古文

① 本文討論文字定義所採用的符號參考（Boltz 鮑則嶽，2003）。

② 可以參考 Stephen D. Houston (ed.), *The First Writing, Script invention as history and*

字都是形、音、義俱全的形音文字，都經過上述兩個階段的文字發明（陳光宇，2008a）。討論文字起源指的是研究文字發明的第一階段在何時何地發生。

四種獨立發明的自源文字，只有漢字仍然是形、音、義俱全的形音文字，留存至今。其他三種自源文字早已凋亡，代之而起的是拼音文字。目前世界上使用的文字，除了漢字之外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或用音標，或用音節來拼寫成字，借音表意，作為紀錄語言，負載文明的工具。音標或音節記號是純粹表示語音的符號，其本身不能視為文字。拼音文字與遠古的形音文字已經完全斷裂脫節，所以拼音文字也無從與蘇美爾、埃及等形音文字作任何形、音、義的聯繫。漢字是僅存於世的形音文字，雖然有隱性、顯性音素的區分，但是每一個漢字形、音、義俱全，依然可以與三千多年前商代、周代的甲骨金文聯繫。

拼音文字的斷裂與形音文字的連續，兩相對照，發展過程截然不同，可用下列兩個簡單的程式來表示：

形音文字：符 $G:\{+S\}$ → 文 $G:\{+P_A,+S\}$ → 字 $G:\{+P_B,+S\}$ → 詞語 $\{G:\{+P_B,+S\}\}_n$

拼音文字：符 $G:\{+S\}$ → 文 $G:\{+P_A,+S\}$ | | 音標/音節 $G:\{+P_B\}$ → 字 $\{G:\{+P_B\}\}_n$

作為僅存的形音文字，漢字的連續性為討論漢字溯源提供了兩個時間點：其一是由“符”至“文”的第一階段時間點，其二是由“文”至“字”的第二階段時間點。其他如埃及文、蘇美文，雖然理論上應該也有兩個階段的文字發明，但是凋亡已久，目前學者只能關注第一階段時間點。

2.2 漢字溯源

依據考古發掘資料，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以及尼羅河流域的埃及聖

體文均肇始於公元前 3100 - 3200 年前後，中美洲的奧梅克·瑪雅文字定點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或更早。漢字最早的考古證據是上世紀發現的商代甲骨刻辭，屬於商王武丁及武丁之後後兩百多年的王室之物（1300-1046 BCE）。目前出土商代甲骨超過十三萬片（孫亞冰，2006），以每片至少有 20 字計算，至少有上百萬字的甲骨文紀錄，是研究商代歷史最寶貴的原始文獻資料。甲骨文已經是完全成熟的漢字系統，所以漢字溯源必須上推至新石器時代，在各個文化遺址出土的器物刻符之中探尋初文的蹤跡。學者通稱刻畫在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器物刻符為陶文。（李孝定 1979；王蘊智，2003；牛清波，2017）^①。中國境內出土的陶文，就時間而言，由公元前 6000 年的賈湖遺址陶文到公元前 2000 年的二里頭遺址陶文，時間跨越三、四千年之久。就空間而言，分佈地區遍及黃河、長江、淮水三大流域，空間覆蓋面積廣袤，遠遠超過兩河流域及尼羅河流域（陳光宇，2008a）。隨著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可以預期未來有更多的器物刻符出土，作為漢字探源的原始材料。目前有關陶文的研究，例如知名的雙墩、姜寨、半坡、大汶口、良渚等陶文是否文字，雖然研究者多，但是見仁見智，迄今沒有定論（牛清波，2017）。

2.3 漢字的特點與謎團

四種自源文字均是形音文字，除漢字之外，其他三種自源文字早已成為死文字，代之而起的是拼音文字。所以蘇美爾、埃及、瑪雅三種自源文字都需要幾代的學者辛勤工作才得以解謎釋讀。作為世界僅存的形音文字，漢字不同於拼音文字的特點相當突出，可以條列如下：

1. 漢字是唯一存世而不需解謎的自源文字。
2. 漢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具形、音、義三元素的形音文字。
3. 漢字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非拼音文字。
4. 漢字是人類使用時間最長的文字。
5. 漢字從古至今一直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

^① 有關陶文的文獻很多，在此只引三篇論述。

6. 漢字從古至今是印刷書籍最多的文字。
7. 漢字是世界上電子計算機輸入方法最多的文字。
8.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的複腦認知文字。

漢字由甲骨文、金文、篆文、隸書、楷書，一脈而下，長達三千多年，沒有間斷。漢字的長壽只有古埃及的聖體文差堪比擬。原因何在？埃及文字最後不免凋亡，那麼未來漢字的前景如何？檢視漢字的特點，考慮漢字的過去以及漢字的未來，可以總結歸納出與漢字研究有關的三個重要問題：（1）漢字究竟在何時何地產生？（2）漢字的長壽原因何在？為何能夠生存繁榮至今？（3）作為世界唯一的非拼音文字，漢字將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數據時代存活發展？漢字釋讀，無需解謎，但是這些圍繞著漢字的問題，有似謎團。針對這三大謎圖，筆者曾提出三種研究模式來處理：用數學模式及漏斗型模式來處理漢字的起源發展的問題，用生態模式來處理漢字的未來研究與創新發展。這三種模式作為漢字研究的框架與平台，可以具體的結合考古學、人類學、計算機科技、人工智能、認知神經學等學科將漢字研究的整體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3. 漢字研究——文字考古、數學模式、漏斗型模式

3.1 文字考古

基於文字定義，文字起源的時間定點是發明由“符”至“文”的那一刻。探尋文字起源的考古材料是遠古的各種器物刻符或岩畫。要證明某個遠古刻符確為文字，關鍵在於研判該刻符是否符合 $G:\{+P, +S\}$ 的文字定義。考古學者上世紀在近東埃及、伊拉克許多文化遺址的長期發掘工作為探尋最早的文字蹤跡取得豐碩的成果。研判遠古器物刻符是否文字需要兩個客觀條件，一是精準的文字定義，二是帶有刻符的器物出土的考古情境。蘇美爾、埃及文字溯源的考古證據分別是兩河流域的烏魯克遺址（Uruk）與尼羅河流域的涅卡達遺址（Naqada）所出土的刻符文

物。而決定刻符確為的關鍵在於證明刻符代表人名^①。因為人名符號具備形、音、義三個元素，符合文字定義，所以利用考古情境分析，如果能夠判定某個刻符代表人名或地名，按照文字定義，應該可以作為當時文字已經存在的證據，而考古文物的斷代，也可以得到文字發明的時間下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岩石刻畫的蠍子刻符被確定代表王名稱為蠍王（King Scorpion），從而將埃及文字的源頭上推到公元前 3150 年之前（Darnell and Darnell, 2002）。

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遍佈中國境內，器物刻符出土甚多。有關器物刻符的陶文研究，過去學者多只注重陶文與後起的甲骨文或金文的形體比較，卻很少考慮到人種與語系的問題。例如良渚文化的人種可能與中原陶寺、二里頭文化的華夏人種不同，那麼將良渚刻符與屬於華夏文化的商代甲骨文、金文作形體的比較來推測字義，可能很難得到有意義的結論（Hwang, 2019）。另外，一般考古發掘報告對於器物刻符的出土資訊往往報導不詳，難以提供有用的材料來檢視器物刻符出土的考古情境。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考古發掘報告是少數的例外，其中對將近 10 件帶有刻符的大口徑陶尊都提供了比較詳細的出土信息（王樹明, 1987a, 1987b）。筆者最近利用考古材料檢視刻符陶尊出土的考古情境，提出陵陽河刻符是墓主名字的看法。陵陽河刻符如果確為人名，可以證明在 2800 BCE 左右東沂沭流域一帶的大汶口文化已經產生文字^②。文字考古將考古發掘與情境分析結合為文字溯源取得實物證據。參照蘇美爾、埃及等自源文字的刻符研究，如果重視新石器時代器物刻符出土的考古資訊，未來漢字溯源研究，應該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前景樂觀。

① 參考 Dreyer, Günter, Tomb U-j: A royal burial of dynasty 0 at Abydos. In: Emily Teeter (ed.): Before the Pyramids—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1, p127-136. Stauder, Andréas. “Script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gyptology*. Edited by Ian Shaw and Elizabeth Blox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869-898.

② 陳光宇，《從考古情境分析論證陵陽河刻符為人名文字》未刊稿（2023）。

3.2 數學模式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等所謂六書原理是漢字構字方法的總結。六書之中，用象形、會意、指事三種方式創造的漢字是“文”($G:\{+P_A, +S\}$)，其表音方式是隱性的，音素無法從字面識出。用形聲、轉注、假借三種方式創造的漢字是“字”($G:\{+P_B, +S\}$)，其表音方式是顯性的，音素可由字面認出。漢字發明創造的第一階段是由“符”至“文”，採用象形、指事、會意三種方式，就是一般所說文字起源的階段。第二階段是由“文”至“字”，採用形聲、轉注、假借三種方式，就是一般所說文字發展的階段。漢字從商代算起被連續使用三千多年，字數不斷增加，構型的方式雖然沒有改變，六書之間的佔比卻隨時代而有所變化。一如許慎所言：“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含顯性音素的“字”其在漢字的佔比不斷隨時代而增加。

利用漢字構型的穩定以及造字方法的連續性，可以借助六書佔比的變化來建立數學模式，從而間接推測漢字的起源發展時間。這一模式選取兩組變數，一是年代，一是漢字構型的六書比例分配。我們將歷代字書或文獻所列漢字作一統計，然後按照六書構型分析，取得漢字在不同時代的六書比例數據。因為假借的功能要在特殊語境中才能彰顯，所以在分析文字構型時，只用形聲字代表顯性音素字 $G:\{+P_B, +S\}$ 。我們的數學模式（圖 1）以形聲字在歷代漢字所佔百分比作為 Y 軸的數據，將對應的年代作為 X 軸的數據，將 X 軸與 Y 軸兩組對應的數據點繪在平面座標圖而形成軌跡線。利用軌跡線來觀察不同歷史年代對應的形聲字佔比的數據分佈的趨向。如果軌跡線大致符合一次元方程式而接近直線，我們可以用外插法直接取得 Y 軸數據為零所對應的 X 軸時間點，從而推斷在該時間點，帶有顯性音素的形聲字（ $G:\{+P_B, +S\}$ ）在當時漢字中的佔比為零。換言之，那個時間點也就是漢字第二階段文字發明開始的時間點。這種由顯性音素字來反推其出現時間點的數學模式可以稱為音素歸零法（陳光宇，2008b）。

由圖 1 可以明顯看出漢字中顯性音素字的佔比從商代到東漢時期大致依照直線軌跡而增加。因此我們可以利用外插法來決定漢字發明的第

二階段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對於先秦漢字的六書佔比的數據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分析。所以目前所得外插點估計可能有幾百年的誤差。

未來利用歷時漢字大數據庫等取得更多的數據點以及利用新的理論作更細緻的構型分析，應該可以更精準測定漢字發明第二階段的時間。第二階段時間點的確定表示漢字起源的第一階段時間點要早於公元前 2100 年，需要再往前推數百年甚至千年之久。

除上述音素歸零法的數學模式外，最近有學者利用計算機模擬方式來研究從符號演變到文字的過程 (Sproat, 2017)。因為計算機模擬可以置入不同的各種參數與界定不同的各種條件，經過多次快速計算不斷優化參數與條件，最終應該有可能找到最為趨近形音文字的模型。計算機模擬文字產生的數學模式需要文字學與計算科學的密切合作，雖然還在初創階段，但是值得深入開發研究。未來這種研究再輔以考古數據，應該還可以進一步展開不同自源文字的比較研究。

3.3 漏斗型模式

細胞體內的氨基酸分子在核糖體 (ribosome) 上形成單鏈多肽 (polypeptide)，是蛋白質的一維結構，稱為初生肽鏈 (nascent peptide chain)。多肽因各種氨基酸的序列及其不同的化學性質會先形成特定的二維結構，然後經過各種不同摺疊方式 (folding) 產生能量與穩定性不同的各種結構，從不穩定的高熵狀態^①經過篩選形成穩定的，具有生理功能的蛋白質三維結構。由高熵狀態的單鏈轉化摺疊成低熵的三維蛋白質結構的整個過程像許多不同能量階的結構利用漏斗進行過濾，最後由一個能量最低、穩定成熟的三維立體結構勝出。學界以漏斗型模式 Funnel Model 來形容初生肽鏈形成為生理蛋白質的折疊過程。任何系統中的個體，按照其能量或其他物理性質的差異，經過類似漏斗過濾的篩選而取

① 建 entropy 是熱力學裡表示系統狀態的參數量，系統穩定，熵數低，系統失序不穩定，熵數高。

得某種特定個體的過程都可以視為符合漏斗型模式。考慮漢字起源發展的時空環境，筆者推測漢字可能也經過類似的篩選過程（陳光宇，2009；Chen, 2020）。

我們目前對於漢字起源的時空情境所知極少，不過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遍及黃河、長江、淮河三大河川流域，面積遠超過蘇美爾兩河流域及埃及尼羅河流域。從初步的古人骨 DNA 檢測來看 Y-染色體單倍群，可以確定中原陶寺文化遺址的人骨類型與浙江良渚文化遺址的人骨類型不同^①。因此可以推測大約在公元前 4000-2000 年之間，在中國境內廣袤的江河流域及相鄰湖泊空間裡存在有許多種族、語言不盡相同的聚落文化圈，但是文化圈之間因為河川交通的方便，互相之間應該有相當密切的交集來往。可以設想一旦某一個文化圈產生了由“符”至“文”的發明，這個發明會很快的被其他文化圈模仿採用。所以在第一個初文出現之後的很短時間內，很可能就會在鄰近的其他文化圈出現原始初文。因為族群、語言系統的不同，各個文化圈所創造的文字可能也不相同，所以可能有好幾種不同的原始初文同時存在。

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的陶文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成串的丁公村陶文及成串的龍虬莊陶文（公元前 2200 年或更早）。這兩種陶文與後來漢字形式截然不同，似乎不可能是漢字的前身。它們的出現透露了四千年之前在中國文字產生的時空背景。遠古中國很可能同時存在有丁公村陶文、龍虬莊陶文、以及類似的其他初文，當然其中也包括了甲骨文前身的漢字初文。這些不同的初文經過交流、激盪、影響、磨合、淘汰等篩選過程，最後在公元前 21 世紀左右由漢字的初文勝出，進入由文至字的孳乳階段，發展為商代或早於商代的漢字系統。漢字從起源、發展以至成熟的過程可以比擬細胞體中的蛋白質從初生肽鏈經過一系列摺疊途徑達到三維穩定結構，可以用漏斗型模式來描述（圖 2）（陳光宇，2009；Chen, 2020）。漢字經由競爭篩選而存活的過程對於如何解釋漢字的穩定性與生命力可以提供線索。對於未來研究文化圈之間如何互相交流影響也提供了框架。例如經過與其他文化圈初文的互相交流影響而產生的漢字是否可能比較容易被境內非漢語文化圈所接受，從而減低或消除了漢

① 參看（Hwang, 2019）及其中所引用文獻。

字音標化的需要。

我們提出的漢字漏斗型模式還有待更多的考古數據來驗證。未來考古發掘在這方面至少需要有三點考量：其一，要探尋更多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器物刻符，同時結合考古情境，研究其為文字的可能性。其二，要取得文化遺址的人骨基因信息，確定其人種語系。墓葬出土的器物刻符數據需要輔以人骨基因的檢測數據，才能將刻符與人種聯繫。其三，要確定文化圈之間的交流關係與交流程度。文化圈之間的交流，可以用墓葬形式、葬品內容數量，器物型態大小等等具體考古數據進行量化來分析研究交流影響的程度。研判多種刻符確為初文，同時探明遺址人種語系，以及遺址的文化交流程度，才能構建更為完整詳細的漢字漏斗型模式來描述漢字起源的時空場景。

4. 漢字研究—生態學模式

4.1 漢字生態學

生態學是研究在特定時空下生物系統與生物環境系統互相影響的學科。生態學裡的生物系統指在特定空間內某種生物或全部生物，生態環境系統則指生物系統之外的全部環境，包括所有其他生物及非生物的全部自然環境以及全部人文環境。生態學宏觀的研究考察各個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其理念方法也可以擴及到人文社會學科，於是產生了一些如文化生態學、政治生態學、語言生態學、城市生態學等新興的交叉性學科。我們認為可以利用生態學的架構與理論，開發出一個新的漢字生態學領域來引領未來的漢字研究與漢字教育^①。

漢字生態學的主體應該是漢字生態系統，其中包括漢字系統與漢字

^① 最早將漢字與生態學聯繫的文獻有：余延，《漢字學與生態學理論思考》，《漢字文化》（1998），第43-46頁；季麗莉，《漢字研究的新視野漢字的生態學闡釋》，《前沿》（2009），第183-185頁。

環境（陳光宇，2018）。漢字系統指歷時，共時，從古至今所有漢字所組成的系統，其中包括字、詞、語三個部分。漢字環境指漢字系統之外與漢字生存發展有關的所有自然及人文環境。漢字生態學有兩大面向，其一是漢字系統與漢字環境之間靜態的範疇內容，其二是漢字系統與漢字環境之間動態的聯繫互動。漢字生態學也包括了三維的空間以及第四維的時間，有歷時與共時的區別，例如漢字歷時的生態變化或漢字共時的生態狀況等。過去傳統漢字研究往往侷限於微觀的文字學一隅。漢字生態學則是在文字學基礎上建立起開放式的數據庫架構，以宏觀視角將研究對象擴張到系統與環境，對漢字系統作全方位四維時空的考量。

4.2 漢字系統與數據庫^①

漢字系統的生態學基礎建立在對於漢字精確的科學分類。生物科學的進步，使生物分類由傳統形態結構的分類進入基因測序的分子生物分類。同理。漢字分類是漢字生態學的基礎。傳統漢字分類用部首、拼音、部件、筆劃等分類方式。在大數據時代的今日，如何尋找新的漢字構建規律，發展更為精準的漢字分類是漢字生態學的首要挑戰。漢字構型是漢字分類的基礎，研發漢字構建理論，有助開發漢字的精準分類，二者都有賴超大規模歷時與共時的漢字系統數據庫。精準高效的漢字分類對於開發高效率鍵盤輸入以及建立各種索引系統及網路搜尋等工作具有關鍵作用，也有助於合理的創造新字。

漢字系統包括字、詞、語三個群組。詞群包括單音詞、雙音詞、三音詞、多音詞等組，語群包括成語、俗語、歇後語、術語等組。靜態的漢字系統實際上反映了文化、宗教、經濟、社會各方面日益複雜的人類活動以及漢語圈與外語圈的密切交往等外在環境因素的動態影響。從生

① 筆者在 2019 年的開封河南大學第 11 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出漢字生態學與數據庫的相關論述。見陳光宇《全球化大數據時代的漢字生態學》《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2019），第 454-464 頁。

態學角度來考察漢字系統，一方面要作精準分類以及量化統計，一方面要研究詞彙化與詞語建構的機制，釐清各種特定環境因素如何影響詞語創造等問題。再加上歷時與共時的考慮，千頭萬緒，極為繁複。唯有依賴建立大型的字、詞、語等數據庫才能全面展開宏觀與微觀的研究，例如共時與歷時的詞語研究，各種學術領域，各種專業領域特有的名詞、術語研究等。此外還須要建立國家級的漢字語言文獻庫集中所有文字語言的研究報告、論文、學術著作及其他相關資料，並且與國家字料庫及語料庫鏈接。漢字、詞語、文獻這三種國家級數據庫可以視為漢字系統的硬體。利用字料庫與詞語庫的鏈接可以建立字群、詞組、語系的聯結分類。

如何釐清漢字生態系統內這種系統與環境交互影響的複雜關係，我們可以用“人”字為例：首先收集列舉所有含“人”字部首的字，稱為“人”字群。然後收集列舉歷時與共時含“人”字的雙音詞、三音詞、四音詞及成語、俗語、術語等進行分類，研究其發展為詞、語的背景及功能。“人”字群，“人”字詞群、“人”字語群的關係我們可以用漢字生命樹來形容^①：字是樹根，詞是樹幹，語是枝葉。每一個漢字有其相應的字群與詞、語群。每個漢字可以由字、詞、語組成漢字生命樹。彷彿每一個漢字都可能成長為一顆有生命的樹。漢字生態系統可以視為成千上萬漢字生命樹組成的森林之海。利用漢字生命樹的概念來檢視漢字系統，不但有助於漢字、漢語的教學，也方便從宏觀角度來釐清在“漢字森林”裡，漢字樹與漢字環境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4.3 漢字環境與數據庫

漢字環境指所有可能影響漢字系統孕育成長的生態環境，包括自然與人文社會，換言之就是人類文明的生態環境。漢字的人文生態環境可以由漢語圈及少數民族語圈擴及到漢字文明圈，再擴及到其他歐美、非

① 漢字生命樹的提法受饒宗頤先生《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一書的書名啟發，但是內涵不同。

洲的文明圈。也可以用宗教、語言、文化等作更細緻的區分。文字負載文明的信息，包括人類對自然的認知與掌控。反映人類生態環境的文明，其所含信息量不斷增加，日新月異，有似熱力學中所討論的熵量。文字系統必須能夠擔負承載文明所含的信息量，否則文明無以持續存活。清楚認知漢字生態環境才能更深入的研究漢字系統與生態環境歷時、共時的互動關係及繼續發掘漢字的潛能。

漢字生態學一方面須要分類，統計，記述漢字系統的字、詞、語，一方面須要研究漢字系統與其生態環境的互動影響。在大數據時代，計算機技術日益發展，功能日益強大，目前已有多個數據庫供學者以生態學理論方法開展課題研究。在全球化大環境之下，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人工智能、外層空間、深海、生命科學、幹細胞技術、新物質、新能源等等）及信息大爆炸的今日，所有文字都面臨信息負載量的挑戰。與拼音文字比較，作為唯一形音俱存的二維漢字，作為唯一的複腦認知文字，漢字因應挑戰的潛能與優勢有待發掘。各種數據庫的整合鏈接以及深入研究漢字構型的分類及漢字詞語的分類，以及字、詞、語與環境的互動機制有助於我們系統合理的創造新字、新詞，增加漢字的信息負載容量，也有利於教學與傳播。另外，在字詞語三種數據庫的基礎上還可以聯繫到詩詞名句及今古名文的數據庫，加深字、詞、語與歷史文化的聯繫。建立各種與漢字生態系統有關的大數據庫，才能利用生態系統的硬體軟體，不斷深化漢字相關的研究，例如利用歷時漢字大數據庫取得更多的數據點可以更精準測定漢字起源第二階的時間。目前出土陶文數量雖多，但散見於考古報告的資料不全。陶文資料庫的建立將匯集所有出土陶文與遺址考古的相關資訊（例如陶文可能聯繫到陶器內的貯藏物），為文字考古打開全部新石器時代的視窗。

4.4 未來的漢字研究

以大數據庫與網絡鏈接作為硬體以及不斷開發的各種軟體所建構的漢字生態系統，可以與時俱進，不斷優化，成為漢字研究與創新的平台。一方面可以因應現代科技文明的高速發展，一方面可以解決漢字研究可

能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下面列舉筆者較為留意的一些問題：

4.4.1 古文字研究問題

以甲骨文為例，近十五萬甲骨片散存海內外，百年來甲骨片的著錄拓本多達數十家，形制水平參差不齊，學者研究往往費時搜尋資料極不方便。再加上歲月風化，即使科學發掘出土之後裝箱運輸也容易斷裂。更遑論民間盜掘、商家買賣。斷骨殘甲，散落各地對於甲骨釋讀研究工作造成莫大障礙。甲骨文大數據庫把拓本、摹本、高清照片、影像數據、釋文、殘片綴合成果、各種研究資料文獻收集於一庫，可以在最短時間取得最大相關資訊，將是學者最大夢想。目前已有《殷契文淵》、《國學大師》、《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詞彙資料庫》等相關網站開通，其中《殷契文淵》完全著重於甲骨文，收集甲骨著錄達 152 種，甲骨片圖像高達 23 萬幅，文獻論著 3 萬 3 千多種，規模宏大，可以期待未來成為世界研究甲骨文的中心平台，不但提供研究資源，還能促進網上合作，集中攻關，解決難題，也為引入人工智能進行釋讀、綴合，分期、校對等創造條件。以此例彼，商周金文，先秦簡帛等古文字的大數據庫不但有助各種古文字的研究，更為古文字之間的交叉研究提供條件^①。如今科技發達，地不愛寶，考古工作日益蓬勃發展，可以預期未來甲骨、青銅器、簡帛等古文字的出土材料越來越多。建構開發漢字生態系統的數據庫、網絡平台，利用數字處理的科技理論方法可以將古文字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4.4.2 輸入、編碼、檢索等問題

計算機的出現完全解決漢字輸入、複製、存儲問題。漢字可以完全適應現代信息化、數字化世界已是不爭的事實。可以推測二維結構的漢字與線性一維的拼音文字比較時，在儲存、傳遞、輸入、信息量等許多方面可能具有優勢。往往一個詞語，漢字所需鍵入的音節數要比同樣意思的拼音文字少很多。例如“漢字”一詞的音節數為 2，用英文表達寫成“Chinese characters”音節數為 7。由於漢字是形音義俱全的文字，漢字電腦輸入可以任意使用這三種元素的不同組合，漢字輸入速度還有繼

^① 目前在許多學校、研究機構已有各種古文字資料庫、數據庫。未來漢字生態系統需要組建設立合作管理組織將所有數據庫優化整合。

續增加的很大空間。漢字相較拼音文字可能其內含信息含量也比較高。一篇英文文章若譯成中文，往往只佔原文篇幅的 2/3。例如有人曾經對聯合國的六種官方語言的文件文本進行了統計比較，結果漢字文本總是最薄^①。未來研究的方向需要考慮如何測定文字的信息量，如何發掘漢字高信息量的潛能以及如何開發高效的輸入及檢索工具。

輸入方法以及漢字檢索的系統開發與漢字構型研究息息相關。分類學是生態學的基礎。漢字分類可以視為漢字生態學的基礎。發展更為精準的漢字分類法是漢字生態學的首要挑戰。漢字系統分類始於許慎《說文解字》的部首分類法。目前使用除部首分類外還有拼音、部件、筆劃等方式，顯然還有極大的改進空間。超大規模漢字數據庫的建立將極大程度促進漢字構建理論的研發以及漢字構建新規律的探索。從而發展更高效精準的漢字分類方法。漢字鍵盤輸入法雖然多達十數種，但是缺乏規範比較。精準的漢字分類可以在現有各種輸入法的基礎上開發出高速高效的鍵盤輸入法。精準的漢字分類也關聯到如何建立精準高效的漢字索引系統及開發強大精準的網路搜尋檢索工具。除了輸入、檢索等問題之外，漢字用為計算機編程語言也是有待開發的領域。

4.4.3 創新及翻譯交流問題

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如人工智能、外層空間、深海、生命科學、幹細胞技術、新物質、新能源等等新的知識學術領域，世界每一種文字都面臨信息負載量的挑戰：如何因應知識、信息的爆炸現象以及如何顧及各個專業領域新術語的產生與科普傳播。與其他拼音文字比較，漢字，作為唯一形音俱存，唯一的複腦認知文字，面對這些挑戰，需要發掘自身的潛能，發揮自身的優勢。

在此知識爆炸的今日，新詞語在世界各地如井噴似的產生，及時的翻譯與規範，日趨重要。漢字生態學就是將歷時古今漢字與包括漢字圈的共時漢字構建的字庫與歷時共時的詞料與語料庫再鏈接其他相關數據庫構成雲端的漢字生態系統硬體。這個硬體一方面可以支持對漢字系統

① 參看 <https://zhuanlan.zhihu.com/p/29883902> 2016 年《秘書長關於聯合國工作的報告》的文本頁數比較。

字、詞、語全方位的進行歷時與共時統計，分類，記述。另一方面也可以支持研究每一個字、詞、語與其生態環境的互動影響，學者可以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及規範原則開展課題，例如研究歷時共時的文化景觀在食、衣、住、行、農、林、畜、牧、鹽、商、政、軍等各方面如何影響推動字、詞、語的產生演變，從而更精準的闡述環境與字、詞、語的互動。特別是其產生的時空背景以及它們與文化生態的互動的機制。這些研究可以為快速有效的詞語創新打下基礎。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用漢字翻譯非漢語圈的外國人名、地名有一定的困難。漢字走向世界，中外交流日趨頻繁，人名、地名翻譯規範，極為需要。各種數據庫的整合鏈接與使用以及深入研究漢字構型分類及漢字詞語產生分類及字詞語與環境的互動機制有助於我們系統合理的創造新字、新詞，新語，從而增加漢字的信息負載容量。例如為化學領域新發現的元素所創造的新字：氡、氙、氬、氦、銻等，因為一望即知其物理屬性及其大致音讀，所以非常合理。又如科學測量十進位的名稱英文用 *million, billion, trillion, quadrillion, quintillion, sextillion* 等等，那麼用什麼漢字處理這些巨大數字呢？在古代文獻《孫子算經》中記載有相應的漢字：個、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穰、溝、澗、正、載等。那麼表示信息量的 *zetta bytes* (10^{21} bytes) 是否應該寫成“十垓字節”還是音譯為“哲塔字節”？這些都是漢字須要面對研究的新問題。此外還應考慮外文字母與科技符號的吸收問題。科學研究著述如化學方程式、分子式、計算機語言、語言學語音符號等等使用非漢字符號。漢字系統須要吸收這些符號，並加以更新規範。

4.4.4 大腦認知與漢字教育

漢字是形音文字，具備形、音、義三重編碼 (coding)，與拼音文字不同。拼音文字的認知以音碼為主，閱讀和書寫都要經過語音這個中介環節。但是漢字可以三碼兼用或分用，所以理論上漢字認知的大腦編碼方式選項比拼音文字多上 6 倍，複雜性與靈活性也大。過去研究比較漢字與拼音文字的認知的神經途徑，有學者提出拼音文字主要是音碼在大腦左半球上發生作用；而漢字大腦左右兩半球同時起作用，稱為複腦文字(郭可教, 楊奇志, 1995; Perfetti et al., 2010)。結合認知神經學(cognitive

neuroscience) 領域的實驗技術如功能性磁共振造影等, 可以研究大腦左右兩半球在漢字與拼音文字的認知活動中相互的機能分工與合作。這種研究具有多方面意義, 不但對大腦功能可以深入瞭解, 在認知病理, 心理學等都可以取得新的進展。此外對於大腦認知的深入認識, 可以充分利用三重編碼來研發有效的漢字新教學方法, 利用網路雲台科技創新普及漢字漢語教學及開展與其他語言文字的互動交流。也有助於系統開發漢語教學的理論研究與工具方法, 推廣承載漢文明及漢語的漢字教學。

5. 小結

文字是人類得以邁入文明的關鍵發明。四種遠古獨立發明的自源文字均為形音文字, 其中只有漢字存活至今。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甲骨文與現代漢字一脈相承, 軌跡可循。考察漢字起源及其發展歷史, 有助認識漢字特點及探究其強大生命力的來源。數學模式輔之以文字考古可以探索漢字的時空源頭; 漏斗模式, 輔之以歷史語言學、分子人類學有助於認識東亞大地在文字初起時的人文景觀, 也有助於探索漢字穩定性的原因。生態模式將漢字視為一個歷時與共時的生態系統。在生態模式的架構下, 漢字研究視角可以從微觀的傳統文字學延伸到宏觀的漢字生態學, 其中包括建構字、詞、語大數據庫以及利用生態學理論與方法進行跨學科的整合研究。例如, 我們可以利用生態學中的生物分類學來研究如何釐清漢字之間的從屬與歷史關係, 以及如何有效的整理龐大的漢字系統。而生態學所強調的系統與環境的互動也有助我們研究漢字如何在全球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時代吸收社會、科技、文化等的變化, 與時俱進, 繼續壯大發展。參考比照生態學領域的規範原則與其理論方法, 有助於我們從新的角度來思考漢字的過去與未來, 特別是在數據化時代全球化視野之下的今日, 如何充實改進漢字、漢語的教學理論與方法, 以便因應漢語、漢字全球普及的新趨勢。本文提出從宏觀視角進行漢字研究的三種模式, 尚有待更多數據加以驗證, 旨在拋磚引玉, 希望學界不吝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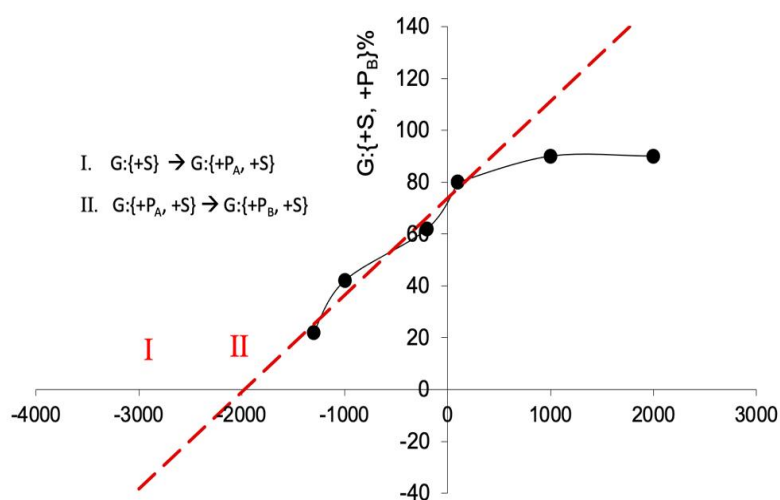


圖 1: 漢字音素歸零的數學模式。G 代表符號; S 代表意涵 (sense); $G:\{+S\}$ 表示符號有特定意涵; P 代表音素 (phoneme); $G:\{+S, +P\}$ 表示符號帶有特定意涵與音素。P_A 代表隱性音素, P_B 代表顯性音素。I, II 分別指漢字發明的第一、第二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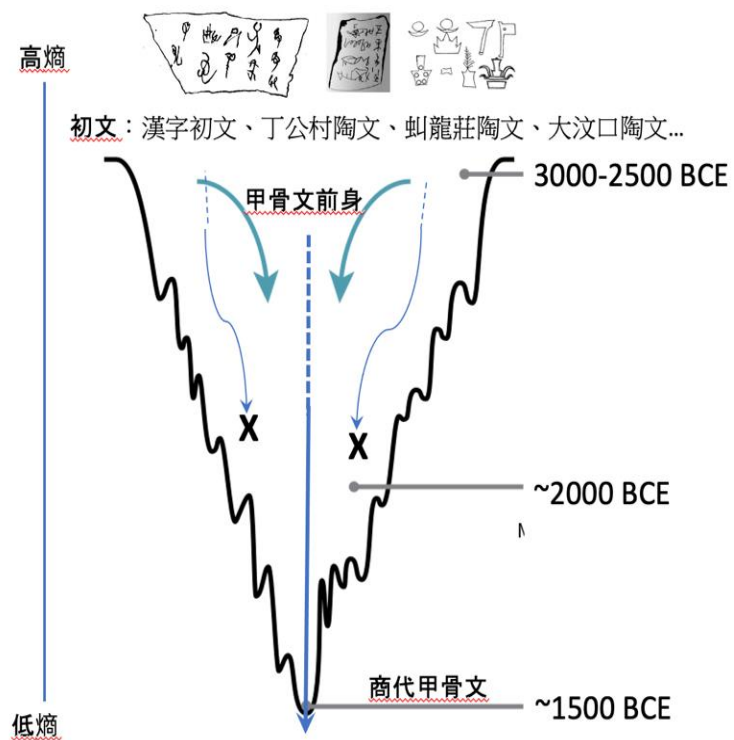


圖 2：漢字起源發展的漏斗型模式。在 3000-2500 BCE 各種初文 (proto-writing) 存在於不同的文化遺址，如丁公村、虬龍莊、大汶口、陶寺等遺址。經過競爭，影響，篩選，漢字勝出，以成熟的商代甲骨文為代表。

<References>

- [1] Boltz, William G, 鮑則嶽.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n, 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3.
- [2] 陳光宇,《由甲骨文推演漢字起源及世界遠古文字溯源比較》,《甲骨文與殷商史》7 (2017)。
- Chen Kuangyu. “The genesis of Chinese writing deduced from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pristine writings”. *Jiaguwen yu Yinshangshi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Shang History)*, 2017 (7).
- [3] Chen Kuangyu(陳光宇). “Time and landscape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writing”.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8: 323-341, 2020.
- [4] Houston, Stephen D. ed. *The First Writing, Script invention as history and proc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4.
- [5] 陳光宇,《世界四種古文字的起源時空與文字結構》,《古文字研究》27 (2008)。
- Chen KuangYu. “The origin of the four original writings, time, space and structure”. *Guwenzi yanjiu (Paleographic Research)*, 2008 (27).
- [6] 孫亞冰,《百年來甲骨材料統計》,《故宮博物院院刊》1 (2006)。
- Sun Yabing. “Statistical materials regarding a century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 discoveries”. *Gugong bowuyuan yuankan (Journal of Palace Museum)*, 2006 (1).
- [7] 李孝定,《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中研院史語所集刊》3 (1979)。
- Li Xiaoding. “On the pre-historical taowen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writing”. *Zhongyanyuan shiyusuo jikan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Philology and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79 (3).
- [8] 王蘊智,《遠古符號綜類摹萃》,《中原文物》6 (2003)。
- Wang Yunzhi. “Collections and tracing of the ancient marks and signs”. *Zhongyuan Wenwu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2003 (6).
- [9] 牛清波,《百年來刻畫符號研究評述》,《華夏考古》4 (2017)。
- Niu Qingbo.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inscribed signs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Huaxia Kaogu (Archeology of China)*, 2017 (4).
- [10] Darnell, John Coleman, and Deborah Darnell. *Theban Desert Road Survey in the Egyptian Western Desert*. Chicago, IL: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2.

- [11] Hwang, Ming-chorng. *Genes, Language Families, and Writing Systems: Rethink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Writing*. In Chen, Kuang Yu et. al. (eds.), *Dialogue of Four Pristine Writing System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Rutgers University. 2019.
- [12] 王樹明,《山東甌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發掘簡報》,《史前研究》3(1987)。
Wang Shuming. "A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Dawenkou Cultural Tombs in Lingyang River, Ou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Shiqian Yanjiu (Prehistorical Research)*, 1987 (3).
- [13] 王樹明,《陵陽河墓地雜議》,《史前研究》3(1987)。
Wang Shuming. "Initial Proposal on Lingyang River Cemetery". *Shiqian Yanjiu (Prehistorical Research)*, 1987 (3).
- [14] 陳光宇,《試論漢字起源定點與世界古文字溯源比較》,《文博雜誌》4(2008)。
Chen Kuang Yu.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writing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original writings*. Wen Bo Magazine, 2008 (4).
- [15] SPROAT, Richard.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the discovery of writing". *Written language and Literacy*, 2017.
- [16] 陳光宇,《從甲骨文推測漢字起源與發展模式》,《中國文字博物館第二期首屆中國文字發展論壇暨紀念甲骨文發現 11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
Chen Kuangyu. *A model for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riting as viewed from OBI*. I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Writing, Vol. II: A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in the First Forum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mmemorating the 110th Year of the Discovery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 [17] 陳光宇,《漢字起源與漢字生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2(2018)。
Chen Kuang Yu. *On the Origin and Ec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s*. *Mingsu Dianji Wenzhi Yanjiu (Study of Folklore Classics and Writings)*, 2018 (22).
- [18] 郭可教、楊奇志,《漢字認知的“複腦效應”的實驗研究》,《心理學報》1(1995)。
Guo Kejiao, Yang Qizhi. "'Both-Hemisphere Effect' in the 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cta Psychologica*, 1995 (1).
- [19] Perfetti, Charles; Jessica Nelson, Ying Liu, Julie Fiez, Li-Hai Tan. *Universals and Writing System Variations*. In: Cornelissen, P. et al. (eds) *The Neural Basis of Rea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ree Research Models for Study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Kuangyu CHEN

<Abstract>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nzi*, 漢字), the reasons for its stability and longevity, and its future are some cor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 have proposed three research models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1).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ogographic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we have used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writing should have already existed no later than 2100 BCE. (2). We have adopted the “funnel model” of protein folding in biochemistry to illustrate the landscape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writing and how it evolved into a stable writing system. (3). We have proposed an ecological model for studying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these models, together with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pottery inscriptions and DNA analysis of human skeletons unearthed from various neolithic cultural sites, this article discuss specific issues related to the genesis, the longevity and the future growth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model of Chinese characters. Particularly, how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prepared to respond to future challenges in a world of globalization and dataism.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origin; pattern; ecology; database

投 稿 日 : 2023.01.17

審 査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南京博物院收藏甲骨數位照片初步研究

林宏明*

目 錄

1. 前言
2. 有助於正確釋文
3. 有助於澄清偽片
4. 有助於判斷綴合情況
5. 有助於補充甲骨訊息
6. 有助於澄清重片訊息
7. 結論

1. 前言

過往對南京博物院館藏甲骨數量說法不一，本文不打算一一列舉。根據宋鎮豪先生的文章，指出南京博物院藏甲骨 2870 片，這批甲骨的來源是劉鐵雲、明義士、蔣友、方岡、胡小石等舊藏，《殷虛卜辭》、《甲骨續存》等書有過著錄^①。以往對於南京博物館藏甲骨有關的著錄、收藏狀況或研究較少。這批材料屬於明義士的藏品部分，入藏前已見有早期著

* [臺灣] 林宏明，政治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主任，研究方向：文字學、古文字學、甲骨學、訓詁學。
(muztach@nccu.edu.tw)

① 宋鎮豪，《甲骨文材料的全面整理與研究》，《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 2 頁。

錄，例如 1917 年出版的《殷虛卜辭》曾以摹本的形式著錄；屬於劉鶚的部分，也曾著錄於《鐵雲藏龜》，如《合》2035、《合》4845（即《合》22412）等。其他還有《殷契佚存》（如《合》20184、《合》33960）、《甲骨續存》（如《合》13014 即《合》26048）等。

除了早期的甲骨著錄外，南京博物院館藏甲骨也收錄於《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補編》等，這類大型的甲骨著錄書籍。2010 年曾任職該院的施湧云先生出版《甲骨文詮釋》^①，共計收有 468 版甲骨拓片及其相關內容考釋，其中有部分材料是《合集》、《合補》所未收錄的。此外還有一些報導與介紹，如 2002 年江蘇省檔案館的葛霞有相關報導，及 2004 年由於“南京博物院珍藏甲骨文展覽”的緣故，趙啟斌曾做過簡單的介紹。^②

近期南京博物院將其館藏的一部分甲骨，簡易拍照後將照片公布在網頁上。公布的這部分甲骨照片，目前雖然尚未能符合甲骨學界期待的數位發表形式，例如對甲骨實物拍攝的角度不一，網上照片的呈現雖然多數是正面朝下，但也有部分甲骨照片是朝某一角度所拍攝，僅能呈現部分文字的情況。或是所有公布的甲骨照片，僅拍攝正面或背面，還有極個別的例子，館方只公布了無字的那面甲骨，有刻字的那面甲骨反而沒有公布。另外甲骨的擺放方式也是問題，拍攝的照片有為數不小的比例，並未按照文字或龜骨的方向進行拍攝。

總而言之，這批甲骨照片可能是未經甲骨專業的人士指導下所處理的。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對於南京博物院，將這批甲骨材料，進行數位化處理並公布在網上，表示極大的肯定，技術性的問題容易解決，但館藏公布材料的公心更為難得。筆者粗覽過一遍並撰寫本文，重點仍是強調近年數位照片的公布，對於甲骨學研究能有所助益。

① 施湧云，《甲骨文詮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② 葛霞，《南京博物院珍藏的甲骨檔案》，《檔案與建設》月刊 8（2002）。趙啟斌，《殷墟國粹—記南京博物院藏甲骨文珍品展》，《收藏家》10（2004）。

2. 有助於正確釋文

以往學者對於南京博物館有關的甲骨做釋文時，除了以《甲骨文合集》收錄的拓片為依據外，另外還會參考 1917 年出版的《殷虛卜辭》摹本。現在有了公布的彩色照片加以比對，可以發現有些釋文並不夠正確、完整。為了行文方便，筆者以下分為誤釋、缺釋及澄清釋文疑惑三類，並各舉幾例呈現。不過有時一版甲骨出現的問題，可能會同時包括好幾項，這樣的情況本文則擇一隸釋於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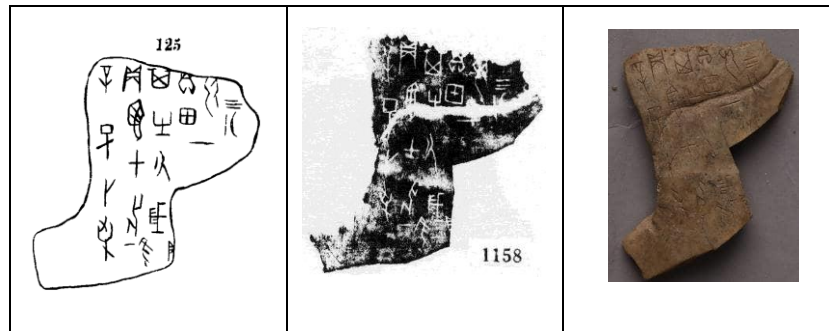
2.1 誤釋

(1) 《合》1158

“南博” 5-1303 公布正面彩照，這版龜腹甲的左前甲殘片，最早於 1917 年以摹本形式發表在《虛》125，1978 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第二冊，其中《合》1158 為其拓本。《釋文》未釋照摹為“𠂔”，《摹釋》、《全編》則缺釋，《校釋》則將其釋為“羊”。^①

從“南博” 5-1303 公布的彩色照片，可知該字其實為“𠂔(𠂔)”字，對照後可知《虛》125 的摹本，漏摹了該字右邊偏旁，“斤”字中像斧刃的部分。但摹本仍比後來的《釋文》、《校釋》所釋，更接近原字形。

^①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本文簡稱《摹釋》。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本文簡稱《釋文》。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本文簡稱《校釋》。陳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北京：綫裝書局，2010）本文簡稱《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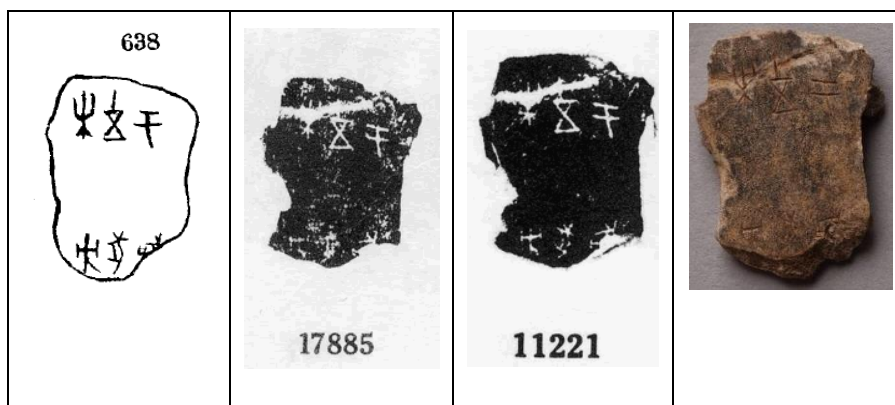


(2) 《合》11221、《合》17885

《合》11221 即《合》17885=《虛》638, “南博” 5-2780 公布正面彩照, 這版甲骨是龜腹甲殘片。由於各家未知《合》11221 與《合》17885 為重片, 導致同一版龜甲, 二處的釋文卻有極大出入, 其中的矛盾不言而喻:

	《合》11221	《合》17885
《釋文》	帝方五十豕于□	□未…五十…于…
《校釋》	帝方五十豕于□	□未…五十…于…
《摹釋》	…方…五十豕…于…	…未…五十…于…
《全編》	禘方五十豕于□	□未…五十…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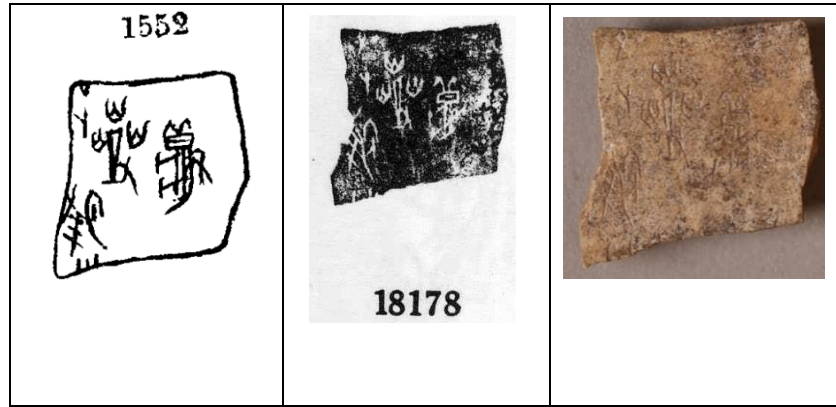
根據公布的彩色照片, 各家將這版甲骨的釋文, 視為一條卜辭可能不對。上方可視為一條卜辭, 過去釋為“帝”或“禘(依摹寫字形)”不確, 此處只能是“未”字, 這點在《虛》638 摹得很清楚: “...未...五十...于...八(?)月(?)”; 而下方則可視為另一條卜辭: “...方...豕(或逐字殘)...? ...”, 透過照片還可知, 字口疑似有塗朱的跡象。



(3) 《合》18178

《合》18178 即《虛》1552, “南博” 5-1552 公布正面彩色照片, 這是一版龜腹甲, 千里路在右側的殘片。首先, 版上應存在兩條殘辭, 《摹釋》只釋出一條殘辭。其次, 主要的殘辭並未出現“貞”字的殘文, 除《摹釋》外, 各家均釋為“貞”, 這是不對的。就行款論, 界畫明顯區隔了兩辭, 貞人“賓”和被誤釋為“貞”的殘筆, 不在同一條縱軸線上。所以該辭的“貞”字, 更有可能是在“變”字的上方, 目前殘去。第三, 主要殘辭的地支只有《摹釋》釋“寅”是正確的, 其餘各家釋為“午”有誤。由於《虛》1552 摹成“酉”或“午”的殘筆, 加上《合》18178 的拓片屬於“寅”的字形, 像箭羽部分的右筆又拓得不好, 導致各家誤釋為“午”, 根據彩色照片可知為“酉”字。最後, 被界畫隔開的左下殘辭, 《釋文》、《校釋》釋為“...受又。”, 後文加缺文號, 《全篇》還摹出像右手之形的“又”旁。從它被誤釋為“貞”字的殘筆來看, 它應是“虫(有)”的殘筆, 後面應該加上缺文符號, 屬於“受有祐”的常見甲骨文例。













以上可知, 一張彩色照片的公布, 讓我們釐清了四種釋文上的錯誤, 即使有些問題, 甲骨學者靠拓片也能釋對, 但透過彩色照片則可以更加落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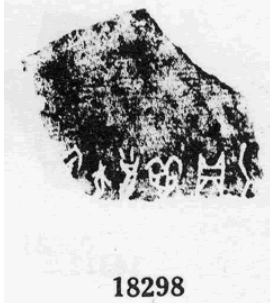



(4) 《合》18298

《合》18298 即《虛》841, “南博” 5-2988 公布正面彩照。本版為龜版殘片, 在釋文上的異同, 主要為由右至左的第四個字, 這個字《釋文》作“𧈧”、《校釋》釋作“𧈧”、《摹釋》未釋、《全編》則釋為“𧈧”和“豕”兩字。根據摹本及彩照來看, 此處當不可分釋為二字, 其實是一個字, 是卜辭中常見的“𧈧”字 (“𧈧”字, 參見李宗焜《甲骨文字編》^①):

^①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 中華書局, 2012), 第 564 頁。

1895 彛	1.  06930 (A7)  08630 (AB)  08631 (AB)		
	2.  03061 正 (A6)  06923 (A7)  06924 (A7)		
	 06925 (A7)  06926 (A7)  06927 (A7)		
	 06928 正 (A7)  06933 (A7)  06935 (A7)		

<p>841</p> 	 <p>18298</p>	
--	--	---

(5) 《合》19196

《合》19196 即《虛》1895, “南博” 5-1895 公布正面彩照。首先諸家釋出了地支“寅”, 但從彩照來看, 作為天干的“丙”字, 左邊的豎筆還是可以辨識出來。其次, 是“告”字的下面一字, 《摹釋》和《全編》未釋, 《釋文》和《校釋》, 則與上字“告”合釋為“告妣”。本文根據《虛》

1895 及彩色照片，認為此字可能是“夙”字，或從“月”的字。^①

而更靠近左邊的殘文，各家則缺釋，本文認為可能為“占曰”二字的殘文。



(6) 《合》20211

《合》20211 即《虛》1582，“南博”5-1582 公布正面彩色照片。首先，版上應存在兩條殘辭，除了《摹釋》外，各家均將兩辭合釋為一辭。其次，在釋讀這版甲骨的行款上，閱讀的順序應當是由左向右，而非由右向左。第三，最右邊一字，各家均摹釋為“子（巳）”，但不論是《合》20211 拓片或《虛》1582 摹本，均非標準的“子（巳）”形，從照片看則很明確，字形是長柄的單網之形。估計過去各家從右向左讀的依據，就是建立在將此字誤釋為地支“巳”而來的。最後，除了《摹釋》外，各家均將左下釋為“追”，所謂“自”字的下方似有殘筆，但很難確定是“止”形。自組卜辭常見的“𠄎”作為人名，例如《合》20208，雖然有“𠄎追方”的辭例，由於《合》20211 為殘片，目前尚不好判斷。不過從照片看龜版的左方，似為千里路，若筆者的看法可信，則“追”字

① 謝明文，《說「夙」及其相關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 30-49 頁。

可能是作為貞人的“自”字。



(7) 《合》21296

《合》21296 即《甲詮》82、《佚》786, “南博” 5-808 公布正面彩照, 為龜腹甲的右前甲部分。上辭“...卜王...朕聽...余唯其有憂七月”, 《釋文》漏釋“其”字, 和《校釋》一樣都將“七月”誤為“今夕”。“七”字還未被釋出過, 但照片尚依稀可見。下面一辭的“其”字, 下一字或釋“屮”、“辟”或者未釋, 以上均有問題。根據照片判斷應是一個常見的“唯”字, 而字形的右旁, 尚有一個頭上有一竽的“女”形。



(8) 《合》23159

《合》23159 即《虛》1299，後來在《甲詮》48 亦有著錄，“南博”5-3437 公布正面彩照，這版是龜腹甲殘片。各家釋文在行款上由右至左，惟《摹釋》誤為由左至右，並且未釋殘字“衣/卒”。從彩色照片可知，在“祖乙”的“祖”字左下方，另有一個殘字，此殘字諸家釋文多未釋，惟《釋文》在辭末加上了“[亡尤]”，不知是否將此字視為“尤”字的殘文？“尤”字根據陳劍先生的意見，指的是“拇”、“敏”的表意初文^①，若將此殘字視為“尤”，則作為指示作用的符號，拇指上橫筆的筆劃，並未和拇指的那筆交叉，由此可知這應該不是我們所認為甲骨文的“尤”字。本文認為此殘字當為“才（在）”字殘去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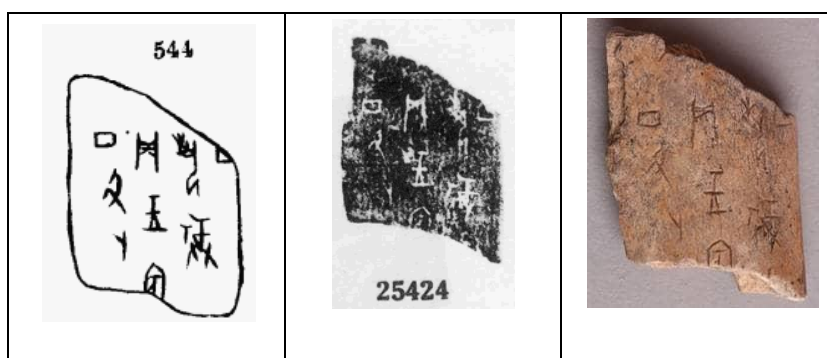


(9) 《合》25424

《合》25424 即《虛》544，“南博”5-2686 公布正面彩照，這版是牛肩胛骨殘片。從彩照來看，除了“卜”字下的貞人殘筆未能確釋外，“裸”字的下面有殘字“亡”，下一行還有殘去上方部分的“憂”字。此外，“丁”字上方還有“亡”字的殘筆，內容應該是另一辭“貞亡吝”或“貞亡吝”

^① 陳劍，《甲骨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第 74-7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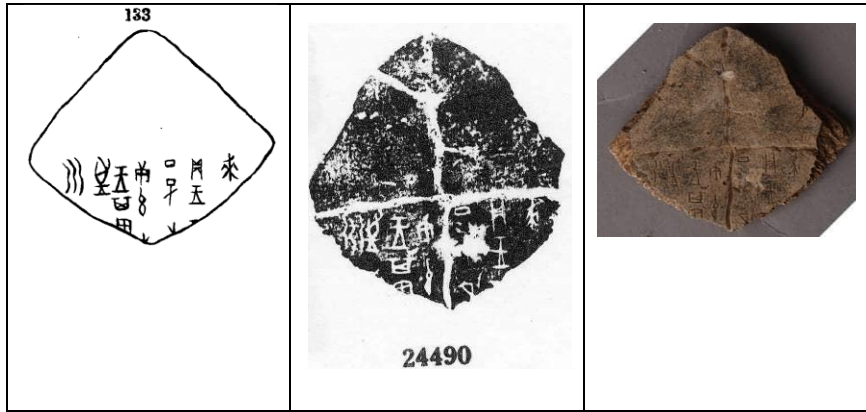
在某月”的殘文。順帶提及，在《釋文》及《校釋》中，在“丁丑”一辭的末尾，還釋讀出了兆序“一”，實際上這應該是把殘字的“憂”字，像肩胛骨骨扇的橫筆誤釋為“一”，不論《虛》544 的摹本或《合》25424 的拓本，都可以看出此處不是“一”。從照片來看，此版的兆序可能完全殘去，而且其右側為骨邊，也不會是刻兆序的位置，兆序當在“丁丑”的左側附近。



2.2 缺釋

(1) 《合》24490

“南博”5-1311 公布正面彩照，這版是龜腹甲的完整中甲。摹本見於《虛》133，1981 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第八冊中，《合》24490 為其拓影。千里路右側的前辭地支，《虛》摹為“子（巳）”，《摹釋》釋為“卯”，《釋文》、《校釋》及《全編》較為謹慎，均以口符號替代而未釋。筆者今就“南博”5-1311 彩照視之，此處雖存殘筆，但無法確知為何字。“丁巳 54”、“丁卯 04”與“庚午 07”分別間隔 13 天與 3 天，這大概是《摹釋》釋為“卯”的原因。不過，三家的釋文及《虛》均漏釋，“來”字的上方尚有一個殘字，估計是一條卜辭最末，附記月份的“月”字之殘。透過照片釋出此“月”字，對於甲骨綴合很有幫助，可以由此推知這版的右首甲，應有一條由右向左契刻的卜辭。



(2) 《合》22908

《合》22908 即《虛》512, “南博” 5-2655 公布正面彩照, 這版是臼角在右的牛肩胛骨殘片, 彭裕商先生曾將之與《合》22783 綴合^①。《合》22908 界畫上方那條卜辭的釋文爲“...卜行...賓祖乙...宰暨小乙歲宰無尤”, “暨”字上有一個殘字, 各家多認爲是“宰”的殘字, 可從。從公布的照片上可知在“宰無吝”的上方, 還有一個“歲”的殘字, 這不論在《虛》512 的摹本, 還是在《合》22908 的拓本都是無從認出的。

^①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第 412 頁。



(3) 《合》25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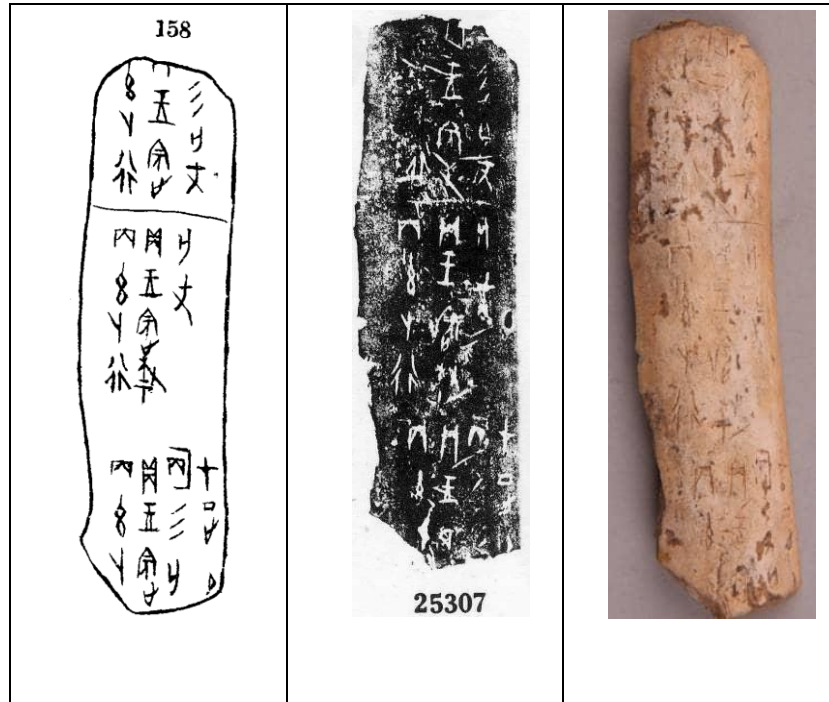
“南博” 5-1336 公布正面彩照，這版爲臼角在左的牛肩胛骨殘片。本版上由下而上目前存三條卜辭：

丙午卜行貞：王賓報丙彡，無[吝]。在正月

丙午卜行貞：王賓燎，無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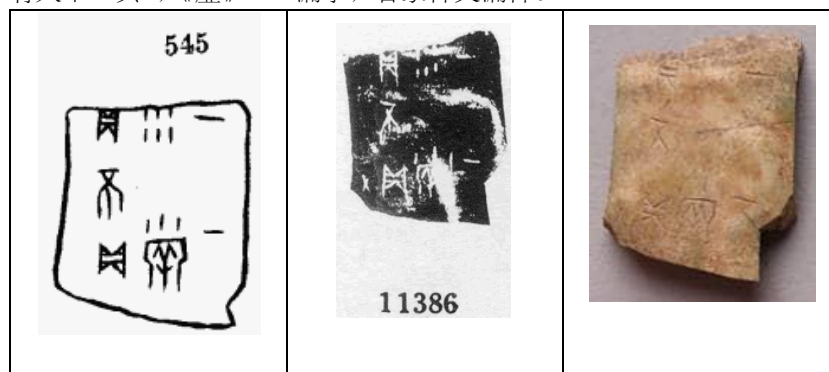
□未卜行貞：王賓□□彡，無吝。

這組釋文是根據“南博” 5-1336 彩照釋出的。第一辭的貞人“行”的殘字，在照片仍可釋出；第三辭的前辭干支，除了《虛》158 摹出地支“午”外，《釋文》等四書均未釋。但仔細觀察彩色照片，第三辭的地支更有可能是“未”，所缺的天干可能是“丁”，和“丙午”相差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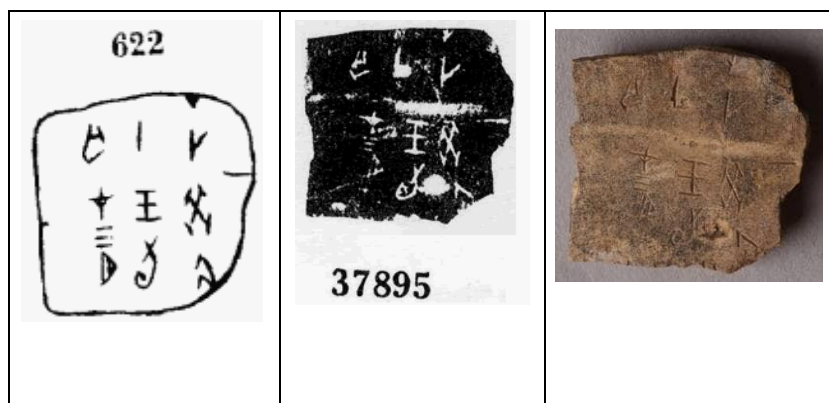
(4) 《合》 11386

《合》11386 即《虛》545, “南博” 5-2687 公布正面彩照, 這版是龜腹骨殘片。從彩照來看, 下方一辭並不以“貞”字為起始, 其左方尚有天干“癸”, 《虛》545 漏摹, 各家釋文漏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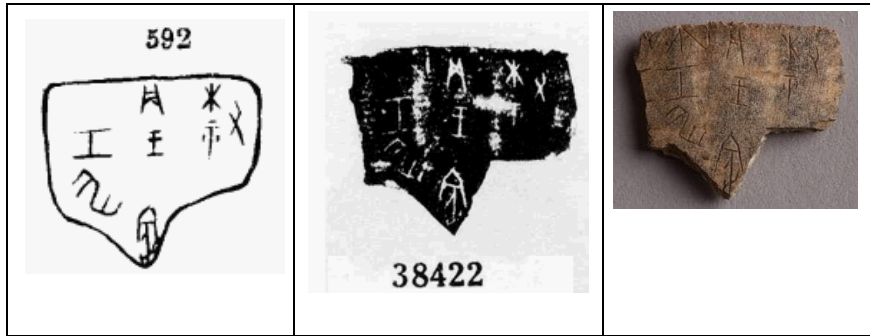
(5) 《合》37895

《合》37895 即《虛》622, “南博” 5-2764 公布正面彩照, 這版是內容為卜旬卜辭的龜腹骨殘片。從彩照來看, 下方一辭干支為“癸丑”, “丑”字諸家釋文漏釋, 從《虛》622 的摹本及《合》37895 的拓本均可看出。此外, 其上方一辭的干支當為“癸巳”, 這在公布的彩色照片可以辨識, 《虛》622 的摹本反而易令人誤釋為“癸酉”。最後, 上方這辭的“王”字漏刻橫畫, 諸家釋文因而漏釋, 從文例當可判斷。



(6) 《合》38422

《合》38422 即《虛》592, “南博” 5-2734 公布正面彩照, 這版是龜背甲殘片。左方諸家釋文均另立一條卜辭“壬申……”, 視為一條以壬申為前辭干支的卜辭。事實上這類卜辭, 常見在旁邊刻-干支表的一部分。從彩照來看, 至少尚見“未”及左邊的“巳壬午”三個殘字。《虛》592 及諸家釋文漏摹、漏釋。《合》38422 的拓者亦未如實的將殘字拓出, 進行拓甲骨的工作時, 若拓者能辨識出文字的筆畫, 往往能將甲骨拓得更好。



(7) 《合》20754

《合》20754 即《虛》1358, “南博” 5-3496 公布正面彩照, 這版是龜腹甲殘片。根據彩色照片, 尚可見到天干及“狩”上一字的殘文, 此兩字諸家釋文均未釋。“丑”字上方的天干, 可見其下方有一橫筆, 如此可能是“丁”或“己”; “狩”上一字則應是“弔”字殘去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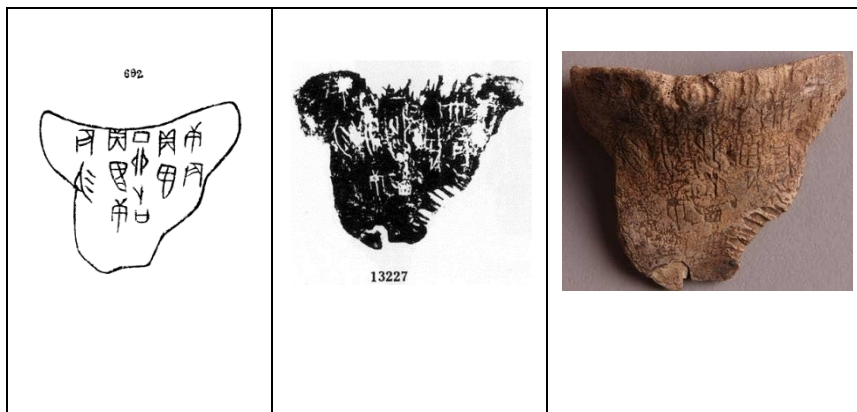


(8) 《合》13227

《合》13227 即《虛》692, “南博” 5-2849 公布正面彩照, 這版的字形是典賓類, 牛肩胛骨骨首的殘片。首先是《虛》692 很明確將這版甲骨的干支摹為“丁卯”, 但是從拓片上看, 卜辭的天干殘去上半部分, 且拓得不好。不過各家釋文除了《摹釋》缺釋外, 其餘各家都改釋為“己卯”, 這應該完全是由命辭有“翌庚辰”的辭例而推知的。其次是各家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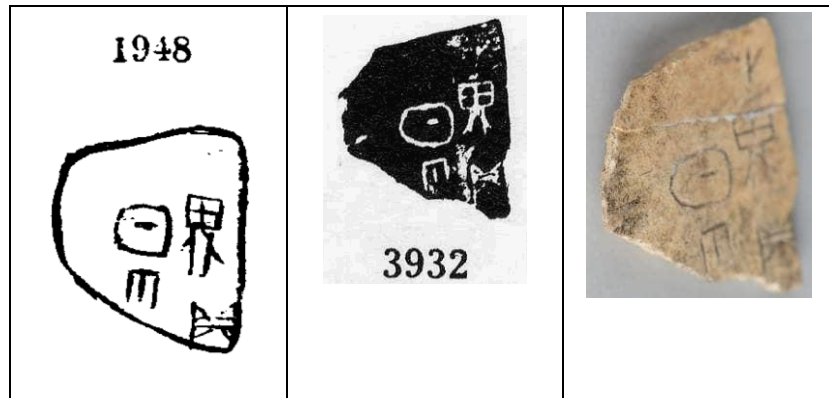
早期摹本均漏了兆序“二”。第三,《虛》692 很明確將貞人摹爲“口”,但後來在釋文中均未被採信,各家基本上是認爲本辭沒有貞人。上述這三個問題,從新公布的彩色照片都可以得到解決。最後,對於前辭的歸屬各家意見也不同,本文認爲應歸之於向左刻的一辭:

己卯卜亘貞: 翌庚辰易日。 二 向左
貞: 翌庚辰...日。 向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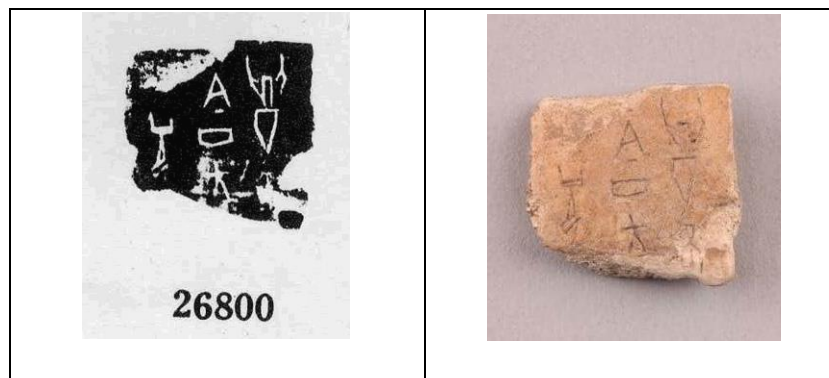
(9) 《合》3932

《合》3932 即《虛》1948,“南博”5-1948 公布正面彩照。本組諸家釋文及《虛》1948 均未認爲有“卜”字,即使釋文有釋出“卜”字,也是增加擬補的符號以“[卜]”表示。在《合》13227 拓片上的“卜”字略可見,在彩照上這個“卜”字則是非常清楚。



(10) 《合》26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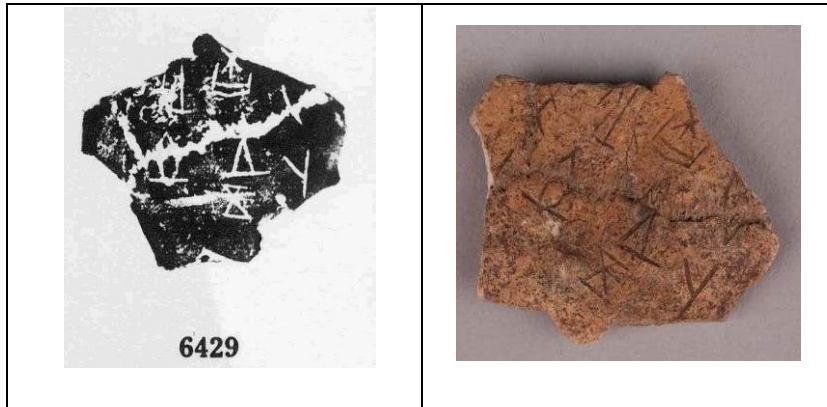
《合》26800 即《鐵》75-4, “南博” 5-768 公布正面彩照。透過照片可以看出“韜”下有一個“不”字，這是過往從拓片無法辨識的。



(11) 《合》6429

《合》6429 即“南博” 5-786 公布正面彩照。透過照片參酌拓片，首先可以指出各家釋文尚缺釋“伐土”左方的殘字，依殘存筆畫及一般辭例，上字應是“受”，下字應是“𠂔”。其次是關於地支，除《摹釋》未釋外，其他諸家認為是“申”。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不過本文認為“酉”

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12) 《合》4845、《合》22412

《合》4845 即《合》22412、《鐵》113-3, “南博” 5-786 公布正面彩照。過往釋文除《摹釋》認為“𣎵”和“亡若”中尚有缺文外, 其他諸家直接釋為“𣎵亡若”。根據照片可知中間另有一从“女”从“弋(?)”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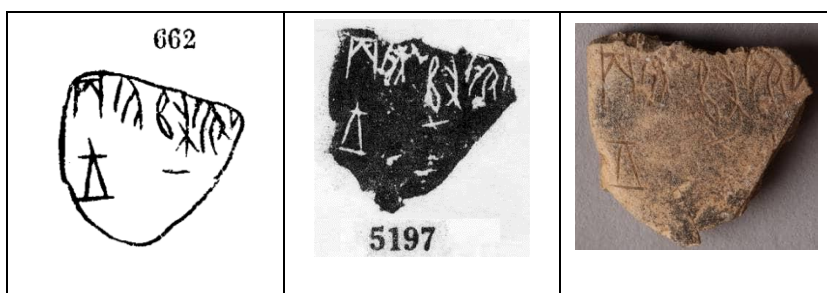


2.3 澄清釋文疑惑

有時同一個字，在不同的釋文書中，對它的辨認卻有不同（考釋不同不在此列）。如果透過彩色照片可以斷定的字，以下筆者在此舉例說明。

（1）《合》5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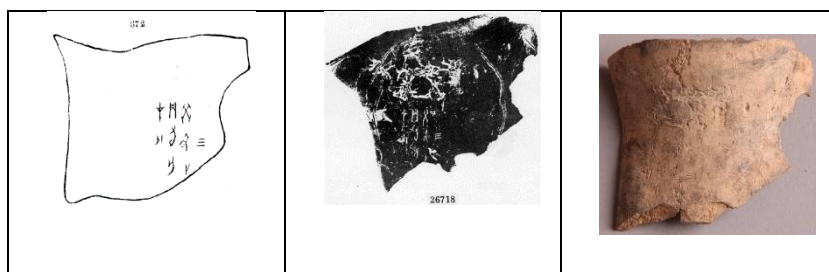
《合》5197 即《虛》662，“南博”5-2804 公布正面彩照，這版是龜腹甲左龜尾殘片。第一字除《摹釋》釋“丙”並加了問號外，其他各家均正確釋為“貞”字之殘。彩照仍可見像鼎腹的左右兩豎之殘，《虛》662 摹本略有表現出文字的形體，惟《合》5197 則未能很好拓出，以致令人生疑。其次是“貞”右旁的字，各家未釋，據《虛》662 摹本似摹為“隹”，殘去像鳥頭部分的殘文，照片上則可見版上略有漫漶，不知是“隹”還是“朕”之殘文。第三是再右一字為“歸”諸家均相同，其下有兆序“一”。第四，“歸”字的右方之字，除《摹釋》未釋外，各家均釋為“𠂔”的殘字。其實，所謂“隹”和“𠂔”應是兩個不同字的部分，前字不從“隹”，從彩色照片可知此字從“兔”，下方不知是否有“丂”字？其右旁為另一個殘去上部的字，雖無法確定它是什麼字，但不是“𠂔”的殘筆，則是肯定的。



（2）《合》26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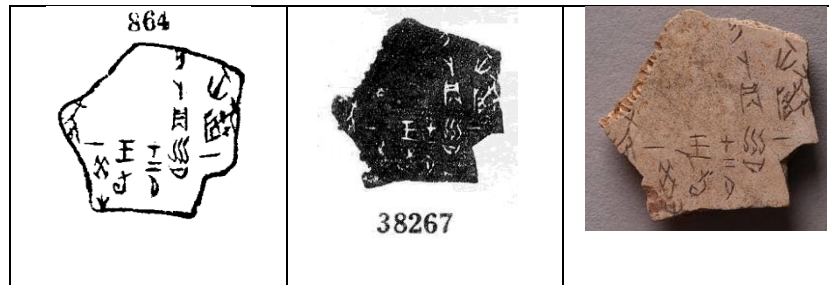
《合》26718 即《虛》672、《甲詮》169，“南博”5-2841 公布正面

彩照，這版是牛肩胛骨的骨首殘片，內容是常見的旬無憂卜辭。在卜辭的月份上，《虛》672 摹為“十月”，《摹釋》亦釋為“十月”並加一問號，《甲詮》亦釋為十月；其他各家則釋為“十一月”。從彩色照片來看，在“才（在）”字的下方有很明顯的一橫畫，只是和“十月”距離較大一些，但還是釋為“十一月”較合理，否則那一橫畫就難以解釋。從這版甲骨的彩照，還可以看出由於《殷虛卜辭》在摹寫時並沒有拓片，加上骨頸是半月弧形，實際的位置上可能有很大的出入，這條卜辭為偏左向左刻，但在摹本上看起來，則像是刻在骨頸的中間或略偏右。



（3）《合》38267

《合》38267 即《虛》864，“南博”5-3010 公布正面彩照，龜腹甲右前甲殘片。本版上有三條旬無憂卜辭的殘辭，其中一條是“[癸]亥”，除了《全編》外，其他的釋文書基本都釋出來了；另一條是“癸未”，諸家釋文均未釋出，從《虛》864 摹本及新公布的彩色照片，可以清楚看出“未”字的上半，另一條只剩“憂”字。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月份，除《摹釋》釋為“一月”外，諸家均釋為“二月”，從彩色照片來看則很清楚是“二月”。



(4) 《合》25740

《合》25740 即《虛》1977, “南博” 5-1977 公布正面彩照, 龜腹甲殘片。本版上的釋文差異主要表現在前辭, 除了《摹釋》釋“壬”外, 其他各家都把“天干”釋為“丁”; 《摹釋》把“地支”釋為“寅”, 其他各家則缺釋。現在從《虛》1977 及新公布的彩色照片, 可以清楚看出本版是“壬寅卜(下半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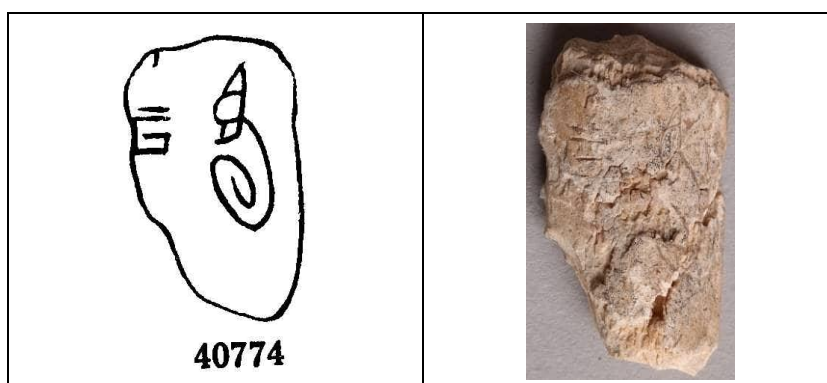


3. 有助於澄清偽片

《摹釋》一書對於編輯者而言，若認為該版為偽片而誤收到《合集》中，其處理方式是在釋文中註明“(偽刻)”，而不再作摹釋。這部分很大的比例，見於《甲骨文合集》第十三冊，其中也有一些屬於南京館物館的藏品。現在由於部分的彩色照片公布，對本文判斷其是否為偽片，提供更好的條件。以下本文舉兩例說明：

(1) 《合》40774

《合》40774 即《虛》571，“南博”5-2713 公布正面彩照，應是牛肩胛骨的殘片。《摹釋》註明為“(偽刻)”。從照片及摹本均可知“亘”為貞人，其上殘字為“卜”，右側一字“𠄎”亦非首見，看不出有認定為偽片的具體證據。



(2) 《合》40677

《合》40677 即《虛》729，“南博”5-2883 公布正面彩照，應是牛肩胛骨上屬於骨白部分的殘片。《釋文》、《校釋》及《全編》均釋為“屯。山。”《摹釋》則註明為“(偽刻)”而未有任何摹釋。根據骨白習見的記事刻辭，這很明顯是“...屯...。岳”，即使摹本只摹出了“山”。現在根

據照片，“山”的字形上仍可隱約看到其他筆畫。整版亦看不出有認定爲偽片的具體證據。



4. 有助於判斷綴合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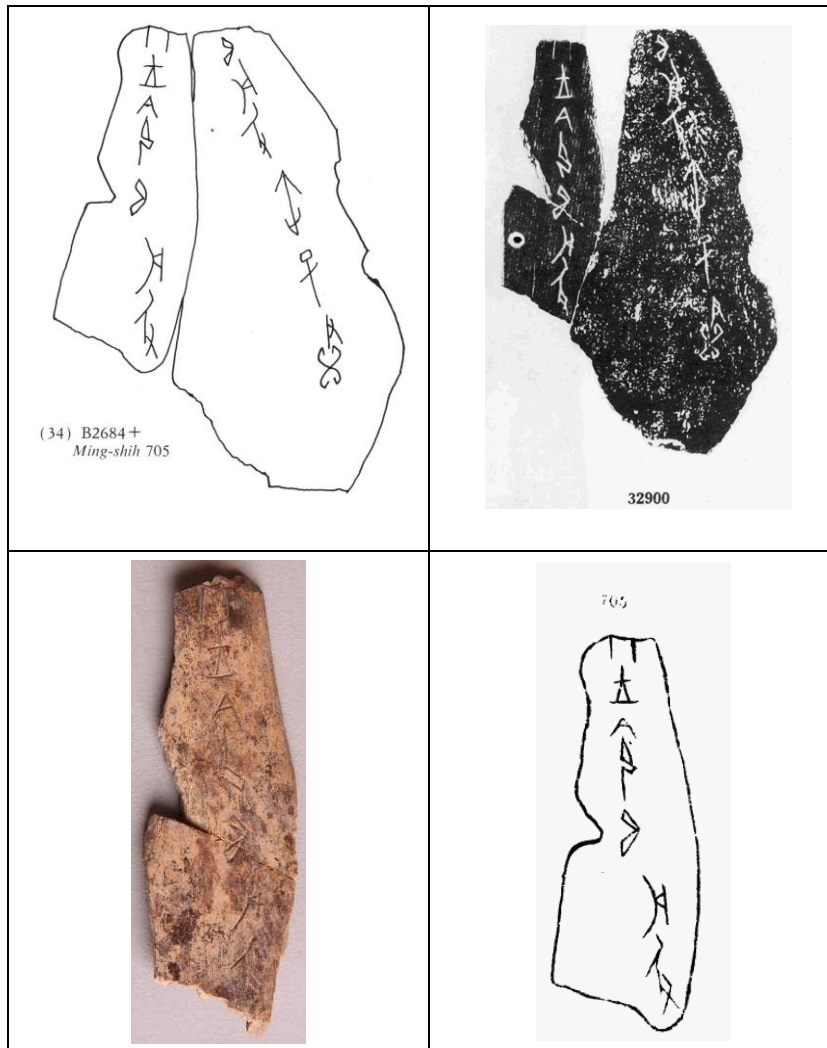
4.1 判斷舊綴是否成立

《合》32900 乃是《虛》705+《安明》2684，許進雄先生在《安明》2684 釋文及綴合附圖(34)綴合^①。嚴一萍《甲骨綴合新編》冊十頁十四指出“明氏摹錄甲骨但具形像甚難據以綴合且甲骨文例絕無作斜形契刻者故不合”^②，指出許綴錯誤。嚴一萍爲了更爲清楚，將“斜形契刻”的字排拉調正，並認爲不可綴。《合集》編纂時，不知何故竟依據嚴一萍的字排拉調正，並將《虛》705 的摹本改爲拓本。嚴格來說，上引嚴文只能說明許綴之不合，不能表示《合集》圖版之不合，因爲嚴圖（用以說明不能綴合）和《合》32900（以爲可以綴合）實無不同。現在公布了《虛》705 的彩色照片，很容易可以看出，其右邊爲骨邊，所以其右側絕不能再

① 許進雄，《明義士所藏甲骨文集》（多倫多：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1972），第 214 頁。

② 嚴一萍，《甲骨綴合新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冊十，第 1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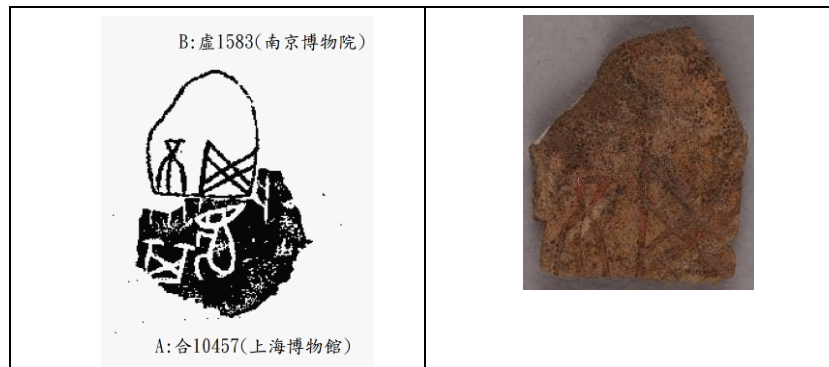
加綴，這也是許綴和《合》32900 綴合不能成立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斜形契刻”這種說法。以後關於這版誤綴的原因，應該改為“右側已為骨邊，不得在右側再加綴”。



4.2 藉以完成新綴

(1) 《合》10457+虛1583

筆者於 2021 年 11 月 4 日在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中發表〈甲骨新綴第 916-917 例〉^①，其中第 916 例即《合》10457(《拾》13.6、《上博》21691.211) 加綴《虛》1583(南博 5-1583)。兩版均塗朱，辭例可參見《合》10737，有的學者將 A 版的右上殘字釋為“卜”，綴合後可知不是“卜”字。



(2) 《旅》1336+南博5-3480

筆者認為《旅》1336 與“南博”5-3480 可以綴合，綴合後的內容為“□西卜，旅[貞]：翌甲戌...? ...上甲...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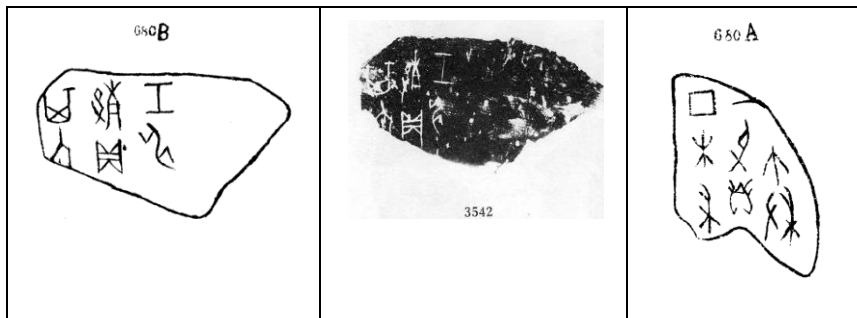
① 林宏明，《甲骨新綴第 916-917 例》，《先秦史網站》(2021)
<https://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910.html>。



5. 有助於補充甲骨訊息

5.1 補充骨白訊息

《合》3542 即《虛》680B；《合補》2473 白即《虛》680A “南博” 5-2837。顯然，《虛》680 是著錄了骨首的刻辭“壬申卜，殼貞...其以...”及骨白刻辭的摹本“丁未婦...一屯自?...小敵”。不過不論是《合集》還是《合補》都忽略這它們實際上是同一版卜骨。





5.2 補充版面訊息

(1) 《合》33960

《合》33960 即《佚》828。現在有了“南博”5-740 對照，可以清楚知道其版面情況。

(2) 《合補》428

《合補》428 正與“南博”5-802 對照，可知《合補》428 拓本的版面不全。




6. 有助於澄清重片訊息

關於重片的術語及情況，筆者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指出著錄上的重片對於甲骨研究也很有幫助^①。不過有時也可能出現將兩版不同的甲骨，誤以為是重片的情況。如《合》24886 即《錄》114，它和《合》26042 就被誤認為重片^②。《合》8589 根據《甲骨材料來源表》的訊息是“虛 1352 / 南博拓 832 / 京 1253 / 南博”；《合補》4597 的來源表則註明“《四編》113”。《殷虛書契四編》113 號的著錄情況則註明：“合集 8589 / 合補 4597 / 京 1253 / 北圖 2843 / 虛 1352 / 南博拓 832 / 羅四 236”釋文將四字連讀。其實這兩版應屬不同龜腹甲的成套卜辭，四字間仍有缺文，不宜全部連讀，且根據《存補》5-200-6 較合的版面，“往”字之前還有一個“墉”字。以下將這兩版的著錄訊息表列如下：

① 林宏明，《談甲骨重片與甲骨著錄的一些問題》，《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385-399 頁。

② 參見蔡哲茂，《甲骨綴合集》（臺北：樂學出版社，1999），第 130 頁。

		虛 1352	南博 拓 832	甲詮 409		
		京 1253	存補 5-200-6 版面 較全	存補 6-164-8	羅 四 236	四 編 113

7. 結論

以上分爲“有助於正確釋文”、“有助於澄清僞片”、“有助於判斷綴合情況”、“有助於補充甲骨訊息”及“有助於澄清重片訊息”五個角度，指出過往對於甲骨內容的誤釋、缺釋、辨僞、綴合及重片的情況。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南京博物院公布其館藏的部分甲骨照片，對於甲骨研究的助益是顯而易見的。

<References>

- [1] 宋镇豪,《甲骨文材料的全面整理與研究》,《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Song Zhenhao. "A comprehensive collation and study of oracle bone material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Yin Shang History New Seven Edition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17.
- [2] 施湧云,《甲骨文詮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 Shi Yongyun. *Oracle Interpretation*.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 葛霞,《南京博物院珍藏的甲骨檔案》,《檔案與建設》月刊 8(2002)。
- Ge Xia. "The Oracle Bone Archives in the Nanjing Museum Collection". *Archives and Construction Monthly*, 2002 (8).
- [4] 趙啟斌,《殷墟國粹-記南京博物院藏甲骨文珍品展》,《收藏家》10(2004)。
- Zhao Qibin. "The Treasures of the Yin Market: An Exhibi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Oracle Bone Collection of the Nanjing Museum". *Collectors*, 2004 (10).
- [5]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 Yao Xiaosu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Yinxu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eijing: China Book Bureau, 1988.
- [6] 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釋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Hu Houxuan. *The Oracle Bone Collection of Interpretatio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9.
- [7] 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 Cao Jinyan, Shen Jianhua. *The Oracle Bone Proofreaders*. Shanghai: Shanghai Dictionary Press, 2006.
- [8] 陳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北京:綫裝書局,2010)。
- Chen Nianfu.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the Copy of the Yinxu Oracle Bones*. Beijing: Linshou Shuji, 2010.
- [9]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
- Li Zongkun. *The Oracle Bone Character Editor*. Beijing: China Book Bureau, 2012.
- [10] 謝明文,《說“夙”及其相關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Xie Mingwen. "The Long-cherished" and its Related Characters." *Studies on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Ancient Writing*, Seventh Ser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8.
- [11] 陳劍,《甲骨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 Chen Jian. "The Ol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You" and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ed Characters in Oracle Bone and Gold Texts." *Oracle Bone and Gold Text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eijing: Lin Shu Shu Shu Bu, 2007.
- [12]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Li Xueqin, Peng Yushang. *A Study of the Staging of the Yin Market Oracle Bon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96.
- [13] 許進雄,《明義士所藏甲骨文集》(多倫多: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1972)。
- H Chin-hsiung. *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Toronto: Royal Ontario Museum of Canada, 1972.
- [14] 嚴一萍,《甲骨綴合新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冊十。
- Yim Yi-ping. *A New Compilation of Oracle Bone Ornamentation*.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 [15] 林宏明,《甲骨新綴第916-917例》,《先秦史網站》(2021)
- <https://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910.html>。
- Lin Hung-ming. "New oracle bone ornamentation examples 916-917." *Xianqin History Web Site*, 2021. <https://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5910.html>
- [16] 林宏明,《談甲骨重片與甲骨著錄的一些問題》,《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Lin Hung-ming. "Some issues on oracle bone relics and oracle bone rec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Yin Shang History*, New Three Edition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13.
- [17] 蔡哲茂,《甲骨綴合集》(臺北:樂學出版社,1999)。
- Tsai che-mao. *Catalogue of Oracle Bone Rejoinings*. Taipei: Roxy Press, 1999.

A Preliminary Study of Digital Oracle Bone Photographs in the Nanjing Museum Collection

Hung-ming LIN

<Abstract>

The Nanjing Museum has published the photographs of some of the oracle bone fragments from its collection. After perusing the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igital color photographs of these materials can provide some insights into the previous cataloguing of the oracle bones in ques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they bear.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provides the examples and relevant discussion of the cases in which the photographs are: “useful for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an inscription”, “useful for identifying forgeries”, “useful for evaluating rejoinings”, “useful for supplementing information”, and “useful for clarifying the information on the duplicate fragments”.

Keywords: Nanjing Museum; oracle bones; the rejoining of oracle bones; oracle bone forgeries; photographs of artifacts

投 稿 日 : 2023.02.28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甲骨文四方風名補釋

大路大魏*

目 錄

1. 前人說四方名和四方風名
2. 說南方名和南方風名
3. 說西方名和西方風名
4. 結語

1. 前人說四方名和四方風名

甲骨文有四方風名，胡厚宣最早釋讀如下^①：

東方曰析，風曰協；

南方曰夾，風曰微；

西方曰夷，風曰彝；

北方曰宛，風曰侵。（甲骨文合集 14294，以下簡作合集 14294）

* [加拿大] 大路大魏，多村歷史文藝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甲骨文字釋讀，考古。

(daludaweih@gmail.com)

① 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風名考〉，1941 年 12 月發表於《責善半月刊》第 2 卷第 19 期；後修訂改名為〈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收入《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專刊，1944），第 3 頁。

之後，許多學者提出補充和修正，例如近年頗具代表的釋讀^①：

(1.1) 東方曰析，風曰𧇖 (Z1)。

南方曰因 (R1)，風曰𧇔 (D1)。

西方曰𧇑，風曰𧇒 (Y1)。

□□□𠂔(伏)，風曰𧇓 (庚)。(合集 14294，習稱四方風大骨刻辭)

(1.2) 辛亥內貞：今一月帝令雨。四日甲寅夕嚮乙卯，帝允令雨。

辛亥卜內貞：今一月帝不其令雨。

辛亥卜內貞：禘于北方曰𠂔(伏)，風曰𧇓，羣年。一月。

辛亥卜內貞：禘于南方曰𧇔 (D2)，風夷 (R2)，羣年。

貞：禘于東方曰析，風曰𧇖，羣年。

貞：禘于西方曰𧇑，風曰𧇒，羣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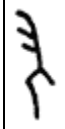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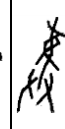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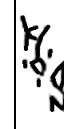
辛亥卜內：生二月𠂔。出𧇓。

亡其𧇓。(合集 14295，習稱四方風大龜刻辭)

① 蔡哲茂，《說甲骨文北方風名》，先秦研究室網，2014-12-17。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773.html>)

表 1. 本文四方名和四方風名隸定

											
大骨	大龜	大骨	大龜	大骨	大龜	大骨	大龜	大骨	大骨	大骨	大龜
震	震省	𡗗長	𡗗長	襄穰	襄省	染	染	彝收	勺包	毀	毀
Z1	Z2	D1	D2	R1	R2	N1	N2	Y1	B1	H1	H1

注，大骨：甲骨文合集 14294。大龜：合集 14295。

1.1 既往說東風名

東風曰協（𡗗），從口𡗗隸協，學者多從之，包括楊樹達 1954 年，陳夢家 1956 年，嚴一萍 1957 年，陳邦懷 1959 年，于省吾 1979 年，饒宗頤 1986 年，陳漢平 1989 年。其間曹錦炎 1982 年，裘錫圭 1982 年，劉釗 1993 年，林澐 1996 年，等許多學者都曾有著文討論四方風名，大概也默認（𡗗）隸協^①。

按，釋（𡗗）為協者，皆是引證典籍旁證。例如饒宗頤^②引《國語·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謂，聽協風的事甚古，起于夏以前虞時的幕（幕，人名）。又據《周語》，宣王時虢文公的談話：「先時五日，

① 楊樹達，《甲骨文中之四方風名與神名》（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嚴一萍，《卜辭四方風新意》，《大陸雜誌》1（1957）；陳邦懷，《殷代社會史料徵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于省吾，《釋四方和四方風的兩個問題》（甲骨文字釋林，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曹錦炎，《釋甲骨文北方風名》（讀甲骨文繫記·二則，《上海博物館集刊》4（1987）；裘錫圭，《釋南方名》（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二書局，1992）；陳漢平，《屠龍絕緒》（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劉釗，《釋古文字中從𠂔的幾個字》（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嶽麓書社，2005）；林澐，《說飄風》（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② 饒宗頤，《四方風新義——時空定點與樂律的起源》，《中山大學學報》4（1986）。








誓師告有協風至。」韋昭註：「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曰融風也。」余評，這是根據（𠂔）和（協）都有𠂔系聯，引經傳旁證。於是，各家根據同理，用經傳中的各種「某風」為某一系聯，釋讀四方風名。例如《大荒東經》東方曰折，來風曰俊。《大荒南經》南方曰因，乎誇風曰乎民。《大荒西經》名曰（石）夷，來風曰韋。又及《大荒東經》北方曰臯，來之風曰狹。《北山經》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飈。顯然上述胡厚宣的釋讀，也是對讀了《山海經》而成；只是經傳的東風曰“俊”，不通所隸定卜辭東風曰“協”。這種一重證據法，遂致風名釋讀發散，莫衷一是^①。

按，段玉裁注《說文·協》同眾之和也。从𠂔从十。十，衆也。《說文·𠂔》同力也。从三力。會意。也就是說協，本作𠂔，後世增繁十，會意多人協作。東方風名，大龜刻辭作𠂔（𠂔），大骨刻辭作𠂔口（𠂔），從辭例看，前者為後者之省形，二字用法無別。顯然，四方名和四方風名的大骨刻辭為完整正刻，大龜刻辭為簡化俗體。這二字也見於金文，多寫作𠂔口。從會意看，三力會意多力、大力。因沒有人參與，未必會意協力。例如，林和森字。

《古文字譜系疏證》所錄「𠂔」字後的第三字，作（𠂔，𠂔），從又從二力，疑「𠂔」之或體。余謂，從會意看，一手協調二力（杠杆）之形，或二杠杆協同撬動之形，可假設為𠂔（協）字本字。後世字符簡化時歸類已有的𠂔（𠂔），遂小偽成為同形字“𠂔”。從又力力，訛作從三力也美觀對稱。合集 5345 辭曰「王𠂔（𠂔）」，7002「𠂔（𠂔）母祀于蠡」。而《甲骨文字編·4115 號》隸此字（𠂔）同為藉（𠂔），藉從人執耒之形，當為二字。

一說，從會意看，從𠂔口（𠂔），口出三力之形，或三力都在張口之形，可聯想大聲喊叫之象，或眾人齊聲喊叫之象，會意天神喊叫為雷震，地神喊叫為地震，門狗喊叫為震懾，勞動喊叫為振奮，胎兒喊叫為妊娠。故從𠂔口，可隸震〔1〕，第 184、188 頁。〔2〕，第 30 頁）。

① 例如，胡厚宣釋北風曰侵。于省吾釋北風曰洌。劉釗釋北風曰阨。見魏慈德，《中國古代風神崇拜》（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1），第 60 頁，列表十多位學者隸定的四方和四方風名的八個字，幾乎每個都有數個。

《信公盨文字補考》^①說形：清華簡筮法之八卦震（詎）作下從口上從，辭曰「奚古（何故）胃之震，司蠱（雷），是古（是故）胃之震。」清華簡命訓簡 13、14 震作下從力上從，辭曰「事不震，政不成」，言成大事要聲震天下（要宣傳）。震從力，還見於清華簡芮良夫卣簡 20（）、耆夜簡 4 和 6（）。要之，楚簡震，或從力，或從口，說明震的原型從力從口，正是。

（1.3）東方曰析，風曰震。（合集 14294）

釋讀，春天曰破土，春風曰娠。

按，古人看候氣，大概屬於上古看轉型的風定節氣之子遺。

按，八卦之震卦，對應東方，表春雷。清華簡《卦位圖》震卦註曰「東方也木也青色」。愚註，木表析出芽表生長，青色表春天。《說卦》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按，《山海經》「東方曰折，來風曰俊」。折當是析的訛字。析表破土，也可表破曉，訓義。卜辭英 1288（合集 40550）「卯于東方析，三牛三羊」，析已經引申為神名，可讀義。从包義之義的諸多通假字看，析、義古音可通。析破土、義破曉，意通。參下「北方曰包」，疑析、義同源，待考。

卯，前賢多釋祭名，謂劉，殺意，難通辭例英 1288 之意。卯，疑取象卦、筮，楚地說打卦，閩地叫筮杯，用作判、伴之意。

帝俊為中土生殖神，意通卜辭震（娠）。俊、震上古音同在文部，得以通轉。今音俊、震的客家話（zun、zhun）、廣州話（zeon、zan）的聲母乃同。故可假設先有諺語遂記為合集 14294，把東風神「震」音轉名「俊」，後世民間講故事人講出生殖神（帝俊）的一系列故事（如生十個太陽，生十幾個國家），這些口語文化到了戰國時代逐漸見於經傳，如《山海經》。

（1.4）卜穀貞：王大令眾人曰：振田，其受年，十一月（今陽曆 4-5 月）。（合集 1、2、3、4、9499）


① 大路大魏，《信公盨文字補考》，《金石研究》第五輯（西安：長安金石學社，2023）。

按，「振田」，農忙時士兵卸甲歸田之意。《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註》兵入收衆專於農也。


「振田」，或開放土地管制，鼓勵眾人開荒之意。《左傳·文十六年》振廩同食。

「振田」，或整理農田。《禮·中庸》振河海而不洩。

(1.5) (武王) 好德，聞遘 (聞達) 亦唯震。(信公盨，舊釋幽公盨、遂公盨)

按，震，作，舊釋協。盨銘意謂武王好德，名震天下。可對讀《祭公》「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康誥》「矧曰其尚顯聞於天」。《詩·崧高》「揉 (憂) 此萬邦、聞於四國」。清華簡《命訓》簡 13「事不震，政不成」，言成大事要聲震天下 (要宣傳)。^①

(1.6) 甲子 (“1”)，王賜甯孳商，用作父辛鄭彝，在十月又二，遘祖甲，震日，佳王二十一祀。(甯孳方鼎，或寢孳方鼎，帝辛)

按，震，作。古人震娠一字。《甲骨紀年》一文^②說，震日，乃月亮娠日，即朏日 (月死後第三天傍晚初現於西方隨即西落之日，即月亮出生日)。摘錄《甲骨紀年》之三例計算如下。

(1.7) 辛酉 (“58”)，王田于雞泉，隻大霸虎。才十月。佳王三祀。震日。(合集 37848/II，懷特 1915，鑲綠松石虎骨，祖庚)

從 (1.7) 祖庚第 3 年 10 月辛酉 “第 58” 日為月相震日，到 (1.6)

① 大路大魏，《信公盨文字補考》，《金石研究》第五輯 (西安：長安金石學社，2023)。

② Dalu Da Weih, “On the Shang Bone Annals Calculated by the Dates and the Moon Phases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世界漢字通報), Volume 5, No.2, p.133.

帝辛第 21 年 11 月甲子“第 1”日為月相震日，參表 1.1，歷時 $11-3+34+3+7+37+13+21+21=144$ 年又多 $12-10=2$ 月。

間隔天數： $144 \text{ 年} \times 365.25 + 2 \times 30 = 52656$ 天。

干支圈數： $877 \times 60 = 52620$ 天之後，還是“第 58”日。

月相圈數： $1782 \times 29.53 = 52622.5$ 天之後，仍是月相震日。

對比：144 年後的干支“第 58”日，進 $52622.5 - 52620 = 2.5$ 天，為干支“第 1”日並且仍是月相震日。此結果合辭例（1.6）帝辛第 21 年 11 月甲子“第 1”日為月相震日。

表 1.1 晚商王年表

王名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康丁	武乙	文丁	帝乙	帝辛
Weih	28	59	11	34	3	7	37	13	21	29
Classic	10	59	11	33	4	8	35	13	21	30
2000Y		59	44				35	11	26	30

Weih：基於干支和月相兩個週期迭代計算。Classic：基於《竹書紀年》(<https://zh.wikipedia.org/wiki/商朝君主列表>)。2000Y：夏商周斷代工程簡報。

（1.8）辛未（“8”），婦（好）鄭宜才霸（祭月^①）大寧，王饗西奏庸，新宜峻。在六月，魯十六，彡。朕御前，王賞，用作父乙彝。大万（万可讀蠻。大蠻，器主署名之意）。（商父乙尊，武丁）

從（1.8）武丁第 16 年 6 月辛未“第 8”日彤日，到（1.7）祖庚第 3 年 10 月辛酉“第 58”日為月相震日，參表 1.1，歷時 $59-16+3=46$ 年又 $10-6=4$ 月。

間隔天數： $46 \times 365.25 + 4 \times 30 = 16921$ 天。

干支圈數： $282 \times 60 = 16920$ 天，還是“第 8”日。

① 霸，月別名。月明星稀，月訓霸道。無月滿天星，月出群星臣服退去，映射思想為稱霸。霸白同源字，各有所專。白取象月圓月缺合文，屬轉注造字。百取義月相百變。才，祭省寫，詳後辭例 2.13。

月相圈數： $573 \times 29.53 = 16920.7$ 天，仍是彤日。

對比：“第 8”日，進 $16920.7 - 16920 = 0.7$ 天，為“第 9”日並彤日。
彤日（月圓）退 12 天為震日（朏日），“第 9”日退 12 天為 $(9 + 60 - 12 =)$
“第 57”日並震日。即“第 57”日傍晚可能看到西天彎月一眼，隨即西
落，次日早為“第 58”日，合（1.7）卜辭記載辛酉“第 58”日為震日。

表 1.2 早商王年表

湯	外丙	仲壬	大甲	沃丁	大庚	小甲	大戊	雍己	中丁	外壬
(19+) 12	2	4	12	19	5	17	75 (57)	12	9	10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9	19	14	5	9	6	4	28	3	10 (28)	59

湯繼位 19 年滅夏後稱王 12 年。從稱王後至小乙共計 284
年。參《竹書紀年》推算（<https://zh.wikipedia.org/wiki/商朝君主列表>）

（1.9）丙午（“43”），王商成嗣子貝廿朋，才霸宗。用乍父癸
寶鼎。隹王（缺年一律假設元年），既霸（已經見月），大室，才
九月。履魯（履：唐名）。（成嗣子鼎，集成 2708，唐）

從（1.9）唐第 1 年 9 月丙午“第 43”日並月相既霸，到（1.7）祖
庚第 3 年 10 月辛酉“第 58”日為月相震日，參表 1.2，歷時 $19 - 1 + 284 + 59 + 3 = 364$ 年又 $10 - 9 = 1$ 月。

間隔天數： $364 \times 365.25 + 1 \times 30 = 132981$ 天。

干支圈數： $2216 \times 60 = 132960$ 天，還是“第 43”日。

月亮轉圈： $4503 \times 29.53 = 132973.6$ 天，仍是月相既霸日。

對比：三百多年後的干支“第 43”日，再過 $132973.6 - 132960 = 13.6$
天，是“第 57”日傍晚並月相既霸日（朏日），合於（1.7）祖庚第 3 年
10 月辛酉“第 58”日清早為月相震日（朏日）。

古人觀象授時，猶如伊斯蘭月亮曆法 8 月 29 日入夜看新月非常重要，
看到彎彎的新月西現隨即西落（為朏日），明天就是 9 月 1 日。沒看到新
月生出來，8 月就再多一天為 30 天，後天才是 9 月（齋月）的開始。比

如 2018 年那天沙特祭師沒有看到新月，沙特的齋月晚一天；而土耳其祭師看到了，土耳其的齋月就開始了。齋月是 29 天還是 30 天，還得抬頭看月亮。

以上摘錄的三例計算說明不同器物所記載的兩個週期日歷時多年後相合，旨在反證震日為其中一個週期上的一日，震日為娠日為月相，為新月之日。又，基於兩個週期互訓驗證的計算方法，上文計算了幾十件商周時代的甲骨和銅器銘文所載兩個週期記日，重新擬構了三代之時間框架和王年表。其中計算的月相包括卜辭的震日、彤日和陰日，周金文的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其時間框架包括夏仲康日食和周懿王天再旦。

1.2 前人說北風名

北風曰侵。蔡哲茂釋^①北風曰背，所據風名（𠄎、𠄎）同（𠄎）。𠄎，似釘耙（俗名如意、不求人）抓癢之形，會意人的背。此說，猶如讀風名（𠄎、𠄎），從「𠄎」之「𠄎」為指事符號。蔡哲茂又謂北風曰戾，甲骨文的北方風名此字構形，用手持棒殺人而音義保留在「戾」了。分析前賢眾多釋字後，蔡哲茂最後不能決隸為何字，總結說：

甲骨文四方風名中，東方之協風，其義為溫和之春風，南風是飄風（飄風），其義為暴起之風，北風是厲風，形容凜冽的寒風，這些風名，都是以風的性質為名。《山海經·北山經》：「北望鵝號之山，其風如飈。」飈是「協風」之合文，同理，「飈」字可能就是「列風」之合文。《說文》「飈，烈風也。从風，𠄎聲，讀若𠄎。」《山海經》所見風名與甲骨文四方風名有很高的重疊性，保留了殷商時期的四方風名的七個字，顯然文獻上有承繼的關係。

甲骨文「𠄎」字所取為擊殺人為主，有殘害之義，引申為北方風名，到西周後則字形繁增為「𠄎」，「𠄎」字卻被假借美善、致、

① 蔡哲茂，《說甲骨文北方風名》，先秦網，2014/12/17。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4773.html>）

定等等意涵，原本殘害的本義遂不見於西周金文，到春秋時則以「戾」、「厲」來承載本義。是故，應該從「厲」、「𪔐」、「𪔑」、「𪔒」諸字去探討甲骨文到戰國文字的演變狀況為佳。

又，後來據《大荒東經》「北方曰𪔑，來之風曰𪔑」，胡厚宣又修正釋讀：北方曰宛，風曰𪔑（𪔑）。胡厚宣謂，役（𪔑）字象手持兵器以刺人之形，與𪔑義相當。^①

余意，表「勺」象人低頭含胸之形（𪔑 合集 14295），表摟抱，省去被抱的女人或孩子。他例，尸（夷）象人屈腿騎馬之形（𪔑、𪔒，《甲骨文字編》4 號），省被騎的馬。𪔑象人手持握祭品奉獻之形（𪔑），省所持祭品。「勺」字對應《山海經》「𪔑（𪔑）」^②，屬於形近訛字；對應《堯典》「幽都」、「奧（隩）」，屬於音近意近通假字。如果此說不誤，從音近看甲骨文「勺」可讀包。此字「勺」，以形為據，學者多釋伏。北方神庖羲也作伏羲，故「包」也通「伏」。

可假設古人用「勺」擬北斗九星，則北斗名勺，遂有「北方曰勺」。北斗繞北極星（今所見北極星當年尚無）轉，疑為伏羲女媧纏繞之傳說和圖所本（[1]，第 213 頁，[2]，第 51 頁）^③。

一說，北風曰毀。毀（𪔑）字象手持棒槌毀人凶門形。凶門見於甲骨文「兒」。仿上胡厚宣說，毀，與燬義相當。燬，燬也。假設𪔑是毀壞神、啖吞神。比如𪔑可以通假𪔑，可以通啖，漢字部首相同常有同源關係。是故《山海經》釋北風曰𪔑，可能屬於轉寫，猶如《史記》轉寫《堯典》「欽若昊天」為「敬順昊天」。北風曰毀，正好對讀《康熙字典·毀》

① 胡厚宣，〈釋殷代求年於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復旦學報（人文科學）》1（1956），第 57 頁。

② 𪔑，孤字，寫法僅見於此文，疑為𪔑的訛字。因《海外北經》「北方禺彊，人面鳥身」，表北方神鳥為𪔑形，對應𪔑。禺（偶）、𪔑、幽、奧古音同在幽部。

③ 仰望天空，包括北斗在內的群星繞着極星（不同時代或無）轉，唯極星不動，猶孩子圍著家長轉，星象人間故事化，映射的思想是（伏羲）無為而（群星）無不為，和無生有或道生有，猶如父生子。而反訓，無為，含有限制王權之意，似大憲章（Magna Carta, 1215）。

占歲法「金穰，水毀，木飢，火旱」中的水毀，五行中的水正是對應北和冬。^①

1.3 四方名和四方風名的性質

上述魏慈德文（1991），輯錄諸家關於四方名和四方風名的背後意義分爲四派：一是四時說，二是四方帝說，三是地名說，四爲二分二至說（四時精確定點說）。

四時說之諸家謂（魏慈德文輯）：「東方曰析殆草木甲坼；南方爲夏爲草木著莢之時，故南方曰夾。西方曰彝，彝的本意很可能是屠殺俘虜作爲犧牲而獻祭祖宗，引申殺草木。北方曰𠂔，指冬季草木曲萎自覆。與風名配合，東風曰𠂔，由於春風和協。南風曰長，草木長養。西風曰𠂔，人能足食，由於秋實累累，收穫之豐穰。北風曰役，冬日倉廩蘊藏，由於致役乎地之勤勞。」

「四時說表四時之物象，其問題在於卜辭中只有春秋兩字確實表季節，推測殷人只知道春秋兩季，尚無四季觀念。於是前賢補說，殷人處於兩季向四季過渡階段。」

依照上述引文，本文改釋讀，東方曰析，風曰震；意謂春天曰破土，春風曰振。北方曰包，風曰毀；意謂冬天來臨農作禾結實，瓜果包裹其籽，等待來年；外面草木被毀，一派蕭瑟。如此釋讀，是典型四時說，其旁證是能對讀《山海經》和《占歲法》。假設北美印第安人很早來自東亞，而據北美印第安人的觀念或曆法，今習稱老農民曆，四季中的每個季節到來並不是西方日曆中的某天，而是用季節來臨時間的連續三天氣溫達到和保持某個值，就真的表示春天到了，或秋天到了。例如，多倫多春天來臨時，有時會氣溫很高，一些在家庭後院種菜種花者便把菜苗移栽戶外，可幾天後有可能突然北方一陣寒風回來，菜苗全都凍壞。而移出戶外晚了，蔬菜的瓜果剛剛掛上，秋風一來晚上氣溫低瓜果就不長了。又，喀麥隆只有雨季和旱季兩季，其土著民多瓦悠人部落里有世

^① 魏大路，《甲骨文北方風名再釋》，先秦網，2019/3/18。

(<https://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1573.html>)

代相傳的祈雨師，雨季來臨時候部落人都在等祈雨師，而祈雨師總是表現得神秘莫測和保守他的法術秘密，他會自己上山用所謂山上的祈雨石頭看雨（大概是看石頭的潮濕度和結露），只有真正的傾盆大雨來了，祈雨師才宣佈雨季來了，大家才開始耕種^①。而且部落人都深信大雨是祈雨師請來的。儘管美洲和非洲的天時地利與殷商不同，但生產力水平相當，也是人類學常用的對比方法。由是推測，殷人卜辭雖然只有春秋兩字表季節，但殷人耕種卻是依靠測量風來定氣候，譬如連續三天颳東風或東南風，可能還加上聽風來定風的大小，觀象授時者才宣佈耕種。聽風，見於上述辭例（1.2）「出聖（𠂔，聽），亡其聖」（合集 14295）。

假設這種「測量候氣」到了漢代只知道候氣一詞，而不知具體方法，遂迷信古人較今人聰明而誤導自己去還原成為用律管（竹笛）測地氣上升的方法。以為每逢二十四節氣中的中氣，其對應的律管會響應，其中的煙灰會飛起，體現出地氣、節氣和音律相合，印證天人合一，目的用以矯正曆法。其中的邏輯或宇宙觀是俗語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律曆相生（漢後遂變成一詞）。漢代以後不斷有天文學家多方嘗試，直到清代才放棄。

觀象授時者，卜辭疑叫黃。甲骨文黃作（𠂔、𠂔），從大（𡗗）從日（𠂔），大在觀日出、日出齊腰高之形，如字。日出顏色為黃，遂觀日之形訓黃。觀日出者也為黃，即黃（尹、帝）。大，取象正面人，褒義，對比人（𠂔）為側面人，貶義。一形二用，大士一字；士，官吏也。

前賢主觀臆測黃，取象人腹脹，黃疸病之形（[4]），是以漢代「黃病」一詞說上古思想，可商。譬如，黃病說不能通古之帝王尚黃的民族心理。對比二個臆測看，黃取象觀日，較取象黃病更好。

《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可對應傳說中的堯都陶寺遺址出土的觀象臺，據稱可測二分二至和一些節氣（屬於前二十四節氣）；《堯典》中並有四方名對應四季說，可對應大骨和大龜卜辭的四方名和四方風，說明該卜辭把時間用空間表示。然年代晚於陶寺觀象臺的卜辭中尚未見到分、至之意的字。

① 奈傑爾·巴利著、何穎怡譯，《天真的人類學家·雨季與旱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 164 頁。

據字形釋讀，黃字可能表節氣。例如，可假設卜辭習見「出于黃尹」是據觀象節氣舉行。再例，假設晚期黃組卜辭「癸巳卜黃貞，才十月又二」(合集 36484)的時間「癸巳」為一節氣，十二月的節氣為夏至；因前述《甲骨紀年》說，卜辭曆的新年在夏至。那麼經過計算第三年夏至應為癸卯，合該卜辭第二條記載「癸卯卜黃貞：才正月」。第三年夏至為癸卯，二年後的夏至當為癸丑，合該卜辭第三條「癸丑卜黃貞：才正月」。合於這種太陽年週期「黃」的同版卜辭還見於黃組合集 36496、36823 等。另外，是否讀「癸丑卜黃貞：」為「癸丑卜問黃神，叫黃尹貞曰：」待考。

由是推測，黃尹可以是王朝的欽天監，後世被神化為帝。

又，四方和四方風之其他三派之說，不足信。

2. 說南方名和南方風名

上述前賢謂，南方曰夾，風曰微。或謂，南方曰因，風曰彤。根據四方名和四方風名之四時說，又據東風娠和北風毀釋讀，余謂：

(2.1) 南方曰襄 (R1)，風曰𩇑 (長，D1) (合集 14294)。

(2.2) 辛亥卜內貞：帝于南方曰𩇑 (長，D2)，風襄 (R2)，𩇑 (拜) 年。(合集 14295)

(2.1) 釋讀，夏日曰穰田 (向農神祈求莊稼豐收)，夏日南風曰生長。

(2.2) 釋讀，卜問：農神在夏日曰萬物生長吧，夏日南風曰釀 (孕育穀實，生長出瓜瓢)。

按，神說萬物生長吧，其邏輯和「神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一樣。

按，中土東南面海，從晚春經夏日到初秋，都是刮濕潤溫暖的南風為主，是農作生長、結實期。一旦過了中秋，開始刮起西風，連續幾日西風，北方黃河一帶遂進入深秋，層林盡染，屬於農作秋收期間了。

表 2. 中原季風（魏慈德，1991，第 6 頁）

緯度	地區	冬季風向	夏季風向
北緯 30 度以北	華北、東北	西北風	東南風
北緯 30 度附近	華中	北風	南風
北緯 30 度以南	華南	東北風	西南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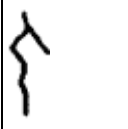




2.1 說襄

說象，襄，甲骨文作（R1，表 2.1），從大從夷人。夷，作（𠂔），也隸作尸，卜辭和金文讀作夷或人（他人）。甲骨文人，作（𠂔、𠂕），側形人之形，含有貶義，表他人，別人，以別自我。而漢字大，作（𡗗），正面人形之形，褒義，表自我，表士。夷和人，其意無別，用法似乎有細微不同，夷多表他族，人多表他人、眾人和具體一個個的人。夷和人的寫法也常混同，常需要靠辭意來區別，細究起來，夷字取象高坐人側形。故夷字的屁股和腿寫作彎曲，表屁股坐在高馬或高椅上之形，例如（𠂔，𠂕，𠂖）。因中土人的正式坐為跪坐在地上，如（𠂗）形，西方人的坐是屁股坐在凳子上，或遊牧人形象是騎在馬上。距今 5000 年前的紅山文化出土了一批高坐玉人的雕象，和跪坐玉人的雕象，當是夷夏混居旁證^①。

襄，作（R1，表 2.1），象大（夏人）為四個夷人擠在一起之形，或象大為二夷人夾在一起前行（八），表夷夏雜居，訓鑲嵌。夷夏雜居，夏人正面形且居中表東主，會夷人幫助夏人之意，訓襄助。《易》有陰陽觀念，漢字有正反訓，反看夷夏雜居之象，會驅趕夷人之意，訓攘外。讓夷人定居為鄰，訓讓。夷夏雜居，也可會主體夏人中參雜進一些外來夷人商賈之意，訓（穀米加入一點老酒糟）醞釀，也可比喻土壤中雜居（雜生）着各種草木根系，訓壤。表 2.1 的 R2（𠂔）形近 R1 中的（𠂔），故假設 R2 是 R1 簡寫。

^① 田廣林、周政，《8000 年前的中國就開始與西方交流》，光明日報，2020-06-13。

表 2.1

					
合集 14294	合集 14295	穌甫人盤	穌甫人匜	說文古文	說文古文
襄，穰	襄省	襄	襄	襄	襄
R1	R2	R3	R3	R4	R4

說形，甲骨文襄，從大從二夷從八。特殊字形字到了金文常會被簡化、歸併為常見字形字，同時使得會意字形聲化。於是，從八夷（𠂔），形近通假訛作從衣（𠂔）。夷是夏的外族，衣（殷）正好是周的外族，夷衣二字也音近，利於當時熟知甲骨文襄字的學者猜出新字從衣的所本。大和 𠂔 都表示人，從大，可意近通假作從 𠂔（𠂔），遂形變音化訛作從𠂔（𠂔，音獐）聲。𠂔含有 𠂔。於是，西周早中晚期金文襄作“夾”，詳後。西周晚期金文襄，形聲化作（𠂔，表 2.1R3），從衣從𠂔（𠂔），與篆文兩個襄中的一字同。《說文》襄，從衣𠂔聲。《康熙字典》𠂔，女庚切，或尼庚切，音獐。鄭張尚芳擬古音襄（snaŋ），讓（njaŋʔ），穰（njaŋ），孃（naŋ），釀（naŋs）；女（nas），寧（ne:ŋ），獐（ma:ŋ）。

又，甲骨文襄，從大從二夷從八。形近古文襄（𠂔）（𠂔）（𠂔）（表 2.1R4），從大（𠂔）從（𠂔）從女（𠂔）聲。其中（𠂔），似從二夷小僞，象學字上部。段玉裁注，古文襄，不能得其會意形聲所在。愚謂，蓋因不知其甲骨文襄從大。

對讀，南方曰襄（R1）。表古人種植一季穀米（黍、粟）到夏秋之際，穀米結實灌漿關鍵時候，向農神祈求莊稼豐收。《康熙字典·穰》穰田，謂為田求福穰，減少癘穀。南方曰襄，或表南方曰瓢（果實灌漿）。

對讀《韓非子·五蠹》穰歲之秋（豐年之秋）。

對讀《史記·貨殖傳》占歲法：金穰，水毀，木飢，火旱。五行中金對應秋、西，火對應夏、南，這仍可以是更早夏商時代季節概念不明確時的晚夏初秋，禾穗金黃之意。古人夏至種黍，當年日照時間正常，八九月間就可以收割了。這時中原主要還是南風、東南風、西南風為主，

保持炎熱（今人叫秋老虎）。即今人等分季節三個月為一季，而黃河中原一帶，今實際有春秋兩季特點的時段不足兩月，有夏季陽光充足高溫悶熱的氣候多於五個月（5-9月），其間以南風為主（包括8-9月颱風）。故甲骨文南夏穰，和占歲法金秋讓，可能是同一時間（8-9月）而商周的名稱不同。

對讀《堯典》曰明都之明。襄、明古音同在陽部。猶如上述北方曰勺之勺（包），音訓可以對讀《堯典》曰幽都之幽。

辭例看，卜辭襄（𡗗）僅一見，金文也作“夾”，而襄的省形（𡗗）和夷或尸（𡗗）同形，下面辭例中的夷（𡗗）可能讀襄。

（2.3）自卜（外）丙征（延）尸（襄省），率（拜）。（合集 34379，歷二 C2）

按，卜辭「尸」用作方國名外，習見「延尸」（合集 25，830-835 等），疑讀「延襄」，（祈福）年年豐穰。《詩·商頌》豐年穰穰。祈福滿滿，《詩·周頌》降福穰穰。參下金文，「延襄」或讀延讓、禮讓。

（2.4）戊寅貞：來歲大邑受禾。才（在）六月卜。不受禾。庚辰卜：又（𡗗）尸（南），其東鄉。庚辰卜：又（𡗗）尸（襄）其南，其北鄉（向），其又牛。庚辰卜：又（𡗗）尸南。其北鄉。其東鄉。（合集 33241，歷一 B）


按，「又（𡗗）尸南」，（𡗗），地名。尸南，讀襄南，或攘外其南，或攘祀南風，祈南風。「其北鄉，其又牛」，可能表當風轉向，用牛祭祀。


（2.5）禹曰。不顯𡗗皇且穆公克夾𡗗先王奠四方。（禹鼎，集成 2833）

（2.6）乍厥宏股。用夾𡗗厥辟。奠大令。（師匱簋，集成 4342）







（2.7）王曰。孟。廼𡗗夾死嗣戎。（大孟鼎，集成 2837）

按，夾，作（𡗗、𡗗），形近甲骨文襄（𡗗），假設形近而混用，

讀襄。𧯛，作，疑爲召。則禹鼎「克夾（襄）𧯛（召）先王」，意謂克讓，昭先王；或能讓，使得盛昭之意。《書·堯典》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左傳·定公四年》以昭周公之明德。師匄簋「用夾（襄）𧯛（召）厥辟」，讀用讓，昭其辟。言古之聖賢禪讓故事。大孟鼎「迺𧯛夾死嗣戎」之「夾（通襄）死（通屍）尸夷」，可讀攘夷。從音訓看，死、夷古音同在脂部脂韻，二字可通。夷，故意寫作死，作者義憤填膺的情緒可見。另外，2003年出土的迷盤「𠄎𠄎克，明哲厥德夾（襄），𧯛（昭）文王武王」^①，言及德讓。《左傳·文元年》卑讓，德之基也。

楚簡《祭公·6》「學于文武之眞（手摸眼見之形訓眞。舊釋曼）惠（德），克（能）夾（讓）邵（紹）成康」之夾，今本《祭公》作龕，都是甲骨文裏的小僞。《玉篇》龕，盛也。《康熙字典》讓，凡物豐盛皆曰讓。又，真德，見於《楚辭·遠遊》貴真人之休德兮。

（2.8）丙子卜王在夾（讓）卜。（合集 24239）

按，夾，作，綜上可隸襄（讓）。在讓，可釋時辭。意謂讓歲之秋求禾田福讓，減少癘穀。又，卜辭用作夾擊、夾在之夾作，辭曰「丁卯卜：角其夾」（合集 4665），「夾在股」（合集 7075）。金文喜對稱，遂夾增繁同襄，襄也增繁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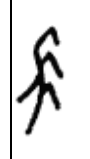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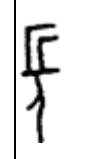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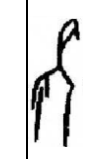

2.2 說長

上述前賢謂，南風曰微。南風曰𧇖。南風曰飄。根據四方名和四方風名之四時說的語境，愚謂：南風曰長，言南風吹，禾苗生長。

說象，長，作長髮之形，表 2.2 之 D2。造字近取諸身，取人自身的長髮表長。當形容某物很長時候，就說象自身的頭髮一樣，他人便明所表的意。造字也如是。D2，從人從髮，人表人身，當然也含有完整頭髮。再畫附加髮，表用髮，表髮的引申意（長）。

^① 迷盤此處另一種釋文作：「亘亘克明哲厥德，夾紹文王、武王……。」

表 2.2

								
14294	14295	4555	926	27641	13545	13546	17055	商金文
𠂔 長	𠂔 長	𠂔 長	𠂔 長	𠂔 長	長 老	長 老	長 老	長 老
B95	B95	B95	B98	B100	B101	B101	B102	花東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註，14294：甲骨文合集 14294。B95：編 95（李宗焜《甲骨文字編》95 號）。

他例，見（𠂔）為跪坐人多畫一個目之形，表此人用目。又例，逐，作（𠂔），從豕（豕）從趾（止），不能理解所畫豕是殘疾，當理解它有完整腳趾，再畫附加趾，表此豕用趾，表趾的引申意（跑）。即這個豕在跑，以驅逐其他雄豕，引申逐出；以追逐看中的母豕，引申逐利^①。

髮，也可用來比喻莊稼生長，猶如人頭髮慢慢長。故長也訓生長的長。D1，增繁了又（𠂔），可使得名詞、飾詞動詞化。加又（𠂔）、支（攴）

① 匿名審稿人告知「傳統解釋是：上部“豕”是“豚”的省文，泛指猪；下部“止”表示人的脚，會意人追趕猪。徐鍇解釋為“豚走而豕追之”即小豬跑了大豬去追它。這已不合甲骨文“逐”字的結構，因為字上部的“豕”已經是完整的猪的象形，從無畫蛇添足另加“止”作猪蹄，或者代表另一只猪的，“逐”字下部的“止”只能表示人的脚。今論文作者用現代派觀點理解成公猪驅走其他競爭者而獨占母猪，更為不通。建議把這幾句刪去，以免影響論文的學術性、嚴肅性。」以上舊說不通，現實中不見人追逐猪，而狩獵中人是不可追比人跑得快的野猪，狩獵重在守，況野猪一下子就鑽進草叢。非生活習見重複景象不會入字，否則他人不能望文生義、聯想還原。又，前賢的人追趕猪說，徐鍇的大猪追逐小豬說，不能引申逐出、逐利之正反訓二意。再，舊說不能一以貫之釋讀甲骨文追、武，其字式同逐字式。追從白（韁繩之形，訓戰車）從趾，馬車有腳之形，表馬車用腳開跑，用當年最快工具追趕，訓追。舊釋人腳追師旅軍隊，不確。武從戈從趾，戈有腳之形，表戈用腳，會意戈在運動、前進，訓打鬥、出征。

使之動詞化的例子較多，尤其是金文，此略。前述大骨刻辭，爲正體完整字形，大龜刻辭屬於俗體，故大骨刻辭 D1 增繁又（𠂔）。

D1，重見於牆盤作（𠂔），言團結北狄長途征伐，辭曰「永不（丕）玠（鞏）狄虐（戲，助）。長伐夷童（動）。害聖（聽）成王。」舊釋 D1 爲𠂔，非是。前賢讀合集 14294 南風曰飄（取象頭髮飄飄），讀牆盤「狄虐𠂔，伐夷童」，狄、虐、𠂔（𠂔）三字都爲方國名。^①

D4 形字，一般隸𠂔，可讀長，舊釋讀微，不精確。𠂔，增繁支，作𠂔，使得𠂔動詞化，讀𠂔（長髮）的引申意，譬如掉髮、掉下的髮。甲骨文𠂔，用作地名、人名，到金文、楚簡𠂔，始確知可讀微。字形釋讀：動詞長髮（𠂔），遂有遮住臉面之意，訓微服出訪；遂後世又增繁彳，作微。《說文》微，隱行也。又，動詞長髮，遂有每日掉髮落地難以察覺之意，增繁行（脫落）作（微），訓微小，訓看不見，《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第 115-116 行：「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名之曰希。」意謂看它看不見，名叫「微」，聽它聽不到，名叫「希」^②。

又，𠂔（髮）有腳作（𠂔），表脫髮跑遠，隸遠（[1]，第 180 頁）。

辭例

(2.8) 貞：𠂔長（D1）。（合集 766）

(2.9) 卜：王令長（D2）…。（合集 4562）

(2.10) 貞：乎比長（D3），告取事。（合集 4555）

(2.11) 貞：王𠂔長（D4）子（于）短，其以…。（合集 926）

(2.12) 其又長（D5）子，惠至，王受又。（合集 27641）

按，以上諸辭長，表長子，大兒子。


按，短，作（𠂔）從矢阜，舊不識，暫記爲短，或爲地名，或爲時


① 林澧，《說飄風》，《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



林澧，《釋史牆盤銘中的“逖虐𠂔”》，《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劉桓，《牆盤銘文繫記》，《故宮博物院院刊》3（2004）。







②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老子甲（<https://ctext.org/mawangdui/laozi-a/zh>）。

辭。字形釋讀，矢爲短尺，對比高崖，矮短自明。又，合集 10613「貞：生五月短至。（以上正面，以下反面）王占曰：吉；短至其佳辛（丑）」。
卜辭曆五月，約爲格里曆 11 月。卜辭生月，相對茲月，表下月，故生五月，爲 12 月。甲午卜問後王占曰：吉，辛丑這天短至。短，或表人名；或表時辭，《堯典》曰短星昴。再，英藏 1136「短二匕」之短，可能表短少之短。三，合集 6047、6050「貞：夷短令通畢」之短，疑爲時辭。「夷」後一字爲時辭他例，「貞：夷翌甲子酒」（合集 264、428）；「貞：夷今十月令奪」（合集 4037）。

按，長（D5），諸家摹釋如圖（），無拐杖。唯有崎川隆文^①摹釋的 D5 手拄著拐杖，細審拓片，可備一說。

又，牆盤「考」作（），與 D5 比有拐杖，辭曰「天子國賁（饗）文武考刺（烈）。天子開無句（超）。寬祁上下。」

註，前賢隸「考刺」爲「長刺」，存疑。因「考刺」習見於金文（集成 3997 白喜簋、集成 4298 大簋、集成 9892 揚方彝），「刺考」也習見於金文（如集成 4295 揚簋）。也因字形釋讀，考（、）爲長髮人拄杖之形，「拄杖」或表人老變三條腿行（老考），或表用拐杖探查不明（考察）。甲骨文字從人從長髮高企，可會意酋長，再增繁從拄杖，可會意年長；古時年長者多成爲酋長、族長和宗長。長、考或一形多用。從辭例看讀「長」或「考」難以確知，如合集 13545「長（D6）宗」（宗長）或「老宗」（老族宗廟）、17055「佳長（D8）佳人」（酋長和夷人）或「佳老佳人」（老族和他人），記此待考。






上引崎川隆文讀牆盤的「考（）」爲「長」，據此崎川隆釋殷墟花園莊東地 54 號墓出土的商金文 D9 爲長，辭曰「亞長（D9）」，即學界一般認爲的墓主名叫亞長，亞表將軍，長表族名。細審崎川隆文所例 54 號墓的「長髮拄杖」的字形繁多且相似（、），特點是頭髮長而柔軟，表女髮。與牆盤考（）的頭髮長而直，表男髮有別。甲骨文考作（），老作（），通常用爲女老男考。旁證墓碑稱呼墓主人作考妣，考不能用

① 崎川隆，《甲骨文“長”字字形的重新整理》，《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於女。老態一髮稀少如中，老態二彎腰拄杖，兩個老態轉注「老」^①。於是推測，54 號墓的「長柔軟髮拄杖」之字，或隸老。即墓主名為亞老。亞字形同大墓的墓穴形，可能表死，表入土的，表死號；可引申地獄表惡，楚簡《性自命出》「好亞（惡），眚（性）也」。一說（馮時）亞擬形大地四方五位，表大地、人間，待考。老表族名。查百家姓，老姓比長姓更古老，如顓頊子老童，而史載長姓始見於春秋，較 54 號墓主晚幾百年。考古測鑒定 54 號墓主人非殷墟生長大的本地人，來自南方，其測出的生長地域大致合後世老子的故里。

（2.13）庚子：歲妣庚，才壯牢。子曰：又未子長（D3）。（花東 267）

釋讀，年歲祭祀妣庚，才（祭）壯牢牛。子告妣庚曰：有味（日夜）育子（我）。

按，壯，作從大持戈，似地名，也可能為飾詞。有戈在手之形，看起來雄壯，自己也壯膽。反之，戈裝飾了戰士，引申服裝、裝束。商器（集成 7223、7035）「壯獅」作。古文壯、、。早期金文大，常可讀作士（集成 5985，1937），大士一字。孟鼎（集成 2837）「女妹辰有大（士）服。」天亡簋（集成 4261）「王又大（士）豐（先）王，凡三方。王鄉大（士）宜（先）王。」

按，古音同為清母，才，可讀蔡，祭意。《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大蔡，表占卜大龜，意近祭。才字易寫，古人常假才為祭，例如合集 22925「其才祖乙」。才，取象男根在女陰之形，訓在，媾合之形訓新生，能新生的物叫才，能新生的本事叫才華、才能，所新生的物叫財。

按，子長，讀長子。長，撫育。《詩·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按，此辭，姚萱（參[9]，下同）隸「又未子長」為「卜未子彫」，沒

① 轉注，兩個同意語句、詞義或符號互訓，是基本表意法，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秋和七月互訓；如古人名、字的寓意互訓；是基本造詞法，如使用、美好；是基本造字方法，如明、寶。

有細解，似把「子長」看作人名。原釋者隸「子曰：又未子長」爲「子卜曰：未子𠂔」。細審拓片「卜」斜置似「又」，並部分泐蝕。「又未子長」或讀侑食餵養未子生長，屬於回憶妣庚撫育之恩。

(2.14) 乙丑卜：又（有）吉，辛子具（𠂔）（將有），其以入，
若。永又（有）長（D3）徂（德），用。（花東 6、333、481）

按，「長德」，長長的德行，猶如玄德；或不斷增長的德性，猶如積德。《道德經》「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亨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或隸「侑長，德，用」，侑祭酋長，功德，用牲之意。

按，此辭「長」作 D3，從髮又；舊釋𠂔（《古文字譜系疏證》讀微，甲骨文用作地名、人名，楚簡用作美）；或釋飄（參上林澐《說飄風》），非是。

要之，長髮形爲長，長髮附加手之形爲動詞長。長髮剛直有拐杖之形爲考。長髮圓柔有杖之形爲老。

3. 說西方名和西方風名

上述前賢謂，西方曰夷，風曰彝；西方曰東，風曰彝。上述魏慈德文輯錄：楊樹達隸西方曰𣎵（束，束，隸省）。類似，陳夢家隸西風曰𣎵（東，隸字右部所從）；嚴一萍西風曰隸（或隸），等。這些字都是死字，或經傳未見字，從音近意通看，可假設東即染。余謂：

(3.1) 西方曰染（𣎵，N1），風曰彝（收，Y1）（合集 14294）。

(3.2) 貞：帝于西方曰彝，風曰染（𣎵，N2），𣎵（拜）年。

（合集 14295）

釋讀，深秋日曰染，深秋日西風曰收穫。

釋讀，卜問：色彩神在深秋日曰收割吧，秋日風曰層林盡染。

按，此釋讀，合乎四方名和四方風名之四時說。《周禮·天官冢宰·染人》「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其中「秋染夏」即秋天層林盡染如霞。

按，四方名和四方風名的辭(3.1)，可對應《堯典》「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說明古人用西方表秋天，是把時間空間化。而秋天色彩斑斕，最為豐富，所映射的思想可以是西方神為色彩神。

西方色彩神，可能是《大荒經》「虎身有文(紋飾)，戴勝(戴華麗首飾，喻光彩照人)，名曰西王母。」又，太陽西落，晚霞覆蓋，猶如人死下葬前，身着華服彩棺。例如曾侯乙墓的彩棺。秋染、西染和西霞，所映射思想一樣。

按，隸，《說文》作(隸)，與甲骨文隸同。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此字訓束則當从韋束聲」。束，《康熙字典》或胡感切，或戶感切，音菡；或胡南切，音含。查潘悟雲擬音感(kom?)、南(nom)、菡(gum?)、含(g'um)、染(n'iom?)，韻母同在談部。即束、染音近可通。

3.1 說染

【說象】從木從彡，象樹木塗抹色彩之形。喻秋日樹木上色，層林盡染，隸染。《說文》染，以繒染為色。从水杂聲。徐鍇曰《說文》無杂字。从九，九者染之數也。

按，假設“彡”為表色彩，今見於彤、形、彩，彰和影，等等。蘇美爾早期象形字鳥作(𪚩)，蘇美爾「色彩」作(𪚪) ([1]，第171頁)，是為旁證。甲骨文駁，早期作(𪚫)，晚期作(𪚬)，旁證陰影線可表斑駁。甲骨文龍，作(𪚭)，也表斑駁雜色。甲骨文虎(𪚮)，也增繁“彡”表色彩。

按，假設“彡”為色彩。彡，還見於(𪚯，[5]2421號)，從衣彡，可會天地有色彩(霞)之意。

霞(𪚯)形近西周金文段(𪚰、𪚱、𪚲)。衣半(𪚳)訛作(半邊天)厂(𪚴)。字左半(𪚵)訛作雨半(𪚶)，會意雨聲。雨、段古音同在魚部。字右半訛作爪又(𪚷)，表觸摸。觸摸天地所染(霞)不得，為

虛幻爲不實（假）。對比真（𠄎），從目從爪又，可以會意眼見爲實手摸可證；此字舊釋曼，不確；參上辭例 2.7 按楚簡《祭公》。

甲骨文衣，借表天地他例，依（𠄎）從衣從人，借表人在天地之間，會意天地乃人所依靠。初（𠄎）從衣從刀，借表刀開天地，會意盤古開天地，乃世界之初。

按，《甲骨文字詁林·彡》于省吾釋𠄎爲彡，讀如介；遂隸𠄎爲𠄎。于省吾又據晚商金文（𠄎、𠄎）從彡從刀，隸從木從彡爲𠄎（契）。余意，契字從彡聲，乃尙的後世形聲字（[2]，第 50 頁）；于省吾之說以後世同形字釋讀，存疑。

表 3.1

								
14294	14295	花 228	4240	30393	秦簡	漢帛	籀文	古文
B3096	B3095	B3096	B942	B942				
東染	染	染	隸 染	隸 染	染	染	染	染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B3096：甲骨文字編 3096 號，余同。秦簡：秦家臺·病 315。漢帛：馬王堆·養 59。籀文、古文：訂正六書通。

【形變】染的形變可能是，從彡訛作從𠄎（水）。因《說文》「染，從水杂聲」，但徐鍇曰《說文》無杂字。段玉裁註《說文》推測「此當云从水木、从九。木者、所以染。九者、染之數也。」而水，則是由表色彩的「彡」訛變而來。表 3.1 所列戰國古文和籀文染，增繁又（人手），會意采（彩）。再後，從又，訛作從九，會意多。從木，保留。

【音訓】從木從彡，可釋讀爲比喻造字，即把樹木比喻成爲彡（色彩），音訓彡。比喻造字，被比喻者，常讀如比喻者。例如甲骨文河，從水從可（曲柄斧），會意這條水象曲柄斧（河在三門峽折拐），讀如曲柄斧（可）。再例甲骨文星（壘、壘），從日（或從三〇）從生，這些「〇」

象生命，讀如生。古人以爲人死升天爲星，故夜空星星一閃一閃正是祖先們在看在保護着我們^①。今人還把人比喻爲星星，所謂明星。

《說文》「染，從水杂聲」。前述「杂」屬於訛誤。甲骨文染，從木從彡。彡，表色彩。《說文》彡，毛飾畫文也。彡、染中古音同在談部鹽韻。例如，潘悟雲擬音彡（sɿom），染（n¹omʔ、n¹oms）。於是，按傳統說法染，從彡得聲；非也。蓋因此字非形聲字，甲骨文鮮有形聲字。染，屬於比喻造字，當是從彡比喻，讀如比喻物的音。

【辭例】

(3.3) 亡染（𣎵）。又染。（合集 9199，英 1883）

按，「染」可能指卜問：青青嘉穀是否變黃，可收割。

(3.4) (王) 不作染。（將軍）其作染（𣎵）。（合集 7882，3954）

按，「染」可能指塗脂抹粉的打扮。此辭似乎用爲軍隊草木裝飾，猶今士兵戴著樹葉帽子，披著樹枝。




「染」也可指染衣。此辭表染衣。


(3.5) 丁亥卜：誓，弔酒羊，又鬯癸子，用。丁亥卜：吉牛染




（𣎵）于宜（𣎵）。丁亥卜：吉牛質（𣎵）于宜。（花東 228）


按，「牛染于宜」，或表染牛（血）於宜（地名）。


① 甲骨文星，從圓圈從生，可會意一個個圓圈表天上星星象地上的生命。比喻造字讀如所象，即星讀如生，而非形聲字。故推測古人視星星爲祖先，賓於天帝。又諺曰人在做，天在看。



按，姚萱讀「吉牛質于宜」爲「佶牛皆于宜」。此字不識，舊釋「皆」，然與西周金文皆的字形不類。假設此字訛作𠂔聲，暫記爲「質」。




「牛質」，表用牛換物。類似，合集 31182「𠂔羊。豚𠂔羊質)，用」，表豬羊換物。猶《周禮·夏官司馬》：「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因《說文》「質，以物相贅。」

此字也作，當屬繁構，其形同秦二十六年故道殘陶詔版「質明壹之」的質字作。「質明」，時辭，意謂一旦天亮；《禮記·禮器》「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皆》讀上述秦殘陶「質明壹之」爲「皆明壹之」，讀戰國中山王方壺「諸侯質（贅）賀」爲「諸侯皆賀」，不確。

按，宜，從且（俎）從二肉，一般隸爲宜，爲用牲方法；此辭用爲地名。地名宜，疑通易，《易·大壯》喪羊于易，《旅》喪牛于易。是故「牛質于宜」，言用牛交換于宜，意同《山海經·大荒東經》「托于有易，河伯僕牛」。而「牛染于宜」，意謂「喪牛于易」。

(3.6) 甲子卜：子會。甲子卜：夕歲祖乙，裸告妣庚，用。己巳卜：子裸告：其染革于妣庚。率酒革，不用。庚午卜：子其裸於癸子。（花東 474）

按，會，作，大屋頂下火塘之形，可訓古人聚會，訓烤肉蒸煮燴。此辭對比下辭子裸、子其裸，子會之會可能用爲動詞。也因如果卜辭是一句話，可以沒有主語、賓語，則不能沒有謂語（李立新《甲骨文所見祭名研究·內容提要》2003 年）。又例，花東 480「子會在劉」，此辭「會」可讀動詞。

姚萱從黃天樹隸爲金，謂象下火上蓋之形，喻其中煉金。似乎讀上辭例「子金」爲人名。其說可商，一因上辭「子裸」不爲人名，是主謂結構；「子會」也是主謂結構。二因字形與「金」不類。甲骨文和商金文的「金」作呂，周金文增繁「今王」作，過伯簋，集成 3907。「今」表聲，「王」表重要、特權，或表玉類。

按，「其染」，其字後一字，爲動詞。「染革（𣎵）」，猶如染布帛，染帛，見於《周禮·天官冢宰·染人》染人掌染帛。「其染革于妣庚」，禱告語：（子）其染勒（管理）于妣庚。《墨子·所染》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

（3.7）染馬賈。（花東 522）

按，染作（𣎵）。姚萱讀「染馬賈」爲「賈馬其𣎵」。細審拓片，所謂「其」可能是泐蝕，或讀「賈馬染」，辭意可能是中原人用馬互相影響或感染，都去西域買馬。或是買的馬染病、染塵土，或指馬色非白。

（3.8）貞：夷𣎵（染）乎往于長（遠）。（合集 5478）

（3.9）貞：夷染令往于長。（合集 5479）

釋讀 1：染，人名。長，地名。

釋讀 2：惠嘉穀染色（正在青變黃，時辭），王令農婦前往于遠方看守。

按，染，作（𣎵），增繁韋，加強會意圍繞、外圍、四處之染色。此染，舊隸𣎵。《說文》𣎵，束也；言束之象木華實之相累也；韋聲。𣎵，王國維視作𣎵。《集韻》𣎵，韌也；阻止車輪轉動的木頭。字的釋義不明，於卜辭中其意不通。

「染」接續「夷」後表時辭的他例，「貞：夷今日酒」（合集 14157、2217、293）

（3.10）𣎵（染）風夷（惠）豚（肥），又（有）大雨。（合集 30393，無名組）

按，此句卜辭當爲《大荒西經》「來風曰韋」所本。然其意不明，可能到《山海經》時代，一些字已經斷代不識。愚謂，「𣎵風」讀染風，喻西風吹，嘉穀黃。

按，豚做飾詞似乎讀肥，一形二用。合集 14395「惠羊出豚」，讀惠

羊有肥。合集 22323「令豚宅正。惠延宅正。」讀令肥宅正立，惠擴宅正立。《易·中孚》豚魚吉，讀肥魚吉。

(3.11) 其寧，夷日彝𣎵(染)，用。(合集 30392，無名組)

釋讀 1，王心安寧了，惠今日收穫染熟的嘉穀，用收穫的嘉穀敬祖先。

釋讀 2，王其安寧日神，收割染草，用。猶言《周禮·地官》春秋斂染草之物。

按，彝，讀收。見下，說彝。

按，王暉釋讀：爲了寧(安定)𣎵風而向日神及西方神名彝祭祀，其中「𣎵」是「寧」的直接賓語，「日」、「彝」是「寧」的間接賓語，並用「夷」把「日」、「彝」提前，其正常語序可讀爲「其寧𣎵(于)日、彝」，如合集 30260 片「其寧風于方，又雨」，34151 片「寧風于伊夷」。^①依據王暉說，或讀：爲了寧染(停止繼續變色)，今日彝(收割)，用牲。

(3.12) 貞：令何真，乎𣎵(染)小臣弋衣。(懷 962，合補 878)

按，真，作(𣎵)，似人名，舊釋曼；參上辭例 2.7 按楚簡《祭公》。小臣弋，人名。染衣，意可通。

3.2 說彝

前述卜辭曰「西方曰染，風曰彝(收)」，這個「彝」字於此很不好理解。細審彝字構成，從升從財物(女)。也有一些字從女，訛作從象雞有長尾形，可能是形變音化從尾聲。古時，女人一直是最爲稀缺和重要的資源或資本，有了女才能生產人、物^②。人口繁殖一直是古人生活的




^① 王暉，《論殷墟卜辭中方位神和風神蘊義及原型演變》(安陽：中國殷商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7-28)，又見

(https://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yshwhxh/194.html)

^② 姿、資當同源，舊釋訊。金文辭例「折首執訊(訊問)」(多友鼎)費解。釋「折首執姿」可通，意謂「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主題。

舊釋彝，象兩手奉獻犧牲（人性或雞、鳥）之形。愚謂彝，乃兩手展示收穫女人給祖先看之形，即娶女結婚拜天地（祖先）、拜高堂之象。娶女，正看訓收，一生中最大收穫；反看娶女，訓最高告天祭拜，即婚禮典儀（彝），引申為人之常理、常道。因漢字可一形多用（張素鳳，2019），彝收一字也。

收，今所見最早《戰國古文字典》作，從収（）。《戰國古文字典》収，作，其字形象女（例如合集 30292 彝字的女）。於是，假設彝字原從女，形近収，遂形變音化從収聲。


於是，「西方曰染，風曰彝（收）」，意謂秋天之神染色大地，秋風預示收穫。《周禮·天官冢宰·染人》秋染夏，冬獻功。或讀秋染夏（秋染夏種的黍等農作），冬獻功。或讀秋染夏（秋染華彩五色），冬獻功。「秋染夏」之夏，華彩五色之意，霞之意。

試讀「彝」為「收」的辭例旁證：

（3.13）乙巳卜：才麓（麓從品鹿，品即區），子其射，若，不用。乙巳卜：才麓，子弼（勿）遲彝弓（收弓），出日（時間辭）。（花東 37·15）

姚萱謂，舊釋“彝”祭名，恐當為弓之專名。“出日”即時稱日出。

余按，彝弓，讀收弓，或表拘收弓射獵物。或表停止弓射活動，用法同《禮記·月令》「是用也，日夜分，雷始收聲。」

（3.14）癸亥卜黃貞：王旬亡熱（），在九月，正人方，在雇彝（收）。（合集 36487）





按，黃類卜辭數見上辭中的「在某彝（收）」的句式，如合集 36747。

彝，意為收繳，尤其指收繳女人。收，用為繳獲，見《戰國策·燕策》「秦將王翦破趙，擄趙王，盡收其地。」《戰國策·東周策》：「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

如果此說不誤，卜辭「王其彝于祖乙宗」(32360)、「在大宗彝」(34044)，舊釋「彝」爲祭名，余謂可能表婚禮，表把收繳的女人和財物敬獻於祖廟。

按，從人類學看，上辭謂「在某某地方收繳」之意是可能的。自古部落戰爭特點是，殺掉對方所有男人，擄走所有女人回家生孩子。所謂「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幾百年後，居住相近的不同部落或不同民族，長相也形近了。例如，新疆維族、哈薩克族，長相似漢人。而新疆外(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地)維族、哈薩克族，長得更像白人(如波斯、阿富汗)。

(3.15) 王占曰：虫豬。(佳)彝(收)，弗得辛。(合集 11250)


按，豬作，從豕刀，疑去勢爲豬。彝作，從升犬，讀收。辛作，從辛省從斤，似用斤割辛穗之形，用作地名；一說釋義。卜辭大意是，王占曰：用豬祭祀。(祭祀後卜卦說)我們可以收，但收不到辛邑。或我們可以收，但收到後不能又(治理)。

(3.16) 癸巳，彝(收)文武帝乙宗。鼎王其昭祭成唐。𩇑禦服二女其彝(收)血羝三豚三。由又正。(隸 1，周原甲骨 H11:1)
癸巳，彝(收)文武乙帝宗。鼎(發)王其昭祭成唐。鼎(發)禦服土：女其彝(收)盥(亮)，羝三豚三。由又正。(隸 2，周原甲骨 H11:1)


(釋讀) 拘收帝辛之父帝乙的宗廟。武王發其昭祭成湯。武王發御服土，(曰)汝其收諒，(獻上)羝三豚三。思又正(願有正當)。



按，舊釋「彝文武乙宗」爲「毀掉帝辛之父帝乙的宗廟」^①，似不可從。


按，鼎，讀發([1]，第 231 頁)，人名。


按，盥作，舊釋形聲字盟，從皿明聲，然此字見於甲骨文從皿


^① 孫斌來，《對兩篇周原卜辭的釋讀》，《考古與文物》2 (1986)。

從囧，似乎會意難有結盟、盟誓。《金文形義通解》謂金文盟，和盟的同形字盟，都可讀明。似乎金文盟，意謂明，後世被假借為盟誓之盟的形聲字，詳後。假設囧（）似北斗星轉圈之形，為四季北斗星合成一個畫面（[2]，第 58 頁），屬於古人繪畫習用的將時間空間化^①。又，四方風卜辭，也是把四季空間化，因其對應的《堯典》內容轉為四季了。囧（北斗）訓夜空之明亮。囧，重見於明。盟從囧皿，似器皿水鏡中有星之形，疑為黑暗天空襯托明亮星星，訓亮。古文諒通倞，從亼從京（高樓），和亮從几（亼）從高（高樓）形近可通。《訂正六書通》亮，也作“倞”字形。從取象看，囧（北斗）象「勺」不斷繞圈（低頭），似可引申出「諒」之意。雖上說待考，然《古字通假會典》亮通諒，則周原甲骨辭「彝（收）盟（亮）」讀收諒，表武王滅商後祈求商先公諒，例如史載封商貴族於宋以祀其先公，不能說無據。

註：盟，非結盟之盟。𡿨盟古今字也，𡿨為會意字，盟是形聲字。甲骨文𡿨，作（、），鐘鳴鼎食宴請之形，古人結盟、今人合約，無不締結於宴請之中，故可訓盟，屬於習俗造字。

曆鼎（集成 2614）辭曰「其用夙（夙）夕𡿨（盟）宮（享）」，意同魯侯爵（集成 9096）辭曰「魯侯作爵用鄭（證）眾（順）鬯（暢）享（）盟」。「𡿨享」，意同「享盟」。又，「𡿨享」，意同邾公針鐘（集成 102）「盟祀」，同蔡侯盤（集成 10171）「盟嘗」。再，君夫簠（集成 4178）辭曰「用乍文父丁𡿨（盟）彝」，句式同遘鼎（集成 2110）「遘乍且丁盟彝」。

又例，毛公鼎辭曰「唯天𡿨（盟）集罕令」，天盟猶言《周禮·地官司徒》軍旅大盟。例如卜辭「天邑商」也作「大邑商」。虢季子白盤辭曰「不顯子白，𡿨（盟）武于戎工。經維四方，博伐獫狁。」言團結戎，系四方，一起伐獫狁。邁亥鼎（集成 2588）辭曰「宋𡿨（盟）公之孫邁亥自乍會鼎」；宋盟公，言與武王結盟的微子啟。侯馬盟書辭曰「而敢或盟（）改」，乃《周禮·春官宗伯》盟詛之載辭。

註 2：除了卜辭四方表四季外，寫空間表時間他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春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宋代）。由此思想上溯古人定時祭祀頌詩之形（，[5]1310 號），疑為時字。辭曰

① 汪悅進，《入地如何再升天·馬王堆美術時空論》，《文藝研究》12（2015）。

「王賓時，弼賓時」(合集 27583)。時，表時運，《左傳·文十三年》死之短長時也。時，可能表時間神，《詩·駉》「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楚茨》「孔惠孔時，維其盡之」。「乎時雨」(合集 12869)，「彝自上下于時」(合集 36181、36747)，「(彝)自上下于時示，余受又=」(合集 36507、36511)。時表時神^①，表及時、現時，《洪範》時雨若；《詩·我將》于時保之。《思文》陳常于時夏。《訪落》率時昭考。「王賓唐，時亡尤」(合集 22744)、「王賓東子，時亡尤」(合集 25362)，用法猶如「旬亡禍」(合集 139)。

(3.17) 三年靜東或亡不成(戔)尤(受)，天威否畀(不給)

屯(純)陟(至)。公告厥事于上：隹(謂)民(我)亡悉在彝(于收)，昧(不知)天令故亡。允才顯。隹敬德。亡貞(迺)違。(西周班簋，集成 4341)

按，尤，作(受)，不識，從目從尤；舊隸「尤」繁體。李學勤(《班簋續考》，《古文字研究》13(1986))讀「亡不成尤」為「無不成，不尤」，意謂三年戰績沒有不成功，也沒大錯。愚謂，如果連讀「亡不」當是「無不成，無不尤」。「無尤」，無錯。則「無不成尤」，有錯，或有成有錯。意謂三年戰績沒有不成功，而有些過錯。這些過錯應指下述收繳東國(搶掠)，之後所言有對天懺悔之意。



尤(受)從又從指事，指事又(手)之拇指。拇指，訓特別、頂呱呱。漢字有正反訓，尤的反訓可表小指，訓過錯，卜辭習見「亡尤」。

按，「民」為作器者班，對天說話自稱民。「民亡悉(受)在彝(收)」，昧天令」讀「民(我)不知悉于收繳(東國)，不知天命」，猶言東國歸順，而下面士兵還在大肆搶掠；不明天意。

或「在彝(收)」表時間，《禮記·郊特牲》「既蜡而收，民息已」。《月令》「農事備收」。另外，秋、收二字同在幽部尤韻。或讀「在彝(收)」

① 為了長壽，古人想勸時神休息一下，見於李白，《短歌行》：吾欲攬六龍，回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上述時間卜辭語境似作如是觀。

爲在秋。又，李學勤（上文，1986 年）隸上句爲「亡遂（順）在彝（常）」，意謂不順於常道。

按，昧，作從未從心，昏昧之意。或讀「昧」，或昧晨，時辰辭；或妹。或讀「民亡忞（）在彝昧，天令故亡」，其中「彝昧」，或秋收早晨，或收無知，猶言擊蒙、開悟。此句大意可能是「民（我）無問在秋（或於開悟），天命故無」。

（3.18）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周書·洛誥）

（釋讀）我教你輔助民眾。收你即是（你）不勤勉，屆時謂（國）不能長久。

按，「教」、「彝」對舉，說明「彝」爲動詞，疑爲「收」。因《周書·君奭》作「彝教」，而《周禮·秋官司寇》作「收教」。此說假設彝、收二字曾同源而有混用時期。

按，《正義》隸爲「（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獲」，讀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爲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說迂曲扞格。

要之，以上字形、辭例釋讀，旁證彝、收一字。猶毓、后一字，隻、獲一字。

4. 結語

四方名和四方風名的背後意義有多種解釋，應該屬於四時說。這種四時思想映射與黃河一帶春季東風，夏季南風，秋季西風和冬季北風相對應（表 2）。雖然卜辭只有春秋兩字表季節^①，但四季風向不同非常明顯，上古又有候氣說（疑爲一種用耳聽風或用律管測量四季風的方法，誤作

^① 卜辭春秋兩季，從所見月份看相當於今春夏和秋冬。字形釋讀，春象農作表農作生、長，秋爲蟲鳴表收、藏（冬眠）。

以律管感應十二個有中氣的節氣時的氣動）與之相應證，推知古人觀象授時包括測量風向聽風大小。天氣幾乎不能預測，今人天氣預報也只是一兩日較准，越長越不準確。然氣候可預測。古人經過多種測量，氣候預報已經基本能準確掌握，這就是節氣，並寫入曆法。儘管遠早於殷墟的陶寺遺址觀象臺可定二十四節氣中的二分二至等節氣，但中土的四季並非等分，而是春秋氣候極短，可以生長農作的夏季較長，冬季較短；是故看四季對應的風向或風神到來，以定四個農作季節，較天文四季更有效，更有用^①。

於是，可以假設四方風卜辭是古人測量風向聽風大小作觀象授時之農作曆法。四方風卜辭顯然是把農作四季空間化。基於這種農作四時說，既是神名也是寫實的四方名和四方風名釋讀如下：

東方曰析，風曰震（娠）。東方神叫析（疑為今作羲），東風表春風，表春芽析出，表農作震（娠），合於《易》震卦在東，合於《大荒東經》「東方曰折，來風曰俊（生殖神）」。

南方曰襄，風曰長。南表夏，南風表夏風，表襄助農作生長，合於《占歲法》「金穰」，這是風名的直接啟示。也合於《大荒南經》「神名曰因，因乎（呼）南方曰因（依靠）」。合於《堯典》「南訖……仲夏，厥民因」。字意看，因，可表憑藉，《詩·載馳》誰因誰極。因（依靠）、襄（襄助）意近通假。「因」是「襄」的轉寫，猶如《史記》轉寫《堯典》，例如「欽若昊天」轉寫為《史記》的「敬順昊天」。字形看，甲骨文「因」和「襄」都是字形中心從「大」且總體形近，可假設《大荒南經》「南方

① 許多民族的曆法是多個曆法並行用。如西曆有年月日曆，還有據上帝花了 7 天造物造人的星期曆，即 7 天 7 個神名循環用，屬於神曆。西曆是記日曆和神曆並行用，即某月某日加神名（星期幾）。瑪雅數字為 20 進制，瑪雅曆恰有對應 20 個不同星象或神名的天，13 次循環用這 20 天的名字來組成 260 天一個週期的記日曆，其形式和用法類同於中土的干、支組成的 60 天一個週期的記日曆，屬於算命和祭祀曆。卜辭習見一年 13 個月。瑪雅還有一年 18 個周的農民曆，每周 20 天，周名是季節、農作之意。瑪雅人生活所依據的是祭祀曆、農民曆和其他曆並行用。中土有不同時代和部落發明的干支曆、春秋兩季曆、四方風曆、月相曆（參辭例 1.6）和（陶寺）觀日節氣曆，加王年記年一起並用。

曰因」之「因」，乃「襄」字小僞；爲歷代傳抄中習見的訛字現象。若此說不誤，《堯典》「其民因」，意謂其民穰。猶如《山海經·西山經》「其國大穰」。

西方曰染，風曰彝（收）。西表秋，秋天神染色草木農作多彩，合於《周禮·天官》「秋染夏（染作物、或染五色）」。秋風曰收，合於成語秋收（早期農作物一季和後世二季的秋收所指月份也許不同），合於《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既蜡而收」。既蜡，上古周人時辭，當指秋。《說文·蜡》段玉裁注「周禮：蜡氏掌除飢。蜡氏，秋官職也。李仁甫說文作蜡，年終祭名。斯爲巨謬。」如果釋蜡通蠟，蠟爲秋蟲增肥自己脂肪以備過冬，猶如鳥獸秋季增肥脂肪以備過冬。故可假設蜡的本意爲蟲的脂肪，訓秋。可能後世因曆法建正在各個朝代不同，秋月、冬月、春月都可能成爲年終，秋月蜡祭也可能變成冬月蜡祭。

北方曰勺（包）風曰毀。北表冬，北風表冬天寒風，草木蕭瑟叫毀，合於《占歲法》「水毀」。五行中的水正是對應北和冬。北方曰勺，即北方叫勺神，指北斗九星，不同部落不同時代又叫女媧之腸（《大荒西經》女媧九神象腸子，一神爲勺義，[1]，第 212 頁）；還叫龍（sky-worm），取象二月二北斗抬頭（[2]，第 53 頁）。遂這句卜辭是生殖女神對應北風毀神，反映生死輪迴，一歲一枯榮。

《堯典》謂敬授人時，用東南西北，對應春夏秋冬，說明四方風的性質指四時說。其對應四季的描述字爲「析因夷（奇）隕」，爲各自所對應方位名字「析襄染包」的形近、意近和音近的訛字^①。上述王暉文也總結說，四方神名應是以草木禾谷生長的特點來命名的：草木禾谷春萌生、夏長大、秋成熟、冬收藏。余謂所謂方位神名「析襄染包」取象農作物的一生；並和風神名「震長收毀」對應。以空間表時間春夏秋，其意互訓；到了冬時的二字其意反訓，形成了輪迴。

① 猶如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謂，王亥之亥，於後世經傳中也作核、该、冰、振、垓。

甲骨文夷，作高坐騎馬之形，疑通奇（綺麗）。夷讀奇他例，《易·明夷》疑讀明主騎馬攻佔之意。

<References>

- [1] Dalu Da Weih. “Deciphering the Oracle bone script 𠄎 and its Derived Ideograms (釋斤及其孳乳字)”. [Korea] *IJCCS* (世界漢字通報), 2021 (2).
- [2] 大路大魏, 《說佳字和佳唐取帚好》, [韓] 《漢字研究》32 (2022)。
Dalu Da Weih. “On an Oracle Bone Script “Eagle” used both as a Function Word “only” and a Content Word “sa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JCCS)*, 2022 (32).
- [3] 李圃, 《古文字詁林》(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Li Pu. *The Collections of Transcribing and Explaining the Ancient Characters*.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4.
- [4] 港《字庫》: 香港中文大學, 《漢語多功能字庫》,
Multi-function Chinese Character Database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
- [5] 李宗焜, 《甲骨文字編》(北京: 中華書局, 2012)。
Li Zongkun. *Jiagu Wenzhi Bian*. Beijing: Zhong Hwa Book Co, 2012.
- [6] 黃德寬, 《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7)。
Huang Dekuang. *Ancient Writing Genealog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7.
- [7] 張素鳳, 《談漢字中一形數用現象》, [韓] 《漢字研究》23 (2019)。
Zhang Sufeng. “About a Shape with more than Two Functions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JCCS)*, 2019 (23).
- [8] 魏慈德, 《中國古代風神崇拜》(臺北: 臺灣古籍出版社, 1991)。
Wei Tzu-te. *The Deism for the God of Winds in Ancient China*. Taipei: Taiwa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1991.
- [9] 姚萱,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 線裝書局, 2006)。
Yao Xuan. *The Study on Yinxu Huayuanzhuang Dongdi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2006.
- [10] 古音小鏡, <http://www.kaom.net/>
The archaic and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study on The Names for Both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and The Four Winds of The Earth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Dalu Da WEIH

<Abstract>

The four angels standing on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and the four winds of the earth by season are a same concept in a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y the Yellow River in middle China, there are easterly winds during spring, southerly winds during summer, westerly winds during autumn and an northerly winds during winter. For example, when the Shang people saw the monsoon coming from the east for several days, they believed it shows that the angel of the east had come here, and announced that spring had come and they started farming. Even today the farmers are not only based on the calendar's date to farm, also check up the new temperature keep for several days. Similarly when the southern monsoon comes and keeps, the Shang people know it is summer. However, due to seasonal lag, May, June, July, August and September are the warmest months in the middle China, it is not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the four seasons on the calendar are equal. Two unearthed Shang bone tablets record the names (features) of the four angels on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and their four winds of the earth, but so far wrongly explaining seven out of the eight characters in the bone script which name the four-end-wind inscription bone tablet. This paper deciphers the following bone scripts:

The character Vibrate 震 (𩇑), pictured that a mouth (𠂔) issues three forces (𠂔), which means shouting, the god shouting means thunderclap, the dog's shouting means shock to awe, the belly's shouting means pregnancy and birth 娠.

The character for sprout, separating out, spearing out and exploding out is depicted as Xi 析 (𣎵), depicting an axe (𠂔) to a tree (木).

Thus, on the famous four-end-wind inscription bone tablet, the first inscription says 東方曰析, 風曰震 “the east angel names Xi ‘dawn or budding’, the spring wind means thunder or birth (or the spring wind angle names thunder)”.

The character Assist 襄 (𢇛) is a picture of a host (人) around two aliens (夷, 𠂔) and walk (行 辵), it means the host helps the aliens to walk around his land. The picture is also seen as a Multiracial Zone, like a soil in which several grasses root together, thus it means Soil 壤. And the multi-race fusion leads culture prosperity, thus it means Rich and Varied 穰.

The character Grow 長 (𠂔) is a person figure with long hair, in which the plant grows in a way similar to the man hair grows. One of the strategies is for the scribe to create a narrative picture (Chinese character) on the parable of the most familiar thing (for example, human body parts).

Thus, the second inscription reads 南方曰襄, 風曰長 “the south angel names Rich or Assistance, the summer wind means growth”.

The character Dye 染 (𣎵), depicting a tree 木 (木) with hatching 𠂔 (𠂔), it means the tree with multicolors, or dye is made from plants.

The character Bride-kidnapping 𡇗 (𡇗), depicting two hands holding a girl with her arms back, it means marriage and extends the meaning of the cardinal law. In other perspective, it means Capture, Receive and Harvest 收 (𡇗). One shape is with two functions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us, the third inscription says 西方曰染, 風曰收 “the west angel names Dye or Color, the autumn wind means harvest”.

The character Hug, Pack, Wrap and Womb 𠂔 (𠂔) is a figure of a woman bows down and hugs a baby but the baby is omitted. Similarly a script for riding a horse is depicted as Yi 夷 and Qi 騎 (𠂔, 𠂔, 𠂔), the horse is omitted.

The character Destroy 毀 (𡇗), composed of an honoust man (人) under the hand-mallet (𠂔).

Thus, the fourth inscription says 北方曰包，風曰毀 “the north angel names Pack or Seed, the winter wind means destruction”.

The first three pairs of characters Sprout-Birth, Enrich-Growth, Colour-Harvest are mutual glossing, the last pair of characters Pack-Destroy is in opposite, which forms a cycle.

Keywords: Shang bone inscriptions; ideographs; decipher;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the four winds of the earth

投 稿 日 : 2023.02.28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宋代碑刻異體字研究

和艷芳*

目 錄

1. 宋代碑刻異體字研究價值
 2. 宋代碑刻異體字概述
 3. 宋代碑刻異體字例釋
- 附錄：宋代碑刻異體字簡表

就目前的研究來看，碑刻文字研究，主要是字形演變與異體字研究。前者考查字形演變及定型過程，側重於形；後者則探討字際關係，歷時字形與音義關聯。漢字隸楷轉化，起於兩漢，定於唐宋。兩漢至唐代漢字研究成果不斷完備，對於宋代碑刻異體字，我們將研究焦點聚於其異，重點討論宋代新產生異體字及特殊異體字，重點闡釋字際關係，準確反映宋代異體字面貌。

1. 宋代碑刻異體字研究價值

從文字使用比例來看，宋代碑刻異體字所佔比重仍舊不小，其來源多樣，既有繼承，也有創新，有著鮮明的時代性。縱觀歷時漢字發展的各個時期，宋代碑刻文字的面貌尚待揭示，異體字問題尚待討論，是漢

* [中國] 和艷芳，湖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研究方向：漢字發展史、碑刻文獻及語言文字。（1017924940@qq.com）

字發展史研究的關環。宋代碑刻異體字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以下作具體探討。

1.1 為漢字發展史研究提供補充材料

宋代碑刻材料，得以確定字形的時代坐標，填補具體漢字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字形缺失。碑刻文獻歷代流傳不絕，與漢字的發展同步，碑刻用字情況在不斷變化。前代碑刻已經出現的，後代繼續使用；前代未見的，後代另行創造；也有相當一部分異體字被歷史淘汰。碑刻文字又有自身的特點，受同種介質制約，有相同的刻寫方式，變異上也有某些共性。單就碑刻文獻這一特定材料來說，歷代碑刻用字是先後有別，淵流有序，又環環相扣的。翻檢漢魏六朝至隋唐時期相關的碑刻字典，各字形傳承關係、變異方式、時代先後，到眼即辨。但目前並不見唐代以下的任何碑刻字形表或異體字典，這對於碑刻文字的發展史研究無疑是一項缺陷，宋元明清的碑刻用字亦缺乏調查。漢字在宋代碑刻中有哪些新的變異，有哪些字形是前代碑刻中未見的，又出現了哪些新的異體，這些重要問題都有待解決。我們從宋代碑刻入手，目的之一就是立足於碑刻文字傳承與發展的完整鏈條，填補其宋代文字字形，為斷代碑刻用字的全面調查提供重要參考。




1.2 為歷史漢字時間層次調查提供依據

在宋代漢字方面，目前文字學研究多體現在字書研究上，表現為字書的封閉性專題研究或體例對比分析，而漢字的時間層次調查，目前也少見相關成果。宋代漢字時間層次調查，從字書入手是相對可行的手段，但同時也面臨一個明顯缺陷，即歷時字形參照的局部中斷。宋代有大型字書輯存可供對比，可與碑刻文字結合比較研究。在這個層面上，豐富的宋代碑刻用字成為連接唐與元明清字書貯存字形關係的紐帶，是漢字時間層次調查的重要依據。字書作為漢字字形的靜態形式呈現，是歷時漢字不斷堆積的產物，其所貯存的字形有的歷史久遠，有的是才出現的，

時間層次混亂不清。明清字書中的一些異體字形體，有的在宋代字書中未載，而這些字形在宋代碑刻中多可覓見，從而可以明確其產生的時代下限，也就是說，最遲至宋代就已出現。

1.3 為探求簡化字源流提供關鍵線索

翻閱《漢字大字典》《中華字海》等大型字典，在一些簡字體下，常常見其標注：“某，某的簡化字。”既未指明其出處，也不見字際關係的分析，從中無從得知其產生時代，也難以揭示繁簡二體的關聯。現行簡化字的探源問題，目前的研究仍不夠深入，在時間層次調查上，同樣受制於材料，許多固有結論並非十分可靠。現行簡化字情況複雜，來源不一，既有新中國成立後新定的字形，更多的是借用古已有之的簡體。這些簡體的來源、歷時使用調查、構字方式、形變軌跡等方面，是簡化字研究的重難點。

在歷時簡化字溯源問題上，宋代碑刻豐富的實用文字資料不僅能提供基本的材料保障，而且碑刻中的異體字字形能直接定位簡化字產生時代，揭示其形變軌跡。如作為“執”簡化字的“执”，宋碑作，與今之“执”無異。通過對比“執”字前代草書，如、等，可溝通其形變路徑，即“執”構件“幸”草書符號化省變，與“扌”混同，再楷書作“执”。也就是說，由“執”到“执”，來自於草書變異。

2. 宋代碑刻異體字概述

2.1 宋代碑刻異體字概念界定

關於異體字與俗字間的攪擾糾纏，臧克和先生在《談結構》一文中談到：“文字學界通常所講的‘異體字’，往往超出了字形結構的範圍，而是在‘詞’即音義與字形的關係的層次上，關注形體差異。否則，離開了這種關係，就祇是一個個獨立的漢字單位，是根本無從區辨哪一個

是哪一個的異體的。有的使用者甚至不自覺地將‘異體字’跟所謂‘正字’對立起來，其實‘正字’的出現，通常的情況祇相對於‘俗字’而言的。……另外，認識‘異體字’，也存在一個歷史層次問題。就一個共時的歷史層面而言，社會用字有關形體問題，不同時期存在不同的‘俗字’與‘正字’的相對關係；就歷史的層面來看，異體字是由於歷史的積累而形成的形體關係。所以，‘異體字’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基於整理歷史漢字的需要。”^①異體關係實質是字形與詞的對應關係，是一種客觀存在。正字與俗字關係，體現文字使用的外部干預，以及社會對文字形體的規範化定位。

目前，一般把異體字界定為歷時用語，俗字界定為共時用語。本文採用歷時研究的方法，將宋代碑刻文字與前代碑刻文字進行比較研究，將研究焦點聚於其異，重點討論宋代新產生異體字及特殊異體字，重點闡釋字際關係，故而採用“異體字”的概念，更利於反映宋代碑刻文字的特點，亦方便敘述。

2.2 宋代碑刻異體字研究材料

本文的研究材料主要是宋代碑刻拓本，茲擇要介紹收錄宋代碑刻拓本較為集中的匯編類材料：

①《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出版。收錄宋代拓本 1000 餘種。

②《宋代墓誌輯釋》，郭茂育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6 年出版，是宋代斷代墓誌研究的最新成果。收錄宋代墓誌拓本 226 種。

③《新中國出土墓誌》，中國文物研究所編，文物出版社 1994-2014 年分冊、分地域陸續出版。收錄宋代拓本 170 種。

④《翰墨石影》，李源河主編，廣陵書社 2003 年出版。收錄宋代拓本 92 種。

⑤《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趙文成、趙君平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5 年出版。收錄宋代拓本 68 種。

① 臧克和，《談結構》，《中文自學指導》1（2006），第 10 頁。

⑥《三晉石刻大全》，三晉文化研究會編著，三晉出版社 2009-2018 年分冊、分地域出版。收錄宋代拓本 61 種。

⑦《陝西碑石精華》，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陝西省文物局合編，三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收錄宋代拓本 19 種。

另有《蘇州博物館藏歷代碑誌》《安陽墓誌選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金石拓本精華》《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故宮博物館藏歷代墓誌匯編》等圖版類著作。

除圖版匯編類資料，本文對錄文類材料亦進行適當參考，如《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全宋文》《石刻史料新編》《北宋皇陵》《解讀宋陵》等。另參考《考古》《文物》等期刊公布的碑刻材料，及中國碑帖拓片網、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等數據庫資料。

經查重、歸併，共整理得宋代拓片 1300 餘種，此為本文宋代碑刻異體字研究的材料總量。

2.3 宋代碑刻異體字概況

宋代碑刻異體字的面貌，符合漢字發展一般規律，總體表現為繼承與變異。在異體字的出新另生中，相對於漢魏至隋唐五代碑刻中的龐大数量和種類，宋代碑刻則有所收斂，但依然有必要進行全面歸納和清理。宋代碑刻異體字在共性上體現的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字形簡化。簡化的方式、層次多樣，既有多筆畫的符號化簡省，功能構件的符號化替代或簡易構件替換，也有整字上的簡易形體新造。楷書形體簡化並定型，與宋代活字印刷的發明及廣泛應用、草書藝術的興盛、字書的傳播等有緊密的聯繫。本文通過歷時對比與共時分析，考察宋代碑刻異體字的演變方式和規律，不僅能夠直接反映碑刻異體字在宋代的面貌，為漢字發展史的深度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材料，也能為現行漢字規範及標準制訂提供參考，顯示其積極的現實意義。

通過對宋代碑刻文字的考察，我們整理了宋代異體字 180 組，其字形多為石刻材料較早見於宋代，或傳承前代，但伴隨書寫性訛變，需清理字際關係問題的字形（參附錄：宋代碑刻異體字簡表），對於前代碑刻中已經出現過、整理過的字形則不予收錄，可反映宋代新出異體字面


貌。


3. 宋代碑刻異體字例釋

俗字盛於六朝，隋唐以後，庶藁滋繁，別體紛亂。宋代文字受唐字樣之學影響，異體、俗體有所減少，文字使用趨於統一；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及廣泛應用，也促進了漢字書寫的規範化。但石刻文字中仍存在不少異體、俗體，既傳承前代，又有所變化，是研究漢字發展史的寶貴材料。清代以來，學者們將石刻異體字研究的精力主要投注於漢魏及隋唐時期，在文本校理、疑難字考釋、文字演變規律分析諸方面，成果豐富，而對宋代異體字則未遑措意，其成果也較為匱乏。茲不揣淺陋，擇取其中俗字十則進行討論，以期裨益于中古文字研究及漢字發展史研究。

3.1 釋“僕”

北宋建隆元年（960）《韓通墓誌》：“考祥誅德，宜屬辭人，僕乃不才，遽承哀托，況預下賓，豈遑退讓。”（《宋代墓誌輯釋》^①2；《北圖》37/1）

“乃”上一字拓本作，依字形摹錄為“僕”。《輯釋》不識，字書亦不載。茲識為“僕”。“僕”乃“僕”之俗，因“僕”之訛寫形成。

石刻文字“僕”，常作。右下部構件“美”，常訛作“关”，東

① 以下簡稱《輯釋》。後文中所引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簡稱《異體字典》，臧克和《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簡稱《字形表》，《宋元以來俗字譜》簡稱《俗字譜》，《敦煌俗字典》簡稱《俗字典》，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簡稱《北圖》，周紹良《唐代墓誌匯編》簡稱《匯編》，周紹良《唐代墓誌匯編續集》簡稱《續集》，吳鋼《全唐文補遺》簡稱《補遺》，郭茂育、劉繼保《宋代墓誌輯釋》簡稱《輯釋》。斜線前表冊數，斜線後表頁碼，下同，不另出注。

魏《李挺墓誌》作僕（《北圖》6/86）；唐《李敬墓誌》作僕（《北圖》12/30），唐《袁仁墓誌》作僕（《北圖》21/56）。右上部構件“业”又有訛作“𠂔”者，東漢《楊震碑》作僕；唐《朱君妻王氏墓誌》作僕；唐《王宏墓誌》作僕。“𠂔”與“𠂔”之變體同形，構件“业”底部橫筆有時與“𠂔”上部兩點筆相連，又使得構件中部筆畫極似“口”形，如北魏《奚智墓誌》作僕；隋《段濟墓誌》作僕。進而訛作“僕”。又，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郭朝威墓誌》：“方期偕老，俄嘆未亡。”（《輯釋》46頁）“嘆”作嘆，構件“𦵏”作“𦵏”。“僕”之構件“𦵏”可作“𦵏”。二者同形。《全宋文》釋作“僕”^①，確。“僕”，《類篇》《廣韻》《集韻》《龍龕手鑑》《字匯》《正字通》《俗字譜》均未收錄。其字形演變軌跡為：

僕 → 僕 → 僕 → 僕

“僕”，舊謙稱我，碑刻文獻及传世文獻習見：

A. 唐長安四年（704）《葛路墓誌》：“僕也不才，乃作頌曰。”（《匯編》1040）

B. 唐景龍二年（711）《蕭思亮及妻熊氏墓誌》：“僕也不才，義深寮舊，追感平昔，承臉無從，敬述芳猷，志於幽隧。”（《匯編》1122）

C. 唐貞元三年（787）《萬齊嶽及妻王氏墓誌》：“僕也不才，忝陪子姪，敢修墓版，以慰幽魂。”（《西安碑林新藏墓誌》553）传世文獻亦可見。






D. 《戰國策·燕策》：“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

E. 《史記·報任安書》：“僕非敢如是也。”

另“僕”，現行簡化作“仆”。然“仆”“僕”本二字。“仆”始見於戰國簡牘文字𠂔，*《說文·人部》*：“仆，頓也，从人卜聲。”段玉裁注：“頓者，下首也，以首叩地謂之頓首。”*《論衡·儒增》*：“當

^①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40（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第664頁。

門仆頭碎首而死。”又引申指向前傾倒。《廣韻·宥韻》：“仆，前倒。”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需部》：“仆，前覆爲仆，後抑曰偃。《素問·經脈別論》：“度水跌仆。”王冰注：“仆，謂身倒也。”宋佚名《王榭傳》：“舉舟之人，興而復顛，顛而又仆。”後泛指倒下。《集韻·屋韻》：“仆，僵也。”《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穰苴則仆表決漏。”司馬貞索隱：“仆者，臥其表也。”《徐霞客行記·滇遊日記八》：“今前樓之四壁俱頽，後閣之西角將仆。”

“僕”，甲骨文作，左爲箕，上數點，表箕內裝滿垃圾一類的東西，右像一人，頭上爲“辛”，是罪人亦即奴隸的標誌，手捧箕，表從事灑掃類工作，乃最低等之賤役。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認爲甲骨文“象人冠首而兩首奉箕，爲僕之初字。”金文作、，人移到左上方，右下部爲一雙手，手捧之“箕”變得不甚象形，仍爲會意字。至於小篆，左部人及右下部的雙手仍在，然手捧之物變成類似掃帚一樣的器物（“𦰩”），爲小篆所本的從人、業聲的形聲字，後增加表意偏旁“臣”，表臣僕義。《說文·業部》：“僕，給事者。从人从業，業亦聲。蹠，古文从臣。”春秋時期的楚文字已從“臣”了，如、，爲

《說文·業部》古文所本。隸書和楷書形體，是直接由小篆演變來的。故“僕”字本義爲供役使的人，侍從。《廣韻·屋韻》：“僕，侍從人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七年》：“執鈇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僕，從者。”後引申爲駕車的人，文例如下：

A.《左傳·襄公三年》：“魏絳戮其僕。”杜預注：“僕，御也。”

B.《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孔子適衛，冉有御。”

侍從、駕車之人均爲古代社會地位低下之人，故而用以謙稱。《俗字譜》引《目蓮記》“僕”作“仆”^①。現“僕”簡化作“仆”，實爲“僕”“仆”二字合併的結果。

① 劉復、李家瑞，《俗字譜》（上海：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第3頁。

這種現象在異體字整理問題上，屬於“同音包孕式異體”。處理方法是，用義項多的甲字代替義項少的乙字。所謂“包孕異體字”，“指甲乙兩字同音，其中甲字的義項多，乙字的義項少，而且甲字包括了乙字的義項。”^①根據詹鄞鑫先生的觀點，這種異體字整理的方式，是“不同漢字的歸併”，且“義項多的甲字不見得能夠完全取代義項少的乙字”。余按：有時被取代的字也未必是義項少的字，很可能是書寫較繁瑣、筆畫較多的字，“僕”被“仆”取代的發展道路上，漢字的書寫簡易原則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類似的情況還有“樸”與“朴”，此處不做展開論述。

3.2 釋“戲”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張秉墓誌》：“公初投班筆，始事轅門，處趙勝之囊中，未知毛遂；在項梁之戲下^②，豈識淮陰。”（《北圖》37/54；《輯釋》42）

“不”上一字原拓作戲，據字形摹錄為“戲”，字書不載。《輯釋》識作“鉞”，當為“戲”字。

“鉞”，初文“戔”，象斧鉞之形，後加金字旁作“鉞”。“在項梁之鉞下，豈識淮陰”費解。細繹之，當識為“戲”。構件“虛”“虛”形近，“戲”常作“戲”，北魏《爾朱襲墓誌》作戲；唐《劉阿延墓誌》作戲；唐《契苾夫人墓誌》作戲（《字形表》623）。又“戈”“戊”形近，石刻文字常訛混，北魏《耿壽光墓誌》“戊”作文；唐《李謂墓誌》“戊”作戔（《字形表》615）。故“戲”又作“戲”，隋《馬稭墓誌》作戲；唐《劉冰墓誌》作戲；唐《李肅邕墓誌》作戲（《字形表》623）。另“戊”“戔”形近常混淆，西魏《介媚光造像》“戊”作戔（《字形表》616）；唐《安度墓誌》“戊”作戔；唐《崔師墓誌》“戊”作戔（《字

① 高更生，《字形規範化的重要依據——學習〈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的一點認識》，《語文建設》11（1993），第12頁。

② “下”字，《輯釋》作“不”；“豈”，《輯釋》未釋；且將該句斷作“處趙勝之囊中，未知毛遂在項梁之戲，不口識淮陰。”當正。

形表》615)。故“戲”字又由“戲”訛爲“戲”。其字形演變軌跡爲：戲→戲→戲→戲。戲，《全宋文》釋作“戲”^①，確。“戲”，《類篇》《廣韻》《集韻》《龍龕手鑑》《字匯》《正字通》《俗字譜》均未收錄。《字匯·戈部》《正字通·戈部》均收錄“戲”字，與“戲”形近。《字匯·戈部》：“戲，俗戲字。”《正字通·戈部》：“戲，俗戲字。”

“戲下”，成詞，謂在主帥的旌麾之下，引申爲部下。文例如下：

A.《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裴駟集解引徐廣曰：“戲，一作‘麾’。”

B.《漢書》卷五十四《李廣傳》：“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


C.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張守珪墓誌》：“宿將郭虔瓘深相器重，處分以戲下之士。”（《補遺》6/62）皆其例。



墓誌文“處趙勝之囊中，未知毛遂”“在項梁之戲下，豈識淮陰”上下對舉。趙勝先後爲趙惠文王、趙孝成王之相。趙孝成王九年，秦兵攻趙，王命趙勝赴楚求救，門客毛遂自薦隨同前往。最終毛遂說服楚王，派春申君率軍救趙，此即“毛遂自薦”。詳參《史記》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傳》。淮陰，即淮陰侯韓信，陳勝、吳廣起義後，韓信仗劍出淮，初投於項梁麾下，繼投項羽、劉邦，經蕭何力薦，被拜爲大將軍，詳參《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漢書》卷三十四《韓信傳》。墓誌文該句即言其不諳軍務事宜，與上文“初投班筆，始事轅門”相呼應。班筆，典出《後漢書》卷四十七《班超傳》：“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以“班筆”喻文書瑣事。轅門，即領兵將帥的營門。《史記》卷七《項羽本紀》：“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①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 61（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第 435 頁。



3.3 釋“无”

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先天太后贊》：“若夫元氣本无，尚存其祖；高旻至大^①，亦有其先。”（《北圖》38/42）

“本”後一字原拓作,《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②卷十六識作“无”，當爲“无”，乃“無”字俗體之訛寫，與“无”字同形而相混淆。“无”“无”二字本无关系，但文献中多见“无”作“无”用，茲考察二字，以厘清正俗。

“无”，源於《說文·亡部》奇字,收在亡部“𣦵”下，隸定作“無”。《說文·亡部》：“𣦵，亡也。無，奇字.

此言“奇字”，據《說文·序》，當指古文有不同的字，與異體字相類。需注意的是，此處“古文”，非古代的文字，而是西漢年間魯恭王壞孔子壁發現的古書，因文字與漢朝通行的隸書不同，故稱爲古文，應當是六國時期的文字。“無”，本字“舞”，會意，甲骨文作（《合集》21473），像兩手持物跳舞之狀；金文作（《集成》944），所持之物變爲上口下木，且與人手分離；後兩“口”之橫畫延長，連爲一筆，作（《集成》4009）。秦系簡牘作（睡·秦8），承西周金文。後分化爲二體。一爲“𣦵”，一爲“𣦵”。《說文·亡部》：“𣦵，亡也。从亡，𣦵聲。”“𣦵”爲“有無”之“無”的本字，“𣦵”則表該字本義，經隸變楷化演變爲“無”。典籍多用“無”表示“有無”之“無”，故又造從“舛”之“舞”表其本義。说文奇字“𣦵”由甲骨文金文字形（《合集》21473）（《集成》944）省去舞具，仅保留人形及横画演变而来，后逐渐演变为,楷化作“无”。

“无”，義爲飲食後氣向上逆進，不能平息。《說文·无部》：“飲食氣不得息曰无。从反欠。”徐灝段注箋：“氣申爲欠，逆氣爲无，故从反欠。”“若夫元氣本无，尚存其祖；高旻至大，亦有其先。”若釋爲“无”，於此文意不暢，當爲“無”。“无”乃“無”俗體“无”之訛寫。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簡43·2作,後訛作,與“无”

① “旻”字，避道光帝旻寧諱，《十二硯齋》作“𣎵”；“旻”字避諱，常見寫法爲中間缺一點，作“旻”。

② 汪鋐，《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清光緒元年刻本，1875）。簡稱《十二硯齋》。

字同形。唐《李皋妻墓誌》：“妃諱無生忍，字無生忍。”（《匯編》1904）“無”作𠂔，敦煌寫卷 P.2173《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景宣演卷上》：“至化洽於無垠，玄風昌於有載。”“無”作𠂔（《俗字典》430），可資比勘。《全宋文》^①卷二百六十三亦錄此贊，此處作“無”，確。另贊文云：“仰觀神化，雖則无方；俯協人倫，口將有自。”“方”上一字《十二硯齋》識作“无”，亦當正。有自，有其來處。《元史》卷一百一十六《顯宗宣懿淑聖皇后傳》：“陰功久積，衍聖緒於無方；神器攸歸，知慶源之有自。”例多不贅。“無方”“有自”對舉。另有字例如：

A. 北宋元豐三年（1080）《石祖方墓誌》：“孝也不匱，友焉無斁。”（《輯釋》280）“無”作𠂔。

B. 北宋宣和四年（1122）《任直謙墓誌》：“直翁入則孝，出則悌，博學而無所成名。”（《輯釋》488）“無”作𠂔；

C. 南宋紹興七年（1137）《遊龍多山詩》：“隨我上虛無，攜持賴有竹。”（《北圖》43/34）“無”作𠂔。皆其例也。

關於“無”“无”“𠂔”三字關係，字書亦有提及。

A. 《類篇·亡部》：“𠂔無无，武夫切，亡也。从亡，無聲，或作無，奇字作无，通於元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

B. 《廣韻》“无”“無”見於兩處。《廣韻·虞韻》：“无，虛无之道，又漢複姓，《左傳》莒有大夫無婁修胡。”《廣韻·虞韻》：“無，有無也，亦漢複姓，二氏，楚熊渠之後號無庸，其後爲氏，又有無鉤氏，出自楚姓。”故《廣韻·虞韻》“无”爲虛无之无，“無”爲有無之無。

C. 《集韻·無韻》：“無无亡武𠂔，微夫切，《說文》亡也，奇字作无，无通於无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或作亡武𠂔。”“无”“無”歸爲一條。

D. 《字匯》《正字通》“无”“無”均見於兩處，“無”爲有無之無。“无”爲古“無”字。

E. 《俗字譜》“無”，引宋刊本《列女傳》、元鈔本《通俗小說》、元刊本《三國志平話》《太平樂府》、明刊本《東窗記》作“无”。

F. “𠂔”，《廣韻》《字匯》《正字通》均有收錄，然與“無”不是

①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 263（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第 51 頁。

同一個字。

G.《廣韻·未韻》：“无，飲食逆氣不得息也。”

H.《字匯·无部》《正字通·无部》：“无，吉器切，音寄，飲食逆氣不得息也。”

I.《俗字譜》引元刊本《古今雜劇》、明刊本《嬌紅記》《白袍記》《目蓮記》、清刊本《金瓶梅》《嶺南逸事》“無”作“无”^①。

故而很多字書“無”與“无”均無關，“無”與“无”之訛混，据劉照劍觀點，其原因主要有四：書寫習慣、作為廢棄字被假借它用；字形的增繁與減省；古文字寫法的影響。詳參劉照劍《“无”“无”字辨認》。

關於“无”“无”二字的關係，甚少有字書提及。僅顧雄藻、楊燮鄴《字辨·字辨補遺》：“无无，上音無，與無通，易寫作无，譌作无。”說明“无”作“无”是文字譌變造成的。另日本柏書房(株)《難字大鑒》：“无部：无、无古同。”无在无部。指明“无”同“无”，然未說明兩字古同原因，蓋據碑版墓誌及寫卷中二字訛混現象做出的判斷。



3.4 釋“慈”

南宋紹興元年（1131）《貞元石像開光銘》：“稽首慈悲，發願既宏。”（《北圖》43/8）

“悲”上一字，原拓作慈，依字形摹錄為“慈”，字書未載。茲識為“慈”。

“慈”字構件“兹”，石刻文字常作兹，如東漢《楊統碑》作兹；唐《柳偁妻墓誌》作兹（《字形表》134）；有時兩短橫或斜筆省略，北魏《暉福寺碑》作兹；北魏《蘇屯墓誌》作兹（《異體字典》939），使得二“么”形與“厶”形相近，“兹”有作“厶”者，《俗字譜·艸部》引《目連記》“慈”作“慈”。“厶”又省作“公”，《長沙走馬

^① 劉復、李家瑞，《俗字譜》（上海：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第51頁。

樓三國吳簡·三年》“慈”作。进而省作“厶”，石刻構件“厶”常與“口”訛混。東漢《校官碑》、北齊《西門豹碑》、隋《修孔子廟碑》、唐《蘇洪姿墓誌》“雄”均作“雄”（《字形表》1616-1617）；唐《長安縣君墓誌》“私”作（《字形表》1069），例多不贅，故由“慈”訛爲“慈”。其字形演變軌跡爲：慈→慈→慈→慈。

“稽首慈悲，發願既宏”，此處“稽首”與古代禮儀“叩頭至地的跪拜禮”不同，乃佛教用語，指出家之人所行之常禮，於見面時用。《金瓶梅》第29回：“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①慈悲，亦佛教語，慈指給予眾生安樂；悲指拔除眾生的痛苦，後俗訛爲慈愛、悲憫的同義詞。發願，佛家語，發下宏大的渡世心願。此句義爲向神佛行禮，發下宏大的渡世心願，願眾生安樂、拔除痛苦。“稽首慈悲”語，典籍文獻習見。

A.《莆仙戲傳統劇碼·西遊記·琵琶洞受拘》：“汝不必踰閑弄戲，論貧僧稽首慈悲。”^②

B.《揚州竹枝詞》：“我輩唾余閑點綴，令人天稽首慈悲，怕莫認作酸窮大。”^③

C.《燒香》：“稽首慈悲，早賜團圓夢，君看色相真如總是空。”^④皆可資比勘。

① 明·蘭陵笑笑生著，《金瓶梅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第224頁。

② 呂品，王評意主編；王富恩校注；中國人民政府協商會議莆田市委員會，福建省藝術研究會編，《莆仙戲傳統劇碼叢書》卷一四（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第251頁。

③ 揚州師院學報編輯部、古籍整理研究室編，《揚州學派研究》（揚州：揚州師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學報編輯部出版，1987），第305頁。

④ 清·葛元煦撰；鄭祖安標點，《滬遊雜記》（清光緒二年刻本，1876），第284頁。

“忘”，《類篇》《廣韻》《集韻》《龍龕手鑑》《字匯》《正字通》《俗字譜》均未收錄。

一般地，異體字的形體上的差異可以分爲兩類：異寫和異構。異構指的是構件或其相對位置的不同，如“鵝”與“鵞”。而異寫就是指漢字在不改變基本結構的情況下因書寫習慣不同而形成的某種形體差異。我們認爲在異體字的研究中，不能忽略異寫，否則會使得異構字形體演變的鏈條出現闕環，不利於異體字的研究。對於“忘”字的研究，必須還原其演變過程中的異寫形體，否則將無法還原文字演變的過程，更無法探求其形成原因。

3.5 釋“菌”


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劉煒等題記》：“大宋淳祐辛亥正月二日，劉煒侍兄炳，攜子姪登，探得幽菌於石鐘之下，因以名亭。”（《北圖》44/112）

“菌”，字書不見，石刻文字亦未見相似字形可資比勘。茲識爲“菌”字。

“菌”字構件“門”，像二戶之形，常作“𠔁”，隋《勝福寺塔銘》“聞”作𠔁（《字形表》1680），唐《蘇洪姿墓誌》“闕”作𠔁，唐《王協墓誌》“閱”作𠔁（《字形表》1683），《玉篇·門部》“門”即作“𠔁”；有時兩短橫連作一橫筆作“𠔁”，隋《宋仲墓誌》“閣”作𠔁（《字形表》1681）。後訛作“𠔁”，隋《蕭瑾墓誌》“閣”作𠔁（《字形表》1681）。其字形演變軌跡爲：門→𠔁→𠔁→𠔁。

構件“束”，常與“束”形近訛混。北齊《姜纂造像記》“束”作束；隋《謝嶽墓誌》“束”作束；隋《李元墓誌》“諫”作諫；唐《崔公妻墓誌》“諫”作諫；寫卷Φ096《雙恩記》：“總言一時，揀異餘時。”

“揀”作揀（《俗字典》187）。“束”，草書快寫保留其輪廓，王獻之《江東帖》作束，楷化作“束”。樓蘭漢文簡紙文書已見形體束。“束”字，輪廓與“束”字相似，草書寫法亦與“束”同，明·韓道亨《草訣

百韻歌》“束”作, 楷化作“东”。“菌”字構件“东”即“束”草書楷化之寫法。故“菌”爲“蘭”之俗體。“菌”，《類篇》《廣韻》《集韻》《龍龕手鑑》《字匯》《正字通》《俗字譜》均未收錄。

幽蘭，即蘭花。文例如下：

A.《楚辭·離騷》：“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B.駱賓王《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①


C.前蜀·韋莊《上春詞》：“幽蘭報暖紫芽折，天花愁豔蝶飛回。”





^②

3.6 釋“𣎵”

南宋《關文鉢墓誌》^③：“中年生益伯，甫六歲而先君官止沿海制機^④，遽棄其孤，未終𣎵，遭世變，遂攜益伯依外家。”

該誌拓本現藏寧波市中國港口博物館，浙江寧波北侖區出土。楷書，工整端莊。其子史益伯撰，南宋大儒王應麟填諱。

“終”後一字原拓作, 依字形摹錄爲“𣎵”，字書不見，石刻文字亦未見相似字形可資比勘。茲識爲“喪”字。








“喪”，甲骨文作、。從二、三、四、五個口不等，從桑之象形初文。以眾“口”爲形符，“桑”爲聲符，形聲字。西周金文承之，作（《癸鐘》“𣎵”所從），漸變作，“桑”字根部出現類似“亾”

^① 唐·駱賓王撰、明·顏文選注，《駱丞集》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781）。

^② 陳邦彥撰，《春駒小譜》卷下（清乾隆養和堂叢書本，1736）。

^③ 2019年5月，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從瀛洲北侖一帶征得南宋“關文鉢墓誌銘”。墓誌爲梅園石質，高110釐米，寬67釐米，厚10釐米。誌文共17行，行35字，共計518字。除第一行有四字損壞，落款有一字損，一字缺外，其餘基本完整。楷書，工整端莊。其子史益伯撰，南宋大儒王應麟填諱。

^④ 沿海制機，沿海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的省稱。

形的形體；《井人妄鐘》作（“亾”所從），已有將類似“亾”形訛變部分改造為“亾”聲的意圖。三體石經古文作，訛變而成的“亾”形已與整字分離，成為獨立部分^①。郭店楚簡《語叢一》簡 98 作，《說文·哭部》作。古“亾”同“亡”，故“喪”又從“亡”，北魏《韓震墓誌》作，唐《夏侯氏墓誌》作，《選諺篇》370 作（《韓國俗字譜》34）是其例。“喪”字從“亡”，是文字形體演變的結果。“𣦵”從三口，乃形符，承古文字，“亡”為聲符，“𣦵”為形聲字。“𣦵”，《類篇》《廣韻》《集韻》《龍龕手鑑》《字匯》《正字通》《俗字譜》均未收錄。

終喪，謂服滿父母去世後三年之喪。文例如下：

A. 北宋紹聖三年（1096）《韓翼冑墓誌》：“終喪，不茹葷。”（《北圖》40/138）

B. 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辛友直墓誌》：“未行，丁母憂。終喪，復除岷州。”（《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卷》366）

C. 北宋宣和三年（1121）《李晟墓誌》：“丁宣奉公憂，終喪，轉通直郎。”（《輯釋》484）

D. 《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E. 《續資治通鑑·宋仁宗慶曆五年》：“（田）況不得已，乞歸葬陽翟，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喪，帝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

誌主關文鈺之夫為史玘卿，又《史玘卿墓誌》：“（咸淳）十年甲戌九月乙亥，以未疾卒於正寢。”（《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匯編》343）史玘卿卒於咸淳十年（1274）九月九日。誌文云：“未終喪，遭世變。”結合當時歷史背景，此“世變”，指發生在史玘卿去世（1274）後三年內的重大歷史變故，結合當時特定歷史背景，當指 1276 年元軍攻佔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俘 5 歲的南宋皇帝恭宗之事。關於誌主生平及宋代史氏家族情況，詳參拙作《新見南宋關文鈺墓誌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 年第 3 期）。

^① 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第 56 頁。

3.7 釋“溜”

南宋嘉定九年（1216）《龍隱巖詩刻》：“愛此無絃曲，崖溜同一聲。”（《北圖》44/55）

溜，據字形摹錄為“溜”，乃“溜”之異體。乃字形訛變所致。“溜”本字作“溜”，《字匯·水部》《正字通·水部》：“溜，溜本字。”“溜”又省作“溜”，《俗字譜》引明刊本《白袍記》《東窗記》“溜”作“溜”^①。“溜”乃“溜”之省。溜，《桂林石刻總集輯校》釋作“溜”^②，確。

崖溜，成詞，從山崖上垂直下落的小股水流，描狀溪流水聲，與文意吟詠龍隱巖吻合。文例如下：

A.隋·江總《攝山棲霞寺碑銘》：“澗風長瀉，崖溜懸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

B.宋·趙師秀《石門僧》詩：“山蜂成苦蜜，崖溜結空冰。”


文字的發展，字體的演進，最根本的內在動力就是趨於簡易的要求，這是由文字的實用性決定的。文字符號的簡易性和區別性是文字發展演進過程中的一對矛盾體。符號的筆畫數與其區別性成正比關係，但符號的筆畫數與其簡易性成反比關係。使用漢字的人既不能爲了漢字的區別性喪失其簡易的要求；也不能爲了漢字的簡易性而失去其區別的功能，必須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狀態，才能對漢字發展產生有益影響。“溜”之異體“溜”，即爲簡易使用原則所造成的書寫變異，但因其與“溜”之形體相近，容易引起混淆，故此字形未能通行，這也是漢字發展中區別性原則作用的結果。


① 劉復、李家瑞，《俗字譜》（上海：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第47頁。

② 杜海軍輯校，《桂林石刻總集輯校》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308頁。

3.8 釋“吝”

北宋咸平四年（1001）《李若拙墓誌》：“爰佐初筵，動有婉畫。典山澤之利，固出納之吝。”（《輯釋》90）

最後一字《輯釋》未釋，，據字形摹錄為“吝”，乃“吝”之異體。

“吝”有異體作“吝”。 “吝”之篆文作“吝”，段注本《說文·口部》：“吝，恨惜也。从口文聲。《易》曰：‘以往吝。’，古文‘吝’从‘𠂔’。” “吝”字見《金石文字辨異》引《唐紀國陸妃碑》：“由是動無悔吝。”注云：“按：‘吝’古作‘吝’，碑特變‘口’為‘厶’。”

按：“吝”之甲文作“吝”，金文作“吝”，其上从“文”明矣，則“吝”或“吝”之形變，“吝”又“吝”之省變也，乃傳寫之舛訛者，是以《廣韻》以為“吝”之異體，信而有徵。北周《華嶽頌》作吝；唐《宴濟瀆序陰額》作吝，是其例。“吝”上部“义”又訛為“又”，北魏《元謐墓誌》作吝。

出納之吝，亦作“出內之吝”。出《論語·堯曰》：“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文例如下：

A. 俞樾《群經平議·論語二》：“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為人之恒言，故言出而并及納。”

B. 《北史·甄琛傳》：“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

C. 宋·蘇軾《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為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

3.9 “掾”（旅）

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法門寺浴器靈異記》：“早者歲在乙亥，

月旅林鐘。”（《北圖》37/53）

據字形摹錄爲“援”，乃“旅”字之異體。宋代以前石刻文字未見。

“旅”，《合集》38177作旅，從旅，從从，表軍旗下人數眾多之義，用爲“師旅”之“旅”，乃“旅”之本義。石刻文字“旅”部字多有訛作“扶”者，北魏《王元詳題記》“旅”作扶；唐《崔眷妻墓誌》“於”作扶，是其例。“旅”字右下部構件“氏”，有時作“衣”，如北魏《元恭墓誌》“旅”作旅；北魏《韓震墓誌》“旅”作旅；唐《李術墓誌》

“旅”作旅，是其例。“援”右上部“𠂇”作“𠂇”，是草書楷化的結果。宋·趙構《洛神賦》“採”作採， “𠂇”可楷化作“𠂇”。

“歲在乙亥，月旅林鐘”，記時。文例如下：

A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七：“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

B 南朝梁·陸佐公《石闕銘》：“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

C 西晉·潘嶽《西征賦》：“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3.10 釋“𡗗”（奪）

北宋乾德三年（965）《范旻妻馮氏墓誌》：“禮伊何，敬如賓，壽不永，天奪真。”（《北圖》37/12）

據字形摹錄爲“奪”，乃“奪”之異體。

《說文·奞部》：“奪，手持佳失之也。从又，从奞。”《說文·奞部》：“奞，鳥張毛羽自奞也，从大，从佳。凡奞之屬皆从奞。”按：《說文·奞部》僅收錄“奪”與“奞”二字。其所從“奞”，戰國前均從佳在衣中，作𡗗、𡗗，至睡虎地秦簡作𡗗，仍從衣，詛楚文作𡗗，“衣”的上部訛作“大”形，篆又省去下部的𠂇，遂有“奞”形。故“奞”是𡗗之訛，字本以從佳在衣中張毛羽奮而慾飛會意，非從大，從佳會意，許據訛體爲說不確。又“奪”字《奪簋》作𡗗，爲從衣懷雀而以“又”（手）

奪之之象。不從奞，篆文從“大”乃從“衣”之訛。構件“又”隸變時作“寸”。本義當是強取^①。

故“奪”字，從大（“衣”之訛），從佳，從寸（“又”之訛）。構件“寸”有時作“木”。唐《韓仁惠墓誌》“奪”作；唐《楊承福墓誌》“奪”作，是其例。《龍龕手鑑》：“奞俗，奪正。”有時構件“大”增繁作“𡗗”，唐《鄭子容墓誌》“奪”作；後唐《毛璋墓誌》“奪”作，可資比參。又“𡗗”“𡗘”，形近。“𡗘”有時“𡗙”“𡗚”筆畫相連作“𡗛”“𡗜”，與“𡗗”形近，如北魏《寇臻墓誌》“登”作；隋《豆盧實墓誌》“發”作。此處，“籍合網”之“中華石刻數據庫”釋作“奪”，確。“奞”，《類篇》《廣韻》《集韻》《龍龕手鑑》《字匯》《正字通》《俗字譜》均未收錄。

“壽不永，天奪真”即言天不憐遺，奪其壽命。“天奪真”即“天奪”，典出《左傳·宣公十五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孔穎達疏：“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即上天奪走他的魂魄，謂欲其死。文例如下：

A. 宋·王禹偁《讓西京留守表》：“顧殘年而氣若屍居，聽成命而魄疑天奪。”

B. 《隋書》卷四〇《楊玄感等傳》：“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②

總之，宋代碑刻材料作為重要的出土文獻，其數量龐大，內容廣泛，真實性強，且鐫刻時代明確，便於器物、文字斷代，對於古代政治、歷史、地理、民俗的研究有重要意義。然有時內容生僻，典故深奧，加上石面缺泐，筆畫難辨。俗字浩如煙海，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古代書籍流傳，以抄書為主，訛寫現象普遍，這都會增加釋讀難度，稍不注意，便會出錯。但碑刻材料的釋讀又是有規律的，如辨別形近字，同中求別；識別俗訛字，異中求同；區分同形字，注意字詞對應；系統考察文字形體歷史演變；考訂名物，聯繫歷史文化；析辭例，通文意；辨正人名，考察史書、譜系等。對宋代碑刻材料系統深入的研究，首先需要對其進行準確釋讀，從而為後續研究提供真實準確的文本。以上十則俗字考釋，

① 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第143-144頁。

② 唐·魏徵等，《隋書》卷70（北京：中華書局，2019），第228頁。

目的是一厘清字義，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閱讀中國古代文獻。有時文字的俗寫、訛寫，往往不能以對錯來簡單地界定，應站在漢字發展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文字在各時期的演變，正確理解、釋讀異體字、俗字，尤為重要。

附錄：宋代碑刻異體字簡表

本表所收錄的宋代碑刻異體字，多為宋代新見異體字^①。可大致反映宋代異體字發展面貌與特點，故附於此。

編號	異體	正字	編號	異體	正字	編號	異體	正字
1	𤇀	北	2	避	避	3	炳	炳
4	𠂇	不	5	餐	餐	6	撤	撤
7	澈	澈	8	𣎵	承	9	埤	城
10	尉	廚	11	窓	窗	12	垂	垂
13	純	純	14	慈	慈	15	此	此
16	次	次	17	叢	叢	18	鹿	粗
19	覷	眈	20	當	當	21	到	到
22	術	道	23	弟	弟	24	蒂	蒂
25	殿	殿	26	鼎	鼎	27	冬	冬
28	頓	頓	29	多	多	30	奪	奪
31	還	還	32	繁	繁	33	飯	飯
34	紛	紛	35	風	風	36	敷	敷

① 本表所收錄的宋代碑刻異體字，就本研究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為宋代新見異體字。宋代碑刻異體字研究，重點在異，對於前代已經出現過、整理過的異體字則不論。

37	副	副	38	𠂔	崗	39	𡵓	崗
40	𠂔	崗	41	歌	歌	42	𡵓	古
43	頤	頤	44	筩	管	45	冠	冠
46	𡵓	歸	47	還	還	48	亥	亥
49	寒	寒	50	侯	侯	51	后	后
52	虎	虎	53	華	華	54	賄	賄
55	急	急	56	迹	迹	57	假	假
58	兼	兼	59	儉	儉	60	檢	檢
61	蛟	蛟	62	教	教	63	傑	傑
64	截	截	65	解	解	66	戒	戒
67	斤	片	68	禁	禁	69	澣	澣
70	炯	炯	71	舉	舉	72	簾	簾
73	爵	爵	74	凱	凱	75	夸	夸
76	睽	睽	77	坤	坤	78	蘭	蘭
79	羸	羸	80	累	累	81	藜	藜
82	裏	裏	83	嚮	嚮	84	烈	烈
85	廩	廩	86	吝	吝	87	靈	靈
88	派	流	89	𡵓	𡵓	90	旅	旅
91	蜚	蠻	92	漫	漫	93	美	美
94	孟	孟	95	夢	夢	96	蔑	蔑
97	命	命	98	命	命	99	目	目
100	奈	奈	101	惱	惱	102	惱	惱
103	逆	逆	104	暖	暖	405	霧	霧
106	匏	匏	107	漂	漂	108	嘯	嘯

109	僕	僕	110	器	器	111	僂	愆
112	譽	愆	113	強	強	114	影	清
115	輕	輕	116	丘	丘	117	𠂔	𠂔
118	𠂔	喪	119	包	色	120	深	深
121	繩	繩	122	聖	聖	123	𠂔	視
124	勢	勢	125	壽	壽	126	疏	疏
127	雙	雙	128	率	率	129	雖	雖
130	溜	溜	131	廳	廳	132	途	途
133	圖	圖	134	屯	屯	135	外	外
136	忘	忘	137	無	無	138	希	希
139	希	希	140	徧	徧	141	徧	徧
142	觸	觸	143	隙	隙	144	戲	戲
145	鮮	鮮	146	銜	銜	147	賢	賢
148	賢	賢	149	獻	獻	150	享	享
151	攜	攜	152	興	興	153	修	修
154	繡	繡	155	蓄	蓄	156	選	選
157	雪	雪	158	異	異	159	竊	竊
160	寅	寅	161	穩	穩	162	英	英
163	元	元	164	源	源	165	源	源
166	云	云	167	再	再	168	再	再
169	再	再	170	贈	贈	171	割	割
172	湛	湛	173	鞵	鞵	174	制	制
175	塚	塚	176	重	重	177	粧	粧
178	資	資	179	族	族	180	最	最

<References>

- [1]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 Beijing Library Jinshi Compilation. *A Compilation of Stone Carvings from the Chinese Dynasties in the Beijing Library Collection*.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2] 董蓮池，《〈說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 Dong Lianchi. *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shuo wen jie zi"*.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3] 郭茂育、劉繼保編著，《宋代墓誌輯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 Guo Maoyu, Liu Jibao. *Interpretation of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4]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Huang Zheng. *Dunhuang Folklore Dictionar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5.
- [5] 金榮華，《韓國俗字譜》（韓國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6）。
- Jin Ronghua. *Korean Folk Dictionar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Asia Culture Society, 1986.
- [6]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 Liu Zhao. *New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Dictionary*.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7]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
- Mao Yuanming. *A Variant Dictionary of Stele Inscriptions in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4.
- [8]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 Zang Kehe. *Form Chart of Han, Wei, Six Dynasties,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Guangzhou: Nanfang Daily Press, 2011.
- [9] 臧克和著，《中國文字發展史·隋唐五代文字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Zang Ke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 Script of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0] 章國慶編著，《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Zhang Guoqing. *Compilation of Ningbo Historical Steles and Tomb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11] 周紹良、趙超著，《唐代墓誌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Zhou Shaoliang, Zhao Chao. *Collection of Epitaphs of the Ta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A Study of the Variant Characters on Steles in the Song Dynasty

Yanfang HE

<Abstract>

Compared with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variant and vulgar characters were reduced, and the use of characters tended to be unifi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folk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which are valu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Nonetheless, the folk characters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ong Dynasty have not been given enough attention in academia and so far only limited studies have touched on this topic. This article first expounds the research value of variant characters on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of variant characters on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n, in the form of illustration, it studies 10 examples of variant characters in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a table of variant characters on stone inscrip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medieval charac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words: Song Dynasty; Inscription; Variant characters; Research

投 稿 日 : 2022.12.29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洛閩語錄》所釋“杜撰”“脫空”探略*

徐時儀·李景遠**

目 錄

1. 引言
2. “杜撰”考釋
3. “脫空”考釋
4. 結語

1. 引言

《古今釋林》是由朝鮮時期的學者李義鳳（1733-1801）所編著的一部百科兼多國語辭典。李義鳳，字伯祥，號懶隱，原籍全州，出身於朝鮮王朝“少論”派名家。李義鳳在十八歲時（1750）初讀《朱子語類》與《四書小注》，因該兩書中方言和早期白話詞語甚多，難以通讀文獻。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Korean Studies Founda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Korean Studies Promotion Service of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AKS-2018-KFR-1250001)

** 第一作者：[中國] 徐時儀，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訓詁學。
(xsh@shnu.edu.cn)

通訊作者：[韓國] 李景遠，漢陽大學（Hanyang University ERICA）中國學系教授，
研究方向：文字學、詞典學。(wonlee@hanyang.ac.kr)

雖然鄭澆所著《語錄解》有所助益，但仍不足以解惑。因此，李義鳳開始遍覽群書，並著手編纂《增註語錄解》。^①《增註語錄解》就是後來《古今釋林·洛閩語錄》的前身。^②

《古今釋林》分爲內篇和外篇。內篇中卷十四至卷十五爲《洛閩語錄》，卷十六至卷十七爲《洛閩語錄·續錄》，各分一字類至七字類編排，每類中再分釋天、釋地、釋火、釋名、釋言等。據《洛閩語錄》篇名下注云：“解出溪門溪訓者，退溪李先生解也。眉訓者，眉巖柳希春仁仲解也。春訓者，同春宋浚吉明甫追解也。增註者，完山李義鳳伯祥集解”。^③

李義鳳《洛閩語錄》的記載有裨於古白話詞語的訓釋。如《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據朱熹所說上下文語意，“八字打開”有“清楚明白”義。考《洛閩語錄》卷十五釋“八字打開”：“八，別也。象分派相別之意，言分明也。◇【增註】退溪曰：禪書多用此語，言見得聖賢說學已如許分明，如八字之打開，無疑處也。”《洛閩語錄》先釋“八”有“分明”義，再引退溪所說禪書多用此語，進而闡明“聖賢說學已如許分明，如八字之打開，無疑處也”。《洛閩語錄》的詮釋不僅爲《朱子語類》“八字打開”詞義的訓釋提供了明確的佐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漢語的詞與語是既相互區別又彼此關聯的一個雙向連續統，二者相輔相成，人們交際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達相近概念的意義。^④本文擬就其所釋“杜撰”和“脫空”略作考探。

① [朝鮮] 李義鳳，《古今釋林·小題》（影印本）（韓國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7）。

② Lee Kyeong-w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Gujin Shilin (Kokeum Seklim) of the Joseon Dynasty: Its compilation background, structure, content and value*. Sha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SAGE Publications, 2019.

③ 退溪李滉和眉岩柳希春有《語錄字義》和《語錄解》。

④ 徐時儀，《習語俗諺的演變及詞語連續統探論》，《上海師範大學學報》5（2018）。

2. “杜撰”考釋

2.1 《洛閩語錄》所釋“杜撰”

杜撰，杜前人說話撰出新語。◇【春訓】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知白神道碑。石問曰：是誰撰？度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蓋度與杜音同故也。◇【增註】《野客叢書》：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世言杜撰本此。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政與杜撰之說同。◇退溪曰：非事實非義理強造說，謂之杜撰。◇又曰：杜撰，杜塞前人之語，以己意撰造也。（卷十四 460）

2.2 “杜撰”的語源

“杜撰”的語源，說法不一。清代有人認爲“杜撰”一詞與唐人杜光庭有關。呂種玉《言鯖》卷下說：“言作詩文無出處者曰杜撰。道家經懺俱杜光庭所撰，多涉虛誕，杜默爲詩多不合律，引用無據，故云杜撰。”^①翟灝《通俗編》云：“道藏五千餘卷，惟《道德經》二卷爲真，余皆蜀道士杜光庭所撰，故曰杜撰。”^②也有人認爲與某個姓杜的道士有關。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五云：“唐杜光庭爲道士，撰集諸道經，多以己說參之，俗語稱杜撰或以爲即始於此，非也。《顏氏家訓·雜藝篇》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考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又作《隸書賦》云，假託許慎，頗乖經據，實則陶先生弟子杜

① [清] 呂種玉，《言鯖》（排印本）（上海：有正書局，1919）。

② [清] 翟灝，《通俗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8），第149頁。下同。

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云云。余意杜撰二字，蓋出於此。”^①

宋人對此詞的語源亦有探討。據沈作喆《寓簡》云：“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杜田生。今之俚諺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者，語轉而然也。豈當時亦譏何之《易》學師承無所自耶？”^②沈作喆所說“杜園”一詞爲宋代的俗語詞，意爲沒有根據的、假的。考魏泰《東軒筆錄》卷六載：“陳繹晚爲敦樸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廷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于眾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座大噓。繹有慚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③又據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云：“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然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雲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④可見，“杜撰”一詞的詞義與其時俗語“杜園”相似。

據戴家祥《社、杜、土古本一字考》一文說，“杜”是“土”的後出分別文。^⑤土，《廣韻》亦有“徒古切”的讀音，與“杜”同音，故典籍中常通用。如《詩·豳風·鴉鳴》：“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經典釋文》：“土，音杜。桑土，桑根也。《韓詩》作杜，義同。”“土”有“土生土長”的“當地”“本地”義。如杜佑《通典·食貨七》載：“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余萬，客戶百三十余萬。”文中土戶即本地住戶。“杜”也有“當地”“本地”義。

① [清] 洪亮吉，《北江詩話》（《叢書集成》本 2598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第 58 頁。

② [宋] 沈作喆，《寓簡》（《筆記小說大觀》本（臺灣：新興書局，1986）），第 554 頁。

③ [宋] 魏泰，《東軒筆錄》（《筆記小說大觀》本（臺灣：新興書局，1986）），第 352 頁。

④ [宋] 王楙，《野客叢書》（《筆記小說大觀》本（臺灣：新興書局，1986）），第 1728 頁。

⑤ 戴家祥，《社、杜、土古本一字考》，《古文字研究》15（北京：中華書局，1986）。

如況周頤《蕙風簃小品·杜煎考》說：“滬上藥肆，輒大書其門曰‘杜煎虎鹿龜膠’。或問余‘杜煎’之意，弗能答也。漚尹言：杜煎猶杜撰，即自煎，吳語也。蘇州蹋科菜有兩種，本地自種曰杜菜，自常州來曰客菜。客菜佳于杜菜。以‘杜’對‘客’而言，可知與‘自’同意。”又據宋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上載：“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盛文肅度禁林當值，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之：‘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對迄方悟，滿座大笑。”^①這則記載中石中立問盛度誰撰寫了《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盛度脫口回答是自己所撰。他回答時稱自己的名字以表示謙敬。杜，《廣韻》屬上聲姥韻，定母，徒古切；度，《廣韻》屬去聲暮韻，定母，徒故切。晚唐時濁上已變去，故盛度回答後發現“度”與“杜”同音，與“撰”合在一起變成了“杜撰”。在座的人也因“度”與“杜”諧音，“度撰”變成“杜撰”而抑制不住大笑起來。由此記載可知，其時“杜撰”一詞已為人所熟知，故盛度脫口而出的回答會引起人們的傳會。

考盛度生活於北宋年間，約卒于仁宗寶元二年（1039）左右，按照常理，口語中一個詞的出現到寫入書面語中大多要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杜撰”一詞當早於此時已出現。清人翟灝《通俗編》說“盛度在杜默前，則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宋人對此詞不甚了了的猜測亦表明此詞在進入書面語以前已在口語中使用了較長的一段時間。由於年代久遠，人們僅僅按照“杜撰”一詞的字面義往往不容易解釋清楚其詞義。其形成之初的理據雖然可能與“杜光庭”或“杜默”有關，但這已是人們試圖解釋其得義之由的聯想。然而其形成之初畢竟存在著能為社會接受的理據性，這是其產生的必要條件。從結構上分析，“杜撰”一詞如以“杜撰”之“杜”為“杜默”或“杜光庭”，則此詞為主謂結構；如以“杜撰”之“杜”為“虛假”義，則可視為偏正結構。考宋時俗語以“杜”稱“假”，故從詞義而言，“杜撰”一詞應為偏正結構，此詞中的“杜”似與“杜光庭”或“杜默”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繫，而很

① [宋] 文瑩，《湘山野錄》（《筆記小說大觀》本（臺灣：新興書局，1986）），第 46 頁。

可能僅僅是一個記音的借字。^①

考《慧琳音義》卷三十九“嬌儕”條下云：“譯經者於經卷末自音爲頡劑，率爾肚撰造字，兼陳村叟之談，未審嬌儕是何詞句。”古人以爲心之官爲思，故慧琳所說的“肚撰”即“杜撰”，亦即憑空臆想。肚，《廣韻》屬上聲姥韻，定母，徒古切。“杜”與“肚”音同。據慧琳釋“嬌儕”所用“肚撰”一詞可以推測“杜撰”一詞早在唐代已出現，其最初的寫法似爲“肚撰”，後因“杜”與“肚”音同而寫作“杜撰”，“杜”於是有了“虛假”和“憑空”義。^②

2.3 “杜撰”與“肚撰”

“杜撰”一詞的詞義爲“沒有根據地編造”，即退溪所釋“非事實非義理強造說”，“以己意撰造”。《近代漢語詞典》釋“杜撰”認爲同“肚撰”。杜，“肚”的同音借字。唐人作“肚撰”，宋人作“杜撰”。釋“肚撰”爲“憑臆想編造；虛構”，引唐慧琳《慧琳音義》爲證。^③白維國和江藍生所撰序言以此爲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糾正成說的例子，稱：

再舉一個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糾正成說的例子。各大型漢語詞典都收

① [明]徐渭《青藤山人路史》又云：“杜本土音，桑土國土並音去聲，故相沿舍土而直用杜。今人言專局一能，而不通大方者，謂之土氣，即杜也”。土，《廣韻》屬上聲姥韻，透母，他魯切。“杜”與“土”音近，青藤山人似以“杜”爲“土”的借字。

② 據清人趙翼《陔余叢考》卷四十三載，其時“俗語相沿，凡文字之無所本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經匠師者曰杜做。後世並以米之不從商販來者曰杜米，筍之自家園出者曰杜園筍，則昔以杜爲劣作，而今轉以杜爲佳品矣。”（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797-798頁）蓋“杜”只是一個記音字，其本字當爲“土”。“土”有“土生土長”義，引申而有“自己、自家”義，自家出產的物品稱“土產”，自己的想法、觀點亦即“土撰”，然稱“土撰”既不達意，又欠雅，故又有“肚撰”取而代之。明代小說也有用例。如《鼓掌絕塵》第四回：“杜開先道：‘已杜撰多時，只候老伯到來，還求筆削。’”

③ 白維國，《近代漢語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第408頁。

有“杜撰”一詞，釋為“編造、虛構”。但是在文獻中另有與“杜撰”同義的“肚撰”卻未見收錄。“杜撰”與“肚撰”是什麼關係？何者為正？根據姚永銘、崔山佳二位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肚撰”猶“臆撰”，“肚、腹”與“胸、臆”屬同一義域的詞，“肚撰”與“臆撰”的構詞方式與思路相同，從“心知肚明”也能看出“肚”與心智類詞語的聯繫。關於“杜撰”的來源，宋代以後有多種說法（詳見《辭源》“杜撰”條），然誠如《辭源》所判定：“杜撰之源，說法不一，……皆不足信。”兩相比較，我們認為“肚撰”更符合詞義的內涵，於是補收了“肚撰”條，並将它列為正條，把“杜撰”列為副條：

[肚撰]dùzhuàn，憑臆想編造；虛構。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九：“譯經者於經卷末自音為頡劑，率爾肚撰造字，兼陳村叟之談，未審娒儕是何詞句。”^①

修訂出版的《辭源》注重探討詞語的語源，其釋“杜撰”一詞引明代圓極居頂的《續傳燈錄》為證。以歷史主義為編寫原則編纂的《漢語大詞典》是迄今最具權威性的一部大型詞典，編輯方針為“古今兼收，源流並重”，其第四卷釋“杜撰”一詞引王楙《野客叢書》為首見例證。顯然，這兩部大型漢語詞典在“杜撰”一詞的釋義上皆尚可進一步窮本溯源，據《慧琳音義》補收“肚撰”一詞及用例，從而揭示出“杜撰”一詞詞義演變的理據和內在脈絡。^②

值得指出的是，《辭源》第三版釋“杜撰”一詞已改以《五燈會元》為證，^③似還可補收《慧琳音義》所釋及宗密所注《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而探其語源，而“娒儕”則為訛誤用字。檢《集韻·覃韻》：“娒，女字。”“娒”為女子人名用字。又檢《說文·人部》：“儕，等輩也。”“儕”引申有“等同，並列”等義。“娒儕”不成詞，與經文描述不空

① 白維國、江藍生，《近代漢語詞典·序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第4頁。

② 徐時儀，《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3-605頁。

③ 《辭源》（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第1514頁；《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第1998頁。

絹索觀音的狀貌義無關，《近代漢語詞典》釋“肚撰”條似可據慧琳所釋和徐時儀校《慧琳音義》改“姤儕”為“嬌儕”。

2.4 “嬌儕”與“嬌儕”

《近代漢語詞典》釋“肚撰”及白維國和江藍生序言所引《慧琳音義》轉錄自姚永銘、崔山佳二位之文，檢姚永銘《“杜撰”探源》載：“考《慧琳音義》卷38“嬌儕”條：“譯經者於經卷末自音為頡劑，率爾肚撰造字，兼陳村叟之談，未審嬌儕是何詞句。”^①檢《慧琳音義》此條載於卷三十九，姚文誤作卷三十八。又檢崔山佳《“杜撰”和“肚撰”》一文參姚永銘《試論〈慧琳音義〉的價值》（浙江省語言學會第九屆年會交流論文）引“嬌儕”為“嬌儕”，^②《近代漢語詞典》釋“肚撰”及白維國和江藍生序言則根據姚永銘、崔山佳二位所引《慧琳音義》誤“嬌儕”為“姤儕”。

《慧琳音義》宋代時於中土已失傳，而藉高麗藏而存，幸于光緒初年為楊守敬從日本訪得。徐時儀碩士論文《慧琳和他的一切經音義》是在考斟比勘《慧琳音義》各本異文所獲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撰成，點校本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徐時儀校《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其中《慧琳音義》卷三十九所釋“嬌儕”，各本皆同。^③檢慧琳所釋此條出自《不空絹索經》第二十五卷，考磧砂藏原文為：“若布瑟置迦三昧耶，識心適悅，依諸如來金剛法門，類相瑜伽如所聖者，面目熙怡加趺而坐。^④若旃毘柁嚕迦三昧耶，識心嬌儕，依諸如來最勝自在奮怒金剛降伏法門，類相瑜伽如所聖者，面目凝視跪踞而坐。”考金藏、高

① 姚永銘，《“杜撰”探源》，《語文建設》2（1999）。

② 崔山佳，《“杜撰”和“肚撰”》，《辭書研究》2（2005）。

③ [高麗]《高麗大藏經》（韓國首爾：線裝書局，2004），第75冊第196頁上欄。徐時儀校，《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184頁；《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修訂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184頁。

④ 面目熙怡加趺而坐，資福藏作“面目凝視結加趺坐”。

麗藏、乾隆大藏經與大正藏所載皆同。磧砂藏二十五卷卷末的隨函音義釋“嬌儕”：“上胡感反，惡性也。下在計反，怒也。”^①文中“嬌儕”似為形容令人敬畏的威武貌。

慧琳“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詰訓，靡不精奧”。^②顧齊之《一切經音義》序稱其“尤精字學”。景審《一切經音義》序亦稱其“內精密教，入於總持之門；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聲明之妙，支那音韻之精，既瓶受于先師，亦泉瀉於後學”。他不僅通曉梵、漢語言，而且熟悉一些西域語言。考“嬌”似與“嬌”形近音近而誤，^③故慧琳撰音義時將《不空罽索神變真言經》中的“嬌”改作“嬌”，並指出“未審嬌儕是何詞句”。由此似可推知慧琳所見當時譯本音“嬌儕”為“頤劑”，慧琳認為譯經者自音為頤劑是率爾肚撰造字。

2.5 “杜撰”與“白撰”

“杜撰”一詞中的“杜”有“憑空”“虛誕”義。^④據楊琳《“詞存系統”與“義由用生”》一文，唐宗密所注《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已有“杜撰”的寫法。^⑤考宋沈作喆《寓簡》所說“今之俚諺謂白撰無所本者為杜田”中“白撰”的“白”也有“憑空”“虛誕”義。如《朱子語類》卷七十五：“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陳亮《謝陳同知啟》：“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于其中。”兩

① [宋]《磧砂藏經》(上海：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1934)，第七十函164冊第45頁後。

② 《宋高僧傳》卷五《慧琳傳》，載《高僧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③ 嬌，五感切，又胡感切，感韻疑母；嬌，胡感切，感韻匣母。詳參徐時儀，《“嬌儕”與“肚撰”考略》，《古漢語研究》1(2018)。

④ 章太炎《新方言·釋言》：“今人謂虛造為杜造，或曰杜撰，杜即唐字，亦詫字也。”《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54頁。

⑤ 宗密注杜順《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真空觀·空色無礙觀》“笑煞杜禪和”云：“只如杜撰禪和，笑個甚麼？”參楊琳，《“詞存系統”與“義由用生”：詞彙學的重要學術理念》，《長江學術》2(2019)。

例中“白撰”與“杜撰”義近。又如《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例中“懸空”與“白撰”的“白”義近，皆有“憑空”“虛誕”義。再如《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二：“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著。”例中“白空”與“懸空”義近。由此可證其時“白撰”一詞亦有“憑臆想編造；虛構”義。

3. “脫空”考釋

3.1 《洛閩語錄》所釋“脫空”

《洛閩語錄》還釋有與“杜撰”詞義相近的“脫空”。如：

○脫空 헛것. ◇【春訓】猶言헛헛. ◇【增註】退溪曰：脫空，疎空，空虛也。（卷十四 461）^①

○一場大脫空 헛밭탕 크게 소탈하고 허다. ◇【增註】退溪曰：一場，猶言一段一次之類。脫空，疎脫空虛也。言學不用書則終無收拾，只成一段大疎脫空虛之學也. ◇又曰：헛지위헛거시라. （卷十五 599）

3.2 《朱子語類》中“脫空”的詞義

“脫空”本義為四周不與其他東西相連。引申有“疎脫空虛”義，喻落空。如《朱子語類》：

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16.338）^②

① 《古今釋林·傳奇語錄》亦收‘脫空’，其云：“버서나리오. 又헛되단 말.”。

② 《朱子語類》（王星賢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括弧內為卷和頁。下同。

或問“言前定則不躓”。曰：“句句著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64.1563）

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談兵亦皆是脫空。（66.1635）

引申有“憑空，弄虛作假”義。如：

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倡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15.303）

罔，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32.812）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必大錄云：“若不看義之可行，便與他約，次第行不得，便成脫空。”（22.524）

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69.1715）

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83.2151）

曰：“它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126.3033）

論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135.3221-3222）

又有“沒有根據，隨便，亂”義。如：

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24.558）

若是不著實，只是脫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58.1362）

還有“憑空捏造，吹牛，撒謊，說大話”義。如：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倡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15.303）

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64.1578）

3.3 “脫取”與“脫賺”

“脫空”的“憑空捏造，吹牛，撒謊，說大話”義實質上也是一種

欺騙，《朱子語類》中有“脫取”“脫賺”等。如：

（蔡）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101.2570）

例中“脫取”意謂“騙取”。脫，似為“詛”的記音。“詛”有“欺騙”義。《說文》：“詛，沅州謂欺曰詛。”“脫”亦有“欺騙”義。如《武林舊事》卷六《遊手》：“有所謂美人局、櫃坊賭局、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詛”與“欺”同義構成並列複合詞“欺詛”。如宋沈邁《蓬萊山送徐仲微赴蓬萊令》：“胡然古荒王，甘心事欺詛。”“脫”後取代“詛”而有“欺騙”義，騙、脫同義構成並列複合詞“騙脫”。如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蓋奸人乘危造為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

又如：

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說動。其實無能，用著輒敗，只志在脫賺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樣底欺，做事不成，蓋以此耳。（133.3199）

例中“脫賺”也有“騙取”義。宋代其他文獻也有用例。如王明清《揮塵後錄》卷三：“又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道途行旅謂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浹，又報鹽法變矣。”《晦庵集》卷二十九《乞給由子與納稅戶條目》“欲乞檢坐敕條行下，約束諸縣倉庫交到人戶稅物一錢以上，須管當日印給朱鈔，令所納人當官交領，不得似前只將鈔單脫賺人戶。”又作“賺脫”。如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三：“太宗開國之文君，不應賺脫一僧而取翫好。”

考“賺”有“贏得；獲得”義。如孫元晏《齊·何氏小山》：“顯達何曾肯系心，築居郊外好園林。賺他謝朓出山去，贏得高名直至今。”由“贏得；獲得”義引申而有“哄騙；誑騙”義。如《全唐詩》卷八七二載《朝士戲任穀》詩：“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又如《捉季布變文》：“分明出敕千金詔，賺到朝門卻殺臣。”^①今北京官話、冀魯官話、中原官話與江淮官話等方

① 徐復《敦煌變文詞義研究》指出：“唐人稱‘被人誑騙’為‘賺’”，引此例。《中國語文》8（1961）。

言仍用“賺”表“欺騙、哄騙”義。^①“賺”似是“詵”的後出俗字。考《廣韻》：“詵，被誑。謙，俗。”《類篇》：“詵，巧言。”《集韻》：“詵，妄言。”據《廣韻》，詵俗作謙。“詵”的巧言妄言行騙與“賺”的“哄騙；誑騙”義相似。檢《龍龕手鑑》：“賺，俗；賺，正。”謙、賺形義相近可通。^②考宋法天譯《妙法聖念處經》卷六：“誑詵有情，詐行恩愛。”例中“誑詵”又作“誑賺”。如同卷：“受甜惡行，誑賺有情。”又卷七：“喻如幻法，誑賺有情。”又如宋善卿編《祖庭事苑》卷一《雪竇洞庭錄》：“賺，當作詵。佇陷切。”又卷三《雪竇祖英》上：“當作詵。佇陷切。被誑也。”又卷五《懷禪師前錄》：“賺舉，賺當作詵。直陷切。被誑也。”由此可證“賺”“詵”在“哄騙；誑騙”義上同義。

“脫”“賺”同義連用組成並列複合詞“脫賺”而有“騙取；欺騙”義，語義上具有認知心理上的雙向性，即施騙方使用某種不正當的手段使受騙方失去某種東西，而受騙方所失則為施騙方所獲。

4. 結語

“杜撰”一詞的詞義為“沒有根據地編造”，“脫空”亦有“憑空，弄虛作假”義。李義鳳所編《古今釋林》中的《洛閩語錄》收釋有“杜撰”和“脫空”二詞，據其所釋可探《洛閩語錄》與禪儒語錄的關聯。禪儒語錄是中國古代典籍中一種特有的體制，具有文白混雜的半口語化特點，可以說是漢語白話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在漢語由雅而俗從文言到白話的漫長發展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義鳳《洛閩語錄》的記載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也為我們研究古白話詞彙和漢

① 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第6822頁。

② 徐復《敦煌變文詞義研究》：“按‘賺’，通作‘謙’。”“‘賺’有‘市物失買’一義。‘被誑’即由此引申，亦後起分化字。”《中國語文》8（1961）。董志翹《五燈會元詞語考釋》指出：“蓋‘賺’乃‘謙’（詵之或體）之假字，然後從‘被誑’引申出‘誤’義也。”《訓詁類稿》（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9），第202頁。

語詞彙史提供了一份珍貴的語言實錄，不僅有裨於古白話詞語的訓釋，而且還可探東亞漢字文化圈內傳播方與接受方的文化互動。^①

① 徐時儀，《李義鳳古今釋林探略》，《江西科技師範大學學報》1（2017）。

<References>

- [1] [朝鮮] 李義鳳,《古今釋林》(影印本)(韓國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7)。
Lee Ui-bong. *Gogeum Seokrim* (Photocopied). Seoul: Asia Cultural Society, 1977.
- [2] [高麗] 《高麗大藏經》(影印本)(韓國首爾:線裝書局,2004)。
Koryo Tripitaka (copied). Seoul: Thread-bound Books, 2004.
- [3] [宋] 《朱子語類》(王星賢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
Zhuzi Yulei (proof and punctuated Text by Wang Xingx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4] [宋] 沈作喆,《寓簡》(《筆記小說大觀》本)(臺灣:新興書局,1986)。
Shen Zuozhe. *Yu Jian* (Biji Xiaoshuo Daguan edition). Taiwan: Xinxing Book Company, 1986.
- [5] [宋] 魏泰,《東軒筆錄》(《筆記小說大觀》本)(臺灣:新興書局,1986)。
Wei Tai. *Dongxuan Bilu* (Biji Xiaoshuo Daguan edition). Taiwan: Xinxing Book Company, 1986.
- [6] [宋] 王楙,《野客叢書》(《筆記小說大觀》本)(臺灣:新興書局,1986)。
Wang Mao. *Yeke Congshu* (Biji Xiaoshuo Daguan edition). Taiwan: Xinxing Book Company, 1986.
- [7] [宋] 文瑩,《湘山野錄》(《筆記小說大觀》本)(臺灣:新興書局,1986)。
Wen Ying. *Xiangshan Yelu* (Biji Xiaoshuo Daguan edition). Taiwan: Xinxing Book Company, 1986.
- [8] [清] 呂種玉,《言鯖》(上海:有正書局,1919)。
Lv Zhongyu. *Yan Qing*. Shanghai: Youzheng Books, 1919.
- [9] [清] 翟灝,《通俗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8)。
Zhai Hao. *Tongsubia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68.
- [10] [清] 洪亮吉,《北江詩話》,《叢書集成》本 2598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
Hong Liangji. *Beijiang Shihua* (Congshu Jicheng editio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35.
- [11] 趙翼,《陔余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Zhao Yi. *Xinyu Cong Kao*.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12] 《高僧傳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Gaosengzhuang Hej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1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Zhang Taiyan.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14] 徐時儀,《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Xu Shiyi. *A Study of the Xuanying and Huilin's Yiqiejing Yingy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15] 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Xu Shiyi. *Yiqiejing Yingy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16] 《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Ci Yuan* (third editio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5.
- [17] 白維國,《近代漢語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 Bai Weiguo.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15.
- [18] 王平,《韓國漢文辭書史料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
- Wang P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Korean Chinese Dictionaries*.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20.
- [19] 戴家祥,《社、杜、土古本一字考》,《古文字研究》15(北京:中華書局,1986)。
- Dai Jiaxiang. "A Textual Study of the Ancient Texts of She, Du and Tu". *Study of Ancient Tex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20] 徐時儀,《慧琳和他的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88)。
- Xu Shiyi. *Huilin and His Yiqiejing Yinyi*. Shanghai: Master's Thesis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1988.
- [21] 徐時儀,《習語俗諺的演變及詞語連續統探論》,《上海師範大學學報》5(2018)。
- Xu Shiyi. "The Evolution of Idioms and the Continuum of Words and Idioms".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18 (5).
- [22] 姚永銘,《“杜撰”探源》,《語文建設》2(1999)。
- Yao Yongming.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duzhuan (杜撰)". *Language Planning*, 1999 (2).
- [23] 崔山佳,《“杜撰”和“肚撰”》,《辭書研究》2(2005)。
- Cui Shanji. "Duzhuan (杜撰) and duzhuan (肚撰)".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2005 (2).
- [24] 徐時儀,《李義鳳〈古今釋林〉探略》,《江西科技師範大學學報》1(2017)。
- Xu Shiyi. "An Overview Introduction of Yi Uibong's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nnotation”.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017 (1).

- [25] 徐時儀,《“嬌儕”與“肚撰”考略》,《古漢語研究》1(2018)。

Xu Shiyi. “The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wo Words anqi (嬌儕) and duzhuan (肚撰)”.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2018 (1).

- [26] 楊琳,《“詞存系統”與“義由用生”:詞彙學的重要學術理念》,《長江學術》2(2019)。

Yang Lin. “A Word Exists in Systems and Meaning Comes from Usages: the Important Academic Concepts of Lexicology”. *Yangze River Academic*, 2019 (2).

- [27] Lee Kyeong-w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Gujin Shilin (古今釋林, Kokeum Seklim) of the Joseon Dynasty: Its compilation background, structure, content and value*. Shanghai: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SAGE Publications, 2019.

The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Two Words “duzhuan” (杜撰) and “tuokong” (脫空) in *Luo Min yulu* (洛閩語錄)

Shiyi XU•Kyeong-won LEE

<Abstract>

The primary meaning of “杜撰” is “baseless fabrication”. In *Luo Min yulu* (洛閩語錄), the annotation is “madeup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words”. Huilin pointed out that some Buddhist sutra translators regarded “頡頏” as “嬾儕”’s Phonetic annotation, which was a hasty fabrication. For the annotation of the word “肚撰” in 近代漢語詞典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嬾儕” should be replaced by “嬾儕” as we follow Huilin’s critics. Drawing on the notes from 慧琳音義, the connotation of “杜撰” in the 3rd edition of 辭源 explores its original meaning. In *Luo Min yulu*, “脫空” is annotated as a synonym of “杜撰”. According to 朱子語類, “脫空” means “out of thin air, falsification”, “being baseless, random, chaotic”, “fabricating, boasting, Lying, exaggerating”, etc.

Keywords: Gogeum Seongnim (*Gu jin shi lin*); Fabrication (duzhuan); Falsification (tuokong)

投 稿 日 : 2023.02.28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構建東亞漢字詞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的意義 與方法*

金錫永(韓國教員大學)・李志宣(嶺南大學)・
鄭池秀(韓國教員大學)・崔辰而(韓國教員大學)・
洪貞賢(韓國教員大學)・金修卿(韓國教員大學)**

目 錄

1. 引言
2. 東亞漢字詞先行研究現狀
3. 構建數據庫的意義
4. 數據庫的構成和構建方法
5. 結論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2021S1A5C2A02089069).

** [韓國] 金錫永，韓國教員大學漢語教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會語言學、漢語教學。(sinolingua@naver.com)，第一作者。

[韓國] 李志宣，嶺南大學文化人類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會語言學、越南語教學。(vietnam@yu.ac.kr)

[韓國] 鄭池秀，韓國教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研究方向：漢語語義學、漢語教學。(anita520@hanmail.net)

[韓國] 崔辰而，韓國教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研究所學術研究教授，研究方向：現代漢語語法、漢語語義學。(jinysh1413@gmail.com)

[韓國] 洪貞賢，韓國教員大學國語教育系講師，研究方向：韓語語法教學、韓語詞彙形態學。(symbolist@naver.com)

[韓國] 金修卿，韓國教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研究方向：漢字詞、日語待遇表現。(sk05033046@gmail.com)，通訊作者。

1. 引言

本研究旨在為拓展漢字詞研究的廣度和維度提供必需的基礎資料，對構建最大限度覆蓋率（coverage）的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確定涵蓋韓語、漢語、日語、越南語古今詞形和方言詞形的綜合性考察基礎的必要性進行探討，同時進一步探索具體的實施方案。

漢字詞（Sino[-xenic] words）源於東亞通用的書面語——文言文，是韓語、日語、越南語中的通用詞形。雖然我們很難解釋為何從標記角度和詞形角度對“漢字詞”進行交叉命名，但從“可還原為漢字的詞形”這一點看，漢字詞大致可理解為漢語系（Sino-xenic）詞彙。^①也就是說非漢語中的漢字詞和漢語中的絕大多數詞彙^②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質性。雖然漢字詞這一概念原指非漢語中的漢語系詞形，一般的漢語詞彙幾乎不叫做漢字詞，但如果考慮到這些詞之間的同質性，“漢字詞”也可從廣義上理解為包括絕大多數漢語詞彙和韓語、日語、越南語中的漢語系詞彙在內的概念。^③

韓語、漢語、日語、越南語（以下簡稱“韓漢日越”）中的漢字詞在構成要素^④、造詞法，甚至在個別詞形等層次上都具有同質性，但同時它們也擁有各自的特性。如果說同質性是因為它們都源於漢語，並且後來還進行持續的詞彙交流的話，那麼特性便源於四種語言各自的特點以及語言變異、語言變化造成的獨立性。

同質性和特性同屬內在範疇屬性，因此漢字詞常被四種語言的研究

① 韓語、日語、越南語分別使用“漢字語”、“漢語”、“漢越詞”來指稱這一概念。

雖然名稱各不相同，但實質大同小異。中國學術界根據這類詞都源於漢語的特點，將其稱為“漢源詞”或“漢根詞”。

② 最近開始出現在中國人的語言生活中並被標準詞典收錄的字母詞是不屬於此的唯一例外。

③ 如非特別指明，下文中的“漢字詞”均採用廣義概念。

④ 本文所指的“構成要素”並非詞素。這是因為“佛蘭西”、“玲瓏”等用漢字標記的音譯詞或連綿詞也被認為是漢字詞，而其構成要素也有同質性和異質性之分。

者當作共時對比研究以及歷時考察、語言教育研究的對象。這些研究均牽涉到分布考察，需要使用放射狀（radial）或網狀（reticular）關係圖。尤其在當下，在眾多學術領域採納證據分析法，數據日益重要的情況下，毫不誇張地說作為基礎資料的數據的規模，即數據庫的覆蓋率是迅速拓展漢字詞研究寬度和維度的關鍵所在。出於這樣的考慮和判斷，我們將東亞漢字詞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定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本文將首先回顧東亞漢字詞先行研究的幾種研究傾向，然後再對作為拓展研究幅度和維度基礎的漢字詞數據庫為何需要具備底層形式和表層形式兼顧的廣域性和反映地區、時代變異的多維性進行論證。最後本文還將對如何構築以獲取信息為目的的韓漢日越四種語言的數據庫進行說明，介紹實現這一構想的構築流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2. 東亞漢字詞先行研究現狀

由於受到漢語的漢字和漢字詞的長期影響，韓語、日語、越南語中會經常出現源於漢語的漢字詞或利用漢字詞素造的詞。雖然多數情況是漢語向其他語言輸出，但語言和文化交流不可能只是單向的，韓語、日語、越南語中的部分漢字詞重新回流到漢語後，又成為漢語的一部分。歷經兩千年的歷史交流，漢字詞已成為韓漢日越 4 種語言的通用詞形。這一點從漢字詞在漢語詞彙中佔壓倒性的多數，在其他三種語言的詞彙中也分別佔 52~56%（韓語）、40~49%（日語）、65~70%（越南語）的事實，便可得到確認。^① 漢字詞不僅存於四種語言之中，而且使用頻率也很高，因此從音韻、形態、功能或語言接觸、詞彙交流等角度對漢字詞展開積極研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① 韓語數據引自한글學會（1929-1957）和國立國語院（2022）的統計數據；日語數據引自金田一春彥（1988）、沖森卓也（2006）的統計數據；越南語的數據則引自Huỳnh Thanh Xuân（2003）、Võ Thị Mai Hoa（2019）的統計數據。雖然不同的統計資料存在數據上的差異，但三種語言中漢字詞佔比極大這一點是確切無疑的。

2.1 跨語言研究的數量分布現狀

東亞漢字詞和漢字文化圈詞彙研究領域會經常提及對韓漢日越 4 種語言進行共同研究的必要性。但從實際研究現狀看，多數研究只同時對 2 種或 3 種語言進行考察。^①

根據韓國學術數據庫 RISS 的統計，截止 2022 年 8 月 6 日，漢字詞的相關研究共有 2,484 篇。^② 本文根據下載目錄中的論文名、關鍵詞、摘要等部分或全部信息，對涉及韓語、漢語、日語和越南語的研究進行了統計。統計結果顯示涵蓋 4 種語言的研究只有 5 篇，涵蓋 3 種語言的研究有 42 篇，大多數研究涵蓋 2 種語言，共有 402 篇。在涵蓋 3 種語言的 42 篇論文中，大多數研究都集中於韓漢日^③ 3 種語言，以韓日越 3 種語言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僅有 1 篇。越南語漢字詞受關注程度較低的現狀在涵蓋 2 種語言的研究中同樣得到了確認。402 篇論文中，只有 12 篇涉及到越南語，其中涉及韓語和越南語的研究有 9 篇，^④ 涉及漢語和越南語的研究有 3 篇。涵蓋 2 種語言的交叉研究也集中於韓漢(192 篇)或韓日(172 篇)兩大領域。在韓漢漢字詞研究中，有 5 篇是研究漢語方言或港式中文(通用語)和韓語關係的。此外，還有 13 篇論文無法視作涉及兩種語言，因此未能納入統計。這些研究一般涉及韓語的各種變體，如韓朝語言^⑤ 差異、韓朝語言和中國朝鮮族韓語中的漢字詞、脫北民詞彙教育等主

① 除對比研究外，本文將直接涉及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或涉及多種語言借用和傳播的多語言研究也包括在內。為了方便，本文將這些研究統稱為“跨語言研究”。

② 用“漢字語”、“漢字詞”、“漢越詞”、“漢越語”等進行檢索後，共提取出 3,025 篇論文。除去重複資料、學術大會發表資料、討論文、非論文資料以及和漢字詞幾乎沒有關係的資料外，共獲得 2,484 篇論文。

③ 其中 1 篇(太平武, 1996)對韓語的變體——中國朝鮮族社會的韓語(朝鮮語)和漢語、日語進行了對比。

④ 其中 1 篇(安明哲, 2010)對韓朝語漢字詞和越南語漢字詞的相關關係進行了分析。

⑤ 本文中“韓(語)”一般指南韓或南韓韓語，“朝(鮮)(語)”指北韓或北韓韓語，中國朝鮮族社群的韓語變體則表達為“中國朝鮮族韓語”，不區分變體就將其統稱

題。

鄭池秀、金錫永(2022)曾通過中國學術數據庫 CNKI 的關鍵詞檢索,以涉及韓漢日越漢字詞的學術期刊論文為依據,對相關研究動向作了詳細分析。該研究在用“漢字”、“漢字詞”、“漢語詞”^①、“漢越詞”等關鍵詞^②檢索獲得的目錄中,共篩選出 983 篇屬於本文規定的漢字詞相關論文。該研究根據題目和關鍵詞,再參照摘要和全文,對這些論文進行了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涵蓋韓漢日越 4 種語言的研究中,涉及韓漢(180)、韓日(4)、漢日(560)、日越(1)等 2 種語言的研究共有 745 篇,而涉及 3 種語言的研究僅有以韓漢日 3 種語言為研究對象的 13 篇論文。中國學術界主要從漢語向海外傳播的單向觀點而非交互觀點來看待韓日越的漢字詞,因此在跨語言研究領域,更傾向於考察韓日越三種語言中的一種與漢語的關係,而不是同時對三種語言進行考察。而在這種傾向中,仍可發現和韓國相同的相對忽視越南語漢字詞的現象。

日本學術數據庫 CiNii 的統計結果也顯示出類似的情況。^③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我們通過 CiNii 確認的近 11 年(2012.1.-2022.12.)的漢字詞研究成果共計 296 篇,但這些研究成果中涵蓋韓漢日越 4 種語言的只有與對漢字圈(韓漢日)學生的日語教學有關的 4 篇研究。涵蓋 3 種語言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其中涉及韓漢日 3 種語言的研究有 4 篇,涉及漢日越 3 種語言的研究有 1 篇。在涉及 2 種語言的研究中,最多的是與

為“韓語”。

① 日語中指稱漢字詞的用語是“漢語(かんご)”,而漢語中的“漢語(Hànyǔ)”卻指漢語本身。因此漢語指稱日本漢字詞通常使用“漢語詞”這一用語。“漢語詞”同時還用於指越南語中的漢字詞。

② “漢字詞”、“漢語詞”、“漢越詞”幾乎不用於指稱漢語中的詞彙,但在對韓日越 3 種語言的漢字詞和漢語進行對比和比較時,則不得不使用“漢字詞”、“漢語詞”、“漢越詞”等關鍵詞。

③ 在 CiNii 中檢索“漢語”,可獲得 3,216 篇論文。但“漢語”既可指漢語,又可知日本的漢字詞,因此排除非漢字詞研究後,論文數量大為縮減。同時由於 CiNii 不提供摘要和關鍵詞信息,只能靠題目中的關鍵詞來把握現況,因此我們只能通過下載最近 10 年的研究論文並直接確認的方式來統計動向。

漢日 2 種語言相關的研究，共有 113 篇。此外涉及日越和韓日的研究各有 7 篇。與韓中學術界一樣，日本學術界的東亞漢字詞研究也極少涵蓋 3 種以上的語言。他們主要傾向於研究漢日之間的問題，越南語被忽視的現象依然十分明顯。

越南目前還沒有綜合性的學術論文檢索引擎，國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和國公立圖書館等學術機構也未曾構築學術論文檢索引擎。由於無法進行在線論文檢索，因此只能對主要學術期刊的目錄進行直接調查。我們從 1969~2016 年的《語言》(《Ngôn ngữ》)^①、1984~2022 年上半年的《漢喃》(《Hán Nôm》)^②、1996~2020 年的《語言與生活》(《Ngôn ngữ & Đời sống》)^③的論文目錄中共找出了 181 篇涉及漢字詞的相關研究。其中絕大多數研究是有關越南語漢字詞的，共有 176 篇。語言比較研究僅有 9 篇，而這 9 篇均是涵蓋 2 種語言的比較研究。具體來說，韓越比較研究有 4 篇，中越比較研究有 3 篇，日越比較研究有 2 篇。

從各國學術數據庫或主要學術期刊論文目錄提取的數據信息顯示，在學術研究中直接或間接涉及漢字詞的情況為數不少。如將範圍縮小至跨語言研究，各數據庫或論文目錄的統計數據分別為 449 篇(韓國)、758 篇(中國)、136 篇(日本)、9 篇(越南)，其中絕大多數研究只涵蓋 2 種語言。在這些研究中，較為矚目的是 Kim (2008)、許喆 (2018)、李智瑛 (2020)、Lee (2020)、申雄哲 (2022) 的研究。上述研究或直接對韓漢日越 4 種語言進行對比，或涉及到比較案例。涵蓋 3 種語言的研究共有 60 篇，僅占整體比重的 4.4%。同時漢字詞研究中，越南語受忽視

① 《語言》(《Ngôn ngữ》) 是國立社會科學院下屬語言學院於 1969 年起發行的學術期刊。因不提供 2017 年以後的論文目錄，因此目前 (2022 年 6 月) 只掌握了截止至 2016 年的現狀。

② “漢喃 (Hán Nôm)” 是漢字詞和在漢字詞基礎上創製的越南固有文字——喃字 (Chữ Nôm) 的統稱。學術期刊《漢喃》(《Hán Nôm》) 是國立漢喃研究院於 1984 年起發行的權威學術期刊。

③ 《語言與生活》(《Ngôn ngữ & Đời sống》) 是越南語言學類學會中規模最大的越南語言學會發行的學術期刊。由於學會網站不提供學術期刊目錄，我們只能通過越南南部芹苴 (Cần Thơ) 市立圖書館提供的目錄進行現況統計。

的傾向十分顯著。這固然與越南語的研究基礎薄弱相關，同時其他語言研究者不易獲取越南語漢字詞信息也對此產生了影響。

2.2 對象資料的廣度和考察維度的局限性

從漢字詞研究現狀看，涵蓋 3 種以上語言的研究無疑具有特殊意義。相對而言，這類研究比起涵蓋 2 種語言的情況，研究範圍相對廣泛。在此選取其中的兩個案例，來分析一下這類研究的局限性。

李顯雨（2018）以韓漢日 3 種語言為對象，對“공부-工夫（功夫）-工夫”進行了考察。研究採用歷時方法，通過同時考察漢語中的“工夫”和“功夫”，很好地分析了這些詞在韓語或日語中的詞義擴張過程。但該研究因把“造詣”、“本領”和“存心養性”處理為不同的義項，從而導致部分詞義的擴張過程未能得到充分說明。^①同時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項研究沒有對越南語進行考察，否則還可將得出更加多維的結論。在越南語中，“công hu（工夫）”可用作名詞，意為“為做某事而（用心）投入的時間和努力”^②；也可用作形容詞，用來指“付出時間和勞動”的情況。名詞用法與漢語“工夫”幾乎相同，值得關注的是它的形容詞用法。在越南語這類孤立語中，形容詞和動詞一樣，可直接用作謂語。正如下文例句所示，這種用法是其他 3 種語言所沒有的，屬於越南語的特殊用法。如將這一特徵也一同進行對比，那麼便可觀察到“工夫”一詞更加多維的詞義擴張過程。

Việc chuẩn bị rất công phu.

事 – 準備的 – 非常（副詞） - 需要時間/努力、費心（形容詞）

① 該研究雖然明確證實了韓語的“공부（工夫）”源自以朱熹為首的性理學家提出的“工夫”和“存心養性”，但卻沒有論證“存心養性”這一義項和“（花）時間”、“（花時間獲得的）才能、造詣”等義項可能具有的歷時繼承關係。因此他們對現代漢語“工夫（功夫）”和現代韓語“공부”關係遠近的分析仍比實際情況來得遠。

② 和韓語“공들이다（功들이다，意為“下功夫”）”中的“공（功，意為“功夫”）”類似。

需要下功夫（時間和努力）去準備

都在學、許仁寧（2017）的研究從共時角度對漢語的“工夫”、韓語的“공부（工夫）”和日語的“工夫”進行了詞義對比。^①他們把韓語的“工夫”和近義詞“修學”、“研究”、“研磨”、“學問”、“學習”等設為同一個小類，並列舉了與這6個詞具有同素（論文中使用“類形”這一用語）關係的漢語詞彙小類和日語詞彙小類，證實了每種語言的小類都具有不同的特點。他們的研究對克服單向同形異義研究的局限性，無疑是一次很有意義的嘗試，但同時該研究也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古代語言資料和現代語言資料的區分問題。他們的分析立足於共時層面，但卻把不屬於現代漢語詞彙的“修學”也納入了漢語的小類之中。他們的分類依據是《漢語大詞典》。^②該研究曾指出《漢語大詞典》是“最具權威的大型漢語詞典”，這樣的說法說明他們其實並沒有意識到《漢語大詞典》是一部古代漢語詞典。^③事實上《漢語大詞典》中的“修學”屬古代漢語，詞典中收錄的例句是魏晉或宋代的句子。其次，他們過度強調了漢字標記的“同形性”（或“類形性”），僅把漢語“工夫”當作考察對象，而將“功夫”排除在考察範圍之外。漢字是標記語言的工具，而標記不一定是穩定和確定的。^④該研究將漢語“工夫”一詞的意思限制為“做某事花費的時間”，將其納入[時間]這一小類，這使得“工夫”一詞和歸屬於[學習]小類的韓語“공부（工夫）”

① 該研究旨在探討設置“類形異義”的必要性，“공부（工夫）”一詞是作為類形異義的例子提出的。

② 該研究雖以《現代漢語詞典》為基礎資料，但因《現代漢語詞典》中沒有收錄“修學”一詞，因此劃分依據又參考了《漢語大詞典》。

③ 《漢語大詞典》中的“漢語”既包括現代漢語，又包括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大詞典》（2010）是在《漢語大詞典》詞條的基礎上，提取其中的現代漢語部分，再對詞條信息進行補充後編纂而成的。《漢語大詞典》中的詞條共有366,010條，而《現代漢語大詞典》詞條共有10萬餘條。

④ 漢語中經常出現通假現象，因此語言標記可能會不同於原來的詞素，有時甚至需要進行本字研究。這說明標記是不穩定、不確定的。

一詞的關係比實際情況要遠得多。現代標準漢語中的“工夫”和“功夫”其實是同素異綴關係。如將“功夫”一詞也納入考察範圍，根據《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能力、造詣”和“武功”等義項，那“工夫”就無法只限定於[時間]範疇。^①在《現代漢語分類大詞典》(2007: 38, 488)中，“工夫”一詞被同時納入“時間”範疇和“能力”範疇，這種分類可為我們提供參考。

對此，本文認為如能同時對多種漢語^②進行綜合考察，應能得出更加立體的結論。在漢語的各種方言中，“工夫”被用於表達“本領、造詣”、“武功、武藝”、“態度、涵養”、“工作、活兒”、“細心周到、刻意、考究”等意思(李榮，2002: 182; 許寶華、宮田一郎 1999: 194—195)。研究者如能考慮到分布情況，就不會只強調共時層面上漢語“工夫”和韓語“공부”的差異性。

有的研究則對漢語方言和韓語漢字詞進行了比較。嚴翼相(2007)曾在《漢語方言詞彙》(第2版，2005)收錄的648個名詞中選定了148個可與韓國漢字詞進行對比的詞，並將它們與漢語的20個地區方言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同形詞的比重按長沙、北京、太原、揚州的順序逐漸增加。鄭紹賢(2009)以臺灣客語能力認證採用的2000個詞的詞彙表為基礎，從中選取了366個在閩方言和韓語中有相應漢字詞的詞，進行了是否同形、同義的比較研究。上述研究在將漢字詞研究範圍擴大到漢語

① “工夫”和“功夫”的功能在逐漸出現分化，但這是由書面語的規範化引起的，並不是因為語言本身的不同造成的。現代漢語中，區分男性第三人稱和女性第三人稱的“他”和“她”也屬於這種情況。漢字標記法經常會出現這種現象。再來看一個借字標記的例子。“獅子”一詞原本記作“師(子)”，後來才標記為“獅子”，兩者是用同一個詞的不同標記，並非兩個不同的詞。正因如此，判斷漢字詞是否具有同一性，不應以“同形”、“類形”的“形”為判斷依據，而應以建立在本字(即便本字無法確定)基礎上的“同素”關係為中心，進行判斷。

② 根據漢語方言相互理解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這一標準，有人認為廣東方言(Cantonese)、客家方言(Hakka)、閩南方言(Hokkien)等漢語方言應視為“漢語系語言(Sinitic languages)”或“漢語屬(Chinese genus)”語言(梁世旭，2021)。事實上漢語方言的研究者也曾試圖從方法論的側面，將這些語言當作不同於漢語的另一種語言來研究。

方言這一點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所用資料的局限性卻十分令人遺憾。如能對更多的地區方言進行分析，使用規模更大的詞彙資料，那應能得出更加可信的結論。^①同時上述兩項研究的起點均是漢語方言資料，但如果是以韓國漢字詞和中國的哪種方言相似，相似度有多高為研究主題，那首先應在韓語常用的漢字詞中設定詞彙範圍，然後再分析中國的哪種方言存在它們的同形詞。而實現這一點，必須有規模足夠龐大的資料作支撐。

Kim (2008) 及其罕見地從語義學的角度對韓語、日語、越南語和漢語 4 種東亞語言的漢字詞作了考察。他以韓漢日越中的現代漢字詞詞彙為中心，對韓漢、韓日、韓越漢字詞的同義、包含、重疊關係進行了定量分析，但遺憾的是該論文並未恰當地運用研究資料。如較為醒目的一點是該研究在漢語資料方面，未採用中國的標準詞典《現代漢語詞典》，反倒採用了《新漢語詞典》(李榕默, 1990)，結果導致現代漢語中不存在的“八面美人”和韓語中的“팔방미인 (八方美人)” 構成了一組近義詞。正如許喆 (2018) 指出的那樣，僅以是否被詞典收錄為標準，並不能保障該詞彙一定在該語言中使用，從而難以保障研究的正確性。再者“八面美人”也並非《現代漢語詞典》的詞條。

雖非論文中的論點，但作者在結論部分曾指出：就漢語而言，有必要對臺灣和新加坡等南方地區的漢字詞特點進行更多的分析，而這一點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正如前文提及的“工夫”那樣，只有同時考察漢語圈的方言，並進一步對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華語”中出現的通用語系漢語的地域差異進行分析，東亞漢字詞的考察視角才能更加立體。

多元化的語言觀同樣也適用於韓語。我們同樣有必要分別考察韓朝的漢字詞。從這一點看，鄭鍾南 (1999) 對韓朝漢字詞列表差異進行的研究無疑極具意義。美中不足的是該研究在資料的蒐集方法和覆蓋性上有所欠缺。作者首先從韓國的報刊和電視中選取漢字詞，將其和朝鮮的教育用漢字詞進行比較，再從韓國的報刊中提取朝鮮人較生疏的 1700 個

① 鄭紹賢 (2009) 將“運轉土-運轉手 (閩語)-運轉手 (客家語)”分析為異形同義便是其中的一例。韓語中也存在“運轉手”一詞，因此應將三種語言裡的這三個詞視為同形同義詞 (褒貶等聯想意義上的差異並非該文的研究對象)。

詞作為考察對象。這種方法在詞彙選擇和提取過程中都很難確保充分排除了任意性。由於研究資料缺少充分的客觀性，因此在該研究基礎上，對韓朝和越南漢字詞進行比較，以確認漢字詞分布的共性程度，揭示東亞漢字詞形成和交流過程的安明哲（2010）之類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同樣的局限性。從這一點看，很有必要先構築一個充分收錄韓朝漢字詞的客觀數據庫。

從多元角度理解漢語和韓語，在涉及第二語言教學學習研究中的漢字詞處理時，也會造成範式轉換的效果。在外語教育中，學習者的母語是一個重要的參考項。大體上在對中國人學習者進行韓語漢字詞教育時，學習者會被假定為標準漢語的使用者；反之，在對以韓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進行漢語詞彙教育時，學習者往往會被假定為韓國學習者。而事實上，中國的漢語學習者中有很多是漢語方言的使用者，而以韓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中則包括朝鮮學習者。問題在於不同母語背景的學習者不僅熟知的漢字詞是不同的，而且對同一漢字詞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例如崔娟華(2007)曾指出與漢語“幫助”同形的韓語“방조(幫助)”指“刑法中為他人實施犯罪提供便利的行為”，是一個貶義詞，而朝鮮“文化語”中“방조(幫助)”的詞義和漢語“幫助”幾乎相同。因此在教學上，向韓國學習者說明“幫助”一詞和向朝鮮學習者說明“幫助”一詞會產生相當的差異。又如姜漢植（2008）曾指出韓語“반점(飯店)”指餐廳，而漢語“飯店”指賓館，但事實上南京、丹陽、崇明等地的方言使用者在提及“飯店”一詞時，首先想到“餐廳”的可能性會更大。

從對上述幾個研究案例的探討中可知，我們的研究還面臨古語和現代語的區分問題(或者說有必要確保可同時對古語和現代語進行考察的縱向信息)、同時考察各種漢語方言資料的必要性問題以及對所考察對象詞彙在現實語言中使用度做出判斷的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可歸結於資料的可及性問題。如僅依賴個人研究者的能力解決上述問題，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很難獲得克服上述一切問題的研究成果。

2.3 未被納入漢字詞研究範疇的研究

漢字詞通常被認為是以漢字為構成要素的詞，漢字這一概念本身並不是構詞的要素，而是標記體系，因此“以漢字為構成要素”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所以人們通常以“與個別漢字相符合的音節形式”（宋基中，1992）為判斷標準。也就是說漢字詞由漢字構成，且詞的語音形式還要與構成漢字的韓國漢字音保持一致。根據這一標準，宋基中（1992）以“-두（音 du）”和“-桃（도，音 do）”讀音不一致為由，將底層形式為“紫桃、胡桃、櫻桃”的“자두、호두、앵두”等詞排除在漢字詞的範疇之外。但正如蕭悅寧（2022）指出的那樣，“다（音 da）”和“차（音 ca）”是“茶”字在不同時期傳入韓語的讀音，“糖”讀“당（音 dang）”和“탕（音 tang）”兩個讀音也屬於同樣的情況。《標準國語大辭典》則將“녹차（綠茶）”分析為“綠차”，將“설탕（白糖）”分析為“雪糖”，這種分析隨即引起了如何看待“보리（菩提）”和“반야（般若）”這兩個詞的問題。

當然，宋基中（1992）的研究是強調要在共時角度按一定的特徵劃分詞彙範疇，這種觀點本身便具有一定意義，而蕭悅寧（2022）的研究則是主張以所謂的“漢語系”詞彙為中心，考察其變體時，有必要充分擴大考察範圍，而這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意義。

考慮到對漢字詞的理解和範疇設定會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麼根據既有的漢字詞概念，我們有必要將一些原本不包括在漢字詞研究範圍內的研究，即有關漢語系詞彙的研究也納入漢字詞的研究範圍。除了上文提到的例子外，還存在一些本應來源於漢語，但因詞形變化，現在很難找到直接關聯的例子。例如，現代韓語中的風（바람）、麥（밀）、芻（筆）、路（길）等詞都不屬於漢字詞，但如果假設這些詞在上古時期傳入韓國，並且還保留著漢語上古音的痕跡，那麼它們便可當作漢語古音構擬的資料使用（尚玉河，1981；曲曉雲，2005；崔玲愛，2004；嚴翼相，2008等）。^①

① 在漢語上古音構擬時借鑑韓語資料，或在韓語語源研究中借鑑漢語上古音研究成

通過以上探討，我們確認了東亞漢字詞現有研究的定量狀況，同時我們還通過具體的研究案例指出了現有研究的局限性。上述研究現況告訴我們，僅憑語言研究者個人的研究能力和語言理解能力，是很難用較廣的視角來分析問題的。學術界之所以要通過共同努力積累並共享研究資料，是爲了減少研究者反復進行同類工作的浪費，站在共同構築的巨人的肩膀，培養先進的研究視角。下面我們將就提高東亞漢字詞信息的可及性，構建滿足研究者各種研究目的的東亞漢字詞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的必要性，進行具體分析。

果的案列有：바람-風、밀-麥、붓-筆、리-螺、뽕-蠶、稂、駱、길-路、실-絲、맛-味、살-歲、가지-枝、거리-街（尚玉河，1981；曲曉雲，2005；崔玲愛，2004；嚴翼相，2008）等研究，為數還不少。在這些研究中，有部分研究是以漢語上古音存在詞頭複輔音（即所謂的“複聲母”）為前提的。而某些學者認為上古漢語是不存在詞頭複輔音的。同時關於這些詞的詞源研究，也存在不同的觀點。本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肯定上述所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在於強調在進行漢字詞研究時，有必要參考這些研究。

3.1 韓漢日越 4 種語言

韓國、日本、越南自古以來就受中國影響，在本國文字創制之前，這些國家的書面語主要使用漢字和文言文。雖然我們很難精確推斷出它們最初使用漢字和漢字詞的時期，但韓半島（朝鮮半島）至少在公元前 1 世紀左右就開始使用漢字了，而漢字和文言文教育則在三國時期就開始了。據推測漢字傳入越南和日本的時期分別在公元前後和 1 世紀左右。

由於自古就開始使用漢字和文言文，韓語、日語、越南語中自然有很多源自漢語的漢字詞，不僅如此上述各語言還積極利用漢字來造詞，而這些詞又重新流回漢語或其他語言。漢字詞雖然起源於漢語，但不久就成了 4 種語言的通用詞形，從而導致漢字詞在漢語、韓語、日語和越南語的詞彙中都佔有較高的比重。

這一事實說明了考察 4 種語言中所有漢字詞的必要性，即構建韓漢日越 4 種語言漢字詞數據庫的必要性。漢字詞是 4 種語言共同的詞彙類型，對漢字詞的考察和描寫不應停留在個別語言的層次，而應在涵蓋 4 種語言的層次上進行。雖然從狹義角度看，該問題只涉及語言接觸或詞彙交流，但從廣義角度看，4 種語言在音韻、形態、功能等方面也並非全無關聯。同時從實用性角度看，這 4 種語言在上述各國均屬主要外語，關於漢字這一通用詞形的信息在語言教育領域也有很大的實用性。

3.2 涵蓋底層形式和表層形式的廣域詞形信息

東亞漢字詞數據庫可用作詞彙體系、語源、語言接觸等各研究領域的基礎資料，因此在設計上應最大限度地體現語言之間的同形關係和同義詞分布。故此，不同於一般漢字詞的定義，本文將東亞漢字詞數據庫收錄的漢字詞定義為“全部或部分底層或表層形式與漢字相關的詞彙”。這一設定效果如下。

第一，除一般意義上的漢字詞外，將語源上與漢語有關，但不以漢字為媒介的借詞、漢字音出現變異的詞形都納入數據庫的收錄對象，能使詞彙之間的對應關係得到最大限度的體現。

例如韓語中的“상추”和“생채”雖然都源於漢語的“生菜”，但前者是近代漢語的借音，因此一般不視為漢字詞。如果根據這一區分，將“상추”一詞排除在數據庫的收錄範圍之外，那就難以顯示漢語“生菜”的兩個義項分別和韓語的“상추”、“생채”相對應的事實，這會使漢語“生菜”看似只有一個義項與韓語的“생채”相對應。

第二，將日語中不視作漢字詞但標記為漢字的詞彙納入數據庫，可對漢語中所謂的借形詞的詞源進行全面的觀察。漢語中除“字母詞”外，所有的詞彙都以漢字為標記，其中也包括詞形從漢語以外的其他語言中借用的詞，即所謂的借形詞。例如漢語的“取締”、“壽司”就分別源於日語的“取り締まる”、“壽司”，而在日語中這些詞並不被視為漢字詞(漢語)。因此如果按照既有的漢字詞概念來設定數據庫的收錄範圍，那就會遺漏掉這類在日語中不被視為漢字詞的詞彙，從而無法體現出日語和漢語之間的對應關係。從這一點看，我們有必要將那些在日語中不視作漢字詞、但表層形式卻包含漢字的詞彙也都納入數據庫的收錄對象。

第三，將韓語“극복(克服)하다”等“詞根+하다”之類的詞以及“옥탄가(octane-價)”、“내림조(-調)”、“황새치(黃-)”等詞根、詞綴或類詞綴的部分形態包含漢字要素的混合詞也納入數據庫，那就可一次性提取並分析4種語言中當作詞綴或類詞綴使用的漢字詞素，而這將促進眾多派生研究的湧現。

3.3 涵蓋時空變體的多維詞形信息

東亞漢字詞數據庫應收錄涵蓋地域和時代變體在內的多維詞形信息。具體來說漢語信息方面應涵蓋漢語方言和全球華語的地域變體^①，韓語信息應涵蓋韓朝的所有漢字詞，同時數據庫還應收錄上述各語言的古語和現代語。因為如此一來，數據庫便可更廣泛地用於掌握詞語的借用

① 全球華語泛指中國(PRC)的普通話、台灣的國語、香港式中文(港式中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語”等漢語通用語的區域變體。雖然它們在概念上可視為方言(dialects)，但在漢語的方言體系中，這些語言均屬通用語。出於方便，本文將其稱為“全球華語區域變體”。

關係、考察詞語古今變化和語源研究方面。構建這種廣域多維數據庫具有如下意義。

第一，在漢字詞方面，只有同時對韓朝語言的差異、漢語內部方言的差異、全球華語的地區差異進行考察，才能掌握更立體的分布情況。

漢語方言的差異主要體現在音韻上，同時詞彙上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漢語方言詞彙的差異歸根結底就是漢字詞素的差異，或詞素結合方式的差異，而上述差異都可歸屬於漢字詞的差異。相反韓語、日語、越南語中漢字詞的地域差異卻並不大。但由於韓朝分裂的特殊原因，韓朝語言在社會文化上存有較大差異，這使它們在漢字詞上存在一定的差異。而現有研究卻未能充分考慮語言內部的這種多樣性。

以韓語的“물건（物件）”一詞為例，現有研究在比較範圍上，一般只對“物件（韓）-物（日/越）-東西（漢）”進行對比，這使韓語中的漢字詞“物件”看上去像是韓語特有的詞形。但如將比較對象擴大到漢語方言，就會發現廣州、廈門、柳州、婁底、銀川等地的“物件”一詞和韓語的“物件”一詞具有相同的詞義（圖 1）。不僅如此，“物件”一詞僅在漢語南部方言出現的事實還強烈暗示了它很可能是古漢語詞形的傳承。為確認這一點，我們需要掌握古代漢語信息。涵蓋古語的多維數據庫能使我們了解到“物件”一詞源於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等白話體書面語的事實。

另一個例子是“만두（饅頭）”。如將該詞與漢語方言放在一起進行考察，我們可獲得更加豐富的理解。一般說來韓語的“饅頭”是有餡兒的，而漢語的同形詞“饅頭”是沒有餡兒的。但其實這種區別僅限於使用標準漢語或官話方言的地區。上海、蘇州、杭州方言裡的“饅頭”是無餡兒的饅頭和包子的統稱，而崇明、溫州方言裡的“饅頭”僅指包子。日語中的“饅頭（まんじゅう）”也只在餡兒的種類上有所區別，在“有餡兒”這一點上和韓語的“饅頭”或中國部分吳方言中的“饅頭”是相同的。

當數據庫涵蓋北韓漢字詞時，對比的維度也會有所不同。漢語“直升機”雖然在韓語中沒有同形的漢字詞，但在朝鮮卻存在著常用的同形詞“직승기(直升機)”。有趣的是越南語中指稱“直升機”的詞，是包含“直升”的混合詞“*Máy bay trực thăng*”(機械+飛+直升)”。^①只有將朝鮮語包含在內，才能顯示出同形的“直升”在漢語-朝鮮語-越南語中的相關性。

漢語詞彙會因不同的方言而不同，不僅如此，通用語（標準語）詞彙還會因地域而不同。眾所周知，在不同的地區，指稱“出租車”的漢語通用語是不同的。在中國大陸稱“出租車”，在臺灣稱“計程車”，在香港和澳門稱“的士”，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稱“德士”。“（往卡里）充值”在中國大陸稱“充值”，在香港、澳門稱“增值”，在臺灣稱“加值”，在新加坡稱“添值”。^②金錫永（2018）構建的全球華語詞彙數據庫收錄

① 越南語詞典中也有將之標記為“直昇”的情況。這與前文分析的“工夫-功夫”同屬同素異綴之例，只在書寫上存有差異，不能視為構成成分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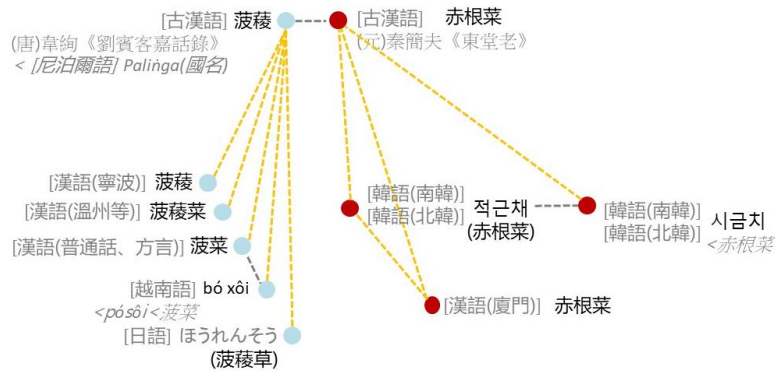
② 正如指稱“環島交通”的英語表達因地域而異，有“rotary”（新英格蘭）-“roundabout”（美國中部）-“a traffic circle”（美國大部分地區）等一樣，這並非對錯的差異，因此對這些詞，我們應一視同仁。

了像上述詞彙那樣因地域而不同的 3,568 個變體詞形以及僅在特定地區使用的 8,421 個特殊詞形。如果不將全球華語納入數據庫之內，那我們在分析具有同義關係的韓語 “채소 (菜蔬)” 和標準漢語 “蔬菜 (소+채)” 時，會很容易把兩者視為異形同義或同素逆序關係。而在香港的漢語通用語裡，和韓語同形的 “菜蔬” 也被用來表達同一個意思。這些例子說明了我們之所以將全球華語也納入東亞漢字詞範圍和數據庫收錄範圍的原因所在。

第二，漢字詞的分布維度，不僅能體現共時的地域差異，而且還能體現歷時差異。構建涵蓋 4 種語言的古語數據庫和現代語數據庫，不僅能立體地顯示出橫向維度上的地域差異和縱向維度上的古今差異，而且還能顯示出其演變過程。在此基礎上，如能再收錄借詞及其詞源的相關研究成果，那麼數據庫的使用效率將會得到進一步提高。

例如韓語 “시금치 (菠菜)” 的詞源是 “赤根菜”，韓語裡共存著源自同一詞源的漢字詞 “시금치” 和 “적근채 (赤根菜)”。“시금치” 一詞在標準現代漢語裡是 “菠菜”、在日語裡是 “ほうれんそう (菠薐草)”。根據 Nguyễn Văn Khang (2013) 的研究，指稱菠菜的越南語 “bó xôi” 也源於 “菠菜”。像這樣，根據現代語信息，我們可以確定漢日越語的相關性。難以確定的是韓語 “시금치” 和 “赤根菜” 的關係。但如果對比方言信息，就能發現 “赤根菜” 是漢語廈門方言裡的用詞，再對比古語信息，還能發現漢語古語中就存在 “赤根菜” 一詞，更具體地說該詞出現於秦簡夫的元雜劇《東堂老》中。另根據劉正琰等 (1984) 關於 “菠菜” 語源的研究，我們還可以知道 “菠菜” 源於尼泊爾語 “Paliṅga”。

這種擴大覆蓋範圍，收錄時空性變體的廣域多維數據庫，作為基礎資料具有相當的效用價值，對挖掘漢字詞的相關研究課題、判斷研究可行性大有幫助。這就是本文提出構建可涵蓋東亞漢字詞及漢字詞形的廣域多維數據庫的原因所在。



[圖 2] “菠菜” 相關漢字詞的關係圖

3.4 信息數據庫

許喆（2018）認為以往的漢字詞詞彙研究存在 4 個方面的問題——僅以詞典為依據，未確認該詞實際上是否在各語言中使用；僅以漢字詞本身為對象，未考慮各語言的詞彙場（語義域）；為越南語擬設了違背語言現實的漢字標記詞形；對義項相似度進行分析時極少考慮分布情況。正如前文第 2 章先行研究現狀所述，本文的出發點也基於同樣的問題意識。為徹底解決第二和第四個問題，數據庫中還需要收錄義項信息。本文設想的廣域多維數據庫擁有最大限度的覆蓋率，詞條數也極為龐大，因而很難再涉及義項。為克服這一缺點，我們可為數據庫用戶提供解決問題的資料查詢信息。可提供的查詢信息包括使用頻率信息、來源信息（所收錄的詞典）、涉及該詞彙的研究文獻信息、對譯詞信息、詞源信息、源語言信息等。

使用頻率信息可作為前文第一個問題，即實際上是否使用的判斷依據。韓語可參考從世宗語料庫中提取的現代書面語語詞統計和現代口語語詞統計的排名值；漢語可參考較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和第二版（2008；2021）中 56,008 個和 56,790 個詞條的頻率排名值；日語可參考現代日語書面語平衡語料庫（BCCWJ）的排名值；越南語則可借用 VTB（Vietnamese Tree Bank）和 VCor（Vietnamese Corpus）中的數值。上述

頻率值均從實際使用的現代語言資料中提取，因此可以認為納入頻率統計的詞彙均為現代語言中使用的詞彙。不僅如此，我們還能根據頻率值和排名值的高低，判斷其是否為常用詞。

此外，我們還可以參考並收錄針對韓漢日越 4 種語言的外語學習者開發的詞彙表信息。韓語可參考 TOPIK 詞彙表以及國立國語院詞彙教學內容開發資料（韓松花等，2015）的等級信息；漢語可參考漢語水平等級詞彙（1992/2001）、新漢語水平考試詞彙（2010）、漢語國際教育用音節漢字詞彙等級劃分（2010）、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標準（2021）等資料；日語可參考國立國語研究所（1984）的教學用基本詞彙調查資料、砂川有里子（2011-2014）的日本語教育詞彙表、JLPT 詞彙表（2007）。至於沒有公認詞彙表的越南語，我們則可從國立河內大學和國立胡志明大學出版的同級教材中提取重複出現的詞彙列表，再以參考信息的形式錄入數據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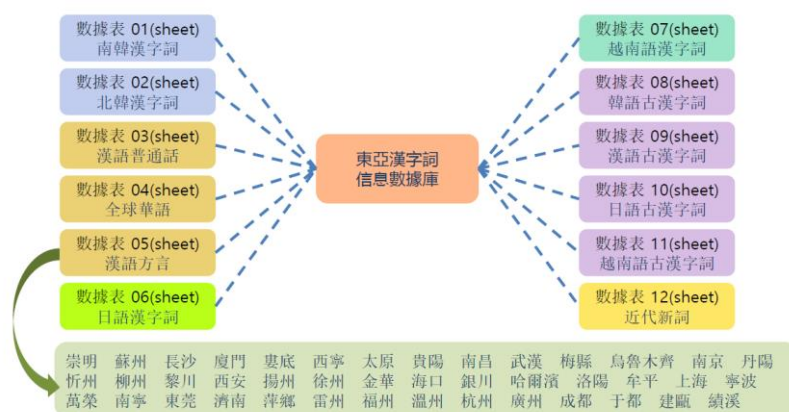
數據庫無需直接收錄義項信息，但可收錄該詞彙所在的詞典名（簡稱）和頁數信息，以方便用戶查詢詞典中的義項信息。另外，收錄和該詞彙相關的研究文獻信息也可為用戶提供幫助。在能夠借鑒對譯詞信息的情況下，還可將每個詞彙的對譯詞收錄在數據庫中。例如國立國語院提供的網絡《韓國語-○○語學習詞典》多語種對譯詞信息，就可幫助我們掌握具有同義或近義關係的詞彙對。

4. 數據庫的構成和構建方法

根據上文指出的必要性，為擴大詞形收錄的範圍和時空維度，我們只能設計一個收錄大規模詞條的數據庫，內部根據詞條性質，再下設多個數據庫（實體表）。基於前文提及的各種必要性，本文建議構建 12 個實體表互連的關係型數據庫。

4.1 數據庫的構成和收錄的信息

基於上文提及的必要性，我們認為數據庫需要具備以下構成，即構築通過詞條（同形詞）表、同義詞（對譯詞）表等連動的 12 個實體表關係型數據庫。



[圖 3] 東亞漢字詞信息數據庫的構成

根據內容，12 個實體表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現代漢字詞，其中包括韓朝漢字詞、標準漢語漢字詞、全球華語漢字詞、42 個漢語地域方言的漢字詞、日語漢字詞、越南語漢字詞。第二類為古漢字詞，韓漢日越 4 種語言的古漢字詞表就屬於此類。最後，考慮到漢字詞範疇的特殊性，我們認為有必要另行構築一個近代新詞數據庫。當然，對於近代新詞來說，由於沒有充分涵蓋對象詞彙的詞典等資料，我們可以考慮在能夠收集的近代新詞研究資料範圍內提取詞彙，進行構築。

構築上述實體表時，需要可供提取詞條或基本信息的資料。如上所述，為充分提高覆蓋率，我們把以下各語種的主要辭書作為提取初始詞條的對象資料。

[表 1] 詞條提取基礎資料目錄

	資料名稱	出版年度	性質	詞條數
韓 語	標準國語大辭典	網絡版	韓國標準語（包括百科詞條）	434,173
	延世韓國語辭典	1998	韓國現代標準語	約 5 萬
	朝鮮말大辭典	2017	朝鮮標準語（包括百科詞條）	約 44 萬
	現代朝鮮말辭典	1988	朝鮮現代標準語	約 13 萬
	古語大辭典	2016	古語	221,940
漢 語	辭海	2019	標準漢語（包括百科詞條）	約 13 萬
	現代漢語詞典	2016	標準現代漢語	69,862
	全球華語大詞典	2016	全球華語	88,573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2002	42 個地區的方言	約 32 萬
	汉语大词典 ^①	1993	古語	366,010
日 語	広辞苑	2018	標準日語(包括百科詞條)	約 25 萬
	新明解国語辞典	2020	標準現代日語	79,000
	旺文社全訳古語辞典	2018	古語	43,500
越 南 語	Đại Từ Điển tiếng Việt	2013	標準越南語(包括百科詞條)	約 12 萬
	Từ Điển tiếng Việt	2018	標準現代越南語	約 7 萬
	Hán Việt Từ Điển	1996	現代語&古語	約 4 萬
近 代 新 詞	明治のことば辞典	1986	明治時代新詞	1,614
	近現代漢語辭源	2020	近代新詞	約 4.3 萬
	跨語際實踐（Liu, 1996）	2005	近代新詞	2,036
	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 （Masini, 1993）	2005	近代新詞	466
	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 （沈國威, 2008）	2012	近代新詞	2,381

① 《漢語大詞典》第二版編纂工作已啟動，共 25 冊。不過全書還沒出齊，全書出版後，我們該將其納入對象資料。

從這些資料收錄的詞條中提取漢字詞及漢字詞相關詞形，即提取全部或部分底層形式或表層形式與漢字相關的詞形，以此作為數據庫的收錄項。數據庫所收錄的詞形均標註來源信息，即輸入所收錄的詞典和頁數信息，以使用戶查詢所需資料。

[表 1]的對象範圍包括上述各語種中詞條規模在 12 萬-44 萬左右的大型詞典和規模在 5 萬-8 萬左右的中型詞典各 1 部。僅憑某個詞形是兩種詞典都有收錄，還是只被一種詞典收錄的事實，便可在某種程度上推定該詞形在相關語言中的地位。但僅憑這一點，用戶仍很難充分判斷該詞形是否實際用於現代語言及其使用度，因此如上所述，我們還可把使用頻率、教學詞彙等級等信息一起錄入數據庫。

此外，除上述各語言的讀音、詞性等基本信息外，數據庫還可錄入對譯詞信息，並構建同義詞組作為連接對譯詞的紐帶。在此基礎上，如再錄入地域信息和地域的經緯度數值，便可獲得同義詞組地圖。如[圖 1]所示，這麼做可一目了然地顯示出同義詞的地域分布。為多達數十萬計的詞項輸入對譯詞信息，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因此我們可將其作為長期課題來推進。為確保數據庫能夠馬上投入使用，我們只能考慮先在有限的範圍內開展對譯詞錄入工作。考慮到實現的可能性和利用率，我們認為比較適當的方案是先錄入使用頻率最高的 1 萬個詞條的對譯詞信息，並構建同義詞組。

以這種方式構建的同義詞組，一個詞形可根據義項與幾個對譯詞相連，因此僅錄入對譯詞信息，同義詞組有可能會出現並非同一義項的同義詞。為解決這一問題，可把義項，而非詞條當作數據的處理單位。這麼做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而且義項區分本身很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見。因此我們可以先不對義項作區分，詞形之間具有部分同義關係時，如存在“詞-詞”的對譯詞時，即可將其納入同義詞鏈。至於如何使用按上述方式構建的同義詞組，較為可行的方案只能寄希望於用戶，即個人或群體研究者的力量了。考慮到這一點，本文建議構建的數據庫的首要目的應在於提供可及的資料或信息。

此外，數據庫中還存在某些只錄入特定數據庫（實體表）的信息。例如用來確認詞形起源的古漢字詞數據庫主要與現代語相連動，因此我們可在此錄入與現代語相關的現代語對譯詞信息，同時為確認古語詞形

的出處，還可錄入已開放的古文獻數據庫檢索結果網址鏈接。近代新詞數據庫收錄了大量近代時期傳入的西方詞彙的漢字譯詞，因此還需錄入原詞信息和初始文獻出處信息，另外如能錄入個別漢字詞的研究文獻信息，還可為研究者提供查詢資料之便。對於不包含在狹義漢字詞範疇內的詞形，如不以漢字為媒介而是採用借用方式的所謂的“漢語系”詞彙，如果我們能錄入相關的研究文獻信息，也可提高數據庫在研究領域的使用率。^①對於漢字詞中因借用其他語言而形成的詞形，則可錄入金錫永（2011）參考大量漢語外來詞研究成果而構建的漢語借詞數據庫中的信息，以便於我們確認語源信息。^②

4.2 數據庫的構建步驟和方法

東亞漢字詞廣域多維數據庫以韓漢日越 4 種語言的詞典文本資料和相關文獻信息為基礎。構建步驟大致分為 3 階段：“各數據庫（詞彙範疇）資料的收集與加工”→“確定總類型、基本收錄信息和相當於實體表的 12 個 excel 工作表的構成”→“通過構建關係型數據庫所需的附加表，實現實體表之間的連動”。

第一階段是文本資料的加工階段。在此階段，可使用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程序、正則表達式及批處理編輯器（EmEditor 等）來提供工作效率。OCR 程序的功能雖然有了很大改進，但仍會出現錯字和漏字，因此對結果進行校對仍需投入大量時間。正則表達式和批處理功能可區分資料的字段（列），操作結果仍為 txt 格式。該階段獲得的資料可立即轉換成 Excel 行與列。該階段提取的結果可單純轉換為以下 Excel 格式。

① 數據庫的目的在於“提高可及性”，因此對是否歸屬於漢語系借詞存在不同意見的情況，最好也都錄入數據庫，同時再提供持支持或反對觀點的相關文獻信息。

② 可參考各種資料，錄入近代譯詞的詞源信息，在此主要參考古漢字詞的詞源信息。

構建東亞漢字詞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的意義與方法
(金錫永·李志宣·鄭池秀·崔辰而·洪貞賢·金修卿) 169

資料編號	詞形 (MC)	讀音(HP)	使用地區	對譯詞 (MC)	對譯詞 (TW)	出處	源語言	原詞
G014671	電視 電影	diànshì diànyǐng	中國大陸、新 加坡、馬來西 亞		電視影片	全球/342		
G014734	電子出 版物	diànzǐ chūbǎnwù	中國大陸、香 港、澳門		電子出版 品	全球/343 現漢/296		
G014956	吊威也	diàowēiyě	香港、澳門			全球/349	英語	wire
G063363	榻榻米	tàtāmǐ	中國大陸		疊席	全球/1475 現漢/1260	日語	
G015148	丁克	dīngkè	中國大陸		頂客	全球/354 現漢/304	英語	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s)
G015317	定調	dìngdiào	中國大陸			全球/357		
G022501	供房	gōngfáng	中國大陸、 新加坡、馬來 西亞	供樓		全球/526		
G009787	儲值卡	chūzhí kǎ	中國大陸、 臺灣、新加 坡	充值卡		全球/228		

[圖 4] 數據處理示例(全球華語)

第二個階段是確定總類型，將第一階段獲得的個別文件資料按表進行網綁。確定總類型時，可先從各資料中提取詞條的詞形，然後再統一字符編碼，刪除重複項。總類型確定之後，再為每一項賦予序列號。將確定好的總類型作為詞條，並將第一階段操作獲得的個別文件網綁在一起，構建相當於實體表的 12 個 Excel 工作表。例如，日語漢字詞表就整合了《広辞苑》(2018) 和《新明解国語辞典》(2020) 中的詞條信息和基本信息。各實體表錄入的信息如下所示。

韓 國 漢 字 詞 DB	-詞條編號	全 球 華 語 DB	-詞條編號	越 南 語 古 語 DB	-詞條編號	近 代 新 詞 DB	-詞條編號
	-漢字詞形		-漢字詞形		-漢字詞形		-漢字詞形
	-韓文標記		-漢語拼音		-越南語字母		-使用地區/語言
	-標準發音		-詞性		-詞性		-原詞
	-詞性		-普通話對譯詞		-現代語對譯詞		-現代語對譯詞
	-對譯詞		-使用地區		-出處(越南)		-變體
	-詞素類型		-其他地區同義詞		-出處(中國)		-所收錄的文獻
	-使用頻率		-收錄信息		-研究文獻		-研究文獻

[圖 5] 實體表信息構成示例

最後一階段是創建附加表。附加表能實現實體表之間的連動，便於我們獲得所需信息。根據已確定的總類型和序號，可構建同形詞表。在這一階段，我們可對錄入的 1 萬個高頻詞詞條的對譯詞進行綑綁，構建同義詞表。同時該階段還可考慮構建檢索用表，以便檢索總類在包括特定語言在內的各種不同語言中的讀音和標記形式（漢語拼音、韓文、假名、越南語字母等）。另外，還可構建用於區分混種詞、借詞、非顯性漢字詞的類型表以及檢索原詞在各語種中借詞的原詞表。在這一階段，我們還應製作漢字編碼轉換表，以便能用不同的編碼檢索不同語言中的詞條。如下文[表 2]所示，同一個字在不同地區會採用不同的標準字形和編碼，因此總類型詞形表至少要帶 5 種編碼，這樣便可無需考慮編碼，在編碼設置不同的電腦上進行詞條檢索了。

[表 2] 各地區漢字編碼差異示例

韓國	臺灣	香港	中國 (PRC)	日本
爲 U+7232	爲 U+70BA	爲 U+70BA	为 U+4E3A	爲 U+70BA
幫 U+5E47	幫 U+5E6B	幫 U+5E6B	帮 U+5E2E	幫 U+5E47

構建東亞漢字詞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的意義與方法
(金錫永·李志宣·鄭池秀·崔辰而·洪貞賢·金修卿) 171

對 U+5C0D	對 U+5C0D	對 U+5C0D	对 U+5BF9	対 U+5BFE
氣 U+6C23	氣 U+6C23	氣 U+6C23	气 U+6C14	気 U+6C17
麵 U+9EB5	麵 U+9EB5	麪 U+9EAA	面 U+9762	麵 U+9EBA
衛 U+885B	衛 U+885B	衛 U+885E	卫 U+536B	衛 U+885B

對漢字詞和漢字詞相關詞彙而言，採用上述方式構建的東亞漢字詞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具有的較高的信息可及性。同時利用該數據庫，還可同時對韓漢日越 4 種語言的古今詞形和地域變體詞形進行考察，對提高相關研究的數量和質量大有裨益。由於我們將重點放在了錄入詞彙範圍的廣域性和詞形時間、空間的多維性上，因此所提供的信息在深度和精確度上可能存有局限性，而這一點可在數據庫構建完畢後，通過後繼工作加以改善。

5. 結論

漢字詞在東亞韓漢日越 4 種語言的詞彙中所佔比重較大，在詞彙研究、詞源研究、詞彙教育研究、概念詞（觀念史）研究領域備受矚目。儘管如此，現有研究在數量和質量上仍存有一定局限。本文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構建兼具廣域性和多維性的漢字詞信息數據庫。同時，我們還在文中對構建數據庫的步驟和方法作了探討。

東亞語言以漢字為媒介，歷經了數千年的文化和語言交流。故此漢字詞研究需要構築能緊密聯繫其複雜多變的歷史和地域關係的放射狀或網狀關係圖。而現有研究因為缺乏充分反映上述關係的數據庫，因此很難克服未能對主要語言進行全面考察、正確使用相關資料的局限。同時也很難對韓朝詞形的差異及各漢語方言中豐富的詞形進行考察。

為克服上述局限性，本文通過實例，說明了構建韓漢日越 4 種語言漢字詞數據庫的必要性。該數據庫一目了然地考察了 4 種語言的漢字詞；能涵蓋不區分底層形式和表層形式、具有漢字要素的所有詞形；同時在時間上能夠涵蓋古語、現代語和近代新詞，在空間上能涵蓋韓朝差異和

漢語內部各方言區的詞形。另外，爲便於實際研究，數據庫中還可錄入使用頻率信息和教學詞彙等級信息，以確認該詞在現代語言中的地位。該數據庫可提供收錄詞彙的詞典信息和研究文獻信息，而不提供詞典那樣的確定信息。我們認爲這麼做不僅可以提高研究者獲取資料的可及性，而且還能提高構建數據庫的可行性。

爲此，我們提議構建一個由 12 個實體表組成的關係型數據庫，並對數據庫構建的具體步驟和方法作了介紹。對於構建大規模的關係型數據庫可能遇到的作業難題和服務器負載等問題，我們可以從技術角度尋求改善。數據庫中的同義詞表是通過對譯詞鏈構建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遺漏也是我們必須重視的問題。儘管存在種種問題和局限性，但我們相信東亞漢字詞廣域多維信息數據庫定能對現有的漢字詞研究，詞彙研究、詞彙教育研究和概念詞（觀念史）研究做出貢獻。

<References>

- [1] 姜漢植, 《現用하는 韓·中同形異義語 對照研究》(首爾: 慶熙大學教育大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2008)。
- Kang Han-sik.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Homomorphic Words in Contemporary Korean and Chinese*. Seoul: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Kyung Hee University, 2008.
- [2] 曲曉雲, 《韓國語에 나타난 上古 中國語 複聲母 證據 찾기》, 《人文論叢》13 (2005)。
- Qu Xiaoyun. "The Evidence of Consonant Clusters in Ancient Chinese from Korean".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2005 (13).
- [3] 國立國語院, 《數字로 살펴보는 우리말 2022》(首爾: 國立國語院, 2022)。
-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Language. *2022 Korean Language in Numbers*. Seoul: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Language, 2022.
- [4] 金錫永, 《글로벌 中國語 共通語系 地域 變異形 分布와 語彙 共有 樣相》, 《中國語文學誌》63 (2018)。
- Kim Sok-Young. "Distribution and Vocabulary Difference of Global Chinese Regional Varieties".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2018 (63).
- [5] 都在學、許仁寧, 《類形異義 關係의 設定과 語彙 對照 研究- '工夫' 의 漢字語 類義語를 對象으로》, 《아시아文化研究》43 (2017)。
- Do Jae-hak, Heo In-yeong. "Establishing a Relation of False Friends (similar form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and a Contrastive Study of Lexical Systems". *Asian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2017 (43).
- [6] 宋基中, 《現代國語 漢字語 形態論》, 李秉根、蔡琬、金倉燮 編, 《形態》(首爾: 太學社, 1993)。
- Song Ki-joong. *The Morphology of the Sino-Korean Words In Modern Korean*, In Lee Pyong-geun, Chae Wan, Kim Chang-sop ed. *Morphology*. Seoul: Taehaksa, 1993.
- [7] 申雄哲, 《東아시아 4 個 言語 漢字語 데이터베이스의 構築과 課題》, 《東洋學》86 (2022)。
- Shin Woong-chul. "Establishment and Problems of CJKV Sinoxenic Words Database". *The Oriental Studies*, 2022 (86).

- [8] 安明哲, 《南北韓 및 베트남 漢字語의 相關 關係》, 《韓國學研究》22 (2010)。
- Ahn Myong-Chol. "The Relationship of Sino Words between South Korean, North Korean and Vietnamese".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2010 (22).
- [9] 梁世旭, 《싱가포르의 多重言語使用과 遺産語로서의 中國語》, 《中國學》75 (2021)。
- Yang Se-uk. "Multilingualism of Singapore and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Chinese Studies*, 2021 (75).
- [10] 嚴翼相, 《너·나 中國上古音說》, 《中國語文學論集》49 (2008)。
- Eom Ik-sang. "Old Chinese Origin of 'Neo (You)' and 'Na (I)' in Korea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8 (49).
- [11] 李瑛默, 《新中國語詞典》(首爾: 民衆書林, 1990)。
- Lee Yong-mook. *New Chinese Dictionary*. Seoul: Minjoong Seolim, 1990.
- [12] 李智瑛, 《漢字詞“乞食”的韓漢日越詞義派生分析》, 《中語中文學》79 (2020)。
- Lee Ji-young. "A Study on the Lexical Meaning Changes and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of 'Geolsik (乞食)' in Korea, China, Japan, and Vietnam". *Korea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20 (79).
- [13] 李顯雨, 《從同形異義詞“공부(工夫)”看漢字文化圈的語言和文化交流》, 《中國語文學誌》65 (2018)。
- Lee Hyun-woo. "Langua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Area on Homograph '工夫'".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8 (65).
- [14] 鄭鍾南[國立國語院], 《南北韓 漢字語 어떻게 다른가: 南北韓의 漢字·漢字語 差異 調査 研究》(首爾: 乙支書籍, 1999)。
- Jung Jong-nam. *How South and North Korean Chinese Languages Are Different: A Study on the Differ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ord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Korean*. Seoul: Eulji Seojeok, 1999.
- [15] 鄭池秀、金錫永, 《中國의 東아시아 漢字語 研究 動向 分析—CNKI 學術誌 데이터를 中心으로》, 《中國言語研究》102 (2022)。
- Jeong Jie-su, Kim Sok-yong. "Research Trends Analysis of the Field in East Asian Sino Words in China : Based on the CNKI Journal Article Data". *Kore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22 (102).
- [16] 崔娟華, 《韓中 同形異義語의 對照 研究》(首爾: 成均館大學碩士學位

- 論文，2007）。
- Cui Juan-hua.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Heteronym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Language: Focusing on word sense*. Seoul: Master's Thesis,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007.
- [17] 崔玲愛, 《中國 古代 音韻學에서 본 韓國語 語源 問題》, 《東方學誌》67 (1990a)。
- Choi Young-ae. "A Study on Korean Etymology in Chinese Ancient Phonology". *THE DONG BANG HAK CHI*, 1990a (67)
- [18] 崔玲愛, 《中國古代音으로 본 韓國語 '무엇'、'무당'、'곰'、'님' 의 語源 問題》, 《人文科學》78 (1990b)。
- Choi Young-ae. "The Etymology of the Korean Word 'Mueot (what)' 'Mudang (shaman)' 'Gom (bear)' i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Human Science*, 1990b (78).
- [19] 太平武, 《朝鮮 漢字語 同義語 識別方法에 관한 所見 - 漢語 日語 朝鮮語 語彙對比를 通하여》, 《中國朝鮮語文》81 (1996)。
- Tai Pingwu. "The Way of Distinguishing Synonym of Sino-Korean Words in Korean - Focusing on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Words". *Korean Language in China*, 1996 (81).
- [20] 한글學會, 《큰詞典》(首爾: 乙酉文化社, 1929-1957)。
- The Korean Language Society (Hangeul Hakhoe). *The Grand Dictionary of Korean*. Seoul: Eulyoo Publishing, 1929-1957.
- [21] 韓松花 等, 《韓國語 教育 語彙 內容 開發 (4段階)》(首爾: 國立國語院, 2015)。
- Han Song-hwa et al. *Development of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Vocabulary Contents (4th phase)*. Seoul: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Language, 2015.
- [22] 許喆, 《東아시아 知識 地形 研究 基盤을 爲한 語彙 比較 研究 方法論의 問題와 改善 方案 研究》, 《大東漢文學》56 (2018)。
- Heo Chul. "A Study on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Verbal Comparison Methodology for East Asian Knowled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Daedonghanmunhak*, 2018 (56).
- [23] Kim Hee-ky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xicon of Chinese Character in East Asia : For the lexicon of Chinese Character of Japanese (JC), Vietnamese (VC) and Korean(KC)》, 《二重言語學》38 (2008)。
- Kim Hee-kyo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xicon of Chinese Character in East

- Asia : For the lexicon of Chinese Character of Japanese (JC), Vietnamese (VC) and Korean(KC)". *Bilingual Research*. 2008 (38).
- [24] 李智瑛, Semantic Comparison of Yuan 元, Yuan 原, Yuan 源, and Ben 本 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n Sinoxenic Vocabulary, 《漢字研究》28 (2020)。
- Lee Ji-young. "Semantic Comparison of Yuan 元, Yuan 原, Yuan 源, and Ben 本 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n Sinoxenic Vocabulary".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2020 (28).
- [25] 金錫永,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社會語言學研究》(上海: 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1)。
- Kim Sok-young.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Loanwords*. Shanghai: Doctor's Thesis, Fudan University, 2011.
- [26] 李榮,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2)。
- Li Rong. *The Great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27] 蕭悅寧, 《從歷時角度重新探討韓語“漢字詞”的定義——以近代漢音藉詞為例》, 《2021 第四屆韓漢語言學國際學術會議會後論文集》(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2022)。
- Seow Yuening. "Reexamination on Definition of Sino-Korean Words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ino-Korean Linguistics*. Taipei: STUDENT BOOK CO., 2022.
- [28] 許寶華、[日] 宮田一郎, 《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 中華書局, 1999)。
- Xu Baohua, Miyada Ichiro. *A Great 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 [29] 尚玉河, 《風曰孛纚和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的存在》, 《語言學論叢》第8輯(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1)。
- Shang Yuhe. "Feng (Wind) is Called Bolan (風曰孛纚) and the Exist of Consonant Cluster in Ancient Chinese". *Essays on linguistics* (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 [30] Huỳnh Thanh Xuân, 《Từ Hán Việt trong tiếng Việt hiện đại》(胡志明: NXB.DHQP TP.HCM, 2003)。
- Huỳnh Thanh Xuân. *Chinese word in modern Vietnamese*. Ho Chi Minh: VNU-HCM Press, 2003.

- [31] Võ Thị Mai Hoa, 《Biến thể từ Hán Việt trong tiếng Việt》, 《Tạp chí khoa học ĐH Huế》(2019)。
- Võ Thị Mai Hoa. “Variations of Chinese Words in Vietnamese”. *Hue University Journal of Science*, 2019.
- [32] 沖森卓也、木村義之、陳力衛、山本真吾,《図解日本語》(東京: 三省堂, 2006)。
- Okimori Takuya, Kimura Yoshiyuki, Chen Liwei, Yamamoto Shingo. *Illustrated Japanese dictionary*. Tokyo: Sanseido Co., 2006.
- [33] 金田一春彦、林大、柴田武,《日本語百科大事典》(東京: 大修館書店, 1988)。
- Kindaichi Haruhiko, Hayashi Ōki, Shibata Takeshi. *An Encyclopaedia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Tokyo: Taishūkan Shoten, 1988.

網站

- [1] 《標準國語大辭典》*The Korean Standard Dictionary*
<https://stdict.korean.go.kr/main/main.do>
- [2] 臺灣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 Academia Sinica (Taiwan) Scripta Sinica Database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 [3] 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 Corpus of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http://ccl.pku.edu.cn>
- [4] 国立国語研究所,《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BCCWJ) (2011)。
- National Institute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BCCWJ), 2011.
<https://ccd.ninjal.ac.jp/bccwj/index.html>
- [5] 砂川有里子(2014),《日本語教育語彙表》
- Sunakawa Yuriko, Japanese Education Vocabulary, 2014。
<http://jhlee.sakura.ne.jp/JEV/>
- [6] 国立国語研究所 (1984),《日本語教育のための基本語彙調査》,
- National Institute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 STUDY OF FUNDAMENTAL VOCABULARY FOR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1984.
<https://mmsrv.ninjal.ac.jp/bvjsl84/>
- [7] 日韓中越同形二字漢字語データベース
- Japanese, Korea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Kanji-words Web-accessible Database and

Search Engine

<https://kanjigodb.herokuapp.com/>

[8] VTB(Vietnamese Tree Bank)

[9] VCor(Vietnamese Corpus)

The Significance and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a Wide-Ranging,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Database for East Asian Sino Words

**Sok-young KIM·Jee-sun LEE·Jie-su JEONG·
Jin-y CHOI·Jeong-hyun HONG·Su-kyoung KIM**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provide fundamental data for expanding the scope and dimensions of Sino words research, and to secure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at encompasses the ancient, modern and dialect forms of Sino words in Korean, Chinese, Japanese, and Vietname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wide-ranging, multi-dimensional database with maximum coverage, and this study was planned to explore specific ways to realize this.

East Asian languages have exchanged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nfluences through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Sino words requires a radial and reticular approach that can closely connect their complex historical and regional layers. However,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revealed limitations such as inadequate examination of major languages, inappropriate use of materials, or inability to analyze rich linguistic features that exist in various dialects within Chinese or differences in word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Korean.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this study confirms the need for a database that can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Sino words in the four languages of Korean, Chinese, Japanese, and Vietnamese, withou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base and surface forms, and encompassing all morphological for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 elements. This database should include both archaic

and contemporary, or even modern new words, as well as various dialectical forms in North and South Korea and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To be utilized effectively in research, it should also include information on usage frequency and educational vocabulary levels, enabling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status of a word in contemporary language. Rather than providing definitive information like a dictionary, it is more useful to provid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reference and literature, increas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materials for researchers and increasing the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database.

In response to the aforementioned need,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lational database consisting of 12 entity tables and presents specific procedures and methods for implementing it.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of constructing a relational database for vast amounts of data and the burden on servers, we expect that a wide-ranging, multi-dimensional database of East Asian Sino words will contribute to existing research on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vocabulary and concept research and education.

Keywords: Sino words; wide-ranging; multi-dimensional database; East Asian Languages; Chinese Character; Comparative Study

投 稿 日 : 2023.02.26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從社會諺形成機制看朝鮮後期漢譯諺語集 《耳談續纂》的文獻價值*——基於語言學的思考

金菊花**

目 錄

1. 引言
2. 諺語結構語法化
3. 語義依靠原型義和認知
4. 特定話語功能和開發潛力
5. 結語

1. 引言

《耳談續纂》^①是韓國早期諺語集之一，是考證諺語來源和語言變異、民俗研究的重要歷史文獻（金菊花，2011：335）。同時，也是茶山丁若鏞主體思想，以及“朝鮮詩精神”和近代意識即實學精神的一部珍貴文

* 中國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項目編號：22BYY024）；上海外國語大學高峰學科語言學方向建設一般項目（項目編號：41004525/001）；上海外國語大學外語教材研究院外語教材研究重點項目（項目編號：2021SH0019）之一。

** [中國] 金菊花，上海外國語大學語料庫研究院副教授、山東大學中日韓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語言對比與翻譯理論研究、語料庫語言學、外交話語研究，域外漢籍研究。（jin-juhua@126.com）

① 李基文（《修訂版諺語詞典》，首爾：一潮閣，2001，前言）指出，《耳談續纂》可能是國內最早一本用韓國語記錄的諺語集。

獻（沈洪植，2002：12）。目前，相關研究成果集中在版本和編纂過程研究（洪淳赫，1948；林美靜，2009&2011）、內容及其對比研究（金相洪，1986；金根培，1992）、諺語集特徵及應用研究（金東彥，2005；李素圓，2006）、體障有關特殊諺語分析（沈洪植，2002）、翻譯研究（金菊花，2011）等。這部諺語集，用吏讀寫序，書中收錄有用漢文記錄的中韓諺語 418 條，以社會諺為主，應該說通過對比分析其社會諺形成機制可以考察韓漢思維對語言的影響。

諺語語義具有行業性、知識性，以及民族特點和階級特點。其中諺語的知識性特點至關重要，是諺語語義最基本的特點，也是其區別於其他熟語的重要特點之一。諺語所包含的知識，主要包括認識和經驗兩個方面。其中，認識以經驗為基礎，可以說諺語語義的知識性和經驗性緊密聯繫在一起。在諺語中，思想性最強的恐怕非社會諺莫屬，應該說通過考察社會諺能夠揭示不同民族語言諺語特點。《耳談續纂》以社會諺為主，很少出現農諺、氣象諺、風土諺等自然諺，由此構成這本諺語集鮮明的特色，可以說是研究相關問題的經典文獻。有鑒于此，本研究從結構、語義、話題等方面，分析其《耳談續纂》韓漢社會諺形成機制，考察民族思維對語言的影響。

2. 諺語結構語法化

下麵是韓漢諺結構分析，詳看以下統計：

分 類 ^①		韓 諺	数 量	百 分 比(單 位 : %)
詞組型	並列詞組	153,160	2	1
	偏正詞組	47	1	0.5

① 數字表示《耳談續纂》中諺語所對應的位置（即序號），下同。

從社會諺形成機制看朝鮮後期漢譯諺語集《耳談續纂》的文獻價值
——基於語言學的思考(金菊花) 183

單句型	主謂謂語句	動詞型謂語句	1, 3, 12, 15, 18, 20, 27, 29, 54, 60, 62, 68, 71, 72, 78, 81, 90, 96, 100, 108, 109, 111, 112, 113, 114, 115, 119, 124, 126, 136, 138, 140, 144, 150, 158, 162, 169, 170, 171, 176, 183, 188, 191, 195, 196, 197, 201	47	22
		形容詞型謂語句	57, 93	2	1
		主謂短語作謂語	9, 17, 59, 66, 70, 87, 133, 134, 151, 167	10	5
		並列片語作謂語	55	1	0.5
	主謂謂語句	連動短語作謂語	2, 8, 67, 88, 97, 118, 123, 166, 182, 187, 189, 202, 205	13	6
		兼語句	13, 24, 34, 36	4	2
		反問句	120, 145	2	1
緊縮句型	遞進關係/讓步關係		41, 198	2	1
複句型	並列複句		10, 14, 21, 22, 32, 33, 35, 37, 48, 61, 63, 64, 73, 75, 82, 92, 101, 103, 106, 110, 116, 130, 131, 143, 148, 154, 155, 157,	40	19

	159, 168, 172, 173, 179, 180, 181, 200, 207, 208, 209, 210		
承接複句	74,117	2	1
假設複句	6, 11, 19, 25, 31, 43, 56, 58, 69, 77, 79, 86, 104, 105, 127, 132, 149, 165, 174, 190, 192	21	10
遞進複句	199	1	0.5
讓步複句	4, 40, 51, 65, 80, 83, 91, 121, 122, 129, 139, 146, 163, 177	14	7
條件複句	23, 49, 95, 161, 185, 186	6	3
因果複句	50, 85, 102, 107, 175, 206	6	3
轉折複句	5, 7, 16, 26, 28, 30, 38, 39, 42, 44, 45, 46, 52, 53, 76, 84, 89, 94, 98, 99, 125, 128, 135, 137, 141, 142, 147, 152, 156, 164, 178, 184, 193, 194, 203, 204	36	17

<表 2-1> 韓諺結構分類

從社會諺形成機制看朝鮮後期漢譯諺語集《耳談續纂》的文獻價值
——基於語言學的思考(金菊花) 185

分 類		漢 諺	數 量	百 分 比	
短語型	並列式		91, 1	2	1
	動賓式		75	1	0.5
	動補式		80	1	0.5
	主謂式		77, 78, 82, 73, 74	5	3
單句型	非主 謂謂 語句	比較句	92, 93, 140, 122, 123	5	3
		兼語句	56	1	0.5
		反問句	76	1	0.5
	主謂謂語句		3, 12, 18, 34, 65, 79, 81, 83, 84, 85, 86, 98, 100, 101	14	8
緊縮句型		103	1	0.5	
並列複句型		6, 8, 11, 19, 21, 26, 28, 29, 38, 29, 47, 48, 49, 50, 51, 62, 63, 66, 94,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6,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42, 143, 145, 146,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30, 106, 126	71	40	
假設複句型		9, 10, 13, 16, 17, 23, 24, 27, 32, 35, 36, 41, 42, 44, 46, 54, 58, 68, 88, 90, 99, 104, 120, 121, 125, 127, 136, 138	28	16	
讓步複句型		22, 25, 31, 37, 45, 71, 96, 115, 141, 4	10	6	
因果複句型		14, 20, 59, 67, 70, 72, 139,	7	4	

轉折複句型	1, 5, 7, 15, 33, 40, 52, 53, 55, 57, 60, 61, 64, 69, 87, 89, 95, 97, 102, 105, 117, 118, 119, 124, 128, 137, 144, 147, 148, 43	30	17
-------	--	----	----

<表 2-2> 漢諺結構分類

如圖所示，結構方面韓諺以單句型諺語為主，漢諺則普遍使用固定句式和關聯詞，韓諺的漢語句法觀向形態傾斜。

結構上，受韓國語豐富形態影響，部分韓諺可以省略助詞，部分辭彙也可以替換為同義關係的辭彙，甚至語序都可以發生較大程度的改變。韓國語的助詞只有語法意義，對其進行省略也不影響語義建立，相關例子如下。

如：죽은 자식 나이 세기 (既夭之子胡算其齒-《耳談續纂》)

→ 죽은 자식 귀 만져본다 (譯文：摸亡子耳)

→ 죽은 자식 눈 열어보기 (譯文：掀亡子眼)

→ 죽은 자식 자× 만지기 (譯文：摸亡子陰×^①)

⇒ 亡子計齒(同上)

나 부를 노래를 사돈집에서 부른다(我歌將放婚家先唱-《耳談續纂》)

→ 내가 부를 노래를 사돈집에서 부른다 ⇒ 我歌查唱

→ 시어머니 부를 노래를 며느리 먼저 부른다 (譯文：婆歌媳唱)

→ 사돈 남 나무란다 (譯文：親家怪別人)

→ 사돈네 남의 말 한다 (譯文：親家說別人)

但是漢諺結構方面相對固定，主要通過語序和句式轉換、以及部分介詞進行語義聯繫。但這種固定性又為漢諺和成語的轉化提供了條件。

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 唇亡齒寒

“見兔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補牢未為遲也” → 亡羊補牢

“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 → 人定勝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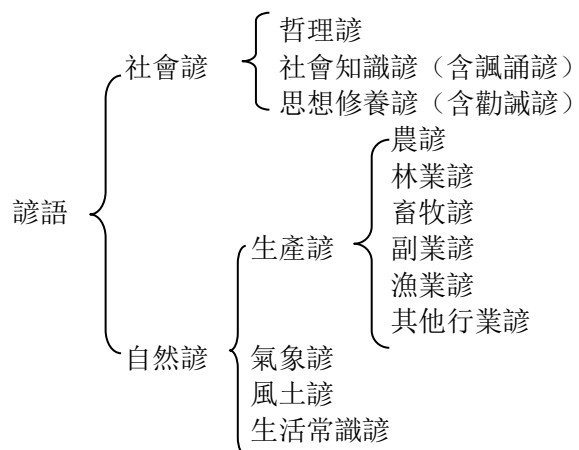
① 指男性生殖器，正文隱去了最後一字。

從語言線性結構特點來說，韓國語的述題結構即焦點會出現在句末，通常這種 SOV 型語言諺語結構特點，表現為語義焦點落在句末，因此一般都為單句型結構，以述題結構為主。如果向右側擴展，就會超出單句範疇，但是並非主要類型，相反採取長定語結構的右側擴展在韓諺中較為常見。漢語是 SVO 型語言，這為語言的結構擴展提供了不同基礎，即以謂語為中心，左右都可以擴展，這為漢諺語的定型結構提供了語言基礎。受韓國語 SOV 結構的影響，《耳談續纂》韓諺漢語表達以單句型結構為主，且對比諺在漢諺中占最大比例，這種對比諺一般分為兩段，前後兩段亦或是事物的正反兩面，亦或是事物或事件類，構成排比句。此外，有時漢諺還由比喻組成，喻體通常指向人，在韓諺對比諺中我們却幾乎找不到這一類對比諺，這同諺語語義的隱蔽性有關。受韓國語結構影響，韓諺喻體一般很少出現，通常採取單句型結構，對比諺可以說是單句型諺語結構的擴展。總體上韓漢諺都通過描述或描寫提升語義，並基於人類最常見和對最基本知覺和審美認識，在大腦形成映射關係。從發生學的角度來說，諺語一開始屬於言語，但是它的發展和延續，已經超出言語範疇，對使用一種語言的人來說，諺語就是一種語言材料，絕不亞於辭彙和句子。漢諺的隱性特點，在形態發達的韓國語中，通過細膩具體的表述來傳遞諺語語義，同時也會有結構變異，而形態缺乏的漢語則更多是部分揭示喻體來傳義，結構變體也並不常見。

應該說，韓諺單句型諺語比較常見，也普遍使用助詞等虛詞，而固定句式不多見，事實上這種不同表現是思維在韓諺社會諺框架內的“投射”和“遷移”。

3. 語義依靠原型義和認知

溫端政（2005：206）曾對漢語諺語做出如下分類：



<圖 3-1> 諺語語義分類

下面我們來看下《耳談續纂》韓漢諺的語義分類。

分類	社會知識諺		思想修養諺		哲理諺
二 級 分 類	諷 刺 諺 (66)	3, 5, 7, 9, 10,	勸 戒 諺 (29)	82, 1, 13,	2, 4, 6, 11,
		15, 16, 28, 31,		14, 22, 23,	17, 18, 20,
		32, 35, 37, 42,		27, 30, 34,	21, 24, 25,
		51, 62, 63, 64,		40, 56, 58,	26, 33, 36,
		65, 70, 78, 79,		68, 89, 102,	38, 39, 41,
		92, 93, 98, 99,		112, 120,	43, 46, 47,
		100, 104, 105, 107,		139, 140,	53, 54, 55,
		108, 109, 113, 117,		145, 153,	57, 60, 61,
		118, 119, 122, 123,		161, 163,	69, 71, 72,
		128, 130, 133, 143,		187, 115,	73, 83, 87,
		144, 151, 157, 160,		155, 199,	88, 95, 96,
		164, 166, 168, 169,		200, 209	106, 110,
		170, 171, 172, 175,			124, 131,
		180, 181, 182, 184,			132, 135,
		189, 190, 193, 197,			137, 138,

從社會諺形成機制看朝鮮後期漢譯諺語集《耳談續纂》的文獻價值
——基於語言學的思考(金菊花) 189

		201, 202, 203, 204, 205			141, 142, 146, 148, 149, 152, 158, 159, 162, 177, 185, 186, 188, 192, 194, 195, 196, 198, 207, 208, 210
	其他 (51)	8, 12, 19, 29, 44, 45, 48, 49, 50, 52, 59, 66, 67, 74, 75, 76, 77, 80, 81, 84, 85, 86, 90, 91, 94, 97, 101, 103, 114, 116, 121, 125, 126, 127, 129, 134, 136, 147, 150, 154, 156, 165, 167, 173, 174, 176, 178, 179, 183, 191, 206	其他	111	
總計		117		30	63

<表 3-1> 《耳談續纂》韓諺語義分類

分類	社會知識諺		思想修養諺		哲理諺
二級分類	諷刺諺 (39)	3, 9, 14, 15, 22, 24, 33, 37, 38, 39, 40, 50, 51, 57, 61, 65, 67, 68, 76, 78, 84, 87, 91, 105, 107, 117, 119, 126, 127, 129, 137, 144, 145, 157, 170, 171, 173, 176, 177	勸戒諺 (33)	6, 10, 11, 19, 43, 52, 56, 74, 75, 82, 92, 93, 96, 97, 98, 99, 103, 104, 106, 114, 120, 121, 122, 123, 132, 140, 146, 147, 159, 160, 163,	2, 4, 8, 16, 18, 20, 21, 26, 28, 30, 47, 48, 53, 54, 59, 62, 70, 71, 72, 73, 88, 94, 116, 124, 131,

				166, 167	135,
	其他 (71)	1, 7, 12, 13, 17, 23, 25, 27, 29, 31, 32, 34, 35, 36, 41, 42, 44, 45, 46, 49, 55, 58, 60, 63, 64, 66, 77, 79, 80, 81, 83, 85, 86, 89, 90, 95, 100, 101, 102,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5, 118, 125, 128, 130, 133, 134, 136, 138, 139, 141, 142, 143, 148, 149, 150, 152, 154, 158, 161, 165, 168, 169, 172, 174, 175	其他	5, 69, 162	151, 153, 155, 156, 164
總計		110		36	31

<表 3-2> 《耳談續纂》漢諺語義分類

如上表韓諺及漢諺語義分類所示，韓諺哲理諺百分比高出漢諺不少，主要通過具體的現象或事件來引出更深刻的寓意，且通常採取單型網路結構，而漢諺採取的是雙疇網路結構，通過對比引伸出比喻義。哲理諺中，韓諺“孩誰向背趨其所愛”“全椒不末吞不知辣”和漢諺“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類型在韓諺和漢諺中均普遍。Fauconnier 和 Turner (2002) 通過大量的語料和例證分析認為，有四種整合的類型：單型網路 (simplex network)、照應網路 (mirror network)、單疇網路 (simplex network) 和雙疇網路 (double-scope network)。其中單疇網路就是隱喻性的整合 (metaphorical blending)，這一整合的特點是來源輸入空間為整個網路提供了絕大部分的組織性構架 (organizing frame)。Grady, Oakley 和 Coulson (1999:114-115) 在重點討論隱喻性整合的特點時指出，隱喻

性整合是目標域中一些知識顯著特徵沒有映現到整合空間中去，這種非對稱的映現（asymmetrical mapping）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即整合中的組織性框架來自來源域輸入空間，也不是目標域目標輸入空間。Fauconnier 和 Turner（2002）進一步指出，單疇網路的隱喻性整合是我們複雜思維方式（單一網路和照應網路相對於簡單些，而他們不具有隱喻性特徵）的一部分，而最能反映我們思維創造性的則是雙疇網路，它的特點是兩個輸入空間（來源和目標空間都為整合空間提供了部分的資訊或成分），來自輸入空間的資訊和成分進一步組合，形成了整合空間的組織性框架，這種類型的整合在語言思維和日常思維中更加普遍（張輝，2003,60-61）。有鑒于此，我們發現韓諺內容從映現（或從來源域和目標域的關係分析）而言往往構成單型網路，而漢諺則善於採用雙疇網路，可以說漢諺更富創造性。這種創造性思維表現為對整體（語言結構）的把握和主次、虛實的宏觀佈局上，並非表現為韓諺細膩生動的語言形式。在表達概念或事件時，漢民族的抽象思維特點表現在目標域和來源域同時出現在結構上，往往通過語序或固定句式常用關聯詞進行強調句法關係和句法邏輯，因此比較隱蔽和集中，而韓民族的具象思維^①方式則對來源域或目標域進行單一表述，具象思維表現為素材的個別類型特點和具體化，還動員較為具體豐富的句法手段，因此比較明示和鬆散。

應該說，語義方面韓諺哲理諺比例明顯高於漢諺，與漢諺雙疇網路

① 楊啟光（1997:19）在談到漢民族的傳統思維特點及其表現時，對具象思維給出了簡單的解釋，指出“漢民族傳統思維是從主觀體驗出發，主要表現為感性直覺與理性思辨互滲的具象思維”。全文如下：據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漢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總體特點是，以“大化流行”的整體觀念為運思根基，以“致用”為運思目標，以直覺與思辨的相互滲透為運思途徑。它主要表現為：從主觀體驗出發，感性直覺與理性思辨互滲的具象思維；從“應變”出發，著眼於整體穩定與完善的辯證思維；從整體原則出發，以把握整體功能為目標的系統思維。漢民族這種思維方式是在特定的社會土壤和心理範圍中逐漸凝聚形成的，它又是一個多層面、多形態組成的理論建構。因而，我們既可通過中國哲學、語言、文字、藝術、科學等民族文化的各個具體領域的考察與研究來全面地準確地把握之，又可通過對它的窺探與剖析來推進、深化中國哲學、語言、文字、藝術、科學等的研究，二者互相關照、相輔相成”。

結構不同，普遍採取單型網路結構，通過對比引伸出比喻義。同時，不同於韓諺單型網路形式，漢諺善於採用雙疇網路，可以說漢諺更富創造性。

綜上，如果說就諺語概念整合和映現關係、素材選擇而言漢民族思維具有抽象性特點，那麼韓民族思維則表現為較強的具象性，可以說韓諺的形象性特點強於漢諺。當然這並非絕對的分類，韓漢諺整體的思維特點，有待通過結構、語義、話題等多維分析，綜合理解和把握，在這裏簡單做一個小節總結，更多的分析在後面的討論部分展開。

4. 特定話語功能和開發潛力

為分析《耳談續纂》的諺語話題構成，我們用下表歸納《耳談續纂》話題分佈的總體特點。

話題構成	韓諺話題分佈 (單位：則)	漢諺話題分佈 (單位：則)	話題類型百分比 韓諺 / 漢諺 (單位：%)
名詞或偏正短語	(69/42) 111	(46/29) 75	53/43
代詞	16	4	8/2
動詞或動賓短語	30	40	14/23
形容詞	1	4	0/2
主謂短語	19	23	9/13
數名/動/量結構	4	9	2/5
介賓短語	2	4	1/2
其他(副詞或介詞、連詞)	27	18	13/10

<表 4-1> 《耳談續纂》話題構成

如表所示，名詞類和動詞類在話題分佈占比超過七成，可見採用一種命題式或對比形式強調在句首位置的成分比較普遍，它可以是施事、受事、也可以是當事，甚至可以由述題成分作話題。

- (1) 施事：鳥之放飛有損其梨（韓諺） 桃李不言下自稱蹊（漢諺）
 (2) 受事：孩兒之言宜納耳門（韓諺） 兒婦人口不可用（漢諺）

- (3) 當事：盲人之睡如寤如寐（韓諺）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漢諺）
- (4) 形容詞：饑無可慳正錦一餐（韓諺） 柔則茹之港則吐之（漢諺）
- (5) 動詞：上園而歸心異去時（韓諺） 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漢諺）

主語可以帶話語功能，但話題不一定是主語。話題之後有語音停頓，作為具有話題結構的代表性語言材料，區別於句法上的主語。再則傳統的SVO在諺語結構中更多是話題——述題結構，賓語作為受事成分，前置的頻率大大提高，或省略，往往不在述題表述語義範圍內。通過上表，不難看出主謂短語和其他句法成分（副詞、介詞和連詞）常作韓諺話題，而其他（副詞或介詞、連詞）成分和代詞作韓諺話題，似乎受到韓國語形態影響。韓國語的形態豐富，《耳談續纂》韓諺比起漢諺固定句式，更傾向於使用形態手段。固定句式的選擇，已經在前一節分析過，就不在這裡贅述。此外，疑問代詞也作話題，例如“豈、何”，指示代詞則主要由“我、爾、彼”構成韓諺話題，其中代詞“我”最常見，但是這種人稱代詞作話題的結構在漢諺中幾乎找不到，即便使用相應概念，漢諺也使用“其”。應該說這源於語用習慣差異，兩者均具指示作用，但根據站在主觀還是客觀立場，其立場不同，表明敘述角度也不同。因此漢語人稱代詞作主語時，主語“我”往往會省略。

應該說話題選擇方面，韓漢兩諺語涵蓋八大話題類型（詳見表4-1），漢諺普遍使用對比話題結構，且均由疑問代詞作話題，但是韓諺中“我”常見，而漢諺傾向於使用“其”。

理論上，漢語的辭彙、分句、從句（小句）都可以作話題。不同話題類型根據話題和述題間關係進行區分，有的表示單句內的句法語義關係，有的表示複句內部的邏輯關係。但就漢民族而言，其具象思維^①方式

① 楊啟光（《試論漢字和漢民族的具象思維方式》，[韓]《漢字文化》，1997，第20頁）在談論漢字和漢民族具象思維方式的相輔相成關係時，認為這種關係具體體現為“漢字字形的觀物取象”、“漢字字音的依聲定音”、“漢字字義的以象示意”和“漢字意象的一多互攝”。這裏的漢語具象性是與英語比較之後得出的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如果漢語與韓國語做對比，也許漢語的具象性會特點會弱化，抽象性特點會突出，這個需要進行論證。本文採取的是從結構、語義、話題等三個方面，先分說後

決定著他們抽象概念時是沿著“觀物取象”的思維途徑，取萬物之象，加工成爲象徵符號、認識客觀事物規律；在用漢字來固攝概念時，則習慣具象思維，通過意象構建語義，象徵中有概括，概括中有象徵，從而無形意念、物性特徵、動作行爲乃至高度抽象的概念都可以呈現。不少論者指出，漢民族的具象思維方式總是從有限的事物中去直觀出某種同一，然後又用未經歸納的同一性去認同其他相類似的事物（楊啟光，1997：20）。本文認爲漢民族的這種“觀物取象”思維方式根據意向構建語義，儘管帶有都形象思維的因素，相對於韓國語，抽象程度要高。在漢諺中，這種意向性表現爲多集中通過名詞或偏正短語、動詞或動賓短語等範疇來表達。

那這樣的結構和語義、語法、句法範疇特點，究竟和民族思維有何聯繫呢？

馮意心（2007：78）在“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與翻譯研究”中指出，東西方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僅表現在語言內容上，而且表現在語言結構上，……中國文化思維方式具有較強的形象性，而西方文化思維方式具有較強的抽象性。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直接反映在句子辭彙的使用層面上。英語中大量使用抽象名詞，這類名詞漢譯概括，指稱籠統，覆蓋面廣，往往有一種“虛”、“泛”、“暗”、“曲”、“隱”的“魅力”，因而便於用來表達複雜的思想和微妙的情緒。與英語相比，漢語用詞傾向於具體，除了在科技及政論文體中，很少使用抽象名詞，常常以具體的形象表達抽象的內容。……形象思維要求取象和取義相結合，特定的思想寓意於具體的物象之中，並通過由此及彼的類別聯繫和意義涵攝，借助具體物象敘事述理，表達概念、情感和意象；而抽象思維則以概念、判斷和推力爲思維方式，通過對物象的統攝以嚴密的邏輯語句敘事說理、表情達意。

同英語比較而言，漢語的形象性（楊啟光，1997：19）的確突出。通過前面的分析，不難發現同樣是東方思維，結構方面，韓國語的形象

概括總結的技術路線，由於研究對象有限，加上個人水準有限，相關結論也許需要通過擴大研究對象和通過實證方法來加以進一步驗證。限版面所限，本文只是拋磚引玉，希望相關問題能夠引起學界的更多關注。

性特點要強於漢語，更為具體和細膩，表現在句法手段的豐富和靈活運用，多採取具體名詞或個體或個別概念。同樣是東方語言，漢語則表現為一種抽象思維，即明暗交替，句法手段的零度標記和對稱出現的句法特點和用詞上形象性和普通名詞前後搭配出現、辭彙的類指和泛化程度要高於韓國語。應該說在話題結構方面，韓漢民族的思維特點具體表現為具象特點^①。

諺語中，特別是社會諺，依靠其獨具特點的定型結構和豐富的語義內容，常用於人們的言語中。這種話語功能在具體話語使用和現實生活中，能夠起到“畫龍點睛”、提示、強調的作用，是對對方接受和認同自己觀點的一種心理預期，以此來加強聯繫，並鞏固各種社會關係。個人和民族國家都可以通過這種語言形式維繫和昇華情感，就這種特點而言，諺語具有任何語言單位無法代替的語用功能，它是民族歷史的“化石”，更是一種隨時都可以爆發出來的“火山”，深含民族思辨力量和價值觀，常見於講演、說教、對話、座談、詩、傳說、廣告等正式和非正式場合，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語篇功能和交際功能。

從語言發生學的角度來說，諺語創作包括作家在內的個人創作和群眾參與形式，但不論哪一形式，都是民族思維對個體發生作用並得到民族認同的結果，這種民族認同和語言結構是不同時期的生活寫照。儘管在某個歷史時期諺語作為流行語存在，但久而久之或定型為同義諺語，即作為諺語的結構變異形式普遍被人們接受和使用，就這種意義而言，對諺語母體結構和語義的研究有著深遠的意義。經幾代人乃至世世代代人，通過同一諺語的歷史變異形式可以審視同一文化和同一根源發展的過程，也可以推陳出新，對其進行改造和創新，儘管語義和語言形式不同，但是其創作過程卻深深烙有民族思維的印記。這種開發潛力和諺語

① 根據不同標準，思維類型可以細分：（1）根據思維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內容可分為：動作思維、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2）依據思維活動的方向和思維成果的特點：集中（輻合）思維和發散思維；（3）根據思維的新穎性、獨創性：常規思維和創造思維；（4）根據思維是否遵循嚴密的邏輯規律：直覺思維和分析思維；（5）依據思維是根據日常生活經驗還是科學概念：經驗思維和理論思維。當然這裏還可以包括我們常說的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分類。

的形式變異，都源於同一民族思維的一致認同和歸屬，由此不斷豐富加深民族諺語體系，這也是民族思辨的力量，甚至可以昇華為一個民族的“軟實力”。

國學的傳承和興起，是一次民族精神的洗禮，是思辨力量的沉澱，孕育著民族思維的爆發。中國古代詩詞中的對仗，相聲、對對聯和猜燈謎，均是漢民族思維的重要傳承，歷來民族語言藝術達到較高水準的歷史時期也是對民族文化形式熟悉程度較高的時期，人們也習慣將詞作為評判語言水準高低的一種標準。譬如對古代作詩吟詩的理解和現代相聲對普通話的提升作用，人們有著普遍認識基礎。掌握辭彙的量固然重要，但是將諺語成語等民族思維和語篇進行聯繫的認知水準也是評價語言能力的重要尺度。

諺語反映民族文化，若不理解和使用諺語，就不能很好融入相應社會，會成為“畸形兒”。相對兒童和青少年而言，諺語更適合成人使用，這是由於諺語需要較高認知能力，包括推理能力、有關抽象名詞的知識、通過上下文推理語義的理解能力、推測他人想法和情感的能力等。諺語的理解能力，從兒童到青少年，再到成年，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因此諺語理解能力同思維能力簡單到複雜，以及同文化積累密切相關，總之諺語使用除了語言文化積累外，還需要開發思維能力。

不同形式的語言載體，構建和豐富不同民族文化，由此構成充滿個性的民族元素，語言也是其元素之一。每一種語言都是民族思維的反映，民族語言文字的產生和發展演繹民族智慧和創新發展，漢諺將漢民族元素和民族思維特點有機結合起來，民族思維動態參與到組建過程，彰顯語言個性，突顯話題和民族特點。

因此可以說諺語的開發潛力，正是源於這種民族思維，也一定程度地依賴這種語言思維。儘管兩種語言的起點都是平面，但是漢語側重於整體螺旋式集中思維，韓國語則表現為發散平面式思維。漢諺通過平面間聯繫和互動提升到另一不同範疇的平面，並回歸到對人的理解，韓諺則通過平面點的鋪設將平面不斷延伸和豐富。整體來說，韓漢民族思維的維度和方向性使兩種諺語產生不同效果，具體表現為具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延續語言這種思維特點，依靠啟動這些民族元素，將來也能秉承民族精神並創造符合這種思維特點的諺語形式。

5. 結語

社會諺富含思想性,《耳談續纂》以收錄社會諺為主,是研究通過社會諺生成機制反觀語言和思維問題的經典文獻。本文通過社會諺形成機制分析了思維對語言表徵的影響,由此突顯基於語言學的《耳談續纂》的重要文獻價值。研究表明,諺語不同程度地滲透著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經驗思維和理論思維的因素,韓漢民族的具象思維和抽象思維在諺語中表現為不同特點。即,結構方面韓諺以單句型諺語為主,漢諺則普遍使用固定句式和關聯詞,韓諺的漢語句法觀向形態傾斜。語義方面,韓諺哲理諺比例明顯高於漢諺,與漢諺雙疇網路結構不同,普遍採用單型網路結構,通過對比引伸出比喻義。同時,不同於韓諺單型網路形式,漢諺善於採用雙疇網路,可以說漢諺更富創造性。話題選擇方面,韓漢諺語涵蓋八大話題類型,漢諺普遍使用對比話題結構,且均由疑問代詞作話題,但是韓諺中“我”常見,而漢諺傾向於使用“其”。

<References>

- [1] 丁若鏞著、梁在譽譯，《耳談續纂》（平壤：徽文館，隆熙二年）。
- Jeong Yak-yong. Translated from Korean by Yang Jae-geon. *Idamsokchan*. Pyeongyang: Hwimun-gwan, 1908.
- [2] 馮意心，《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與翻譯研究》，《林區教學》1（2007）。
- Feng Yixin.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Ways of Think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ranslation". *Teaching of Forestry Region*, 2007 (1).
- [3] 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4] Grady, Joseph E., Todd Oakley, and Seana Coulson. "Blending and Metaphor", In Raymond W. Gibbs, Jr. and Gerard J. Steen. (eds.)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 [5] 洪淳赫，《耳談續纂小考》，《韓文》13（1948）。
- Hong Soon-Hyeok. "Elementary Research on the Idamsokchan". *HAN-GEUL*, 1948 (13).
- [6] 金東彥，《早期韓文諺語——以諺語集為例》，《韓文》270（2005）。
- Kim Dong-eon. "On the Early Korean Proverbs in the Hangeul". *HAN-GEUL*, 2005 (270).
- [7] 金根培，《朝鮮後期漢譯諺語研究》（首爾：檀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2）。
- Kim Geun-bae. *On Common Saying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Seoul: Dankook University, 1992.
- [8] 金菊花，《朝鮮後期漢譯諺語集<耳談續纂>語言對比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1）。
- Jin Juhua. *A Contrastive Linguistic Study of Idamsokchan*. Shenyang: Liaon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9] 金菊花，《從『耳談續纂』韓漢諺翻譯反觀諺語翻譯策略》，《韓中人文學會研究》34（2011）。
- Jin Juhua. "Observation of translation's strategies via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Korean Proverbs in Idamsokchan". *Studies of Chinese & Korean Humanities*, 2011 (34).

- [10] 金相洪,《茶山著《耳談續纂》研究》,《漢文教育研究》1(1986)。
Kim Sang-hong. "A Study on Da-San's Idamsokchan".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in Korea*, 1986 (1).
- [11] 金善豐,《俗談的民族性》,《韓國民俗學》,1972。
Kim Seon-pung. "National Traits As Evidenced in Proverbs". *The Korean Folklore*, 1972.
- [12] 李基文,《諺語辭典》(首爾:民眾書館,1962)。
Lee Ki-moon. *Dictionary of Common Sayings*. Seoul: Minjung Sogwan, 1962.
- [13] 李基文,《修定版諺語詞典》(首爾:一潮閣,2001)。
Lee Ki-moon. *Dictionary of Common Sayings*. rev ed. Seoul: Ilchokak Publishers, 2001.
- [14] 李素圓,《朝鮮後期韓譯諺語及其接受情況研究》(首爾:成均館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Lee So-won. *A Study on the Proverb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and Their Acceptance*. Seoul: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2006.
- [15] 林美靜,《茶山〈耳談續纂〉編纂過程研究》,《茶山學》14(2009)。
Lim Mi-ju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Idamsokchan(耳談續纂)". *Journal of TASAN Studies*, 2009 (14).
- [16] 林美靜,《〈耳談續纂〉版本研究》,《茶山學》18(2011)。
Lim Mi-jung. "A Stud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Idamsokchan". *Journal of TASAN Studies*, 2011 (18).
- [17] Ogden, C. K.,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London: Kegan Paul, 1949.
- [18] 沈洪植,《體障有關韓國諺語分析研究》(公主:公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Sim Hong-sik. *An Analytical Study of Korean Proverb Related to Physical Disability*. kongju: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2002.
- [19] 水寧寧,《語言、文化與思維定勢》,《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1997)。
Shui Ningning. "Language, Culture and Fixed Mode of thinking".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1997 (1).
- [20] 溫瑞政,《漢語語彙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Wen Ruizheng. *Chinese Phraseolog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5.
- [21] 楊啟光,《試論漢字和漢民族的具象思維方式》,《漢字文化》4(1997)。

Yang Qiguang. "O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Han Ethnic Group's Concrete Way of Thinking". *Sinogram Culture*, 1997 (4).

[22] 張輝,《熟語及其理解的認知語義學研究》(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2003)。

Zhang Hui. *A Cognitive Semantic Study of and Its Understanding*. Beijing: Military Yi Wen Press, 2003.

附錄：《耳談續纂》收錄的諺語

附錄 1：韓諺（210 條）

- 1) 三歲之習至於八十 2) 鳩生一年飛不踰巔 3) 一日之狗不知畏虎
- 4) 狗尾三替不成豹皮 5) 鳥聲十二無一嫵媚 6) 鳶踰三紀乃獲一雉
- 7) 蟹子雖纖螯已知箝 8) 鳥之放飛有損其梨 9) 可憎之犬鼻不離癬
- 10) 窮人之事翻亦破鼻 11) 人饑三日無計不出 12) 爾逢爾仇獨木橋頭
- 13) 竿頭苟延或至三年 14) 舌下有斨人用自戕 15) 由惜一瓦梁摧大廈
- 16) 植鬆求亭人壽幾齡 17) 在竈之鹽擣之乃鹹 18) 百家之裏必有悖子
- 19) 欲制細君須及紅裙 20) 灌頂之水必流於趾 21) 語牛則滅語妻則泄
- 22) 晝言雀聽夜言鼠聆 23) 一汙萬圍終疑此狗 24) 十斨之木罔不顛覆
- 25) 蔬之將善兩葉可辨 26) 鹽所不腌豈畏豉鹹 27) 孩兒之言宜納耳門
- 28) 爪芒思擢心蛆罔覺 29) 由酒一盞或淚厥眼 30) 咎在我瞽溝汝何怒
- 31) 匪爾牛角我墻何崩 32) 我豉適潤賓又辭臠 33) 盜冤竟雪淫誣難滅
- 34) 我厭其餐予狗則慳 35) 無贈弟物有贈盜物 36) 婦子手闊譬彼春澇
- 37) 頰批鐘路眼睨冰庫 38) 妻驅雖弄恆受則痛 39) 歌曲雖艷恆聽斯厭
- 40) 彼苦者梨尚或味之 41) 既乘其馬又思牽者 42) 我腹既飽不察奴饑
- 43) 十指遍齧疇不予戚 44) 我歌將放婚家先唱 45) 始用升授迺以鬥受
- 46) 眡此檣屢安有菊鉤 47) 緩驅緩驅牡牛之步 48) 婦無可短踵如雞卵
- 49) 婦老爲姑靡不效尤 50) 唯筭無藏是以錦賞 51) 索絢爲罟尚或捕虎
- 52) 予所畜犬乃噬我膾 53) 竈苟不燃突豈生煙 54) 小月之觀豈自昏候
- 55) 膚爛之救吾先兒後 56) 竊針不休終必竊牛 57) 甘言之家豈味不嘉
- 58) 厥勒太續終受一踐 59) 鸚效鸛步載裂厥脰 60) 積功之塔終古不塌
- 61) 投石石來擲餅餅回 62) 蕎餅賽祖安用兩鼓 63) 瑟人蹲蹲荷校隨欣
- 64) 升栗之匱嗜此尺餌 65) 農夫餓死枕厥種子 66) 靈龜之脊草蜥載螯
- 67) 諸狗趁後必顧瘋狗 68) 相彼蚯蚓踐之則蠹 69) 鳥之所止有羽其委
- 70) 山下葛宅春杵難獲 71) 饕餮之食必咽其嚙 72) 些些之食可放纖矢
- 73) 衣視其體名視其貌 74) 先視爾褥乃展厥足 75) 聞則是病不聞是藥
- 76) 雖臥馬糞此生可頤 77) 戲翹之鸞風必來中 78) 諱伴出帳不算其糧
- 79) 暗中眴目誰知約束 80) 終夜馳奔不入其門 81) 啖梨之美兼以濯齒
- 82) 勿見三公護我一躬 83) 襤褸襤褸猶然錦縷 84) 雖有忙心線不繫針

- 85) 緣我事急野碓先蹋 86) 我刀他鞘既插難掉 87) 留子之谷虎亦顧復
 88) 西瓜外舐不識內美 89) 瞽非不瞽謂瞽則怒 90) 狗貸虎狼豈望報償
 91) 五月炙火猶惜退坐 92) 巫不自祈瞽昧終期 93) 宗族之門不異狗門
 94) 未有涉川而後乘船 95) 蛙惟跼矣乃能躍矣 96) 烏狗之浴不變其黑
 97) 盲人之睡如寤如寐 98) 雖曰無猜喜觀臨災 99) 半菽孔碩他人所獲
 100) 難升之木無然仰矚 101) 經夜無怨歷日無恩 102) 渠所習狃不以予狗
 103) 膳傳愈減言傳愈濫 104) 瞬目不亟或喪厥鼻 105) 盜之就拿厥足自麻
 106) 盜以後捉不以前捉 107) 饑無可慳正錦一餐 108) 赤保之軀難佩繡筓
 109) 善往之願反受雷震 110) 宰牛無賊剝栗難藏 111) 行潦之聚亦於硬土
 112) 牛耳誦經何能諦聽 113) 駟馬所載難任蚤背 114) 視彼徒者見我騎馬
 115) 虎之方睡莫觸其鼻 116) 談虎虎至談人人至 117) 既喪其馬乃其厥廢
 118) 他人之宴曰梨曰柿 119) 我所珍度竟歸人屎 120) 豈有溝瀆可棄奴仆
 121) 數春之白尚或納手 122) 妻妾之戰石佛反面 123) 瞽者嗜齷自攘厥雞
 124) 孩誰嚮背趨其所愛 125) 餅故餅矣盒兮尤美 126) 駒之方鬣左右難佔
 127) 村雞入縣厥目先眩 128) 恃為良材乃發黴苔 129) 貧家之賙天子其憂
 130) 善攀者落善泅者溺 131) 發怒蹴石我足其坼 132) 羹之方沸罔知厥味
 133) 釜底鑪底煤不胥詆 134) 活人之噪蛛不佈網 135) 緣雖異織終是一色
 136) 彼眇者子乃孝厥妣 137) 有鳶其騰我視作鷹 138) 洌彼陰岡尚或回陽
 139) 天之方颺牛出有穴 140) 一夜之宿長城或築 141) 絲棼或解繩亂弗解
 142) 不知何雲終雨其雲 143) 貢以串輸賂用馱驅 144) 餛飩之餌安有鉞裏
 145) 豈與狗爭而往混囿 146) 十人之守難敵一寇 147) 本不結交安有絕交
 148) 昔以甘茹今乃苦吐 149) 全椒不末吞不知辣 150) 莫以狗子監此麴鼓
 151) 纍纍者石銛者多觸 152) 我涕三尺何知爾戚 153) 醯醢之市嗟爾佛子
 154) 酥地插木灰桮建椽 155) 位思其崇誌思其恭 156) 雉之未捕雞可備數
 157) 全癡誇妻半癡誇兒 158) 夫婦之訾如刀割稅 159) 警紋裂石鳴聲破甕
 160) 縣宰生活雇工生活 161) 十飯一勺還成一飯 162) 未有瓦雀虛過碓閣
 163) 婢為主浣亦白其肝 164) 既終夜哭問誰不祿 165) 未有讎對由不稱貸
 166) 我謁縣宰兼受賑貸 167) 觀美之餌啖之亦美 168) 梨腐予女栗朽予婦
 169) 他人之餌聊樂歲始 170) 不啼之兒其誰穀之 171) 予所憎兒先抱之懷
 172) 匪我孤苦豈父繼父 173) 電光索索霹靂之兆 174) 婦家情篤拜厥馬杙
 175) 才食一匙不救腹饑 176) 過火之煙我食可飪 177) 屣既草緯亦願草經
 178) 貓則真殆鼠猶佯斃 179) 莫仰莫俯此筵難舞 180) 上園而歸心異去時

181) 嶺躍越嶽川涉越深 182) 誘彼幼子竊其皮餌 183) 趕雞之犬徒仰屋櫺
184) 未有窪溝而產神虬 185) 我有良貨乃求善價 186) 我有美女乃擇佳婿
187) 謂不再綆汙此舊井 188) 黏手之飯鮮不自咽 189) 老馬在廐猶不辭豆
190) 如有僮仆本無絃辱 191) 既天之子胡算其齒 192) 匪伊腹疾媳婦何病
193) 雖則乞匄猶然恥拜 194) 彼劓者婦尚摯厥舅 195) 輶彼薄楮尚欲對舉
196) 哀彼春雉自鳴以死 197) 一馬之背兩鞍難載 198) 既燔之螯亦去其
199) 兒之將啼又批其腮 200) 毋將社酒以悅吾友 201) 簞有糯飯尚或覆之
202) 蒙此鐵錡入於潭水 203) 我欲捉蟹併喪吾簞 204) 逐彼山豕併失家彘
205) 毋趁走麋執此落兔 206) 夏鼓躍墻厥味奚嘗 207) 妻迂財入譬彼甑汲
208) 只掌難鳴一股難行 209) 癩者易蹄僵僧易擊 210) 山不馴雉池不養蟹

附錄 2: 漢諺 (177 條)

1) 人唯求舊器非求舊 2)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3) 牝雞之晨唯家之索
4) 爲山久仞功虧一簣 5) 黍稷非馨明德唯馨 6)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
7) 匹夫無罪懷玉其罪 8)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9) 心則不竟何憚踰病
10) 抱則倦矣施者未厭 11)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12)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
13) 畏首畏尾身其余幾 14)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15)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16)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17) 美服不稱必以惡終 18)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19)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20) 服難以勇治亂以智 21) 仁不輕絕智不輕怨
22)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23)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24) 將順其美匡就其惡
25)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26)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27)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28)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29)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30)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31)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32) 變故亂常不死則亡 33) 桃李不言下自稱蹊
34) 仟金之子不死於市 35) 明其爲賊敵乃可服 36)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37)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38) 誰爲爲之孰令聽之 39) 以莞窺天以蠡測海
40) 苛政不親煩苦傷恩 41) 仟人所指無病而死 42)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43) 佐祭者嘗佐門者傷 44) 穀弩射市薄命先死 45)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46)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47) 福至心靈禍來神晦 48) 鏡不自照智不自料
49) 破車饒楔矮人饒舌 50) 孤犢觸乳驕子罵母 51) 狐死首丘貉死首山
52) 富不學奢貧不學儉 53) 經師易得人師難得 54) 淫亂之漸其變爲篡
55) 婦死腹悲唯身自知 56) 古人爲室不成三瓦 57) 吃食飽死反怨主人
58) 斷而敢爲鬼神避之 59) 烹龜不熟移禍枯桑 60) 通道相臨同藝相門

- 61) 自見毫毛不見其睫 62) 蒼蠅點壁馬斃切玉 63) 桀犬吠堯跖客刺舜
64) 仟金買宅八百買臨 65) 百足之蟲至死不窮 66) 誌士多憂人老多愁
67) 屋漏於上知之在上 68) 仰天而垂汙穢其面 69) 命雖在天判命在我
70)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71) 鷹化為鳩猶憎其目 72)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73) 狼子野心 74) 高下在心 75) 無過亂門 76) 不索何獲 77) 唯食忘憂
78) 驕子不孝 79) 利令智昏 80) 舐糠及米 81) 犬吠屠人 82) 苦瓜苦蒂
83) 鹿死不擇音 84) 嫠不恤其維 85) 一淵不兩蛟 86) 高才無貴士 87) 室於怒市於色
88) 前車覆後車誡 89) 欲投鼠而忌器 90) 時無赭澆黃土 91) 少所見多所見
92) 巧詐不如拙誠 93) 百聞不如一見 94) 雀夕警鴉晝盲 95) 庇焉而縱尋斧焉
96) 殺老牛莫之敢屍 97) 老將至而耄及之 98) 兒婦人口不可用
99) 不知其人視其友 100) 鬻棺者欲歲之疫 101) 魚不畏網而畏鵜
102) 心苟無暇何恤乎之家 103)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104) 欲富乎忍其矣傾絕矣
105) 問道百自以為莫己若 106) 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 107) 借車者馳也借衣者被也
108) 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 109)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110) 百裏不販樵仟裏不販糶 111) 曲學多諺辯窮鄉多異說 112) 屠人厭蒸藜鬻扇常苦暍
113) 嚴家無格奴慈母有敗子 114) 嬰兒傷於飽貴臣傷於寵 115) 打鉄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116) 才人無善配美女歸愚夫 117) 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 118)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119)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120) 人而無恆不可以為菑筮 121)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122)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123) 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 124) 人無所不至唯天下不容為
125) 三世仕宦方知著衣吃飯 126)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127) 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 128) 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
129)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130)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131) 力田不如逢年善侍不如遇合 132)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133) 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 134) 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而照窮
135) 果瓜失地不生蛟龍失地不靈 136)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
137) 螭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 138)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
139) 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 140) 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
141) 人情之所不能己者聖人不費 142)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143) 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 144) 一人鄉隅而悲泣一堂皆為之不樂
145) 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封 146) 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147)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 148) 陽翟憎無癭之人秦人忘無鼻之醜
149)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墜 150) 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

- 151) 雖有知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152)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153)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154) 綿綿不絕蔓蔓奈何豪厘不伐將用斧柯
155) 積羽沈舟群輕摺軸眾口鑠金積毀鎖骨 156) 仟金之子坐不垂堂白金之子行不騎衡
157)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 158) 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159)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160) 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
161) 堯舜仟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 162)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
163) 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164)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滿而稱之至石必過
165) 論至道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166) 與人善言暖如佈帛傷人以言深如戈戟
167) 田中之澇入於東海附耳之言聞於仟裏 168) 見兔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補牢未為遲也
169) 騏驥之衰驚馬先之孟賁之倦弱女勝之 170) 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
171) 廊廟之才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172) 衡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173) 以書禦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者不達事之變
174) 仟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一榱榱之非一木之葉
175)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踟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
176) 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177) 仟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仟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The Literature Value of *Idamsokchan* (耳談續纂)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roverbs : A
Thought from Linguistics**

Juhua JIN

<Abstract>

Idamsokchan (耳談續纂, Additions to an Earful of Conversation) is an early collection of Korean proverbs capturing 418 proverbs from China and Korea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most of which are social proverbs. Through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proverbs in *Idamsokcha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Korean mindsets on language. Specificall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structure, semantics, and topic of social proverbs from both Chinese and Korean sources in *Idamsokcha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fluence of concrete-versus-abstract and practical-versus-theoretical thinking on proverbs varies. Generally, Korean proverbs exhibit a tendency towards abstract thinking, whereas Chinese proverbs are characterized by an emphasis on concrete thinking.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and Chinese proverbs are distinct. Korean proverbs are typically formed as a single sentence, whereas Chinese proverbs often employ fixed sentence patterns and connectives. In addition, the syntax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Korean proverbs in *Idamsokchan* tends to be morphological. Regarding semantic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Korean proverbs are of a philosophical nature when compared to Chinese proverbs. While Korean proverbs employ a simplex network and extend metaphors through contrast, Chinese proverbs are adept at using the creative double-scope network. In terms of topic selection, both Korean and Chinese proverbs, cover eight types of topics, using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s subjects. Nonetheless, the contrastive-topic structure is more commonly observed in Chinese proverbs. Moreover, while the first-person singular pronoun is commonly utilized as a topic in Korean proverbs, the equivalent in Chinese proverbs is the third-person pronoun 其 (qi).

Keywords: *Idamsokchan*; modern collection of proverbs; Korean and Chinese proverbs; language; mindset

投 稿 日 : 2023.02.28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清末意譯元素名用字考察*

——以《化學初階》《化學指南》為中心

牛振**

目 錄

1. 引言
2. 《化學初階》《化學指南》意譯元素名用字概貌
3. 意譯元素名用字的來源
4. 特殊用字現象分析
5. 意譯元素名用字的行廢及其成因
6. 結語

1. 引言

清末化學文獻中的意譯元素名在規範過程中大多被淘汰，譯名汰選背後的原因有哪些？探討元素譯名用字情況，尤其是分析用字的行廢及

*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外來科技名詞漢譯用字的歷史研究”（20BYY132）的階段性成果。

** [中國] 牛振，鄭州大學文學院、漢字文明傳承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字學。（niuli197708@126.com）

其成因，可為我們提供新的解決路徑。為此，我們選取《博物新編》^①（1855）、《格物入門·化學》（1868）、《化學初階》（1870）、《化學鑒原》（1871）、《金石識別》（1872）、《化學指南》（1873）、《格致啟蒙·化學啟蒙》（1879）、《化學闡原》（1882）、《西學啟蒙·化學啟蒙》（1886）、《化學新編》（1896）等 10 種化學文獻，分別測查其中的意譯元素名用字情況。測查結果表明，《化學初階》和《化學指南》中較早出現了比較多的單音節意譯元素名。由於元素譯名最終被規範為單音節，為方便比較，本文主要考察這兩種文獻中的單音節意譯元素名用字。

2. 《化學初階》《化學指南》意譯元素名用字概貌

《化學初階》，由美國醫師嘉約翰（J.G.Kerr）口譯、何瞭然筆述，廣州博濟醫局 1870 年初刊。《化學指南》，由京師同文館教習、法國人畢利幹和他的學生共同翻譯，京師同文館 1873 年初刊。前者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化學教科書”，後者“是近代化學傳入中國之重要譯著”。^②經測查，兩種文獻中 45 種元素有單音節意譯名，具體用字情況如表 1 所示：

表 1 《化學初階》和《化學指南》意譯元素名用字表

序號 ^③	元素符號	現行書寫形式	《化學初階》書寫形式	《化學指南》書寫形式	《化學命名原則》書寫形式
1	Au	金	金	金	金
2	Pb	鉛	鉛	鉛	鉛
3	Fe	鐵	鐵；鉄	鐵	鐵

①《博物新編》為綜合性科技知識啟蒙讀物，本文僅考察其中與化學相關的部分。

②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2004），第 224、248 頁。

③ 為研究方便，表中元素分組排序，同組內元素首先以元素類屬、次之以譯名現行書寫形式的讀音排序。下同。

4	Cu	銅	銅	銅	銅
5	Sn	錫	錫	錫	錫
6	Ag	銀	銀	銀	銀
7	Hg	汞	汞	汞	汞
8	Si	矽	玻	砂	矽
9	P	磷	磷	磷	磷
10	S	硫	磺	磺	硫
11	B	硼	硼	硼	硼
12	C	碳	炭	炭	碳
13	Ba	鋇		鍾	鋇
14	Bi	鉍		鋇、鉍	鉍
15	Pt	鉑		鉑	鉑
16	Os	銱		銱 ₁	銱
17	Ca	鈣	鈣 ₁	鈣	鈣
18	Cd	鎘		鎘、鎘	鎘
19	Cr	鉻		鉻	鉻
20	Co	鈷		鈷	鈷
21	K	鉀	鉀 ₁	鉀 ₂	鉀
22	Rh	銠		銠	銠
23	Li	鋰		鈣 ₂	鋰
24	Al	鋁	鈣 ₁	鎔	鋁
25	Mg	鎂		鎔	鎂
26	Mn	錳		鎔、鎔	錳
27	Na	鈉	鎔	鎔	鈉
28	Ni	鎳		鎔	鎳
29	Be	鈹		鈹	鈹
30	Sr	銩		鎔	銩
31	Ti	鈦		鈹	鈦
32	Sb	銻		鈹	銻
33	Zn	鋅		鎔	鋅
34	Ir	銱		鎔	銱

35	U	鈾		鑽 ₁	鈾
36	N	氮	淡 ₁ : 淡氣 ^①	硝氣	氮
37	F	氟		泐	氟
38	Cl	氯	綠: 綠氣	綠: 綠氣	氯
39	H	氫	輕: 輕氣	輕氣	氫
40	O	氧	養: 養氣	養: 養氣	氧
41	Te	碲		碲; 碲	碲
42	I	碘		燐	碘
43	As	砷	臺	碲	砷
44	Se	硒		碲	硒
45	Br	溴	溴 ₁	溴	溴

由表 1 可知:

1. 表中金 (Au)、鉛 (Pb)、鐵 (Fe)、銅 (Cu)、錫 (Sn)、銀 (Ag)、汞 (Hg)、矽 (Si)、磷 (P)、硫 (S)、硼 (B)、碳 (C) 等 12 種元素在兩種譯著及其他清末化學文獻中均有意譯名, 這些元素譯名的共同點是與漢語固有自然物名詞產生聯繫, 其記錄字符均沿用記錄漢語固有自然物名詞的漢字, 比如金、鉛、鐵、鎳、銅、錫、銀、汞、玻、砂、燐、礪、硼、炭等, 這些字符原有的意義與它們記錄的元素義相關, 被用來記錄元素名。筆者已經對其中的玻、砂、燐、礪等字符的使用情況作了比較充分的探討^②, 其餘字符的使用情況多有相同之處, 故不作詳細討論, 僅在必要時加以說明。

2. 表中其他 33 種元素都有意譯名, 其記錄字符或使用常用字, 或“借用”生僻字, 或創制新字, 出現了同形異用與異字同用等特殊用字現象。

3. 1933 年, 國立編譯館編訂的《化學命名原則》印行, 元素譯名用

① 根據研究需要, 表中氣體元素的譯名照錄所有譯名的書寫形式。

② 牛振, 《清末民初音譯元素名規範方案用字探析》, 《漢字漢語研究》3 (2020); 人大複印資料 4 (2021) 全文轉載。牛振, 《清末化學文獻中的異字同用現象探析——以元素譯詞用字為考察對象》, 《漢字漢語研究》4 (2021), 人大複印資料 5 (2022) 全文轉載。

字基本定型，表中字符一部分得以沿用，大部分被淘汰。

下文將深入探討前述 33 種元素的意譯名用字的來源，分析表中譯名用字中的特殊現象，探究譯名用字的行廢及其成因。

3. 意譯元素名用字的來源

關於意譯元素名用字的擬定原則，《化學指南》的譯者闡述得比較詳細：“其在中國有名者，仍用華名，即不必另造名目。至如硫磺、黑鉛等質，系二字合成名者，即檢其有實意之字為名。即如硫磺以磺為名，黑鉛以鉛為名。至中國未見之原質，命名尤難。今或達其意，或究其源，或本其性，或辨其色，將數字湊成一字為名。……今以金字偏旁，特別金類，以石字偏旁，特別非金類。”^①前述 33 種元素的意譯名用字基本上都是依據上述原則擬定，究其來源，則可分為使用常用字、“借用”生僻字、新造字三種情況。“借用”的字符為溴、鈳、釩、鎳，筆者已做過討論^②。其他兩種情況分述如下。

3.1 使用常用字

譯者用來記錄單音節意譯元素名的常用漢字，《化學初階》中有 4 個：淡、綠、輕、養，《化學指南》中有兩個：綠、養。譯者根據元素的某種特性，選用具有相關字義的字符記錄元素名，選用字符被賦予與原有字義相關的意義，職能實現了擴展。如：《化學初階》的譯者將氫（H）元素的譯名記作“輕”。譯者闡述氫元素單質的特性為：“各原質中以是為最輕。”^③“輕”最早見於楚簡，從車丕聲。《說文解字》釋為“輕車也”，

① [法] 畢利幹，《化學指南·凡例》，載王揚宗編校《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文獻與史料選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第 217 頁。

② 牛振，《清末化學文獻中的異字同用現象探析——以元素譯詞用字為考察對象》。

③ [英] 韋而司著、[美] 嘉約翰口譯、何瞭然筆述，《化學初階》（廣州：博濟醫局，1870），卷一，第 16b 頁。

段玉裁注：“輕本車名，故字從車。引申爲凡輕重之輕。”“輕”表與“重”相對的分量小的意義，用例如《孟子·梁惠王上》：“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氫元素單質的特性與“輕”字的意義相關，譯者據此將氫（H）元素的譯名記作“輕”。

與此類似，譯者依據氮（N）元素單質“無色、無臭、無味”的特性^①，將氮（N）元素的譯名記作“淡 1”。

綠、養被《化學初階》和《化學指南》的譯者選用，分別記錄氯（Cl）元素、氧（O）元素的譯名，分析其理據，則有相近之處：

（1）英語元素詞 Chlorine^②源自希臘語詞 Chloros，詞義爲綠色。^③《化學初階》譯者根據氯元素單質“色黃綠”^④的特性及元素詞 Chlorine 的詞義而選用了“綠”記錄元素的譯名；《化學指南》譯者根據氯元素單質“色綠”^⑤的特性，選用“綠”記錄氯元素的譯名。

（2）《化學初階》：“養生養火，咸籍乎是（氧氣）。 ”^⑥譯者據此而選用“養”記錄氧元素的譯名；《化學指南》譯者也選用“養”記錄氧元素的譯名，其理據爲：“因此（氧）氣養人，故名。”^⑦

其實，在比兩種譯著更早刊行的《博物新編》《格物入門·化學》中，氯元素的譯名被記作“綠”“綠氣”、氧元素的譯名被記作“養”“養氣”；與兩種譯著同時期的《化學鑒原》及其後的其他幾種化學文獻中也都沿用了這些譯名，說明當時學界對於氯元素、氧元素的中文譯名的意見已經基本統一。

① 同①，卷一第 24a 頁。

② 《化學初階》譯自英文，源語詞均爲英語詞。

③ 唐和清、朱麗華，《化學元素名稱的來源》，《化學通報》10（1991）。

④ 同①，卷一，第 31b 頁。

⑤ [法] 馬拉古蒂著、[法] 畢利幹譯，《化學指南》（北京：京師同文館，1873），卷一，第 5b 頁。

⑥ 同①，卷一，第 10a 頁。

⑦ [法] 馬拉古蒂著、[法] 畢利幹譯，《化學指南》，卷一，第 5b 頁。

3.2 新造字

譯者共創制了 35 個新字記錄意譯元素名，其中絕大多數字符為《化學指南》譯者創制，《化學初階》譯者創制的只有𤇗和鉍₁兩個。

3.2.1 《化學初階》中的新造字

《化學初階》譯者沒有對造字的方法作出說明，所創制的字符的構形理據隱含在文字表述中，如：

(1) 𤇗

“𤇗”記錄砷(As)元素的譯名。“製𤇗精，以𤇗養_三(即信石)和炭入爐封嚴煨之，待炭吸養氣而焚，則𤇗質可得。”^①《化學初階》卷三後附“化學術語俗名書名對照表”中“𤇗”為書名，對應的俗名為“信石原質”。可見，“𤇗”字的構形理據為砷元素的化合物存在於信石中。“𤇗”為義義合體字。

3.2.2 《化學指南》中的新造字

《化學指南》譯者“或達其意，或究其源，或本其性，或辨其色”，選取固有漢字為構件，“將數字湊成一字”創制新字意譯元素名。^②譯者對其構形理據都有明確表述，如表 2 所見：

表 2 《化學指南》新造譯名用字表

元素	譯名用字	源語詞 ^③	意譯理據	字符構件	字符構形方式
鉍(Bi)	<u>鉍</u>	Bismuth	單質“所生之鹽能作麵粉”	金、粉	義義合體
鉀(K)	<u>鉀₂</u>	Potassium	單質為“木灰中分	金、灰	義義合體

① [英] 韋而司著、[美] 嘉約翰口譯、何瞭然筆述，《化學初階》，卷二，第 41b 頁。

② [法] 畢利幹，《化學指南·凡例》，第 217 頁。

③ 《化學指南》譯自法文，本列源語詞均為法語詞。

			出之金”		
鈦 (Ti)	鈹	Titane	“此金與他質合產，其色赤”	金、赤	義義合體
砷 (As)	碁	Arsenic	單質“由信石中分出”	石、信	義義合體
溴 (Br)	溴	Brome	單質“味臭”	𤇓、𤇔、臭	義義合體

上表中 5 個字符不見於傳統字典辭書，查閱該書刊行以前的文獻也不見用例，譯者創制的鍾、鉞、鑢、鑛、鎚、鈎、鑠、鑷、鑢、鉗、鐸、鉈、鉉、釧、釧、釧等字也都屬於這種情況。這 26 個字符均為義義合體字。

此外，有 8 個字符在傳統字典辭書中有同形字，如：

(2) 鈷₂

鈳₂記錄鋰（Li）元素的譯名。譯者“依希臘國語意名之”^①，創制“鈳₂”意譯元素詞 Lithium。希臘語有 lithos 一詞，詞義為石頭，應為 Lithium 的語源。“鈳₂”為義義合體字，與收入《玉篇·金部》和《集韻·昔韻》中的“鈳₃”同形。

砵、鉛、鉑、鏷₁、鎂、鉬、鎳等字符在傳統字典辭書中也都有同形字符，但二者或構形方式存在義義合成與義音合成的差異，如鉛、鉑、鏷₁、鎂、鉬、鎳；或同為義義合體字，但構形理據不同，如砵、鉍₂。

綜上所述，新造的譯名用字中，以外語元素詞的語義為造字理據，“達其意”的字符為鈹₁、鉍₂；以用來制取元素單質的自然物名詞為造字理據，“究其源”的字符為鈹₂、錘、鈇、鑞、鎗、鑛、鍼、鏐、碯、砮等；以元素的特性為造字理據，“本其性”的字符為鉑、鐽₁、鉅、鉳、澱、溴等；以元素單質或化合物的顏色為造字理據，“辨其色”的字符為銡、鈔、鏷、鏝、錯、鈾、鐸、鏦等。

① [法] 馬拉古蒂著、[法] 畢利幹譯，《化學指南》，卷三，第 1b 頁。

4. 特殊用字現象分析

表 1 中出現了同形異用和異字同用等特殊用字現象。

譯者以元素特性、制取來源物及外語元素詞的詞義、語源義等為取義理據，使用或創制字符，致使譯名用字出現了同形異用現象，如：“鉈”分別意譯法語元素詞 Lithium（鋰）和英語元素詞 Calcium（鈣）；“淡”分別意譯英語元素詞 Nitrogen（氮）和英語元素詞 Hydrogen（氫）。^①

譯者在翻譯同一種元素的外語名時，取義理據不同，或取義理據相同而選用的表義構件不同，“借用”或創制的譯名用字出現了異字同用現象，如表 3 所示：

表 3 《化學初階》《化學指南》意譯元素名用字同用字組表

序 號	元 素 符 號	現 行 書 寫 形 式	《化學初階》		《化學指南》		《化學 命名原則》 書寫形式
			源語詞	譯詞書寫 形式	源語詞	譯詞書寫 形式	
1	Si	矽	Silicon	玻	Silicium	砂	矽
2	P	磷	Phosphorous	磷	Phosphore	砒	磷
3	As	砷	Arsenic	𤇗	Arsenic	砒	砷
4	Br	溴	Bromine	溴 ₁	Brome	溴	溴 ₁
5	Ca	鈣	Calcium	鈳 ₁	Calcium	鈳	鈣
6	Al	鋁	Aluminum	鈰 ₂	Aluminium	鑞	鋁
7	Na	鈉	Sodium	鈰 ₁	Sodium	鉞	鈉

表 3 中共有 7 組同用字，筆者已從字符的來源、構形理據、構形方

^① 牛振，《清末元素用字同形異用考察》，《北方論叢》4（2016）。

式等角度分別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討論^①，此處不再贅述。

以上討論，以《化學初階》《化學指南》為主要材料，考察元素意譯名用字的同形異用及異字同用等特殊用字現象。如果將單音節音譯元素名用字^②納入考察範圍，則特殊用字現象還要多一些，比如：“釩”分別意譯英語元素詞 *Aluminium*（鋁），音譯英語元素詞 *Vanadium*（釩），這是不同譯者分別採用音譯、意譯的方式翻譯外語元素詞，致使出現了同形異用現象。^③

比較特殊的是“鐽”。《化學指南》譯者選取“金”和“惡”創制“鐽₁”，意譯法語元素詞 *Osmium*（鉞），構形理據為“此金化氣味惡而毒”^④。

“鐽₁”為義義合體字。《化學初階》譯者用“鐽₃”音譯英語元素詞 *Osmium*（鉞）。“鐽₃”為義音合體字，構件“金”提示元素類別；構件“惡”示音，提示源語詞的部分讀音。“鐽₁”的表義構件“惡”和“鐽₃”的示音構件“惡”偶合，致使二者同形。同形字符“鐽₁”和“鐽₃”的構形理據有異，構形方式不同，但它們都記錄鉞（Os）元素的譯名。從使用者的角度來說，同形字符記錄同一元素的譯名不會給他們的使用帶來不便；但研究者不能不區分這些同形字符的差異，避免將其混為一談。

同形異用、異字同用等特殊用字現象，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清末元素譯名用字現象的複雜性，也反映了當時元素譯名用字的混亂不一。

① 牛振，《清末化學文獻中的異字同用現象探析——以元素譯詞用字為考察對象》。

② 據筆者測查，清末化學文獻中，《化學初階》和《化學鑒原》的譯者較早系統地對外語元素詞進行了單字節譯。

③ 牛振，《清末元素用字同形異用考察》。

④ [法] 馬拉古蒂著、[法] 畢利幹等譯，《化學指南》，卷三，第 2b 頁。

5. 意譯元素名用字的行廢及其成因

5.1 意譯元素名用字的行廢

1933年民國政府“教育部”印行《化學命名原則》，元素譯名基本定型，考察範圍內的意譯用字只有金、鉛、鐵、銅、錫、銀、汞、硼、溴₁等9個字符得到沿用，其他字符全部被淘汰，這些意譯用字的行廢都與《化學鑒原》一書密切相關。

5.1.1 被沿用的意譯元素名用字

金、鉛、鐵、銅、錫、銀、汞、溴₁等元素譯名用字在《化學鑒原》中都有使用，得以沿用。其中，金、鉛、鐵、銅、錫、銀、汞是譯者利用漢語詞彙系統中自然物名詞的記錄字符意譯外語元素詞。“西國質名，字多音繁。翻譯華文，不能盡葉。今惟以一字為原質之名。……原質之名，中華古昔已有者仍之，如金銀銅鐵鉛錫汞硫磷炭是也。”^①《化學鑒原》的譯者確立了元素名單字漢譯的原則，然後選用金、鉛等7個字符，這些固有漢字記錄漢語詞彙系統中的固有自然物名詞，賦予其相關的元素義，易於被使用者接受。基於此原因，其他與漢語固有自然物名詞產生聯繫而被選用的意譯名用字也大多被沿用，或改換構件成為記錄元素名的專用字符。

“溴₁”最早在《化學初階》和《化學鑒原》中使用，根據王揚宗考證，《化學鑒原》譯者創制的可能性大。^②譯者的依據為：“昔時已知之原質多仍俗名……若近時考得之原質，則命名之意，即以表其性，如……字羅明，即溴水，其意此物有臭氣也。”^③“溴₁”由“𩇛”和“臭”構成，

① [英] 韋而司著、[英] 傅蘭雅口譯、華衡芳筆述，《化學鑒原》，《叢書集成續編（第81冊）》影印西學富強叢書翻刻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170頁。

② 王揚宗，《關於〈化學鑒原〉和〈化學初階〉》，《中國科技史料》1（1990）。

③ [英] 韋而司著、[英] 傅蘭雅口譯、華衡芳筆述，《化學鑒原》，第169頁。

水旁提示元素單質在常溫常壓下的形態，構件“臭”提示元素特性，而且契合外語詞的詞義，因而這個譯者創制的字符被沿用下來。

“硼”在《化學命名原則》中被沿用，情況比較特殊。硼（P）元素的譯名，在《化學鑒原》中音譯為“砒”，而在《化學初階》《化學指南》中均譯作“硼”“硼精”。意譯用字“硼”被沿用，正說明了元素譯名用字汰選過程中，聯繫漢語詞彙系統中的固有自然物名詞而確立的譯名用字更易於獲得合法地位。

5.1.2 被淘汰的意譯元素名用字

意譯元素名用字被淘汰分三種情況：被音譯元素名用字取代、改換構件成為專用字、換用其他意譯元素名用字。

5.1.2.1 被音譯元素名用字取代

《化學鑒原》譯者確立了單音節漢譯、用字以諧聲為主的元素名漢譯原則，筆者已以音譯元素名用字為視角，揭示其漢譯原則及元素譯名用字的選用或創制方式對其後的元素譯名用字的較大影響。^①就本文來說，有 22 種元素的譯名用字換用《化學鑒原》譯者創制、使用的字符（砒、鋇、鉍、鉑、鈣、鎘、鉻、鈷、鉀、鋰、鋁、鎂、錳、鈉、鎳、銻、鋅、銻、鈾、砷、碘、硒），涉及的元素包括砒（Si）、鋇（Ba）、鉍（Bi）、鉑（Pt）等；還有 5 種元素的譯名用字換用根據《化學鑒原》元素名漢譯原則創制或選用的字符（鉞、銻、鉍、鋇、鈦），涉及的元素包括鉞（Os）、銻（Rh）、鉍（Be）、鋇（Sr）、鈦（Ti）等。

此外，氟（F）元素、砷（As）元素的音譯名在《化學鑒原》中分別記作“弗”“鍾”，在譯名用字規範過程中，為符合用字系統化的要求而分別增加“气”旁作“氟”、改用石旁作“砷”，“氟”“砷”在《化學命名原則》中成為規範用字。

5.1.2.2 改換構件成為專用字

磷、炭作為元素譯名用字也不符合用字系統化的要求，分別換旁作“磷”、增旁作“碳”，“磷”“碳”成為記錄元素譯名的專用字符，在《化學命名原則》中被沿用。

① 牛振，《〈化學鑒原〉音譯元素名用字考察》，[韓]《漢字研究》2（2020）。

與磷、炭類似，淡、綠、輕、養 4 個字符為譯者沿用前人譯名用字，“昔人所譯而合宜者，亦仍之，如養氣、淡氣、輕氣是也。”^①這 4 個字符記錄的元素，其單質在常態下為氣態，為符合譯名用字系統化要求，上述四個字符保留聲符，然後統一加上表義構件“气”表明元素類屬，在《化學命名原則》中字形變為氮、**氣**、氫、氧，也成為記錄元素譯名的專用字符。

5.1.2.3 換用其他意譯元素名用字

《化學鑒原》中沿用“中華古昔已有者”自然物名詞記錄字符的譯名用字還有“硫”，“硫”記錄硫（S）元素的譯名首見於《化學鑒原》，《化學命名原則》中“硫”被確定為硫元素的譯名用字，其他意譯名用字被淘汰。

綜上所述，測查所及 45 種元素的意譯名用字，9 個在《化學命名原則》中沿用，其中有 8 個在《化學鑒原》中使用，“溴”可能在《化學鑒原》中首用；30 種元素的譯名用字直接或間接被《化學鑒原》譯名用字取代。合計則有 38 種元素的譯名用字的行與廢與《化學鑒原》密切相關，占全部被考察元素的 84.4%，由此足見《化學鑒原》譯名用字的影響之大。

上文討論表明，意譯元素名用字被淘汰，直接原因包括《化學鑒原》譯名用字的影響及用字系統化的要求，但更為重要的是字符自身存在的幾個方面因素，以下做專門探討。

5.2 意譯元素名用字被淘汰的原因

5.2.1 選用固有漢字導致漢字職用系統失衡

譯者依據取義理據從固有漢字中選取淡、綠、輕、養等 4 個字符意譯元素名，淡、綠、輕、養等字符在《現代漢語常用字表》中都為常用

① [英] 韋而司著、[英] 傅蘭雅口譯、華衡芳筆述，《化學鑒原》，第 170 頁。

字^①，分別記錄一些常見詞，如淡青、淡綠、淡酒、淡墨、淡薄，綠水、綠色、綠蔭、綠地、綠芽、綠波，輕便、輕鬆、輕淡、輕風、輕快、輕柔、輕盈，養分、養料、養育等^②，記詞職能比較繁重，且其原來所記的詞都不是與其所記元素密切相關的自然物名詞，用它們來記錄元素譯名，容易導致這 4 個字符的記詞職能出現混亂，漢字職用系統失衡。因此，在《化學命名原則》中，這 4 個字符的字形被改造為氮、氦、氫、氧，實現了專字記錄專詞，漢字職用系統重歸平衡。

5.2.2 “借用”和創制的字符識記與使用不便

本文測查的 45 種元素的譯名用字涉及字符 58 個，其中“借用”或創制的字符有 39 個。譯者創制的 35 個意譯元素名用字中，有 26 個字符選取 2 個固有漢字作為造字構件，有 7 個字符選取 3 個固有漢字作為造字構件，有 2 個字符選取 4 個固有漢字作為造字構件，這些字符大多構形複雜。尤其是譯者創制的字符，比如鎗、漚、燦、鍾、鑛、鑛、鑛等字，由 2 個、3 個、甚至 4 個一級構件合成，部分字符可分至三級構件，筆畫最多者達 37 畫，其構造複雜、筆畫繁多、難寫難記，使用者識記和使用都不方便。而且，意譯元素名用字的構形方式都為義義合體，譯者並未明確字符的讀音，導致大多數字符的讀音無法確定；部分字符構件的位置也不固定，如“鑛”與“鑛”、“鑛”與“鑛”，也給使用者識記和使用這些字符帶來不便，影響這些字符的傳播和推廣。鑒於此，《化學命名原則》“定名總則”中將“易於書寫”列為定名原則，以“選用較少筆畫，並避免三文（即三個獨立偏旁）並列之字為原則”；將“便於音讀”列為定名原則，“凡不易識別之字及易與行文衝突之字，皆應避免”。^③

①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漢字處編，《現代漢語常用字表》，載語文出版社編《語言文字規範手冊》（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第四版）。綠、輕、養經過簡化，在《現代漢語常用字表》中為簡體。

② 《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課題組編，《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③ 國立編譯館編，《化學命名原則》（南京：國立編譯館，1933），第 1 頁。

5.2.3 同形異用和異字同用現象影響使用

譯者依照取義理據使用或創制字符，選用的字符或造字的構件產生偶合，致使不同譯者選用或創制的意譯用字同形，譯名用字出現了兩組同形異用字。不同的譯者在翻譯同一種元素的外語名時，取義理據不同，或取義理據相同而選用的表義構件不同，導致譯名用字出現了 7 組異字同用字。

譯名用字中出現同形異用和異字同用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元素譯名的混亂狀況，容易導致使用者使用意譯元素名時產生理解上的障礙，影響其正常溝通交流。因此，同形異用和異字同用現象在譯名用字規範過程中必須被消除。在《化學命名原則》中，測查範圍內的同形異用字組和同用字組中只有溴₁得到沿用，意譯用字中產生的同形異用和異字同用現象都被消除。

6. 結語

《化學鑒原》譯者確立的元素名漢譯原則及其選用或創制的譯名用字影響至今；清末意譯元素名用字的汰選過程，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化學鑒原》譯名用字的影響之大，也凸顯了化學元素譯名用字的歷史與規範過程的特殊之處。因此，考察科技譯詞用字的歷史與規範過程，要考慮不同學科的差異，以及同一學科內部不同類別的譯詞的差異。從材料出發，厘清既定範圍內各個學科、每個學科內部各類譯詞的用字情況，方能得出全面、科學的結論。

<References>

- [1] 國立編譯館編,《化學命名原則》(南京:國立編譯館,1933)。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Principles of Chemical Nomenclature*. Nanji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33.
- [2] 牛振,《清末元素用字同形異用考察》,《北方論叢》4(2016)。
Niu Zhen. "The Research of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Forms and Different Functions Used in Chemical Elements of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Northern Forum*, 2016 (4).
- [3] 牛振,《〈化學鑒原〉音譯元素名用字考察》, [韓]《漢字研究》2(2020)。
Niu Zhen. "Research on the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 in element transliteration name in *Huaxue Jianyua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2020 (2).
- [4] 牛振,《清末化學文獻中的異字同用現象探析——以元素譯詞用字為考察對象》,《漢字漢語研究》4(2021),人大複印資料5(2022)全文轉載。
Niu Zhen.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Same Use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the Chemical Litera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Taking Characters Used in Translation Element Words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2021 (4); Reprinted in *Information Center of RUC*, 2022 (5).
- [5] 牛振,《清末民初音譯元素名規範方案用字探析》,《漢字漢語研究》3(2020);人大複印資料4(2021)全文轉載。
Niu Zhen.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s Used in the Standard Scheme of Transliteration Element Nam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2020 (3); Reprinted in *Information Center of RUC*, 2021 (4).
- [6] 唐和清、朱麗華,《化學元素名稱的來源》,《化學通報》10(1991)。
Tang Heqing, Zhu Lihua. The source of chemical element names. *Chemistry*, 1991 (10).
- [7] 王揚宗,《關於〈化學鑒原〉和〈化學初階〉》,《中國科技史料》1(1990)。
Wang Yangzong. *Huaxue Jianyuan and Huaxue Chujie*. *The Chinese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0 (1).
- [8] 《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課題組編:《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Research groups of Wordlist of Modern Chinese commonly used words. *Wordlist of Modern Chinese commonly used words* (draf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 [9] 語文出版社編,《語言文字規範手冊》(第四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
Language&Culture Press.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 Specification* (Fourth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Culture Press, 2006.
- [10]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2004)。
Zuo Yuhe. *Learning from Four Parts to Seven Subjects: Academic Divis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4.
- [11] [法]畢利幹,《化學指南·凡例》,載王揚宗編校《近代科學在中國的傳播——文獻與史料選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
Anatole Adrien Billequin. *Huaxue Zhinan • Explanatory No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in China: Se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2009.
- [12] [法]馬拉古蒂著、[法]畢利幹譯,《化學指南》(北京:京師同文館,1873)。
Faustino J. M. Malaguti, Anatole Adrien Billequin. *Huaxue Zhinan*. Beijing: Jing Shi Tong Wen Guan, 1873.
- [13] [英]韋而司著、[英]傅蘭雅口譯、華衡芳筆述,《化學鑒原》,《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Wells, John Fryer, Hua Hengfang. *Huaxue Jianyuan. Congshu Jicheng Xubian*. Taipei: Xinwenfeng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14] [英]韋而司著、[美]嘉約翰口譯、何瞭然筆述,《化學初階》(廣州:博濟醫局,1870)。
Wells, John Glasgow Kerr, He Liaoran. *Huaxue Chujie*. Guangzhou: Canton Hospital, 1870.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Character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Element Ter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en NIU

<Abstract>

Translators of chemical transla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element terms in several ways: connected with Chinese natural object nouns and recorded new meanings with the same characters of the nouns, created translated names, used common words, borrowed from inher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reated new character. Translators use or creat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otivations, and the selected characters may accord with the components of the characters coincidentally, resulting in one character with multiple translations. As different translators translated the foreign names of the same element, 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selecting/creating characters, or the same motivations with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character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usage.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d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Hua Xue Jian Yuan*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systematic use of words, most of the words used for liberal translation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natural nouns have been retained, and the other words have been almost eliminated. The reasons for the elimination include: the selection of inherent Chinese characters leads to an imbalance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recognition/use of borrowed and created characters, the phenomenon of one character with multiple translations and different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usage, etc.

Key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beral translation; elements terms;

the resource of characters;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character usage

投 稿 日 : 2023.02.12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通過新冠疫情相關詞語看中國社會認知發展 趨勢

金和英*

目 錄

1. 緒論
2. 2019 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
3. 2020 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
4. 2021 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
5. 2022 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
6. 結論

1. 緒論

新型冠狀病毒自 2019 年產生到爆發，再到全世界大範圍流行，已經過去了 3 年之久，但人類目前依舊未能根除新冠病毒，徹底消除其對人類的影響。經歷了這樣一個世界性大流行病，人類的社會認知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值得深刻挖掘和反思。

從語言層面能夠非常有效地做出相關研究。語音，詞彙和語法是語言的三要素，其中詞彙的發展變化是最快的，而語音和語法的變化較慢。

* [韓國] 金和英，慶星大學中國學系助教授，研究方向：詞彙文化研究。

(ibn7sina@hanmail.net)

詞彙的變化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新聞發布會、新聞報道、社交媒體、言談交際當中新詞的出現，以及頻率突增的詞彙都反映著人們當下的社會認知，正如羅常培在《語言與文化》中說到的：“語言學和社會學可以交互啟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在語言裏有所反映。”^①文章選取 2019 至 2022 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為研究材料，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由詞語的產生、使用和變化梳理並分析出中國人民對新冠病毒認知上的發展過程，由此探索出對中國社會認知的發展趨勢，挖掘出人民對國家政策，社會生活的看法，以及應對措施上的改變和趨向性。

2. 2019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

2019 年至 2022 年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眾多，文章重點選取新冠病毒產生之後的新造詞語以及使用頻率突然升高的重點詞語，並附英文和韓文表達，以時間為單位進行梳理分析。這些詞語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與新冠病毒認知相關的詞語，二是與政府舉措相關的詞語，三是與社會生活相關的詞語。

2.1 新冠認知相關詞語

1、不明原因肺炎（*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cause*;

원인불명 폐렴）

肺炎是呼吸系統的一種常見疾病，指由細菌、病毒等病原體引起的肺部感染，導致肺部出現炎症，肺炎的分類較多。2019 年 12 月 30 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以下簡稱“衛健委”）會向轄區醫療機構發布《關

① 羅常培著、胡雙寶注，《語言與文化》（注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 4-15 頁。

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通知表明武漢市的一些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了感染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並就具有類似特點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發布了救治相關工作要求。與此同時，“武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詞條登上網絡平臺熱搜。說明此時武漢市接待患者的醫療機構及專家已經診斷出患者感染了肺炎，但此種肺炎與之前的病狀並不相同，還不能確定感染類型和感染原因，所以暫時命名為“不明原因肺炎”。當日，武漢市衛健委還發布了另一份通知，名為《市衛生健康委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該文件為上級緊急通知，因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要求各單位立即清查統計近一周接診過的具有類似特點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如前所述，有多種原因都可能引起肺部感染，造成肺炎，最初的命名在“肺炎”前加“不明原因”四字，表明當時相關機構無法準確掌握病因。這個命名帶給人們最直接的感受是未知性，不確定性，人們對其原因以及會產生的後果都有未知的恐懼和不安。也就是說，只有查明原因，才能有針對地加以治療和防範，將疫情把握在可控的範圍內，反言之，正因目前還無法明確肺炎的具體類型和感染原因，所以人們在任何場所都不能掉以輕心。

2、病毒性肺炎（viral pneumonia; 바이러스성 폐렴）

2019年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公開發布《武漢市衛健委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①，該通報稱，目前武漢市已經發現了27例肺炎感染病例，症狀為發燒發熱，少數病例呼吸困難等等。通報表明，武漢市同濟醫院、省疾控中心等單位的流行病學等方面的專家經過會診分析後，認為上述情況的病例系病毒性肺炎，但是還未確定這種病毒的具體名稱。

在此緊急情況下，武漢市衛健委僅過一天就將“不明原因肺炎”更名為了“病毒性肺炎”，確定了肺炎類型，並縮小了範圍，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恐慌，也將關注點放在了這種特殊的病毒上。

^①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武漢市衛健委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文件明細，發布日期：2019年12月31日。

http://wjw.wuhan.gov.cn/gsgg/202004/t20200430_1199576.shtml

3、致死率；發病率（fatality/mortality/death rate, 치사율； incidence rate, 발병률）

致死率，也稱作病死率，死亡率，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因患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占新冠總患病人數的比例。發病率是指在一定的時期內，在一定人群中，新冠肺炎新增病例的出現頻率。致死率和發病率都以數據形式呈現，是衡量新冠肺炎對人類的危害性和影響性的重要依據。

4、潛伏期（incubation period; 잠복기）

潛伏期指的是新冠病毒自侵入人體後，到人體開始出現反應，有感染症狀為止的這一段時間，又叫隱蔽期。新冠病毒感染的潛伏期一般是1-14天。潛伏期不固定，並且會受到個體差異影響。患者感染病毒後未被察覺，處在潛伏期中，但仍具備一定的傳染性，也給自己和他人帶來了未知的恐懼。

自2019年新冠病毒被發現以來，人們對新冠肺炎疾病命名的詞語不斷改變，反映出了人們對這種病毒的認識是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從不明原因到逐漸明確，一步一步地縮小範圍，可以確定的是呼吸系統疾病，然後運用醫療科技手段盡可能減少病毒帶來的危害，以及在群眾間引起的恐慌。這種不安與恐慌與前期人類無法準確命名這種肺炎和病毒息息相關，其次是病毒的特徵，傳染性強，感染人數不間斷出現且成上漲趨勢，以及對部分患者造成了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而人們對病毒傳染情況的把握則體現在定期統計與調查的數據上，各類型病例人數，致死率，發病率，潛伏期等等，這些概念在新聞報道，公文通報上往往會伴隨著具體數字出現，體現出嚴格的數據統計和把控。

2.2 政府舉措相關詞語

面對突如其來的病毒爆發，中國政府盡可能地控制住病毒的傳播和危害，採取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並且加強對人民的宣傳教育，與政府

舉措相關的比較典型的詞語有以下 4 個：

5、核酸檢測^① (nucleic acid testing-NAT; 핵산검사)

核酸是去氧核糖核酸 (DNA) 和核糖核酸 (RNA) 的總稱，由許多核苷酸單體聚合而成，是一種生物大分子化合物，也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質之一。核酸檢測的物質是病毒的核酸，也就是通過檢測核酸來確定人體內是否有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分為“陽性”和“陰性”，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則表示已經感染了新冠病毒。“核酸檢測”一般與動詞“做”搭配，常用用法為“做核酸檢測”。

6、“四早” (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 (Early

Detection, Reporting, Isolation and Treatment; 조기 발견, 조기

신고, 조기 격리, 조기 치료)

這是新冠病毒爆發早期的應對措施之一，在“發現”、“報告”、“隔離”和“治療”前都各加一個“早”字進行強調，突出要提前、儘早地進行核酸篩查，發現確診之後也能立即送去隔離和治療，避免因長時間感染後對患者及身邊接觸者造成更加嚴重的影響。國務院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印發了《新冠肺炎“四早”技術方案》，以便進一步做好針對新冠肺炎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防控工作，提高新冠檢測的能力，並對患者的診斷治療流程加以優化，盡可能快速地確定確診人員，達到有效遏制疫情蔓延，降低感染率的成果。

7、減少外出 (to make fewer trips outside; 외출 자제)

因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強，廣泛與人接觸會加速病毒的傳播，所以政府呼籲市民減少外出活動，避免前往人群密集或相對密閉的場所，儘量居家不外出。這種舉措是從傳染途徑入手，通過減少人與人之間的密切接觸，來降低病毒感染人數。

① “核酸檢測”是 2020 年春夏季中國報紙十大流行語之一。

8、拒絕野味 (refuse wild animals; 야생동물 거부)

野味指野生動物，包括獸類，鳥類等獵獲物中的可食用的肉，但此種肉類通常攜帶有大量病毒，且存在經高溫烹飪等方式處理後仍能存活的病毒，人類食用後，也會被感染。2002 年至 2003 年的 SARS 病毒已證實與中華菊頭蝠，果子狸有關，而此次的新冠病毒也與食用野味有關。

“1 月 22 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22 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是武漢一家海鮮市場非法銷售的野生動物。”^①此舉是從傳染源頭切入，杜絕病毒由野生動物傳染到人。

2.3 社會生活相關詞語

2019 年底新冠疫情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初見端倪，在中國政府的宣傳教育，知識普及和積極引導的作用下，民眾在生活上處在對新冠病毒的初步防禦階段，如戴口罩，勤洗手，做好消毒等等。

9、戴口罩 (to wear a mask; 마스크 쓰기)

在新冠病毒出現以前，人們一般情況下不會佩戴口罩，除了在流感病毒傳染嚴重的情況下，如 SARS 病毒氾濫的時期。但是新冠病毒出現以後，戴口罩成了出門的必須條件，符合防護條件的口罩等醫用防護用品能有效阻擋病毒的傳播，戴口罩是人與人之間接觸時的最基礎的防護，疫情嚴重時也出現了口罩緊缺的情況。

10、消毒 (disinfection; 소독)

消毒指使用專用消毒劑消殺病毒的操作。武漢封城期間對華南海鮮市場，各大客運站，火車站，機場等大型公共場合進行了大規模的消毒

① 國家疾控中心，《新型冠狀病毒來源是武漢一市場非法銷售的野生動物》，發布日期：2020 年 1 月 22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396416043258990&wfr=spider&for=pc>

工作。人們居家，外出歸家後，有效的消毒措施能盡可能地消滅病毒，降低被感染的可能性。

2.4 小結

2019 年底，人們對新冠肺炎的認識處在初步摸索階段，此階段的詞彙特征是原有詞語的使用頻率急速提高，這些詞語大多在以前流感病毒，SARS 病毒爆發時也常使用。人們從得知新冠病毒爆發，到感染人數不斷上升等這些事實中，意識到新冠病毒所帶來的肺炎疾病的嚴重性。與新冠肺炎相關的醫學名詞數量突然增多且詞頻增高，說明新冠病毒相關的症狀、病情等內容得到廣泛普及，便於人民群眾瞭解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以及社會上的感染情況。同時在找到病症原因之後，採取了一定的預防措施。

3. 2020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

2020 年是世界各國人民艱苦奮鬥，艱難抗“疫”的一年，新冠病毒的大規模傳染，嚴重影響了人類的生命安全，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產生活，對政府，醫務人員，及所有人民都是巨大的挑戰。這一年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非常多，有新造詞，也有使用頻率激增的詞語，且一直沿用至今，反映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大流行病給人們帶來的巨大衝擊，也改變了人們一貫的認知和習慣，社會認知朝著更加明確、細緻的方向發展。

3.1 新冠認知相關詞語

11、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 virus; 신종 코로나바이러스）

2020 年 1 月 9 日，這種快速傳播，導致人類感染的病原體被確定為

一種新的冠狀病毒，2020 年 1 月 12 日世界衛生組織（WHO，以下簡稱“世衛組織”）將該病毒臨時命名為 2019 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通過醫療科技的鑒別與發現，人們確定了之前的肺炎是由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導致，武漢自 2019 年 12 月 8 日^①出現首例肺炎患者，至 2020 年 1 月 12 日最終確定了病毒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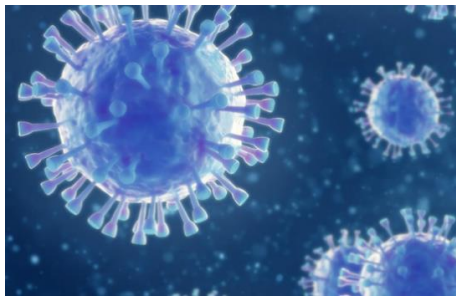


圖 1 電子顯微鏡下新型冠狀病毒外觀^②

12、人傳人（person-to-person/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사람 간 전염）

“人傳人”是描述病毒傳染方式的表達之一，該詞語在《武漢市衛健委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中出現，通報指出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而在一系列的統計、調研和發現後，直至 1 月 20 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學專家鐘南山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現在可以說，（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肯定

①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專家解讀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報》文件明細，發布日期：2020 年 1 月 11 日。

http://wjw.wuhan.gov.cn/gsgg/202004/t20200430_1199592.shtml

② 圖片摘自世界衛生組織，《新發呼吸道病毒—包括新型冠狀病毒：檢測、預防、應對和控制》，發布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https://openwho.org/courses/introduction-to-ncov-ZH>

有人傳人現象。”^①“人傳人”明確了病毒的傳播主體與傳播對象，其傳染性之強不言而喻。

13、確診病例；疑似病例（confirmed case, 확진환자；suspected case, 의심환자）

確診病例指明確診斷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疾病的例子，多用在新聞報道，公告通報等。例如：

“國家、省市專家組結合臨床表現、流行病學史和病原學檢測結果進行綜合研判，1月18日新認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 59例，1月19日新認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 77例，兩日共新確診病例 136例。”^②

疑似病例是指該患者的感染症狀與新冠確診症狀非常相似，生命體征有類似的表現，需要接受進一步觀察，如果觀察後確診，將轉為確診病例。在官方通報疫情數據時，也會有所體現。例如：

“2020年1月20日0-24時，我委收到國內3省報告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 77例；9省報告新增疑似病例 27例。”^③

14、超級傳播者（super spreader；슈퍼 전파자——2차 감염자를 10명 이상 발생시킨 감염자）

世衛組織說明，“超級傳播者”是指把病毒傳染給10人以上的病人。超級傳播者的出現會導致病例數快速增加，不得不引起人們的警惕。

① 環球時報，《鐘南山：新型肺炎疫情肯定存在人傳人，14名醫護人員感染》，發布日期：2020年1月20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5586047

②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情況通報》文件明細，發布日期：2020年1月20日。
http://wjw.wuhan.gov.cn/gsgg/202004/t20200430_1199586.shtml

③ 衛生應急辦公室，《1月21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情況》，發布日期：2020年1月21日。
<http://www.nhc.gov.cn/yjb/s3578/202001/930c021cdd1f46dc832fc27e0cc465c8.shtml>

2020 年 1 月 21 日，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提出“超級傳播者可能已經出現”，其依據是當時在武漢的 15 名被感染的醫護人員當中，14 人是被同一病人傳染的^①。

15、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코로나바이러스감염증-19, 코로나19)

2020 年 2 月 11 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瑞士日內瓦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為“COVID-19^②”。2 月 22 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通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英文名稱修訂為“COVID-19”，與世衛組織命名保持一致，中文名稱保持不變^③。英文和韓文名稱都加上了病毒出現的年份“19”表示 2019 年，而漢語名稱中沒有，是在肺炎的前面加上了病毒的名稱進行修飾限定，以區分其他的肺炎疾病。且漢語中“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④”，正式名稱，摒棄了“武漢肺炎”，“野味肺炎”等簡稱，避免帶來地域歧視或者輿論誤導^⑤。英文的第二個簡稱為“NCP（Novel Coronavirus

① 中國新聞周刊，《還原“超級傳播者”傳染路徑 武漢醫生：疫情剛開始“整個不讓說”》，發布日期：2020 年 1 月 25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672801555385088&wfr=spider&for=pc>

② 中國日報網，《世衛組織：“新冠肺炎”命名為 COVID-19》，發布日期：2020 年 2 月 12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299769725044384&wfr=spider&for=pc>

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衛生健康委關於修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英文命名事宜的通知》，發布時間：2020 年 2 月 22 日。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2/6ed7614bc35244cab117d5a03c2b4861.shtml>

④ 1 月 29 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評論文章，建議將記不住、念不全、易出錯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簡化為“新冠肺炎”。建議得到基層工作者積極擁護，認為統一簡稱有助於更好地開展抗疫工作。詳見蘇曉洲，毛振華，帥才，劉惟真，《“新冠肺炎”：名稱更簡，動員更便》，新華每日電訊，2020 年 2 月 9 日，第 2 版。

⑤ 苛求每個群眾記清、念對，更困難。為圖省事，有些人不得不用“那個病”指代，給謠言提供了土壤。而“武漢肺炎”“野味肺炎”等腦洞大開的簡稱，有的容易對輿論造成誤導，有的可能帶來地域歧視，對無辜民眾造成傷害。詳見蘇曉洲、毛振

Pneumonia)”，與中文名稱是一一對應的關係。

16、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COVID-19 epidemic; 코로나바이러스감염증-19 전염병 발생 상황, 전염병 발생 상황)

“疫情”指疫病的發生和蔓延，疫病的具有傳染性。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引起的疾病傳播就叫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由於名稱較長，一般簡稱為“新冠肺炎疫情”，或者進一步簡化為“新冠疫情”或者“疫情”。“疫情”有多種，前面可加疾病名稱以修飾限定，或者在特定時間內，特定語境下，交流的雙方都明白是哪一次疫情，就可省略不說疾病的名稱和發生的年份。

17、大流行病 (pandemic; 대유행병)

根據《流行病學詞典》，“大流行病”是指“一種發生在世界範圍內的流行病，或者跨越非常大的區域，跨越了國際邊界並且通常會影響很多人^①。”“流行病”前加上“大”修飾，成為醫學名詞，突出該疾病的流行範圍廣，傳染性強。烏茲別克斯坦報紙網報道，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於 2020 年 3 月 11 日在日內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將新冠肺炎疫情上調至“大流行病”級別。報道還說明了“大流行病指的是指大規模且具有非同尋常傳染力的流行病，在一國全境、周邊國家有時甚或全球多個國家傳染發病。”^②

華、帥才、劉惟真，《“新冠肺炎”：名稱更簡，動員更便》，新華每日電訊，2020 年 2 月 9 日，第 2 版。

① 第一財經，《什麼是“大流行病”？盤點史上致命疫情和流行病 | 財經科普》，發布日期：2020 年 3 月 22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840504866663483&wfr=spider&for=pc>

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為大流行病》，發布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2003/20200302944637.shtml>

18、無症狀感染者^① (asymptomatic coronavirus carriers;

무증상감염자)

“無症狀感染者”的全稱是“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表示這種類型的人員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出現的特殊人員。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無相關感染症狀，比如發燒發熱，咽喉疼痛，咳嗽乏力，肌肉酸痛等，但是呼吸道等標本的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者。2020年4月1日起，中國國家衛健委在每日疫情通報中公布無症狀感染者的情況，如新增人數，管理情況等等。例如：

“截至（2020年）10月27日17時，喀什地區現有確診病例5例，無症狀感染者178例。”^②

19、密切接觸者^③ (close contacts; 밀접접촉자)

“密切接觸者”簡稱“密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辦公廳發布的《密切接觸者判定與管理指南》^④中指出“密切接觸者”是：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症狀出現前2天開始，或無症狀感染者標本採樣前2天開始，與其有近距離接觸但未採取有效防護的人員。除此之外，還有“密接的密接”或者“次密切接觸者（簡稱：次密接）^⑤”，“一般接觸者^⑥”

① “無症狀感染者”是2020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之一。

② 新華社，《新疆喀什地區新增確診病例5例、無症狀感染者19例》，發布日期：2020年10月27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1706663484258866&wfr=spider&for=pc>

③ 2021年6月2日，《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發布，“密接者(密接者全稱密切接觸者)”入選2020年高頻詞語範圍。詳見北京日報，《〈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發布，方艙醫院等入選媒體高頻詞語》，發布日期：2021年6月2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421745282266273&wfr=spider&for=pc>

④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辦公廳，《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2021），第49-53頁。

⑤ 密切接觸者與病例或無症狀感染者的首次接觸（病例發病前5天或無症狀感染者標本採樣前5天至被隔離管理前這段時間內，密切接觸者與病例或無症狀感染者的

的區分。

20、境外輸入病例 (imported cases of NCP; 해외 유입 확진자)

境外輸入病例指已經感染新冠肺炎或者有新冠肺炎相關患病症狀的人員，從中國境外回到中國國內，經核酸檢測後確診為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例，屬於新冠病例的一個類別。境外輸入病例出現在中國多個省市，包括上海，廣東，雲南，北京等等。

由 2020 年與新冠疫情認知相關的詞彙可以看出，人們對新冠肺炎及新冠疫情的名稱進行了明確規範，中文名稱裏沒有寫明發生年份，而是用“新”區別新冠病毒和之前的其他病毒，但英文和韓文名稱裏包含了病毒產生的年份。並且根據感染症狀，感染途徑等劃分了新的病例類型，且規定了管理措施。對於較長的詞語則選取了其中的關鍵字進行簡稱，使新聞報道，公告通知等用語更加簡潔。

3.2 政府舉措相關詞語

21、武漢封城^② (Wuhan is on lockdown./Wuhan goes into lockdown.

우한 봉쇄)

第一次接觸)至該密切接觸者被隔離管理前，與密切接觸者有共同居住生活、同一密閉環境工作、聚餐和娛樂等近距離接觸但未採取有效防護的人員，特別是與密切接觸者接觸頻繁的家屬和同事等人群就是我們所說的次密切接觸者，也叫密接的密接。

① 一般接觸者是與疑似病例、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在乘坐飛機、火車和輪船等同一交通工具、共同生活、學習、工作以及診療過程中有過接觸，以及共同暴露于商場、農貿(集貿)市場、公車站、地鐵內等公共場所的人員，但不符合密切接觸者判定原則的人員。

② “武漢封城”是 2020 年春夏季中國報紙十大流行語之一。

“武漢封城”是指2020年1月23日上午10點開始，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武漢市實施全城封閉式管控。新京報指出：“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一個人口千萬級別的大城市採取最嚴厲的防疫措施。”^①武漢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等公共交通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及高速路口暫時關閉，一直持續到4月8日解封，封城時間長達76天。有了武漢封城的舉措之後，後兩年，國家還對其他城市，如西安，南京，上海，青島，石家莊等，截止2022年12月8日，中國疫情封了22個城市，處於封控狀態，限制人員外出活動。

22、方艙醫院^② (temporary treatment centers/fangcang hospital/

alternate care site; 야전병원)

“方艙”一詞源於美軍的軍事術語，是“指用各種堅固材料有機的組合在一起，其容積是固定或可擴展的具有防護性能，可供運載的廂式工作間。”^③“方艙醫院”以醫療方艙為載體，綜合集成醫療與技術保障功能，是一個在野外可以快速搭建設立的、成系統的移動醫療平臺。其特點是搭建拆卸方便快捷，容量大，收治患者能力強等等。在2020年2月，武漢新冠疫情形勢緊急，醫院超負荷運轉，中國國家衛健委及相關單位在武漢建立了武漢火神山醫院、武漢雷神山醫院，以及13所方艙醫院全力收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輕症患者^④。此次小湯山醫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被陳允玉等^⑤合稱為“三山醫院”，是為應對傳染病而建設的專科醫院，在抗擊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鬥爭中集中、有序地

① 新京報，《武漢“封城”之前，我們究竟做了什麼？》，發布日期：2020年4月1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547992002057985&wfr=spider&for=pc>

② “方艙醫院”是2020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之一。

③ 百度百科：方艙（美軍的軍事術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9%E8%88%B1/3795649?fr=aladdin>

④ 新文化報，《看！武漢13家“方艙醫院”在這裏》，發布日期：2020年2月5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7666284218197650&wfr=spider&for=pc>

⑤ 陳允玉、許多、梁世耀、徐小群、葉媛媛，《結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議“三山醫院”的建設要領》，《溫州醫科大學學報》4（2020），第278-284頁。

收治了大量感染患者，為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重大傳染病的應對和處置提供了重要的醫療保障和技術支援。



圖 2 武漢方艙醫院^①

23、隔離 (quarantine; 격리)

隔離是指爲了預防傳染病蔓延，將患病人員與其他人隔離開的措施，或者是爲了進行醫學觀察，解決病毒潛伏期等問題，對入境人員進行隔離。具體的隔離措施和原則依據傳染病的情形，傳染性大小及當前形勢等來決定，並且會發生改變。新冠病毒產生初期，由於還未察覺其嚴重的傳染性，沒有進行隔離治療，導致醫護人員及病人家屬等接觸者也被感染，後來確定人傳人後，及時確定了對確診人員，密接者等的相關隔離政策。隔離類型有集中隔離，居家隔離^②，自我隔離等等。集中隔離醫院觀察一般爲 14 天的酒店隔離，疫情形勢嚴重時，會採取集中隔離 21 天+居家隔離 7 天的政策，簡稱“21+7”^③，疫情得到控制後，有“7+3”

① 圖片摘自長江日報-長江網,《從人等床 到床等人:搶建 16 座方艙醫院扭轉戰局》, 發布日期: 2020 年 9 月 22 日。

http://news.cnhubei.com/content/2020-09/22/content_13349993.html

② 光明網,《“居家隔離”怎麼做? 武漢同濟醫院專家告訴您》, 發布日期: 2020 年 1 月 25 日。 https://health.gmw.cn/2020-01/25/content_33508265.htm

③ 陝西工人報,《陝西實施 21+7 隔離政策! 3 名陽性旅客密接者檢測結果公布!》, 發布日期: 2021 年 7 月 30 日。

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730A0AU4G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①之類的政策。所以，自新冠疫情確定後，“隔離”一詞的出現頻率居高不下。

24、人民至上，生命至上^② (people and their lives first; 인민 제일, 생명 제일)

這一詞語來自於 2020 年 5 月 22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習總書記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旨在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這種意志在以後的“動態清零”政策中表現得更加突出。

25、疫情防控阻擊戰 (the battl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 전염병 예방통제저지전쟁)

阻擊戰是防禦戰鬥的一種，主要目的在殲滅敵人或者阻止敵人進攻。此處將疫情防控比喻成一場戰爭，是人類與病毒的戰爭，說明了疫情的嚴酷和無情，像戰爭一樣會奪走許多人的生命，也體現了人類必將戰勝病毒的決心。“疫情防控阻擊戰”常做賓語，前面可接動詞“打”，例如“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③，或者“打了一場漂亮的疫情防控阻擊戰”^④等等。還有其他詞語，比如“戰‘疫’”，“抗‘疫’”等詞語的出現頻率很高，“疫”和“役”在現代漢語中讀音相同，此處一語雙關，

① 河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第九版防控方案的“7+3”是指什麼？》，發布日期：2022 年 7 月 9 日。<http://wsjkw.hebei.gov.cn/html/zwyyw/20220709/389576.html>

②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咬文嚼字》發布的 2020 年十大流行語之一。

③ 新華社，《凝聚起決戰決勝的中國信心——從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看全國兩會召開》，發布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20/content_5513150.htm

④ 大河報，《政府工作報告 | 2020 年，1 億河南人民打了一場漂亮的疫情防控阻擊戰》，發布日期：2021 年 1 月 19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294444050772332&wfr=spider&for=pc>

將疫情比喻作一場戰役，同時也包含戰勝疫情，打贏這場戰役的意思。又如“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①等詞語。

26、健康碼^②，行程碼（Health QR codes, travel code;

건강코드, 동선코드)

健康碼（全稱為防疫健康信息碼）和行程碼都屬於防疫管控中個人大數據的呈現方式之一，人們需在支付寶或者微信小程序手機軟件當中填寫個人的真實信息，實名認證後，申請健康碼和行程碼，這些軟件將會獲得個人的位置信息，行程信息，醫療消費信息等等，及時作出回饋，在出入線下場所時，需要出示並配合檢查，是有效復工復產復學的一種保證。一般搭配動詞“掃描”（掃描二維碼簡稱“掃碼”）和“出示”。

健康碼由深圳於 2020 年 2 月 7 日首次推出，比行程碼出現的時間要早，此政策分地區推行^③，且有不同的顏色種類。一般按低中高三種風險地區分類來賦予綠黃紅三種不同顏色的健康碼，在低風險地區且未與確診人員及密接接觸的人員申領後獲得綠碼（全稱“綠色健康碼”），如果去過中風險地區的話，會變成黃碼，如果是確診或是密接人員，或者去過高風險地區，將會變成紅碼^④。持有綠碼的人員掃碼後可正常通行，持黃碼人員出行受到一定的限制，持紅碼人員按疫情防控要求，由當地機構收治、隔離。健康碼的顏色變化及要求會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的政策有所區別。

與之類似的還有，在中國，以紅綠燈的顏色對中國各地區的新冠疫

① 中國軍網，《眾志成城——2020 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紀實》，發布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http://www.81.cn/gnxw/2020-04/01/content_9782064.htm

② “健康碼”是 2020 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之一。

③ 新京報，《健康碼已落地超二百城，覆蓋商超等十大場景》，發布日期：2020 年 2 月 26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493972528409267&wfr=spider&for=pc&sa=vs_ob_realtime&isFailFlag=1

④ 參見新華網，《湖北中低風險地區持綠碼人員可全省通行》，發布日期：2020 年 3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3/10/c_1125691292.htm?baike

情風險等級加以劃分和區分。這與紅綠燈的顏色代表的含義類似，綠色表示低風險地區，黃色表示中風險地區，紅色表示高風險地區，用醒目且熟知的顏色表示，便於人們儘快瞭解中國各地區的疫情防控級別，並提高警惕，儘量減少去中高風險地區的人員數量。

至 2021 年後，由於新冠疫苗普及，多地推出金色健康碼（簡稱“金碼”），表現為綠碼周邊加上金色邊框，表示持有人已受新冠疫苗保護^①。還有灰碼（於 2022 年開始推行），武漢市將試點對核酸應檢未檢人員健康碼賦予灰碼管理，持有灰碼人員的出行將受到限制，完成核酸採樣後，灰碼半小時左右可自動轉為綠碼^②。以及藍碼（於 2022 年開始推行），分兩種情況，一種是駐外使領館對自該國出發赴華人員審發藍碼進行登機^③；另一種是湖南省上線的藍碼，指外省入（返）湘人員自抵湘之日起 5 天內，“湖南省居民健康碼”會賦藍碼（紅黃碼除外），並彈窗提示“入（返）湘人員未滿 5 天”^④。但是此湖南藍碼上線一天就被取消了^⑤。

行程碼（全稱“通信大數據行程卡”）於 2020 年 3 月 6 日上線，主要根據個人行程來確定碼的顏色，在到訪其他地區時也需要出示行程碼。查詢結果頁會使用綠色、黃色、橙色（新冠肺炎確診或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觸者）、紅色四種顏色進行標記和區分，其顏色分類與健康碼稍有區別，規則會按實際情況進行即時調整^⑥。後為便於人民出行，避免因掃

① 煙臺發布，《@煙臺人，新冠疫苗接種有新變化！》，發布日期：2021 年 5 月 8 日。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80529?ivk_sa=1023197a

② 參見介面新聞，《湖北武漢試點對未檢核酸人員賦予“灰碼”》，發布日期：2022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7340227.html>

③ 參見海外網，《這些使館審發藍色健康碼！最新赴華政策來了》，發布日期：2022 年 4 月 20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587657789878127&wfr=spider&for=pc>

④ 參見澎湃新聞，《一覺醒來變“藍碼”？疾控專家權威解答！》，發布日期：2022 年 11 月 25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906107

⑤ 參見金融界，《湖南藍碼上線 1 天就被取消！合肥宣布“16 個不得”？烏魯木齊：將分階段有序恢復低風險區居民生活秩序》，發布日期：2022 年 11 月 27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0610898301970618&wfr=spider&for=pc>

⑥ 參見新浪網，《全國通用！工信部：“通信大數據行程卡”小程序微信上線》，發

碼造成聚集，國家推行了“健康碼”全國一碼通行^①以及健康碼行程碼“二碼合一”^②的政策。

2020年，是中國防疫攻堅克難的一年，中國政府及時根據疫情形勢分地區實行相應的防疫政策，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從這些使用頻率高的詞語可以看出，為應對武漢疫情，時為中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政府實施封城措施，加急修建方艙醫院收治患者，並對不同人群採取不同的隔離措施，只為把傳染風險降到最低。“健康碼，行程碼”等新詞語的出現體現了人工智慧時代下新的防疫管控手段，目的在於有效隔離感染人員，有序推進復工復產以及人民的正常出行。

3.3 社會生活相關詞語

27、大白^③（epidemic prevention workers; 방역 요원）

“大白”是指身著白色隔離防護服、投身“抗疫”前線的醫務人員及志願者^④，因其外表形象酷似迪士尼與漫威聯合出品的動畫電影《超能陸戰隊》中的主要角色“大白（中文譯名，英文名為“Baymax”）”，而用“大白”代指，是因電影角色和現實中的防疫人員都有為他人無私奉獻，默默守護的共同點而得名，是褒揚之詞。

布日期：2020年3月7日。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3-07/doc-iimxxstf7179604.shtml>

① 參見新京報，《國家發改委：春運期間推動“健康碼”全國一碼通行》，發布日期：2021年1月13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1049901515199.html>

② 參見每經網，《全國健康碼行程碼實現一頁通行》，發布日期：2021年9月14日。<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1-09-14/1912823.html>

③ “大白”是《咬文嚼字》2022年“十大流行語”之一。

④ 上觀，《拿捏了！〈咬文嚼字〉發布2022十大流行語，這些大熱詞為何落選》，發布日期：2022年12月26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65498.html>

還有類似的詞語如“逆行者”^①，字面意義指反向行走的人，實際是指面對危難，爲了人民挺身而出而不顧自身安危的醫護人員，消防戰士，志願者等英雄。宣揚讚美這種“逆行”精神，是爲了讓人們感恩他們的付出，配合他們的工作，也要勇當“逆行者”，爲了集體積極奉獻自我。



圖3 “大白”的照片^②

28、居家辦公，線上學習（work from home, online study;

재택근무, 온라인 학습)

居家辦公爲疫情較嚴重的形勢下，上班族利用互聯網在家進行線上辦公，而不需要前往特定的辦公場所的一種辦公模式。線上學習是指學生利用互聯網聽教師授課，教師也在網上進行講課，無須前往學校教室進行面對面學習的一種聽課方式。2020年，疫情形勢比較嚴峻的時候，

① 2020年11月8日，“逆行者”被《青年文摘》評選爲“2020十大網絡熱詞”。同年12月4日，“逆行者”入選《咬文嚼字》2020年度十大流行語。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政府門戶網站，《漢語盤點：2020年度十大網絡用語發布》，發布日期：2020年12月4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04_503560.html

② 圖片摘自微信公眾號“安丘發布”，《同心抗“疫”，統戰“大白”有擔當！》，安丘市委統戰部供稿，發布日期：2022年4月13日。<https://mp.weixin.qq.com/>

為減少人員流動，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全國多地^①企業和學校採取了線上工作和學習的方式，此舉既能人員避免感染，又能繼續工作和學習，還省去了通勤的時間，實為一種好辦法。但這樣的方式也有一定的弊端，比如線上工作和學習的效率無法保障，教師和學生無法進行面對面的交流，無法對學生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等。

29、直播帶貨^② (live commerce; 라이브 커머스)

直播帶貨是指主播通過互聯網在直播間向顧客推介商品，顧客通過點擊網上鏈接購物下單後，由快遞派送到家的購物方式，屬於“新一代電子商務模式”。2020年初，在新冠病毒肆虐，疫情防控嚴格的期間，許多實體店無法正常營業，人們也無法正常外出購物消費，出現了大量商品滯銷，但人民購物不便的情況，在這種情形下，直播帶貨的方式脫穎而出，異常火爆，其方便快捷以及非面對面的購物方式解決了商家和消費者的很多問題，創造了驚人的業績。這樣的售貨方式不僅促進商品的銷售，推進了電子商務的發展，也解決了人民生活上的許多實際需求。

30、雲生活 (Cloud Living; 클라우드 생활/온라인을 통해 사교, 소비, 업무를 하는 생활)

雲生活是一個定中或狀中結構的詞語，指在雲端的生活，或者進行雲端生活。雲端指互聯網，即通過虛擬化技術進行各種生活上的需求，其目的與“居家辦公，線上學習”和“直播帶貨”類似，是為了避免新冠病毒對人們身體健康的影響，從線下轉變為線上的一種生活方式。

“雲”作為一種方式和手段，可以運用在生活的許多方面，所以還有很多詞彙由此衍生而來，例如：“雲教學”，“雲辦公”，“雲購物”，“雲聚會”，“雲監工^③”等等，構詞能力很強。雲端科技的快速發展也

① 可參考新京報，《居家新生活^④ | 近三成公司轉居家辦公“雲辦公”帶火哪些行業？》，發布日期：2022年5月18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3134365805743996&wfr=spider&for=pc>

② “直播帶貨”是《咬文嚼字》雜誌編輯部發布的2020年度十大流行語之一。

③ “雲監工”指通過網絡（觀看直播等方式）監督某項工作，源於2020年初許多

促進了元宇宙^① (Metaverse) 的開發、興起和流行，使人們從現實走向超越現實的虛擬世界，不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是一片有著大好發展前景的新興領域。

31、無接觸配送^② (contactless delivery; 비대면 배송 서비스/

언택트 배송)

無接觸配送是外賣配送的一種方式，指送餐人員（外賣行業稱“騎手”）將商品送至家門口或公司前臺等地，然後離開並通知顧客前往取餐的一種配送方式。此種方式避免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所以稱“無接觸”，能夠最大限度降低人傳人的幾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業行業委員會秘書長姚歆表示，無接觸配送服務標準在中國內外的外賣送餐領域均屬首創，此舉一方面可以有效緩解普通消費者和醫護人員吃飯難的問題，讓醫護人員更好專心醫務工作；另一方面，也有助於保護消費者與外賣騎手的健康安全，降低感染風險^③。民以食為天，解決吃飯問題是老百姓最實際最關鍵的部分，近十年來，外賣行業在中國的發展十分迅速，如今也隨著新冠疫情做出了相應的升級和優化的服務，解決人民的後顧之憂。與飲食相關的詞語還有“分餐制”與“無接觸共餐”^④等

網友通過直播鏡頭去“監督”武漢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的建設進度。“雲監工”入選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 年度十大網絡用語”。

① “元宇宙”為智庫盤點發布的 2021 十大網絡熱詞之一。參見人民資訊，《智庫盤點 | 2021 十大網絡熱詞發布：哪些年度經典用語曾讓你“破防”》，發布日期：2022 年 1 月 10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535311402503057&wfr=spider&for=pc>

② “無接觸配送”為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 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之一。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政府門戶網站，《漢語盤點：2020 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發布》，發布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s5987/202012/t20201216_505872.html

③ 中證網，《美團外賣發布業內首個“無接觸配送”服務標準》，發布日期：2020 年 1 月 30 日。https://www.cs.com.cn/ssgs/gsxw/202001/t20200130_6020781.html

④ 中國政府網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衛生健康委答線民關於“分餐制”的留言》，

等。

回顧 2020 年的社會生活相關詞語，可以發現是人民的社會生活由線下轉為線上的現象特別顯著的一年，這一年出現了大量與線上社會活動相關的詞語，雲生活迅速發展，大量普及，解決了很多因疫情阻礙而產生的問題，但有利有弊，隨著時間的推移雲生活也產生了新的弊端，所以雲生活並不能取代現實生活，正常線下復工復學仍然是人民所希望的。此外還關注到了人民吃飯的實際問題上，也有配合疫情防控的改進機制。

3.4 小結

2020 年有大量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涉及各個領域，本章的 21 個（組）超過了全文研究對象詞語數量的三分之一。新造詞主要體現在對於新冠疫情本身的認知方面，如“新冠疫情”等，且“疫情”一詞再無特殊說明的情況下，直接指代了“新冠疫情”。此外對各種病例，以及特殊患者的高度概括性詞語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和討論。“健康碼，行程碼”等詞語被引入到防疫措施當中，這些詞彙在原有詞彙基礎之上進行了更加專業化，具體化的定義和應用。此外信息時代詞彙的大量湧現也由此開始。

4. 2021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

2021 年中國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地區疫情形勢不穩定。中國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每日都會報告現有確診病例數量，累計治癒出院病例和死亡病例數量等等，公布調查數據。全球疫情不容樂觀，世界多國出現了大量感染的情況。與此同時，新冠病毒株產生了變異，變異株的傳播速度極快，增加了人們對新冠病毒的認知，

發布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

http://www.gov.cn/hudong/2020-04/15/content_5502625.htm

同時中國防疫政策也有了一定的改變，社會生活方面除了沿用前兩年的詞語，還有對實際生活以及新冠後遺症的關注。

4.1 新冠認知相關詞語

32、德爾塔^①（Delta；델타）

德爾塔是新冠病毒變異株，編號：B.1.617.2，於2020年10月在印度首次被發現。2021年5月，世衛組織將最早於印度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毒株B.1.617.2命名為“德爾塔”（Delta）變體。同年6月，“德爾塔”變體進一步變異衍生出“德爾塔 plus”（Delta+）或“AY.1”變體^②。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2021年6月25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德爾塔是迄今所發現變異新冠病毒中傳播性最強的毒株之一。“隨著一些國家放寬公共衛生和社交限制措施，我們開始看到世界各地（病毒）傳播增加。”

^③“德爾塔”的名稱由希臘字母音譯而來，屬於音譯外來詞，“Delta+”一般翻譯為“德爾塔+”，屬於音譯+意譯的詞語。

33、奧密克戎（Omicron；오미크론）

奧密克戎，也是音譯外來詞，屬於新冠病毒新變異株，編號：B.1.1.529，最早於2021年11月9日在南非首次檢測到，最長潛伏期是8天。奧密克戎變異株有著絕對優勢，傳播和增長形勢迅猛。2021年11月26日，世衛組織將其定義為第五種“關切變異株”（variant of concern，

① “德爾塔”為2021年度十大新詞語之一。參見環球網，《“漢語盤點2021”年度字詞揭曉 “治”“建黨百年”“疫”“元宇宙”當選》，發布日期：2021年12月2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632009989363617>

② 環球時報，《發現自印度的變異新冠病毒出現“PLUS”版，顯示更強耐藥性》，發布日期：2021年6月1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2602724124600527>

③ 新華社新媒體，《德爾塔毒株蔓延 一些國家恢復防疫措施》，發布日期：2021年6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615721532734907>

VOC)，命名為希臘字母 Omicron（奧密克戎）變異株^①。世衛組織 2021 年 11 月 29 日在向成員國提供的一份報告中稱，新冠變異病毒奧密克戎毒株的全球總體傳播風險被評估為“非常高”，其在全世界進一步傳播的可能性也很高。報告指出：“奧密克戎毒株因其特性，可導致新冠疫情再次大規模爆發，將會產生嚴重後果。”^②事實也確實如此，奧密克戎變異株自發現後，世界各國均有輸入，引起了全世界的注視，其爆發和傳播速度遠高於新冠病毒，但其重症率與死亡率有所降低，所以有許多國家採取了一定的防疫措施，以求達到群體免疫的階段。

34、變異株（mutant; 변이주）

變異株（全稱新冠病毒變異毒株）是指由於各種原因導致病毒的遺傳物質發生了改變，從而產生了新的毒株，於 2021 年被發現，種類多樣。世衛組織已用希臘字母為 11 種新冠變異毒株命名，其中包括阿爾法、貝塔、德爾塔等。“株”字與草木根結有關，體現了病毒繁殖通過不斷的自我複製，成為了一連串的病毒株的特點。雖然人類的科學技術不斷進步，防疫手段不斷完善，但是病毒也在進行自身的變異，以便更好地尋找新的宿主，抵抗醫療藥物的作用。變異株正在很多國家成為主要流行毒株^③，不容小覷。

在人類以為能夠有效控制並殺死新冠病毒時，變異株的不斷出現更讓人防不勝防，由於與人民生命健康密切相關，這些詞語的使用範圍已

① 央視新聞用戶端，《關於奧密克戎，國家衛生健康委權威解答來了！》，發布日期：2021 年 11 月 29 日。

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copy_url&item_id=443257440784935416&track_id=E32059DA-05D6-44E-BD8A-2AE902E755EF_659879106725

② 中國新聞網，《世衛稱奧密克戎全球傳播風險“非常高” 福奇稱現有疫苗仍有效》，發布日期：2021 年 11 月 30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826179937845989&wfr=spider&for=pc>

③ 央視新聞，《全球抗疫 24 小時 | 德爾塔變異株已在至少 98 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葡萄牙等國重啟宵禁措施》，發布日期：2021 年 7 月 4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4217296309675878>

由醫學、生物學專業名詞擴大到了人們日常生活當中，加深了人們對病毒變異株的種類的瞭解^①，有清楚的認識，才能有效防範其帶來的危害。

4.2 政府舉措相關詞語

35、新型冠狀病毒疫苗（2019-nCoV vaccine; 코로나바이러스

백신）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簡稱“新冠疫苗”）是通過分離新冠病毒毒種，進入臨床測試、試驗，最終研發出來的對新冠病毒有一定抵抗作用的疫苗。疫苗研製成功後將會進行上市，接種等後續工作。中國已於 2020 年進行了疫苗的研發工作，2020 年 10 月 8 日，中國已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簽署協議，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畫”^②。2021 年 2 月，已經附條件上市的新冠疫苗達到 4 個，其中三個是滅活疫苗，一個是腺病毒載體疫苗^③。還有新冠疫苗加強針，也叫加強免疫，是指在完成疫苗接種後，根據抗體消退的情況進行補充接種，保持人體對病毒免疫力的疫苗劑次。

36、動態清零政策（dynamic zero-COVID policy; 제로 코로나

정책）

動態清零政策，是當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總方針。“清零”原本是將手機或記憶體的狀態（數據）恢復成原始的零狀態的意思，在新冠防疫方面，是指將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數，至少是新增病例數量歸為

① 人民網，《鐘南山等團隊首次精確描繪德爾塔傳播鏈！》，發布日期：2021 年 9 月 15 日。<https://mp.weixin.qq.com/s/J4V2vjaaWrWT302yTu67A>

② 環球網，《外交部：中國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畫”》，發布日期：2020 年 10 月 9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032469457857240&wfr=baike>

③ 澎湃新聞，《兩個國產新冠疫苗同時獲附條件上市，國內已上市 4 款新冠疫苗》，發布日期：2021 年 2 月 25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61048

零，這種表達堅定了中國嚴加防控，堅決阻隔病毒傳染的信心。但是由於全球疫情形勢依然嚴峻，新冠病毒株仍在不斷變異，各地疫情情況存在著很強的不確定性，因此“清零”前加狀語“動態”進行修飾，表示清零是處在動態的狀態，即有病例出現時，及時解決。

37、疫情防控常態化^①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전염병 예방 및 통제의 정상화)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但是中國疫情情況仍然變幻不定，防控形勢嚴峻且複雜^②。疫情防控常態化指疫情防控正常的狀態，也表示長期處於疫情防控的狀態^③，“常態化”是指趨向正常的狀態。

4.3 社會生活相關詞語

38、囤貨 (stock up; 사재기)

“囤”的意思是把糧食包裹後存放在一個封閉場所，貨物主要指食物，生活用品等等。一般在農曆春節之前，人們為提前準備過年過節所需食物會囤貨，但是 2021 年城市，地區，社區等封鎖現象會根據防疫情況時有發生，所以在封控之前，人們會儘量囤一些貨物，保障封控期間自身所需物資。除此之外，政府，企業，社區等機構還會派送防疫大禮包^④，蔬菜包^⑤等實際物資給到個人或者樓戶門口，確保居民日常生活物

① “疫情防控常態化”是 2020 年春夏季中國報紙十大流行語之一。

② 搜狐網，《[行業要聞] 我們的 2021——常態化疫情防控》，發布日期：2022 年 1 月 4 日。https://www.sohu.com/a/514295473_121106991

③ 鏈門戶，《什麼是疫情防控常態化？》，發布日期：2020 年 4 月 13 日。
<http://www.lianmenhu.com/blockchain-19171-1>

④ 參見中國青年報，《團晉江市委開展暖冬公益行動》，發布日期：2021 年 2 月 18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047870904828878&wfr=spider&for=pc>

⑤ 參見陝西交通廣播，《加緊配送中！你的“抗疫蔬菜包”正在路上！》，發布日期：

資儲備充足。

39、新冠肺炎後遺症 (post-COVID-19 syndrome long, covid;

코로나19 후유증)

新冠肺炎後遺症，簡稱新冠後遺症，又稱新冠長期症狀。根據世衛組織 2021 年 10 月公布的臨床病例定義，新冠後遺症通常發生在感染新冠發病後的 3 個月內，可以是急性感染康復後出現某些新症狀，或者原先急性感染期某些症狀持續存在，症狀至少持續 2 個月^①。從這一詞語的出現與探討度的提升可以看出，人們的關注點一定程度上從感染新冠肺炎轉移到了感染之後仍反復出現的症狀，反映了人們對新冠病毒從抵抗、預防、感染、治癒到後期觀察中關注度逐漸轉移的一個過程。

40、群體免疫 (herd immunity, group immunity; 집단면역)

群體免疫指一定的人群群體對新冠病毒產生的抵抗力，群體免疫水準高，則表示群體中有較多人對新冠病毒具有抵抗力。世界各國對群體免疫的看法不同，如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派特里克·瓦蘭斯表示，當英國有大約 60% 的人口感染新冠病毒後，才會獲得對新冠肺炎的“群體免疫力”^②。2021 年中國普及新冠疫苗以及加強針，2021 年 12 月 11 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呼籲打疫苗加強針，“中國疫苗接種要達到理論上群體免疫，接種率要達到全體人口的 83%。目前中國已經有 11.5 億人

2021 年 12 月 29 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A2NjUwODk2MA==&mid=2651645755&idx=3&sn=5dad78aeb3e0a3b17cec16ef8b5e6ab5&chksm=48ebdcf47f9c55e2053abe5b1f1f4d55656aaf7ad8697ca501977f31625e98c4e0e47c1d9166&scene=27

① 中國青年報，《新冠肺炎後遺症有哪些？國務院聯防聯控回應》，發布日期：2022 年 10 月 13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6564741204202979&wfr=spider&for=pc>

② 環球網，《英政府首席科學顧問：需要 60% 民眾感染新冠病毒來獲得群體免疫》，發布日期：2020 年 3 月 14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123796772596613&wfr=spider&for=pc>

完成了全程接種，占了 81.9%。我對今年底實現群體免疫充滿信心。”^①

在社會生活方面，使用頻率高的詞語除了沿用之前的詞語之外，比如與疫情防範相關的“戴口罩”，“勤洗手”，“消毒”等等；與雲生活相關的“居家辦公”，“線上學習”，“直播帶貨”等等，還對實際生活需求有了更多的準備，並且關注到了新冠感染之後的症狀。說明了自疫情出現以來，大量興起的詞語，大多一直沿用至今，延續下去，反映了疫情對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影響。

4.4 小結

2021 年由疾病名稱擴散延伸而來的詞彙大部分屬於新產生的詞語。與此同時，這一年也是疫情防控常態化的一年，中國政府大量普及新冠疫苗及加強針，免費提供疫苗接種，並且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但此類詞語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在特定的疫情背景及政策背景下，十分活躍，但此階段過後，使用頻率會逐漸下降。與之相比，與“雲生活”相關的詞語生命力更加持久。

5. 2022年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

2022 年新冠病毒及其變異毒株依然肆虐全球。11 月以前，中國政府同往年一樣堅持動態清零政策，針對各個城市、地區的疫情情況，實施全員核酸檢測。為緩解經濟發展的壓力，在城市封控管理方面，採取了靜默管理的措施。12 月初開始，中國疫情防控基本放開，逐步取消地區道路封控，取消出入境隔離管控，取消全員核酸檢測等多項防疫措施，

① 中國青年報，《鐘南山院士呼籲打疫苗加強針並對年底實現群體免疫有信心》，發布日期：2021 年 12 月 11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826073992751258&wfr=baike>

但同時中國人也經歷著大量被感染的現實。

5.1 新冠認知相關詞語

41、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 코로나바이러스감염-19）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出公告，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①。之前命名為“新冠肺炎”主要是考慮到疫情初期病例大部分有肺炎表現，但是隨著奧密克戎變異株成為主要流行株以後，病毒的致病力減弱，僅有極少數病例有肺炎表現，但是傳染性依舊很強，所以將“肺炎”二字改成了“感染”。國務院新冠肺炎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專家谷曉紅說道：“病毒已經變異成了另一種病，很少造成肺部感染，主要感染上呼吸道，但同時傳染性極強，我們就稱之為新冠病毒傳染病。”^②命名上的改變是醫療專家根據三年的疫情情況總結判斷出來的。

42、白肺（whited-out lungs; 백폐）

2022 年 12 月，中國出現了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後變成“白肺”的現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白肺，在臨床上稱為“急性肺損傷”，指肺炎患者在 X 光檢查下，肺部顯影呈現出大片白色的情況。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指出，肺部由肺泡組成，肺泡裏面充滿空氣，進行 CT 或者 X 線檢查的時候，射線穿過肺泡，影像表現是黑色區域，但是當肺泡裏出現炎症或感染，有滲出液和炎性細胞時，肺泡被這些滲出

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告-2022 年第 7 號》，發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26 日。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6630916374874368b9fea6c2253289e1.shtml>

② 每日經濟新聞，《專家：新冠肺炎得改名了，改成“新冠病毒傳染病”！為什麼這麼改？詳細解釋→》，發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7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1547979420474744&wfr=spider&for=pc>

液和炎性細胞所填充，射線穿不透，在影像學上出現白色區域。“白肺”應該是比較嚴重的肺炎表現。一般來講，白色影像區域面積達到了 70% 到 80%，在臨床上口語化地稱為“白肺”^①。

43、布洛芬 (ibuprofen; 이부프로펜)

布洛芬是一種用於退燒解熱，緩解疼痛的藥物，通常用於普通感冒以及流行性感，其製劑主要有布洛芬片，布洛芬緩釋膠囊，布洛芬口服溶液等等。對於新冠病毒感染者來說，布洛芬在病發中期能夠起到快速退燒止痛的作用，在 2022 年末，布洛芬是新冠患者急需的藥物，也是人們抵抗新冠的必備藥物之一。類似治療藥物還有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膠囊等。

5.2 政府舉措相關詞語

44、靜默 (standstill; 침묵)

“靜默管理”就是全域靜態管理。具體是指區域內人員禁止出戶，管控區人員禁止出單元，參加核酸採樣即出即回，全體居民非必要一律不出門、不上街、不到公共場所^②。同樣是為了阻斷疫情蔓延，切斷傳播鏈，但是與封城不同，靜默縮小了管控範圍，主要針對社區，社區，單元，樓棟等小範圍的居民採取非必要不流動的措施，盡可能減小疫情防控給未感染的居民帶來的影響。

45、全員核酸檢測 (nucleic acid test for all personnel;

① 中國青年報，《國家衛健委：當前“白肺”現象與新冠原始毒株和疫苗接種無關》，發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27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3361087006909029&wfr=spider&for=pc>

② 平頂山市人民政府，《文字解讀 | 關於“靜默管理”你應該知道的事！》，發布日期：2022 年 8 月 28 日。

http://www.pds.gov.cn/contents/27283/341819.html?security_verify_data=313336362c373638

전원핵산검사)

2022 年疫情反復無常，多個城市地區仍有新增確診病例，分地區開展全員核酸檢測是篩查該地區感染人員的主要方式，也是動態清零的途徑之一。“全員”在“核酸檢測”前加以修飾限定，強調了該地區所有居住人員，包括老人、小孩等所有居民，謹防遺漏，做到應檢盡檢。例如椒江區人民政府 2022 年 10 月 17 日發布的《關於開展全員核酸檢測的通告》：當前疫情防控形勢嚴峻，根據上級統一部署，在 10 月 16 日全員核酸檢測的基礎上，10 月 17 日、10 月 18 日繼續開展全員核酸檢測，即連續 3 天、每天 1 次^①。由此延伸出來的詞語還有常態化核酸，15 分鐘核酸“採樣圈”等等。

46、場所碼 (venue code; 장소코드)

“場所碼”是特定場所賦予的一個專有二維碼，可在自動核驗“健康碼”信息的基礎上，對進入場所人員信息進行自動化登記^②。在進入各機關單位，服務場所等地，都需使用微信或支付寶小程序進行掃描並出示場所碼，其與健康碼信息互通，無需重複出示。這些地方“一場所一碼”，“一入口一碼”，場所碼是運用數字技術的手段實現精準防控、“動態清零”的體現之一，更加便捷高效地保障人民安全，保護個人信息。

47、乙類乙管 (a Class B infectious disease under Category B

management; B급 관리 대상 B급 감염병)

中國國家衛健委於 2022 年 12 月 26 日發布了《關於印發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總體方案的通知》，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從

① 椒江區人民政府，《關於開展全員核酸檢測的通告》，發布日期：2022 年 10 月 17 日。http://www.jj.gov.cn/art/2022/10/17/art_1311043_59071865.html

② 長江日報，《為什麼要掃“場所碼”？“場所碼”有什麼用？答案在這裏！》，發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5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1359647752203072&wfr=spider&for=pc>

“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①。中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依據傳染病的傳染性和其對人類生命健康的危害程度，將傳染病分為甲類、乙類、丙類，新冠病毒感染被定為乙類傳染病，並且自2023年1月8日起由“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這是中國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②。管製措施的調整具體體現在對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實行隔離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觸者，不再劃定低中高風險區等等，不再實行之前的嚴格防控及動態清零政策。

48、“非必要”系列詞語（“불필요” 관련 단어 확산）

在疫情嚴格防控期間，以及管控逐步放開之後，都出現了一系列“非必要”開頭的詞語，主要含義為不是必要的情況下就不要做這樣的事情。例如防疫期間，“非必要不外出”^③，中秋、春節等節假日期間“非必要不返鄉”^④，封校時“非必要不離校”，以及“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回國”等等。2022年12月取消一些疫情管控措施之後，也取消了全員核酸檢測，“非必要”系列繼續延伸擴充新詞語，如“非必要不做核酸”，“非必要不查核酸”^⑤，“非必要不留校”^⑥等系列舉措倡導。

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印發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總體方案的通知》，發布日期：2022年12月26日。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e97e4c449d7a475794624b8ea12123c6.shtml>

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重大調整！新冠病毒感染將由“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發布日期：2022年12月27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2-12/27/content_5733672.htm

③ 參見紅網，《市疾控中心提醒廣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不扎堆、不聚集！》，發布日期：2022年11月7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8819123192903693&wfr=spider&for=pc>

④ 參見山西省人民政府，《太原市疫情防控辦宣導：非必要不出行 非必要不返鄉》，發布日期：2022年9月10日。

http://www.shanxi.gov.cn/ztjj/fyyqfk/quanlifangkongshiyi/202209/t20220910_7089979.shtml

⑤ 參見光明網，《多地：非必要不做核酸，非必要不查核酸》，發布日期：2022年

5.3 社會生活相關詞語

自 2022 年 12 月放開疫情管控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行動變得更加便利，但是新冠病毒也在飛快地傳播著。在此情況下，雖然感染人數劇增，但是人們對待病毒的感覺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嚴肅，關於感染新冠病毒的許多新造詞湧現出來。

49、陽過，陽康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fully recovered from COVID-19; 코로나19에 걸렸다가 다시 걸린 사람)

“陽過”和“陽康”的“陽”是指核酸檢測呈陽性，即感染了新冠病毒，這裏詞語“陽”新增了做動詞的用法，賦予了主動含義。“陽過”指已經被新冠病毒感染過了。“陽康”指感染過新冠病毒之後已經康復了，由於兩詞語都只包含兩個漢字，簡潔凝練，表意清晰，且與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的主人公名字楊過及其父親楊康的讀音相同，所以人們常以此互相問候調侃。與之類似的詞語還有“王重陽”（金庸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中的人物），表示新冠患者痊癒之後，再次感染新冠，核酸檢測呈陽性。“陽敵”（諧音中國內地男演員、主持人楊迪），寓意陽性的敵人。再例如“小陽人”，“未陽人”，“牧陽人”等等。這些詞語大多屬於網絡流行語。

50、幻陽症 (hallucination; 코로나 의심증)

幻陽症指擔心自己會陽，指總感覺自己有一些感染症狀，比如頭疼，發燒，肌肉酸痛，咽喉疼痛等等，再加之與自己接觸的人當中有陽性患者，所以總是擔心自己也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實際核酸、抗原等檢測卻呈陰性的人。幻陽症體現出人們對自身未知情況的焦慮，不安和恐慌，存在心理情緒上的擔憂。

12 月 19 日。<https://m.gmw.cn/baijia/2022-12/19/1303227978.html>

① 參見搜狐網，《非必要不留校！華師發布最新工作通知！》，發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26 日。https://www.sohu.com/a/621318230_121124005

51、挺進決賽圈 (advance to the finals; 본선 진출)

這裏將人們與新冠病毒的鬥爭比喻成一場競賽，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這場比賽從預選賽，小組賽，淘汰賽，走到半決賽，決賽，每一個階段中，身邊都有親戚朋友被打敗，感染了新冠病毒，而直到 2023 年春節仍未被感染的人，可以說挺進了決賽圈。人們與病毒的鬥爭從疫情防控狙擊戰到挺進決賽圈，這種比喻從殘酷的戰爭到一場比賽，可以看出在認知上，新冠病毒已經不再像 2020 年那樣嚴重，帶走很多人生命的危害性也有所降低，更多的是自愈，是康復。而人們在心態上也發生了重要改變，從響應國家號召，到網絡上的調侃打趣。

52、天選打工人 (the chosen one to work; 하늘이 선택한 근로자)

“打工人”是 2020 年《咬文嚼字》期刊評選出的十大流行詞語之一，前加“天選”進行修飾限定，表示上天選定的，含有無法選擇，無法逃避的意思。在 12 月疫情管控放開之前已經產生了這個新詞語，當時是指在多方位的防疫和封控之下，居住社區仍沒有被封鎖，工作單位仍可進出，健康寶沒有彈窗^①，符合以上三個條件，就意味著仍舊要去單位上班打卡，所以被稱為天選打工人。而在疫情管控大量取消，感染人數大幅增加之後，天選打工人指在工作單位有許多同事感染新冠不能去上班的情況下，那些抗原檢測仍然呈陰性的，需要去上班的人。“天選打工人”借鑒詞語“天選之子”的結構，卻不包含“天選之子”的褒義內涵，而是調侃疫情之下還要繼續打工的人的無奈。

① 市民若由於種種原因未及時按規定完成核酸檢測，則會導致健康寶出現彈窗。詳見瀟湘晨報，《北京健康寶五類彈窗是什麼意思、如何解除？詳解來了》，發布日期：2022 年 5 月 7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2095898758032505&wfr=spider&for=pc>

5.4 小結

2022 年末新冠病毒的更名直接體現出了其對人類生命健康的威脅已經小了很多，由於肺炎只是極少數重症患者才會出現的症狀，而新冠病毒的傳染性才是其較為明顯的特點，這一更名從客觀層面上重新調整了社會人民對新冠病毒的認知，這是通過語言改變認知的一種方式，新冠感染類似於傳染力較強的病毒流感，而不是以前死亡率較高的會導致肺炎的病毒。政府舉措上，12 月之前為達到動態清零實行了靜默管理，場所碼等管控人員流動，篩查感染人員的政策，而在宣布新冠病毒感染調整為“乙類乙管”之後，發生了截然不同的改變，例如從全員核酸檢測到非必要不做核酸的調整。另一方面，感染人數的劇增是形勢所趨，但是人民的心態已經沒有了極端的恐懼和不安，更多的是以談諧幽默的方式調侃著病毒感染，而生活上已經逐漸步入正常開放自由的狀態，經濟發展，旅遊行業，進出口貿易也在逐漸恢復以前的勃勃生機。

詞彙的變化之迅速由此可見，新冠疫情的爆發導致了大量新詞語的產生，以及舊詞新用、諧音表達的現象頻繁出現，詞彙的不斷創新和運用體現出詞彙強大的生命力和擴展力，大大豐富了詞彙庫。最後經過時代的淘汰，有些詞語能夠繼續活躍在日常生活當中，進入一般詞彙，而有些詞語會慢慢隱退，退出活力詞語的行列。

6. 結論

文章通過梳理 2019-2022 年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選取使用頻率高的典型詞語進行分析研究，其中有不少詞語都入選了年度十大流行詞語或網絡流行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在橫向分析這些詞語的含義、用法和使用頻率的基礎之上，根據詞語的延伸、更替縱向挖掘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含義及其所反映的社會認知和觀念之後，總結出中國社會認知發展趨勢的以下五個特點：

一、疾病名稱的具體化。主要體現在新冠認知相關詞語的變化上，

從 2019 年末至 2022 年初，新冠病毒名稱從“不明原因肺炎”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再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是一個從模糊到不斷明確的過程，反映出了人們從最開始不瞭解這種新型病毒的狀態，到正確命名，對症下藥，中間有對病毒的多種變異株的認識，醫療科技的進步，幫助人們解決當下的新問題。最後，通過新冠疫苗的普及等措施，使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大大降低，向普通傳染病靠近。

這一系列過程中，疾病的命名變得更加具體、嚴謹，人類對其認識也更加全面，清晰，最終盡可能地減小了新冠病毒對人類的危害。對新冠疫情及其簡稱的命名，也說明了只有正其名，才能正確認識並面對現實問題，並且對於較長的名稱，例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工作報告，新聞報道，日常交流中可能會產生不便，於是將其簡化為“新冠疫情”或“疫情”，提高工作及溝通的效率。除此之外，還對普及了大量的醫學名詞，便於百姓明確瞭解自己及國家目前的感染情況。

二、變異病名的擴散化。從 2020 年下半年開始，新冠病毒的變異株在世界各地紛紛出現，世衛組織用希臘字母對每一個新冠病毒的變異株進行命名，於是出現了多個新的新冠病毒變異株的名稱。例如“阿爾法病毒”，“貝塔”，“伽馬”，“德爾塔”，“奧密克戎”等等。世衛組織表明用希臘字母命名是爲了讓變異病毒株的名字“容易發音，也容易記住”，並且避免“帶有指責性和歧視性”的名字^①。

三、相關詞彙的高頻化。詞彙的使用頻率與國家、社會和人民的關注點息息相關，當然其使用頻率也常常處在變化之中，某一時期突然變成高頻使用的詞語可歸爲以下三類：（1）當前對國家社會造成巨大影響的事物。如新冠病毒的出現是人類世界的突發狀況，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2）國家政策的頒布與實施。國家政策與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緊密相連，政策落實到各單位、個人，也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如封城，做核酸，動態清零等。（3）社會生活中發生的頻率高。如人民爲抵禦病毒入侵採取的各種防護措施，大量轉爲線上的生活，以及疫情管控放開之後，大多數人變成“陽過”，“陽康”。這些高頻詞語及其出

① 參見人民資訊，《法媒：世衛爲什麼用希臘字母標注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好記不帶地域歧視》，發布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332746888026104&wfr=spider&for=pc>

現的時機和特點能有效反映某一時期的社會認知及其變化。此外，這些詞語在使用高峰期之後，有些回到了正常使用頻率，也有些詞語不復出現，也體現出了該事物的關注度下降，比如新冠病毒及其變異株的對人類的威脅大幅降低，或者政策的改變，比如健康碼，行程碼的取消^①。

四、對特定領域詞彙的概括性。詞彙是語言交際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在新聞媒體還是日常生活當中，為了實現高效溝通，詞彙都需要有極高的概括性和創造性，並且要簡潔凝練，表意規範明確。例如在新冠病毒爆發期間對各種病例的概括，確診病例，新增病例，疑似病例等，對超級傳播者，密切接觸者的判斷和界定。2021 年至 2022 年 11 月以前各種防疫措施統稱為“疫情防控常態化”。又比如 2022 年末根據核酸或抗原檢測呈陽性的“陽”字新造出來的系列詞語，陽過，陽康，小陽人等。這些詞語都反映了特定領域內詞彙高度的概括性和強大的創造能力。

五、智能化時代相關詞彙的湧現。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利用信息化技術促進產業變革的時代，人工智慧、生命科學、物聯網、機器人、新能源等等一系列創新事物的興起將人類帶進了網際空間，虛擬世界。而新冠疫情的爆發加速了這一過程的發展與推進，使得社會和人民或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數字信息帶來的方方面面的改變，從相關詞語的湧現中可窺一斑。比如元宇宙的興起，人民的生活方式逐漸由線下轉為線上，開啟“雲生活”，“居家辦公”，“線上學習”等等。互聯網技術促進了許多行業的網上發展，並將以前許多的不可能變成可能，朝著虛擬世界的方向大力發展，讓人們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擺脫疫情的困擾，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生產、工作和學習。這些詞語興起之後，一般都有很強的生命力，能一直延續下去，繼續伴隨人們的社會生活。

總而言之，這些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詞語的出現以及高頻使用反映了人類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在不斷加深，通過人類醫療科技等各方面的努力，從最初的不明確，到狙擊戰一般的壯烈，再到普通流感一樣的對待，國家政策也隨之進行調整和完善。這些詞語最終為人們接受和使用，從

① 2022 年 12 月 12 日 0 時，“通信行程卡”微信訂閱號發布《關於下線“通信行程卡”服務的公告》：12 月 13 日 0 時起，正式下線“通信行程卡”服務。詳見光明網，《再見了，行程碼！三大運營商：同步刪除使用者數據》，發布日期：2022 年 12 月 13 日。<https://m.gmw.cn/baijia/2022-12/13/1303222661.html>

專業詞彙進入到了一般詞彙當中，也代表著這種認識的思想逐漸融入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這些詞語有新造詞，比如對新冠病毒的認識和命名，還有“陽過”，“陽康”因為諧音及其概括能力快速被人們接納使用。也有以前就存在的詞語產生了新詞新義，或者大幅提升了使用頻率，例如“大白”本是電影中的角色名稱，或者指完全明白了本來不清楚的事情，而今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是對防疫人員的親切的稱呼。“核酸檢測”，“隔離”，“方艙醫院”在以前 SARS 病毒氾濫的時候也出現過，現在的使用頻率急劇升高。這些都反映了人們對病毒的認識逐漸全面客觀，以及社會發展的道路是螺旋式上升，曲折性前進的。

自然界的力量是無窮的，人類無法超越自然而凌駕於自然之上，無法做到“人定勝天”，但是人類有自己的思想和認知，這些精神思想凝聚在詞彙的發展變化當中，體現了人類能夠通過勞動創造去適應自然，克服自然帶來的困難，並在未來繼續前行的能力和毅力。

<References>

- [1] 陳允玉、許多、梁世耀、徐小群、葉媛媛,《結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議“三山醫院”的建設要領》,《溫州醫科大學學報》4(2020)。
Chen Yunyu, Xu Duo, Liang Shiyao, Xu Xiaoqun, Ye Yuanyuan. “Construction Essentials of ‘Makeshift Specialized Hospital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A Discussion Based on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Journ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020 (4).
- [2] 高春、馮富娟、江晶晶、姚曉文、於曉輝、張久聰,《新冠病毒變異株“奧密克戎”的最新研究進展》,《海南醫學院學報》7(2022)。
Gao Chun, Feng Fujuan, Jiang Jingjing, Yao Xiaowen, Yu Xiaohui, Zhang Jiucong.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New Coronavirus Mutant Strain ‘Omicron’”. *Journal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2022 (7).
- [3] 葛本儀,《現代漢語詞彙學(第3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Ge Benyi, *Modern Chinese Lexicolog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4] 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上冊·下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Huang Borong, Liao Xudong. *The Modern Chines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7.
- [5] 康莊、唐梅,《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進展及分析》,《生物醫學工程學雜誌》3(2020)。
Kang Zhuang, Tang Mei. “Progress and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2019-nCoV Vaccine”. *Journa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20 (3).
- [6] 羅常培著、胡雙寶注,《語言與文化》(注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Luo Changpei (written), Hu Shuangbao (annotated).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7] 齊曄、陳劉歡、張栗、楊瑛瑩、詹思怡、傅傳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公眾認知、態度和行為研究》,《熱帶醫學雜誌》2(2020)。
Qi Ye, Chen Liuhuan, Zhang Li, Yang Yingying, Zhan Siyi, Fu Chuanxi. “Public Practice, Attitude and Knowledge of Coronavirus Disease”.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2020 (2).

- [8] 蘇曉洲、毛振華、帥才、劉惟真,《“新冠肺炎”:名稱更簡,動員更便》,《新華每日電訊》2(2020)。
Su Xiaozhou, Mao Zhenhua, Shuai Cai, Liu Weizhen. “‘COVID-19’: A More Concise Name Makes it Easier to Mobilize”. *Xinhua Daily Telegraph*, 2020 (2).
- [9] 孫成崗、吳宏,《中日應急對譯詞彙庫的構建設想——以新冠疫情語境下的中日詞彙對譯為例》,《日語學習與研究》5(2020)。
Sun Chenggang, Wu Hong.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Japanese Emergency Terminology Corpu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nd Research*, 2020 (5).
- [10] 王曉潔、金正勳,《對新冠肺炎流行期間漢語網絡流行語的考察》,《중국어 중국학》47(2022)。
Wang Xiaojie · Kim Jeong-hoon.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Internet Catchword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of COVID-19”. *China and Sinology*, 2022 (47).
- [11] 王雲路等著,《漢語詞彙核心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Wang Yunlu et al. *A Study on the Core Meaning of Chinese Lexic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2] 席敬、祁周倩,《網絡疫情詞彙與講好中國故事:翻譯的視角》,《北京印刷學院學報》4(2021)。
Xi Jing, Qi Zhouqian. “Pandemic Related Internet Words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2021 (4).
- [13] 楊文全、楊緒明,《試論新詞新語的消長對當代漢語詞彙系統的影響》,《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008)。
Yang Wenquan, Yang Xuming. “On Neologism Appearing/Disappearing Effect on Modern Chinese Lexicon”.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 (1).
- [14] 習近平,《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發布日期:2020年2月24日。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Meeting on Coordinating and Promoting the Deploymen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eople’s Daily*, 2020-02-24.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人民日報，發布日期：2020 年 6 月 8 日。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ghting Covid-19: China in Action". People's Daily, 2020-06-08.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Social Cognition Through the Word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Hwa-young KIM

<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three years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COVID-19 at the end of 2019.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human's normal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it is also constantly changing people's social cognition,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vocabulary. There are many new words invented and the words with a sudden increase in frequency appeare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important Chinese word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from 2019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s these words into three categories: COVID-19 cognition, government measures and social life. By sorting out the meanings and usages of the word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social cognition reflected by these words according to the timelin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se words reflect the gradual concretization of disease names caused by the COVID-19,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names of mutated virus, the sudden high frequency of related words, the strong generalization and creativity of words in specific fields, lots of related words come out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and so on,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thoughts and cultural cognition of Chinese people contained in the vocabulary.

Keywords: novel corona virus; COVID-19 epidemic; COVID-19 cognition; government measures; social life

投 稿 日 : 2023.02.24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A Study on *Shenchuangtu* (神創圖)*

Hae-yoon LEE**

目 錄

1. Introduction
2. Compilation System and Content of *Shenchuangtu*
 - 2.1 Compilation System
 - 2.2 Content
3. Comparison between *Shenchuangtu* and *Dazijiegou Bashisifa*
4. Conclusion

1. Introduction

Shenchuangtu (神創圖), written by an unknown author, discusses dots and strokes that compose a character, writing rules, and structures of regular script (楷書), a Chinese character font style. This book is part of the collection owned and donated to the National Hangeul Museum by Professor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NRF-2021S1A5C2A02086984)

** [Korea] Hae-yoon LEE, Research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an-Character Education Research, Dankook University. Lee is interested in Chinese Character Study.
(dak9343@hanmail.net)

Hong Yun-Pyo of the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Yonsei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Professor Hong, *Shenchuangtu* dates back to the late 19th or early 20th century. In his 2022 book *Research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fessor Hong discusses “the names of the Chinese dots and strokes,” and introduces part of the dots and strokes contained in *Shenchuangtu*.^① However, there has been no research to date that deals with *Shenchuangtu* as a whole.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of *Shenchuangtu*, and compares it with a similar type of Chinese book, *Dazijiegou Bashisifa*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As not much data exists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dots and strokes that compose a character, writing rules, and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mitted to Korea up until the present day, this book will serve as a significant resource for examining th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mong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It is also expected to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material in the areas of Chinese characters, Korean, and calligraphy studies.

2. Compilation System and Content of *Shenchuangtu*

2.1 Compilation System

The composition of *Shenchuangtu* is relatively simple, consisting of a single-volume manuscript. The beginning part consists of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s illustrations and dots and strokes, such as “ce (側),” “le (勒),” “nu (弩),” “ti (趂),” “ce (策),” “lue (掠),” “zhuo (啄),” and “zhe (磔).” Under “磔,” there are brief explanations: “開也，裂也.” As to who authored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which originated early in China, there are various arguments for its

① Hong Yun-pyo. *Research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Paju: Taehaksa, 2022, p.92-94.

origins, one of which points to Wang Xizhi (王羲之) during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東晉). As it contains the principle eight dots and strokes essential in writing in the Chinese Standard script,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were broadly used in writing education. For this reason, *Shenchuangtu* also starts by referring to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as th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writing, as in the illustration below:



< Figure 1.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in *Shenchuangtu* 01a >

This illustration is followed by brief explanations on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as follows: “一側易曰（缺），二勒易曰（缺），三弩易曰（缺），四趯易曰下勾，五策易曰左挑，六掠易曰左撇，七啄易曰右拂，八磔易曰右捺。”，“崔瑗授鍾繇永字八法，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弩弯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峻而速進。” These explanations cover the ways to write the dots and strokes of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as well as how they should appear. For example, it says, “趯” is “下勾,” “策” is “左挑,” and “掠” is “左撇.”

This is followed by ninety-four types of structuring rule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along with their ordered contents, thus forming the greatest

portion of *Shenchuangtu*. A “structuring rule (結構法)” refers to a way of structur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other words, it is a principle for composing characters by effectively and harmoniously combining dots and strokes (點劃).^① The names of the ninety-four structuring rules listed in order are as follows:

單，體同音異，音同體異，小，向，背，孤，短，實，虛，大，正，重，併，長，積，偏，圓，歪，減捺，綽勾，漫勾，堆，瘦，缺頭，少脚，減勾，上下占，中間占，均平，肥，下占地步，左占地步，右占地步，左右占，下寬，搭勾，俯仰勾，上占地步，懸針，疎排，縝密，上寬，屈勾，勾裏，勾努，中豎，排點，緊勾，硬勾，伸勾，四角，勻畫，錯綜，攢點，讓直，托左，托右，兩肩，右垂，上平，下平，讓橫，露尾，趯下，蓋下，左垂，聯撇，散水，聚水，藏頭，橫腕，橫擊，從撇，重撇，接下，伸頭，屈脚，從腕，從勒，均勻，偏向，承上，二段，橫波，從波，橫勒，讓右，三勻，分疆，三停，天覆，地載，讓左

The ninety-four types of structures for a regular script font style for Chinese characters dealt with in *Shenchuangtu* are explained as follows: ①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designation item at the top, ② four characters for respective structure examples directly below it, ③ explanation of the rule for writing the respective font style, and ④ encouragement to use caution when transcribing through the examples and designations of dots and strokes that compose a character as part of the respective font sty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our example font styles. These explanations are illustrated in the image below:

① Yu Byeongli. *Dazijiegou Bashisifa for Calligraphers by Li Chun of the Ming Dynasty*. Seoul: Ewha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ninety-four structures are explained in this way: explanation of the structure form, four character example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dots and strokes for the next relevant character.

Finally, at the end of the book is found “七十二例法,” presenting the designa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 seventy-two strokes or character components derived from the eight writing rules in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In other words, the forms and designations of the examples mentioned above, “曲尺,” “月新,” and “菰種,” are compiled. Specific detailed explanations will be provided again later in this paper.

2.2 Content

Shenchuangtu discusses methods for writing with more balance and harmony for Chinese characters compos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dots and strokes in a two-dimensional square. The ninety-four types of structuring rules introduced in *Shenchuangtu* can be categorized: rules on the ratio and methods for caution in structuring Chinese characters left-right, upper-lower, upper-middle-lower, and left-middle-right (上下占, 中間占, 下占地步, 左占地步, 右占地步, 左右占, etc.); how to stretch or raise a horizontal stroke (讓橫, 橫波, 橫勒, etc.); rule to stretch or shorten a straight vertical stroke (懸針, 中豎, 右垂, etc.); regarding hook-shaped components (屈勾, 勾裏, 勾努, etc.); regarding elements sticking out or grooves (減捺, 疎排, 聯撇, 橫擎, 從撇, 重撇, etc.); a rule to write characters composed with duplicated character components (重, 併, 積, 堆, etc.); points to note in the span or size of a character (均平, 肥, 下寬, 勻畫, etc.); appearances of a font style (單, 小, 向, 背, 偏, 圓, 歪, etc.); and references to homonyms and homophones (體同音異, 音同體異). Explanations on these structuring rules are written in succinct language for anyone to easily understand and follow when writing a character. Som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1) 孤: 一、二、子、十。孤者, 畫孤而莫患於輕浮枯瘦。(03b)

- (2) 正：主、中、正、貫。正者，已正而其必無使餘偏。(05a)
- (3) 左占地步：亂、數、歛、劉。左占者，宜左大而右小。(10a)
- (4) 勾裏：句、勺、勾、勻。勾裏，腹內點畫務要裏而不露。(13a)
- (5) 四角：國、圖、闌、圈。四角者，總體皆有法程。(15a)
- (6) 右垂：升、卿、拜、弁。右垂者，左邊宜乎用短。(17a)

As seen above, these explanations on structuring rules are very succinct and clear to understand in about ten characters, along with cautions to observe and key points in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relevant category.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structuring rule, it is written: “百例有韻成歌，下註釋義成對，上額二字題目使觀者易知。字有天覆地載，讓左讓右，肥瘦方圓，長短斜橫之理也。亦使攻書者，不失其結構之道哉。” Here we see a phrase, “百例有韻成歌,” while at the end of *Shenchuangtu*, there also is written, “重刻書法百例歌.” It seems that the author made the ninety-four structuring rule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a song, allowing writers of Chinese to have complete control over the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for dots and strokes, there is a part on “七十二例法” at the end that contains seventy-two dots and strokes, along with designations of character components. For reference, the majority of them pertain to dots and strokes, while a small part is devoted to character components. These are derivations from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with changes consisting of fifteen dots (側), eleven horizontal sidestrokes (勒), six vertical downstrokes (弩), nine bends (掠), seven left-falling strokes (啄), and four right-falling strokes (磔). However, the hook (趯) and dash (策) are illegible or not visible in the “Seventy-two Customary Rules,” perhaps due to abrasion. In total, the above-mentioned dots and strokes amount to fifty-two, whereas the total number is seventy-two. Therefore, it is estimated that twenty dots and strokes were derived from “趯” and “策.” To examine the references in “七十二例法,” they are as follows:

節音	葉玉	珠懸	石恠
卩	二	𠂇	𠂇
邑音	城鉄	鵲羣	爪龍
卩	口	𠂇	𠂇
梁阜	楯石	米菱	核梅
フ	羽	𠂇	、
二	鶴舞	頭鷄	仁杏
勒	𠂇	𠂇	、
化	頭駝	一種芥	鈴鉄
十一	𠂇	側	、
一	釘折	化脚蟹	頭龜
法	フ	十	、
終	之走	五蓋宝	角羊
	𠂇	法	𠂇
	阜音	終	珠垂
	卩		、

<Figure 3. Shenchuangtu 27b>

(1) 側 15 rules

𠂇(恠石), 𠂇(龍爪), 𠂇(梅核), 𠂇(杏仁), 𠂇(鉄鈴), 𠂇(龜頭), 𠂇(羊角), 𠂇(垂珠), 𠂇(懸珠), 𠂇(羣鵲), 𠂇(菱米), 𠂇(鷄頭), 𠂇(菰種), 𠂇(蟹脚), 𠂇(寶蓋). 一側化十五法終.

(2) 勒 11 rules

一(玉案), 口(鐵城), 羽(石楯), 𠂇(舞鶴), 𠂇(駝頭), フ(折釘), 𠂇(走之), 卩(音阜), 卩(音節), 卩(音邑), フ(犁梁). 二勒化十一法終.

(3) 弩 6 rules

𠂇(鉄柱), 𠂇(象笏), 𠂇(垂針), 𠂇(馬椿), 𠂇(鳥雛), 𠂇(曲尺),

三弩化六法終.

(4) 趯 (None)

(5) 策 (None)

(6) 掠 9 rules

(The first five are missing), 亅 (立人), ㄣ (飛帶), ㄣ (直撇), ㄣ (蛇頭), 六掠化九法終.

(7) 啄 7 rules

ㄣ (掠拂), ㄣ (鳥啄), ㄣ (鬪鶉), ㄣ (木人), ㄣ (雙竹), ㄣ (蟠龍), ㄣ (戲蟬), 七啄化七法終.

(8) 磔 4 rules

(金刀), ㄣ (鳴鴨), ㄣ (漫遊魚), ㄣ (遊魚三折腰), 八磔化四法終.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七十二例法,” five characters before “4) 趯,” “5) 策,” and “6) 掠” are illegible. As such, for more exact examination, this paper organized the designations of the dots and strokes on the right of the four characters taken as examples in each of the structuring rules in *Shenchuangtu*, with the finding that all the dots and strokes amounted to seventy. To list the forms of dots and strokes and releva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order of the Korean alphabet, they are as follows:

	No.	Designation	Form	Chinese Character		No.	Designation	Form	Chinese Character
ㄱ	1	鷄頭	ㄣ	懸		36	垂珠	ㄣ	勻
	2	菰種	ㄣ	乍		37	垂針	ㄣ	韓
	3	曲勾	ㄣ	罷		38	新月	ㄣ	月
	4	曲尺	ㄣ	日		39	雙竹	ㄣ	筆

	5	怪石	丿	主	○	40	羊角	𠂇	𠂇
	6	鈎鎌	乚	吏		41	玉勾	乚	了
	7	羣鵠	𠂇	貌		42	玉案	一	一
	8	龜頭	丿	亡		43	龍尾	乚	乳
	9	金刀	丿	友		44	龍爪	乙	頻
	10	金錐	✓	刁		45	有勾爲曲	𠂇	乃
	11	緊勾	乚	小		46	遊魚三折腰	乚	連
己	12	鳶翅	飞	飛		47	音阜	𠂇	院
	13	柳箕	𠂇	勿		48	音邑	𠂇	嚮
	14	菱米	𠂇	囊		49	音節	𠂇	禦
	15	犁梁	𠂇	地		50	立人	𠂇	佃
口	16	馬椿	𠂇	悍	丕	51	綽勾	𠂇	舒
	17	漫勾	乚	外		52	折釘	𠂇	口
	18	彎笋	乚	戀		53	鳥雛	乚	𠂇
	19	漫遊魚	乚	之		54	鳥啄	𠂇	禹
	20	梅核	丿	戍		55	竹籊	𠂇	犯
	21	鳴鴨	乚	入	六	56	走之	𠂇	道

日	22	木人	𠂇	總	亍	57	鐵鈴	𠂇	翰
	23	無勾爲直	𠂇	及		58	鐵城	口	國
	24	鼉頭	𠂇	塵		59	鐵柱	丨	林
	25	蟠龍	𠂇	幼		60	疊鳥	𠂇	衍
	26	寶蓋	𠂇	察		61	斷勾	𠂇	張
	27	鳳翅	𠂇	榮		62	聚水	𠂇	涯
	28	浮鵝	𠂇	乙		63	駝頭	𠂇	鸞
入	29	飛鴈	𠂇	代	亍	64	鬪鵠	𠂇	澹
	30	獅口	𠂇	刀		65	杏仁	𠂇	軍
	31	蛇頭	𠂇	亨		66	懸戈	𠂇	川
	32	散水	𠂇	汗		67	懸珠	𠂇	譙
	33	象笏	𠂇	彗		68	懸針	丨	十
	34	犀角	𠂇	夕		69	虎牙	𠂇	戌
	35	石楯	𠂇	竄		70	橫艾	𠂇	蒜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 there are dots and strokes with designations provided in “七十二例法” but not contained in the example content, such as “蟹脚，舞鶴，飛帶，直撇，掠拂，戲蟬.” Adding these to the other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ots, strokes, and character components in *Shenchuangtu* make up seventy-eight in total.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rokes is very specific.

The designations of these, such as “恠石, 龍爪, 梅核, 杏仁, 蟠龍, 龜頭, 鷄頭, 犀角, 懸珠, 虎牙, 柳箕, 石楯, 懸針,” indicate that the animals, plants, or things were named after their apparent forms.^① As a writer of characters, basing the designation of the dots and strokes must have been easier to remember through assimilation with the forms of animals or plants. On the other hand, character components with similar font types, such as “𠂔 (音阜), 𠂔 (音節), 𠂔 (音邑),” are distinguished by informing of their sounds. At the end of “七十二例法,” it is written:

“右七十二筆勢法度, 雖具結構在人, 若夫由象識心, 則又不能以法度限也。然猶恐學者不能變通, 謹將變化七十二筆勢結構成字圖式例後, 以便觀覽。”

“撇捺點勾畫要熟, 斜長曲短勢由人, 世間凡事諸般字, 不出七十二法尋。”

“變化七十二筆成字圖話說: 將前點畫撇勾, 俱依各勢精熟, 要知点有圓匾之殊, 畫有短長之較, 撇捺有左右之分, 勾趯有緊漫之異, 三点水有聚散之爲, 橫豎畫有清濁之據。不然, 不詳筆勢之精微。倉黃糊塗之了事, 若刺楡伽籬破磚砌墻, 決有噬臍之悔, 將何及矣。嘆哉!”

“筆法移來結構字。安排間架要相當……。”

The author of the book is referring to seventy-two rules for strokes and character components (as abov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scholars may have clear structuring rules and strokes for Chinese, specifically emphasizing the value of learning these rules along with specified ways to write them properly.

After all, Chinese is structured with dots and strokes; therefore, acquiring basic dots and strokes in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and moving further to acquire any deviations from them, is a key element to

① Hong Yun-pyo (2022) also pointed that the designation of each stroke in *Shenchuangtu* indicate the majority are related with animals.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font styles. With this, the author wrote about the way for Chinese writers to form the characters properly by giving explanations on the strokes as well as structuring rules.

3. Comparison between *Shenchuangtu* and *Dazijiegou Bashisifa*

While researching *Shenchuangtu*, I examined whether there were any similar typ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 considered a most representative book on Chinese characters' structure rules in *Jieti Sanshiliufa* (結體三十六法) by Ouyang Xun (歐陽詢) from the Tang Dynasty, *Dazijiegou Bashisifa*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by Li Chun (李淳)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Jianjiajiegou Jiushierfa* (間架結構九十二法) from the Ching Dynasty. Among these three texts, I found the last two to be similar to *Shenchuangtu*. *Dazijiegou Bashisifa*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in particular, led to the birth of *Jianjiajiegou Jiushierfa* (間架結構九十二法) by Huang Ziyuan (黃自元) in the Ching Dynasty. In addition, its designations of structure rules are most similar to *Shenchuangtu*.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 drew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structure rules of *Dazijiegou Bashisifa* and *Shenchuangtu*, with the findings as follows:

<i>Shenchuangtu</i>		<i>Dazijiegou Bashisifa</i>		<i>Shenchuangtu</i>		<i>Dazijiegou Bashisifa</i>	
1	單	84	單	48	排点	48	排点
2	體同音異	-	(none)	49	緊勾	-	(none)
3	音同體異	-	(none)	50	硬勾	-	(none)
4	小	80	小	51	伸勾	53	伸勾
5	向	81	向	52	四角	17	四平角*
6	背	82	背	53	勻畫	19	勻畫

7	孤	83	孤	54	錯綜	20	錯綜
8	短	78	短	55	攢点	47	攢点
9	實	-	(none)	56	讓直	32	讓直
10	虛	-	(none)	57	托左	-	(none)
11	大	79	大	58	托右	-	(none)
12	正	74	正	59	兩肩	18	開兩肩*
13	重	75	重	60	右垂	56	右垂
14	併	76	併	61	上平	25	上平
15	長	77	長	62	下平	26	下平
16	積	70	積	63	讓橫	31	讓橫
17	偏	71	偏	64	露尾	-	(none)
18	圓	72	圓	65	趁下	58	趁下
19	歪	73	斜*	66	蓋下	57	蓋下
20	減捺	29	減捺	67	左垂	55	左垂
21	綽勾	52	綽勾	68	聯撇	63	聯撇
22	漫勾	-	(none)	69	散水	64	散水
23	堆	69	堆	70	聚水	-	(none)
24	瘦	66	瘦	71	藏頭	-	(none)
25	缺頭	-	(none)	72	橫腕	60	橫腕
26	少脚	-	(none)	73	橫擎	62	橫擎
27	減勾	30	減勾	74	從撇	61	從撇

A Study on *Shenchuangtu* (神創圖)(Hae-yoon LEE) 287

28	上下占	14	上下占地步*	75	重撇	46	重撇
29	中間占	15	中間占地步*	76	接下	-	(none)
30	均平	34	均平	77	伸頭	-	(none)
31	肥	65	肥	78	屈脚	39	屈脚
32	下占地步	10	下占地步	79	從腕	59	從腕
33	左占地步	11	左占地步	80	從勒	-	(none)
34	右占地步	12	右占地步	81	均勻	-	(none)
35	左右占	13	左右占地步*	82	偏向	-	(none)
36	下寬	28	下寬	83	承上	40	承上
37	搭勾	45	搭勾	84	二段	7	二段
38	俯仰勾	16	俯仰勾趯*	85	橫波	36	橫波
39	上占地步	9	上占地步	86	從波	35	從波
40	懸針	23	懸針	87	橫勒	33	橫勒
41	疎排	21	疎排	88	讓右	4	讓右
42	縝密	22	縝密	89	三勻	6	三勻
43	上寬	27	上寬	90	分疆	5	分疆
44	屈勾	54	屈勾	91	三停	8	三停
45	勾裹	50	勾裹	92	天覆	1	天覆
46	勾努	49	勾努	93	地載	2	地載
47	中豎	24	中豎	94	讓左	3	讓左

In the above table, items that exist for *Shenchuangtu* but not for *Dazijiegou Bashisifa* from the standard of *Shenchuangtu* are marked with “none,” while the items with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ir designations are marked with*. Excluding nineteen items that are not present in *Dazijiegou Bashisifa*, seventy-five out of ninety-four structuring rules can be understood as generally identical to *Shenchuangtu* in their structuring rules.

Examining these two book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examples of iden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e four example characters of structure rules, while there are some with only slight differences. To take a look at some examples with relative differences, they are as follows:

- (1) 重: 哥、昌、多、棗。重者, 體長不必書大。(《神創圖》05a)
重: 哥、昌、呂、圭。重者, 下必要大。(《大字結構八十四法》75)
- (2) 併: 竹、林、赫、蒜。併者, 兩伴不可太寬。(《神創圖》05b)
併: 竹、林、羽、弱。併者, 右必用寬。(《大字結構八十四法》76)
- (3) 續密: 龜、繼、纏、醺。續密, 橫豎細細安詳。(《神創圖》12b)
續密: 繼、編、纏、縹。續密之畫用蹙不蹙則疏寬開散。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22)

As seen in the above examples, in *Shenchuangtu*, the characters with duplicate components at the top and bottom in the structuring rule “重” come with the advice to not write them out large in size because of their long font style. In contrast, in *Dazijiegou Bashisifa*, it is advised that these duplicate characters should be written out with the bottom part made larger. As seen in this example, these two books are generally similar, but, upon closer examination, we can see that they are slightly different. As the terms used for the structure rules are compared between *Shenchuangtu* and *Dazijiegou Bashisifa*,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deeper analysis in terms of their content in the future.

4. Conclusion

This paper has examined *Shenchuangtu* on a basic level. This book is deemed significant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author wrote the book to cover the comprehensive structuring rule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using diagrams. Though the diagrams do not illustrate lines, the ninety-four structuring rules have coherent formative frames. For example, a diagram first lists the designations of the structuring rules; it then presents four example characters and relevant dots and strokes, along with explanations on the writing rules. Starting with the basics of calligraphy, in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seventy-two dots and strokes, or character components derived from them, along with ninety-four structuring rules. With these, the author helped those learning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to acquire their writing skills more easily. In the Joseon Dynasty, there was a calligraphy theory like Pilgyeol (筆訣) by Lee Seo (李澈), along with writings on the theories of calligraphy by Yoon Duseo (尹斗緒), Yoon Sun (尹淳), Lee Gwangsa (李匡師), Lee Samman (李三晩), Kim Jeonghui (金正喜), etc.^① However, *Shenchuangtu* shows specific writing methods. The book also introduces the designations of Chinese dots and strokes, which were not known to the general public in detail. In this aspect, the book is a valuable research material in the study of dots and strokes. Furthermore, it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scop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llectuals towards Chinese characters during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Second, *Shenchuangtu*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Dazijiegou Bashisifa* by Li Chun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book and designations of structuring rules. This implies that Chinese books covering structuring rules were distributed and familiarized among intellectuals during Joseon;

① Moon Jeong-ja. *Korean calligraphy ask foregoer for directions*. Seoul: Daunsaeem Publishing, 2013.

otherwise, it points to the possibility of reference. However, although the designation of the structuring rules may be identical, the two books differ in the character font styles and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presented for the examples. This fact indicates that *Shenchuangtu* was not a literal copy of *Dazijiegou Bashisifa* but was written with the author's own perspectives using the Chinese original as its base. In addition, *Dazijiegou Bashisifa* is phenomenal in that it not only discusses the structuring rul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but also includes explanations on the dots and strokes as well as designations of relevant characters. As such, more in-depth comparisons and discussions are requested for these two books.

A question can then be posed regarding the author's title for the book, *Shenchuangtu*. To examine the part describing seventy-two writing rules derived from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we can see at the back: "there is information presented at the back on the way to construct characters composed by the changed seventy-two types of brush strokes. One must have full understanding of elements sticking out, of grooves, of dots, and of hook-shaped strokes. Every person has a different style of writing — one may write characters long or short, or slanted or curved. All matters in the world and all characters are bound to the Seventy-two Rules." (謹將變化七十二筆勢結構成字圖式例後，以便觀覽。撇捺點勾畫要熟，斜長曲短勢由人。世間凡事諸般字，不出七十二法尋). Judging from these records, this book may have been titled *Shenchuangtu* for the way the mysterious principles illustrated in systematic diagrams of Chinese font styles a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seventy-two dots and strokes originated from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along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being made up of the ninety-four kinds of structuring rules. At that time, people pai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o the way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written because they were written with a brush.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performances related to Chinese dots and strokes, as well as for structuring rules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References>

- [1] Hong Yun-pyo.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 Study Literature*. Paju: Taehak Publishing, 2022.
- [2] Lee Myeong-ok. *The Essence of Regular Script Calligraphy*. Monthly Calligraphic and Literary Paintings, 2005.
- [3] Moon Jeong-ja. *Korean Calligraphy Asks Foregoer for Directions*. Seoul: Daunsaeem Publishing, 2013.
- [4] Park Seon-gyu. *General Theory of Calligraphy*. Seoul: Yeo Rim, 2009.
- [5] Woong Byung-myung, translation by Kwak No-Bong. *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Structure*. Seoul: Dongmunseon Publishing, 2002.
- [6] Yu Deok-seon. *Encyclopedia of Calligraphy*. Seoul: Dongbanin Publishing, 1998.
- [7] Yu Byeongli. *Dazijiegou Bashisifa for Calligraphers by Li Chun of the Ming Dynasty*. Seoul: Ewha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 [8] 蘇顯雙,《由古人書論看大字書法審美》,《關東學刊》7 (2016)。
Su Xianshuang. "The aesthetics of calligraphy from the theory of calligraphy of the ancients". *Guandongxuekan*, 2016 (7).
- [9] 孫永玉,《<大字結構八十四法>與<間架結構九十二法>比較--兼及漢字楷書結字法體系建立》,《中國篆刻》2 (2021)。
Sun Yongyu. "Comparing Dazijiegou Bashisifa and Jianjiajiegou Jiushierfa". *Zhongguo Zhuanke*, 2021 (2).
- [10] 于海闊、潘培忠,《清代<間架結構摘要九十二法>作者小考》,《歷史檔案》3 (2012)。
Yu Haikuo, Pan Peizhong. "A Study on the Writers of Jianjiajiegouzhaiyao Jiushierfa in Qing Dynasty". *Lishi Dangan*, 2012 (3).

A Study on *Shenchuangtu* (神創圖)

Hae-yoon LEE

<Abstract>

Shenchuangtu (神創圖), written by an unknown author, discusses dots and strokes (筆劃), writing rules (筆法), and structures (結構) for regular script (楷書), a Chinese character font style. Dating back to the late 19th or early 20th century, *Shenchuangtu* begins with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ong (永字八法) and presents the names of seventy-two Chinese character dots and strokes that compose a character, also explaining ninety-four types of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ing rules. It provides such valuable data, yet no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to date. As such, introducing the valuable data to the academic field in the present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is study, *Shenchuangtu* is examined for its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Furthermore, *Shenchuangtu* is compared with *Dazijiegou Bashisifa*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written by Li Chun (李淳)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明代).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work can present significant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Korean and calligraphy, as well as Chinese characters.

Keywords: *Shenchuangtu* (神創圖); dots and strokes; writing rules; Chi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Dazijiegou Bashisifa* (大字結構八十四法)

投 稿 日 : 2023.02.24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Circulation of China-Related Information and Ima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in-sook LEE**

目 錄

1. Introduction
2. Circulation of Jesuit Writing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3. Johan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in English Chinoiserie
4. Conclusion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NRF-2018S1A6A3A02043693).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writer's "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Chinese-Related Publication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which was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co-hosted by the Socie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and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 Kyung Sung University, on December 10, 2022.

** [Korea] Jin-sook LEE, HK Research Professor, HK+Project,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 Kyung Sung University. Her expertise and interests lie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yre0912@naver.com)

1. Introduction

During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various sources contained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although it was not extensively discuss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William Shakespeare's works, for instance, only alluded to China twice, indicating that the country remained largely unfamiliar to the English populace. This lack of attention towards China could be attributed, in part, to England's lag behind Spain and Portugal in the race for maritime trade in Asia during this period. Nonetheless, following the English victory over the Spanish Armada in 1588, English ships were able to embark on expeditions in pursuit of wealth in Asia and made several discoveries and ventures there. Despi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1600, Portugal and Spain continued to dominate the interac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lack of English presence in East Asia meant that their knowledge of China was primarily derived from the accounts of Jesuit missionaries who were active defenders of Roman Catholic interests, predominantly consisting of Portuguese and Spanish missionaries. Initially, many English people, particularly English priests, were resistant to accepting information from these Jesuits, likely due to the intense religious conflict between Protestants and Roman Catholics that was exacerbated after Henry VIII declared the Anglican Church separate from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Gunpowder Plot, which was engineered by Roman Catholic priests and Jesuits, further fueled religious divisions in England. Consequently, it may appear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English Protestants would have rejected any messages conveyed by the Jesuits. However, as noted by Lu Mingjun, "early modern intellectuals had the wisdom and insigh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ransmitter and the culture being transmitted" (13). Therefore, despite the religious controversy, English intellectuals were able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Jesuits and separated it from their religious affiliations.

Furthermo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had few scholars who

possessed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in Chinese. Thomas Hyde (1636-1703) was considered the leading expert in oriental studies in England at the time. However,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was entirely reliant on his encounter with Michael Sim, who had visited Oxford in 1685 with the Jesuit missionary Philippe Couplet. During Sim's brief stay in England, Hyde was able to learn a limited amount of Chinese from him.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Alvarez Semedo's preface to his book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the Jesuits had resided in China for an extended period and had received a rigorous education in various disciplines. They were meticulous observers and collectors of Chinese customs and manners and became proficie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expert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s a result,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became the foremost authorities on China and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for European intellectuals. For instance, John Webb, a notable English admirer of China in the mid-17th century, referenced many books about China in his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1669), relying heavily on the Jesuits for his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2. Circulation of Jesuit Writing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Richard Hakluyt (1552~1616), an ordained priest and personal chaplain to Sir Robert Cecil, Secretary of State, published *Principal Navigations* in 1589. This publication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compilation of almost all existing travel writings that had been previously published. (Chen 220) Samuel Purchas (1577-1626), who succeeded Hakluyt, was also a clergyman. Purchas was noted for his collections of Hakluyt's posthumous manuscripts and his compilation of *Purchas His Pilgrimage* (1613), which is an encyclopedia of foreign peoples and religions. These two individuals, Hakluyt

and Purchas, mainly introduced diverse writings about China to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 century England, even from their avowed doctrinal enemies, the Jesuits. Most of the Jesuits' reports were anthologized and repeatedly documented in Hakluyt and Purchas's travel compilations, forming a consistent sinological discourse. This discourse served as valuable information repository to which most early modern authors turned to for reference.

Juan Gonzalez de Mendoza's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was a significant work in England before the Jesuit reports. However, Mendoza himself did not visit China, and he relied heavily on other travelers' writings, such as Gaspar da Cruz's *Treatises of China*^① and Bernardino de Escalante's *Discurso de las grandezas del Reino de la China*. The latter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579, and Mendoza's book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Robert Parke in 1588 at the suggestion of Hakluyt.

Indeed, Mendoza's work on China wa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how subsequent writers presented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Hi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describing China by dividing it into topical sections paved the way for other authors to follow his format, allowing for more organized and systematic presentations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This approach was adopted by Jesuit missionaries, such as Trigault and Semedo. Mendoza's significa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his extensive impact on influential writers of his time, including Francis Bacon, Walter Raleigh, and Peter Heylyn, among others, who heavily relied on his works for ob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The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s of China provided by Mendoza were later incorporated into subsequent travel accounts, albeit with minor

① Cruz was a Dominican friar and travelled to Asia. His text is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detailed European account of China since Marco Polo. However, his English text appeared only in an abridged form in 1625 in Samuel Purchas' *Purchas his Pilgrimes*.

modifications. As a consequence, it can be argued that Mendoza's *History* significantly shaped the prevailing perceptions of China amongst the English populace. (Lach & Kley, 179) Despite their reliance on these works, Mendoza and other early modern English authors still lacked direct knowledge of China, which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Jesuit reports in shaping the English understanding of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St. Francis Xavier, the founder of the Jesuits, made several attempts to enter China, but they were unsuccessful. It was not until Mateo Ricci's meeting with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Dynasty in Peking in 1601 that the Jesuits were granted permission to conduct activities in China. By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ha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Peking, providing them with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offer the most astute and abundant reports about China. Furthermore, their ability to possess and reproduce Chinese records, previously forbidden by the Chinese Emperor, facilitated their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hilosophy, culture, and language. Through their extended residency and person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the Jesuits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stoms and beliefs.

Not only did they report their missionary work to the Society of Jesus, but they also continued to publish their writings about China. Consequently, "Europe's store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increased very rapidl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ach & Kley 43) As Lach and Kley note, the Jesuits were instrumental in shaping Europe's perception of China, owing to the wealth of information they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The most remarkable three Jesuit publications at the time are "Nicolas Trigault's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 (1615), Alvarez Semedo's *Imperio de la China* (1642), and Martino Martini's *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 (Lach & Kley 45) Their works on China became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and extensiv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for the Western worl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 marked a significant shif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with previous reports being superseded by more

informed works such as Matteo Ricci and Nicolas Trigault's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Ricci, the founder of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wrote the initial version of the work in Italian, which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Latin by Trigault.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Germany, in 1615. Trigaul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ecruitment of new missionaries to China and reporting the mission's progress to Pope Paul in Europe. He also travel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Europe to raise funds and publicize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The book was highly regarded for its detailed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s of China's geography, cultur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t was widely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European languages, including Spanish, French, and German, and was reprinted at least sixteen times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Howev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was only partial and appeared in Samuel Purchas's *Pilgrimages* in 1625. Despite this limitation, the book's influence on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China cannot be overstated. Trigault's encyclopedic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provinces, religion, and culture were repeated by his successors, such as Martino Martini and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Their works further expanded on Trigault's descriptions and helped shape Europe's image of China for centuries to com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Jesuits continued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a. One notable Jesuit writer was Alvarez Semedo, a Portuguese Jesuit who spent 22 years in China. In 1636, after completing a fourteen-year mission in China, Semedo returned to Europe to recruit new missionaries for China and to seek support from the Roman church. During his stay in Europe, Semedo published a lengthy report on China in Spanish in 1642.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titled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was published by John Crook in 1655. Like Trigault and Ricci's work, Semedo's book also provides an encyclopedic overview of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otably, Martino Martini's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was also published by John

Crook. Interestingly, the inside page of these two books bears the same anonymous attribution to ‘a Person of quality’ as the translator. Semedo’s book cover included a statement that read “Which is added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invasion, and conquest of the flourishing kingdom by the Tartars. With an exact account of the other affairs of China, till these present times.” This statement may imply the inclusion of Martini’s work in the book, or the possibility that John Crook intended to publish a series of books on China.

Semedo shared a similar responsibility as Trigault in promoting Jesuit missions and gathering funds for their activities. Part two of Semedo’s book highlights his inclination towards emphasizing the triumphs of Jesuit missions and justifying their polic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by praising the sincerity and steadfastness of Chinese Christians in the face of persecutions. (Lach & Kley 47) Following his return to China, Semedo continu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Ming loyalist factions in southern China against the new Manchu government.

Martino Martini, a prominent Jesuit author,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field of cartography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His most notable publication, *Novus atlas sinensis*, was included in Joan Blaeu’s *Atlas Major* and printed in Amsterdam in 1655. Comprising 17 maps and 171 pages of text, this work is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Martini’s magnum opus. Although the general descriptions of China found in Martini’s Atlas are akin to those provided by Trigault and Semedo, they are notably shorter in length. Nonetheless, Martini’s account offers a detailed overview of China’s provinces, with each province accompanied by a corresponding map. By clarifying Europe’s cart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and correcting numerous misconceptions about its internal geography, Martini’s maps remaine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mong all surviving 17th-century Chinese atlases until the end of the century. (Lach & Kley 46) Regrettably, this seminal work has not yet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artini’s books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uropean scholarship, and among them,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published in 1654, is the only

one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is work has been reissued or translated at least twenty-five times before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ts English version, titled “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nowned Empire of China,” was publish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Latin edition. Martini’s mission to Rome, dispatched by the Jesuits in China, was to convince the pope to retract his 1654 condemnation of certain Jesuitical accommodation practices. During his homeward voyage, Martini penned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nd upon his arrival in Europe in August 1653, he arranged for its publication. (Lach & Kley 201)

Martini and Semedo were eyewitnesses to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 Despite their shared experience, they held divergent views regarding the new Qing dynasty that emerged in the wake of the Ming’s demise. While Semedo continued to advocat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in southern China, Martini attributed the fall of the Ming to “God’s punishment for the Wan-li emperor’s persecution of Jesuit missionaries.” (Lach & Kley 207) Martini’s interpretation of events led him to adopt the hairstyle requir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indicating his support for the new dynasty.

Athanasius Kircher, a professor at the Jesuit College in Rome, was the most prominent Jesuit scholar of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Unlike his contemporaries, Trigault, Semedo, and Martini, Kircher did not travel to China himself, but he made signific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s based on the writings from China. His primary sources were the works of Michael Boym and Martino Martini, a former student of Kircher.

Kircher’s work, *China Illustrata* (1667), seemingly resembles encyclopedic volumes produc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Trigault, Semedo, and Martini. However, Kircher’s focus is primarily on examining the continuity of Christia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rather than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daily lives of Chinese people. In addition to this, Kircher proposes a controversial theory that Noah’s son Ham was the originator of written characters in China. He argues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represent objects in a direct and straightforward manner, are inferior to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s, which he believes better express esoteric and mystic ideas. Kircher's theories sparked debates among schola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time.

Kircher's *China Illustrata*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msterdam in 1667 by his regular publishers, Janssonius van Waesberge and Elizer Weyerstraten. The same year, publisher Jacob van Meurs, who had also published Johan Nieuhoff's travelogue in Amsterdam, released another edition of Kircher's book. Subsequently, Kircher's book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successfully in several languages. Although Kircher is more well-known than other Jesuit scholars of the time, the English version of his book was only partially included in Johan Nieuhoff's travelogue.

3. Johan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in English Chinoiserie

Throughou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China consisted of the accounts by Jesuit missionaries and the travel writings of those who had visit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s of publication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s well as subsequent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England, reveals that it was not the scholarly works of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but rather Johan Nieuhoff's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An Embassy*"), that exerted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Chinoiserie.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vivid and accurate illustrations of China included in Nieuhoff's publication,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msterdam in 1665 and lat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669.

Chinoiserie refers to the European interpretation and emulation of Chinese and other East Asian artistic traditions, encompassing various forms of art such as decorative arts, garden design, architecture, literature, theatre, and music. In England, the trend for Chinoiserie started to gain popularity in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An example of the admiration for Chinese porcelain in England can be found in Shakespeare's *Measure for Measure* Act

2, Scene 1, where Pompey apologizes for his mistress's dishes, saying "They are not China dishes, but very good dishes." By 1609, the first Chinese porcelain shop opened in London, and Oriental textiles were also imported, though they were quite expensive. During the later days of the Stuarts, Oriental textiles became so fashionable that English weavers even petitioned for their prohibition. Early imports also included lacquered cabinets and screens for the wealthy. King William III and Queen Mary II brought a strong affinity for Eastern luxuries from Holland. By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a love for Chinese aesthetics had become widespread, and it included paintings, cloths, muslins, silks, jewels, Indian and Japan cabinets, and Oriental works of art. In England, the appeal of Chinoiserie rested on its novelty and ability to surprise. The trend reached its peak around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For instance, te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England in 1658 from Asia, and by 1743, tea-drinking had become a universal habit in England. (Appleton 90-94)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s have exhibited a persistent admiration for Chinese architecture, including its bridges, temples, pagodas, and public buildings. 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 an early advocate of Chinese-style gardens in England, is credited with coining the term 'sharawadgi'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ncept of beauty without order in garden design. In 1757, Sir William Chambers published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a seminal work that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gardens. By the late 1750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aesthetic had permeated throughout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exemplified by Chambers' architecture at Kew Garden in London. Here, Chambers constructed a pavilion decorated with panels depicting the life of Confucius and a ten-tiered pagoda that inspired widespread imitation throughout Europe. However, ironically, as the Chinese aesthetic became increasingly mainstream and less enigmatic, the popularity of sharawadgi began to wane. (Appleton 100, 114)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of Chinese landscapes, people, costumes, customs, and architecture were highly coveted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These exotic depictions were often incorporated into practical objects such as furniture, screens, wallpapers, textiles, and dishes.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 of Nieuhoff's images extended to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time, as Europeans adopted Chinese-style cups for tea-drinking, silk clothes for fashion, and even constructed pagodas resembling those depicted in his illustrations.

Nieuhoff's *An Embassy* comprises two distinct parts. The first section includes numerous landscape illustrations encountered during his journey from Canton to Peking. In contrast, the second part primarily focuses on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s plants, animals, and clothing, which relied heavily on the works of Trigault and Martini as opposed to the travelogue style of Part 1. The book's popularity was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engraved illustrations, based on approximately 150 sketches made by Nieuhoff himself. Through vivid imagery, Nieuhoff provided valuable insights into China's landscape, geography, architecture, and inhabitants at a time when visual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was scarce in England.

The chapter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in the *Embassy* during the Chinoiserie craze in England.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widespread usage of the 'Jugglers' image, which is likely the most recognized and applied image from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images from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is 'Jugglers,' which depicts an exotic Chinese performance in a marketplace.



Figure 1. “Juggler” from Nieuhoff’s *An Embassy* (1669)

According to Nieuhoff’s travelogue in Part 1, he witnessed several Chinese jugglers at an entertainment party for Dutch ambassadors hosted by the viceroys of Canton on September 19th, 1655. In Chapter 3 of Part 2, titled “Of several Chinese handicrafts-trade, Comedians, Jugglers, and Beggars,” he provides an illustration titled “juggler,” which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Europeans due to its exoticism. The painting depicts one juggler standing on one leg on top of a long pole, which his partner appears to be holding up with his hands. Nieuhoff comments on the jugglers’ dexterity, stating that “they are very dexterous in their way.” However, Nieuhoff’s description of the man thrusting a knife into an upside-down basket is less conspicuous than the juggler on the pole and suggests that readers could only understand what the magician was doing with Nieuhoff’s explanation. Another man in the center of the picture thrusts threads into their eyes and pulls them out of their noses, though this element is unclear in the picture and was later misunderstood as a man blowing a double pipe. A large rat is also depicted jumping on the platform following the commands of its master.

Nieuhoff's vivid illustrations of Chinese performances, landscapes, architecture, and characters provided a rare visual glimpse of China at a time when such information was scarce in England. As a result, his work was widely popular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Europe and was used in practical objects such as furniture, screens, wallpapers, textiles, and dishes.

This illustration from Nieuhoff's *An Embassy*, with its depictions of a flying bird, a many-tiered pagoda, distant mountains, and a lone palm tree, captivated European audiences during the vogue of Chinoiserie. However, it was the images of the juggler and the trained rat that proved particularly popular and were widely incorporated into practical arts such as furniture, screens, and textiles. The enduring appeal of these specific elements from the image suggests that they were seen as emblematic of the exotic and fascinating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were being eagerly consumed by European audiences.



Figure 2. “Beauvais Workshop, The Empress of China Sailing, wool and silk, 367.6 x 310.5 cm. Los Angeles, Getty Museum.



Figure 3. Enlargement of the juggler in Figure 2.

The wool and silk tapestry titled “The Empress of China Sailing” was designed by Guy-Louis Vernansal and is part of a suite depicting scenes from the lives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Shunzhi and Kangxi, known as “The Emperor of China Sailing”. This tapestry suite was commissioned in the mid-1680s by Philippe Behagle, the director of the Beauvais tapestry workshop, to cater to the French court's growing interest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Getty Museum guide, the series functions as an allegory of good governance and highlights the parallels between Louis XIV and Kangxi, which were first proposed by French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Empress of China Sailing,” the juggler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pestry is clearly derived from Nieuhoff’s “Juggler” illustration. However, some elements from Nieuhoff’s illustration have been modified: the rat has

been replaced by a monkey, and the magician who thrusts thread into his nos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man playing a double pipe.

The artistic motif of Nieuhoff's juggler was transposed onto a plate of Delftware porcelain.



Figure 4. Engravings of the Delfware Plate

A notable aspect of the Delftware porcelain plate is its inclusion of a striking feature in the form of an acrobat positioned atop a long pole at its center, which is a borrowed motif from Nieuhoff's "Juggler." In particular, the acrobat and the background featuring a pagoda and distant mountains bear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eir counterpart in Nieuhoff's work. Nevertheless, the Delftware plate diverges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 material in its depiction of Japanese men and women in pla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land-based marketplace into an island scene populated with several boats on the water.

The inclusion of Japanese figures in the Delftware porcelain plate holds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a facet of the Europeanization of Chinoiseri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stablished in 1602, imported numerous objects from East Asia, with most of its trade

conducted with Japan. As a result, vividly embellished patterns gradually came to be associated more with Japan than China, even though imports from both countries were decorated with similar patterns. When unpainted porcelain was imported from Japan and China, it was adorned with Sino-European style paintings of landscapes featuring willows, palms, and pagodas. In the process of ornamentation,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were widely utilized in creating textile patterns and porcelain decorations.

An additional inst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Nieuhoff's work on the decorative arts is evidenced by a Corning Cabinet consisting of 11 glass panels, now conserved in the Corning Museum in New York. During the 60th Annual Seminar on Glass in 2022, Welmoet van Kammen drew attention to the possible link between this cabinet and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Kammen postulates that this cabinet, which bears stylistic affinities with glasswork produced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Netherlands, was crafted during this period.



Figure 5. Corning Cabinet



Figure 6. "Mogol Ambassadors" from Nieuhoff's *An Embassy*



Figure 7. "Young Viceroy" from Nieuhoff's *An Embass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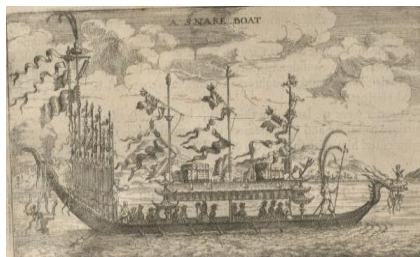


Figure 8. "A Snake Boat" from Nieuhoff's *An Embassy*

The painting featured at the center of the glass panel in question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directly inspired by Nieuhoff's "Mogols Ambassadors." The said illustration appears in the text that narrates the Dutch embassy's audience with the Chinese Emperor Shunzhi, which was held on August 14, 1656, with three other ambassadors from Mogol, Lammas, and Suytadsen in attendance. The 'Mogol' referenced in Nieuhoff's work is most likely a reference to the Mughal Empire, which existed o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tween the six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Mogol ambassador depicted in the painting wears a blue silk coat richly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read, which drapes down to his knees and is secured by a silk girdle with tassels on both ends. Additionally, the ambassador wears expensive buskins made of turkey leather, and a magnificent turban of several colors.

The Corning cabinet under examination provides a compelling instance of the synthetic and reframed representation of *An Embassy's* illustrations onto glass medium, albeit without the corresponding textual support. Specifically, the depiction of the youthful Canton viceroy, believed to be Geng Jimao (耿繼茂, ~1671), occupies the second glass panel from the top right. In a similar vein, the third panel from the top right contains an ornately adorned dragon boat that bears an uncanny resemblance to an illustration featured in *An Embassy*.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ar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Chinese temples and towers. Amongst the various illustrations, six close-up sketches of pagodas have been included in his work, whereas only a single picture of a palanquin carried by individuals from lower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one picture of a cormorant bird and a flying fish each, have been included.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porcelain pagoda in Nanjing holds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and has garner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Its depiction has earned it the recognition of being "the most noble structure in the ancient East," as described by the French mathematician, Le Comte.

Nieuhoff's account of the "Pagoda or Temple of Pauline" highlights its

exceptional craftsmanship and expense compared to other Chinese architectural achievements. According to Nieuhoff, the pagoda is characterized by:

This tower has nine rounds, and a hundred eighty-four steps to the top; each Round is adorned with a gallery full of images and pictures, with very handsome lights: The outside is all glazed over and painted with several colors, as Green, Red, and Yellow. The whole fabric consists of several pieces, which are so artificially cemented, as if the work were all one entire piece, round about all the corners of the galleries hang little bells, which make a very pretty noise when the wind jangles them: The top of the tower was crowned with a pine apple, which (as they say) was made of massive gold: From the upper gallery you may see not only over the whole city, but also over the adjacent countries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kiang, which is a most delightful prospect, especially if you observe the vast circumference of the city, reaching with her suburb to the river side. (Nieuhoff 84, with a few corrections of spelling and capitalization)

The Jesuit missionary Martini had mentioned this tower prior to Nieuhoff's account. However, Nieuhoff's work stood out as it presented a visually striking illustration of the pagoda to European audiences. This depiction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shaping the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yle. In fact, a noteworthy emulation of this pagoda was established in Kew Garden, London in 1761, designed in the sharawadgi garden style and garnering widespread recognition.

In summary, the fad for English Chinoiserie achieved its apogee in the 1750s as it provided an alluring departure from the austerity of classicism. Its influence manifested in a range of structures, such as a mosque, a Roman triumphal arch, and various miniature temples built in a Europeanized

Chinese aesthetic. Nevertheless, as this previously obscure and exotic style became ubiquitous and accessible, its popularity dwindled. In England, Chamber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is shift. Consequently,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in art and architecture saw a gradual declin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4.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Jesuit literature concerning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of Johan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Chinoiseri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uring this era, England was comparatively behind Roman Catholic powers in terms of scholarship on China. Nevertheless, key figures such as Robert Hakluyt and Samuel Purchas were instrumental in promoting the circulation of texts on China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Despite their religious differences with the Jesuits, English writers heavily relied on the works of Mendoza and Jesuit scholars such as Trigault, Semedo, and Martini, which had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Europe. The broad readership and impact of these publication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English perceptions of China during this epoch. Additionally, Johan Nieuhoff, a Dutch merchant, produced illustration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glish Chinoiserie and were widely employed in practical arts. These illustrations reflected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English Chinoiserie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Chinese motifs into various forms of decorative arts, including pottery, textiles, furniture, and architecture. Thus, the combination of Jesuit writings and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English Chinoiserie and its influence on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China during this era.

<References>

- [1] Appleton, W. William. *A Cycle of Cathay: The Chinese Vogue in England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Octagon Book, 1979.
- [2] Chen, Shou-yi. "John Webb: a Forgotten Pag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Sinology in Europe." First i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 (October, 1935), and in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Edited by Adrian Hsia.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1998.
- [3] Kammen, Welmost van. "Reframing China on Gla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llustrations in Johan Nieuhof's Embassy on a Cabinet." The 60th annual Seminar on Glass.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2022.
- [4] Kley, Edwin J. Van. "Europe's 'Discovery' of China and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uthor (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6, No. 2, 1971.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5] Lach, Donald F.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 book four: East Asia. Chicago, 1993.
- [6] Lu, Mingjun. *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 Globalization and Liberal Cosmopolitan Approach to Donne and Milton* (Transculturalisms, 1400-1700). Routledge, 2016.
- [7] Martini, Martino. *Novus Atlas Sinensis*. Joan Blaeu's Atlas Maior. Amsterdam, 1655.
- [8] Mungello, David E.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 [9] Nieuhoff, Johan.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Translated by John Ogilby from Original in Dutch (1665). London: John Macock, 1669.
- [10] Webb, John.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London: Printed for Nath Brook, at the Angel in Gresham College, 1669.

Circulation of China-Related Information and Ima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in-sook LEE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Jesuit publications regarding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Johan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on the emergence of English Chinoiseri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Despite England's lagging behind the Roman Catholic powers in Chinese research, the works of Mendoza and Jesuit scholars such as Trigault, Semedo, and Martini were widely disseminated in Europe and heavily relied upon by English writers. These works played a complex role in challenging and reinforcing prevailing stereotypes about European civilization. Moreover,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produced by a Dutch merchan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glish Chinoiserie and were widely employed in practical arts. The extensive readership and influence of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serve as a testament to their significance,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variety of ways in which they were used to reflect the popularity of English Chinoiseries. By examining the cultural trends that followed and the translated publications availabl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the works of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and Nieuhoff's illustrations played key roles in shaping English perceptions of China. Furthermore, their influence on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Keywords: Nieuhoff; Trigault; Semedo; Martini; China;
Jesuit missionary; Dutch Embassy

**Circulation of China-Related Information and Imag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in-sook LEE) 315**

投 稿 日 : 2023.02.28

審 査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饅頭”稱謂在中國的古今演變、得名理據 及構詞法之辨*

祝昊冉**

目 錄

1. “饅頭”稱謂在中國的古今演變
2. “饅頭”得名理據
3. “饅頭”構詞法

1. “饅頭”稱謂在中國的古今演變

關於饅頭的起源，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酒醴·飲食·饅頭》：“稗官小說云：諸葛武侯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武侯）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以面，象人頭，以祀……後人由此爲饅頭。”明·郎瑛《七修類稿·事物類》“饅頭青白團”條亦有此說法。傳說也許並不可靠，但至少向我們傳遞了以下信息：饅頭出現於三國時期，有餡，象人頭，用於祭祀。這些信息是否有依據，需要我們一一查證。清·博明《西齋偶得》：“惟飲食、音樂二

* 基金項目：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幾組漢語人體核心詞的曆史演變與詞群研究”（2021SJA0341）。

** [中國] 祝昊冉，南京中醫藥大學講師，研究方向：古代漢語詞彙學、訓詁學。
（zhrxian125@126.com）

者，越數百年則全不可知。”可見追溯飲食變遷之艱難。本文研究對象是作為中國傳統麵食的饅頭。下文我們嘗試考察“饅頭”稱謂在中國的古今演變歷程。

“饅頭”本作“曼頭”，最早見於西晉·束皙《餅賦》：“若夫三春之初……於時宴享，則曼頭宜設。”又作“鼻頭”，唐·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六“餅第十七”引盧譔《祭法》：“春祀用鼻頭”。“鼻”，《龍龕手鏡·日部》：“鼻作曼”。《正字通·日部》：“俗曼字”。還作“粳頭”。《玉篇·米部》：“粳，粳頭。”今作“饅頭”。《廣韻·桓韻》：“粳，粳頭。饅，俗。”《集韻·桓韻》：“饅、饅，饅頭，餅也。”可知，古時饅頭屬於餅的一種。那麼饅頭是從何種餅演化而來的呢？

“餅”的概念古今不同。《說文·食部》：“餅，面饗也。”餅，戰國已經出現。《墨子·耕柱》：“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孫叔敖相楚……糲餅菜羹。”早期文獻中，餅為面食的統稱。《釋名·釋飲食》：“餅，並也，溲面使合並也。蒸餅、湯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也。”水與面調和在一起製成的食物稱為餅，各種餅類隨形命名。明·彭大翼《山堂肆考·飲食》“餅”：“然其狀不一……入籠蒸者名蒸餅，亦曰饅頭。”饅頭的前身——蒸餅，東漢已經出現。東漢·崔寔《四民月令》：“寒食以面為蒸餅，樣團。”可見東漢時蒸餅有圓形的。有學者認為東漢已有饅頭。^①臨沂縣白莊畫像石圖 367 中有兩人擡食物^②，隆起圓形，體積膨脹，似蒸好的饅頭。也有學者認為圖中兩人所擡食物雖不能斷定就是饅頭，但“屬發酵面食無疑”^③。1971 年前後，甘肅嘉峪關漢代墓葬出土的畫像磚庖廚圖有仕女手持托盤進奉饅頭的圖像。^④將饅頭發明時間提前到漢代。

① 李光雨、張云，《小議漢畫像石中的“饅頭”圖像》，載謝治秀主編，齊魯文博，《山東省首屆文物科學報告月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第 238-241 頁。

②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濟南：齊魯書社，1982），圖版一六四。

③ 林正同、劉建華，《庖廚畫像反映的漢代飲食文化》，《古今農業》3（1996），第 42 頁。

④ 黃雅峰，《漢畫文獻集成第 2 卷 漢畫像磚發掘報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第 298 頁。



臨沂縣白莊畫像石局部



嘉峪關漢代墓葬畫像磚庖廚圖部分

實際上，中國漢代已經具備蒸製面食的條件。首先，漢代政府大力倡導種植小麥。根據各地漢墓以及出土的漢代農作物標本來，漢代黃河中下游地區主要種植大小麥。^①《淮南子·墜形》：“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地宜麥。”《淮南子·主術》：“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春秋繁露》卷十六：“天潁州華之間，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顏師古註：“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小麥種植備受統治者重視，尤其冬小麥冬種夏收，既避開水患高發期，又可與其他農作物輪作，是解決生民糧食問題的重要農作物，在西漢時期得到大力推廣。在董仲舒的建議下，西北地區也開始成為小麥種植區。《漢書·食貨志》：“董仲舒說上曰‘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故而“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漢代小麥種植取得很大的成績，為面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次，石磨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飲食方式。隨著石磨的普及，糧食加工方式不再局限於用杵臼將谷物脫粒，也可以利用石磨將食物磨成粉狀。滿城漢墓出土的石磨^②，表明至晚到西漢中期人們已經掌握了將谷物加工成粉的技術。再次，酒酵發面法在漢代是傳統技法。東漢·崔寔《四民月令》：“毋

① 黃展嶽，《漢代人的飲食生活》，《農業考古》1（1982），第71頁。

② 盧兆蔭、張孝光，《滿城漢墓農器芻議》，《農業考古》1（1982），第90-96頁。

食煮餅及水溲餅”，自註曰“唯酒溲餅入水即爛”。“酒溲餅”是先秦飴食的發展，即酒酵發面製成。洛陽出土陶器上有“曲”“大麥曲”“小麥曲”等字^①，可見當時人們用麥曲做釀酒酵母。最後，蒸在漢代已經是一項普遍使用的烹飪技法。漢代畫像磚庖廚圖中就保有展現這一烹飪方式的圖像。山東嘉祥宋山畫像石第6石，圖48^②，第二層刻庖廚圖，左方一竈，竈前一人燒火，竈上放置甑、釜。燒火者身後一女子低頭和面。甑是口大底小的盆形器皿，底有孔，用於蒸製食物。甑置於釜上部，釜可煮食，甑以蒸食，二者配合使用，一舉兩得。綜上所述，中國漢代已經具備烹飪發酵面食的條件，雖然這種發酵面食當時不一定稱作饅頭。



山東嘉祥宋山畫像石第6石，圖48局部

魏晉時期有面起餅，《南齊書·禮志》：“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面起餅。”又作起面餅，《南史·後妃傳》：“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面餅。”《資治通鑑》卷一三七亦有此記載，胡三省註引程大昌曰：“起面餅，入教面中，會松松然也。教，俗書作酵。”面起（起面）餅是面發酵後再蒸熟的，就是蒸餅。《晉書·何曾傳》：“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十字）取開裂象形之義”^③魏·繆襲《祭儀》：“夏祀以蒸餅。”

① 洛陽區考古發掘隊，《洛陽燒溝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第156-157頁。

② 朱錫祿，《嘉祥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2），第41頁。

③ 李勇先、高志剛，《水經註珍稀文獻集成（第3輯）》（成都：巴蜀書社，2017），

西晉·束皙《餅賦》：“籠無崩肉，餅無流面……薄而不綻……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描述了蒸餅的用料、色澤，可見製作工藝之精湛。《太平禦覽》卷八百六十引《趙錄》：“石虎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瓢爲心，蒸之使坼裂方食。”石虎所食蒸餅包果餡。可見蒸餅爲發酵面食，用於祭祀，有餡。“蒸餅是早期對包括饅頭、包子等在內的發酵蒸製面食的通稱。”^①

唐時有無餡蒸餅。《酉陽雜俎》卷七“酒食”：“蒸餅法：用大例面一升，煉豬膏三合。”《唐王肅先生外臺秘要方》卷十八：“取蒸餅中棗膏二分，去皮攪和白蜜少許。”唐時稱饅頭爲籠餅。《太平廣記》卷二五八“侯思止”：“思止嘗命作籠餅，謂膳者曰：‘與我作籠餅，可縮蔥作’……時人號爲‘縮蔥侍御史’。”陸遊《蔬園雜詠·巢》：“便覺此身如在蜀，一盤籠餅是碗巢”。自註：“唐人正謂饅頭爲籠餅。”也稱饅頭。蔣貽恭《詠安仁宰搗蒜》：“死牛腸肚作饅頭。”《王梵志詩校註》卷六：“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唐代敦煌壁畫中有饅頭的實物形象。盛唐莫高窟 217 窟南壁齋僧拜塔，一女子手捧一盤饅頭。中唐莫高窟 154 窟《藥師經變》供養齋僧圖中一女子手捧一盤饅頭。饅頭也是婚宴上的食品。榆林窟中唐第 25 窟北壁彌勒經變·婚宴中桌子上放著饅頭。從這些圖中可看出唐代已經有個頭比較小的饅頭了。



盛唐莫高窟 217 窟南壁齋僧拜塔

第 382 頁。

①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新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第 604 頁。



中唐莫高窟 154 窟《藥師經變》供養齋僧圖



榆林窟中唐第 25 窟北壁彌勒經變·婚宴

宋代，蒸餅爲避仁宗之諱又稱炊餅。《二程粹言·君臣篇》：“昔仁宗之世，宮嬪謂正月爲初月，易蒸餅曰炊餅。”北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二：“仁宗廟諱禎，語訛近蒸，今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至晚到宋代，饅頭已經從蒸餅中分化出來。南宋·陸藏主集《古尊宿語錄》卷

十七：“蒸餅饅頭一任汝吃。”如果此時蒸餅饅頭爲一物，何必二者並稱？饅頭、炊餅在宋代文獻中對舉。南宋·吳自牧《夢梁錄》“葷素從食店”：“蒸作面行賣四色饅頭……生餡饅頭……炊餅。”宋代饅頭品種繁多。《夢梁錄》“葷素從食店”：“市食點心，四時皆有……蒸作面行賣四色饅頭、細餡大包子……生餡饅頭……雜色煎花饅頭……水晶包兒、筍肉包兒、蝦魚包兒……糖肉饅頭、羊肉饅頭、太學饅頭、筍肉饅頭、魚肉饅頭、蟹肉饅頭……假肉饅頭、筍絲饅頭、裹蒸饅頭、菠菜果子饅頭。”上述各色饅頭形式多樣，有葷有素，並且和包子（又稱包兒）分提，顯然這裏的饅頭不是包子。包子，北宋已經出現。黃庭堅《宜州乙酉家乘》：“作素包子”。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描寫北宋京師汴京的繁榮景象，多次提到“包子”，有專門賣包子的食肆，“御街一直南去……街東車家炭……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御廊西即鹿家包子”，“更外賣軟羊諸色包子”，“若別要下酒，即使人外買軟羊龜背大小骨，諸色包子。”卷六“鄭望之膳夫錄”記載汴中節食“重五如意圓，伏日綠荷包子……中元孟蘭餅餡，重九米錦，臘日萱草面。”宋代包子同樣花樣頗多。南宋·耐得翁《都城紀勝·酒肆》：“包子酒店，謂賣鵝鴨包子……魚子，魚白之類。”陸遊《劍南詩稿》有《食野味包子戲作》詩。包子與炊餅對舉。南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八：“棗大包子、棗浮圖兒、豌豆棗塔兒、炊餅、糕、糖餅、髓餅。”上述饅頭、包子、炊餅分提並舉，顯然各有所指。後文我們辨明三者的區別。

盡管宋代已經出現包子且相當流行，但是到明代，饅頭仍有餡。《醒世恒言》卷十八：“我這饅頭餡好，比妳鋪中滋味不同。”《三寶太監西洋記》第二十回：“敢又是個好饅頭餡兒來也。”《樸通事諺解下》：“羊肉餡饅頭，素酸餡稍麥。”清代出現實心饅頭，即無餡饅頭。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南州逸事”：“玉峰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食實心饅頭五十……可以竟日不饑。”《儒林外史》第二回：“一大盤實心饅頭。”

饅頭與炊餅有何區別？杜冠章（2019）從個頭、用料、形狀等方面指出二者不同，“蒸餅（即炊餅）個頭不大、形狀多樣、品色不一，是面粉、油水和合發酵蒸制的點心小吃。”^①此外，我們補充一點，饅頭有餡，炊餅無餡。宋·陳叟達《本心齋蔬食譜》：“玉磚，炊餅。方切，椒鹽糝

^① 杜冠章，《“炊餅”獻疑》，《尋根》6（2019），第44頁。

之。”並附語：“截彼圓壁，琢成方磚。”可見炊餅圓形，白色如玉，但沒有餡料。炊餅截成方形，撒上椒鹽，稱為玉磚。炊餅無餡，我們還可以從文獻中找到其他佐證。南宋·趙彥衛《云麓漫鈔》卷七：“有十六人皆衣戰袍，步自金鰲，入寺……問寺有素食否。時方修歲忬，乃取炊餅五枚以進之。”可見炊餅是素食，未必一定無餡，可能是素餡，也可能無餡。《三遂平妖傳》第二十七回：“癩師接那炊餅在手裏……道：‘我娘八十歲，如何吃得這般硬餅？換個饅頭與我罷。’……癩師接得（饅頭）在手裏……道：‘哥哥！裏面有什的？’任遷道：‘一包精肉在裏面。’”此處對話可以清楚看到饅頭有餡，炊餅無餡。

饅頭與包子有何區別？二者混同由來已久。宋·王楙《燕翼詒謀錄》：“仁宗誕日，賜群臣包子，即饅頭別名。今俗，屑面發酵，或有餡，或無餡，蒸食者謂之饅頭。”周玲（2005）“（包子與饅頭）二者具體的區別尚不太清楚”，^①“元時的饅頭則包含當今的無餡饅頭和包子，這大概也可看出包子從饅頭中分離出來的過程吧”。^②其所言“元時的饅頭則包含當今的無餡饅頭和包子”，是就文中饅頭的別名饅饅而言，文中只說“饅饅無餡”，未具體論證。我們並未找到元代饅饅無餡的實例。明·吳承恩《西遊記》中多次出現饅饅，第五十五回：“一盤是人肉餡的葷饅饅，一盤是鄧沙餡的素饅饅。”第六十七回：“再做些蒸餅饅饅來。”可見饅饅有餡。周文所言無據，看不出包子從饅頭中分離的過程。作為饅頭異稱的饅饅，後文論及。我們認為，至遲至清中期饅頭與包子已經區分開來。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卷二“饅頭”，“無餡之包”。《正音撮要》卷首“正音集句序”言：“正音者，俗所謂官話也。”當時官話即北京話。《正音撮要》成書于嘉慶庚午年（1810年），是指導南方人學習官話的書。可見，最晚到嘉慶時期，北方話中饅頭包子已經分化。南方則稱呼有餡的為饅頭。《清稗類鈔·飲食類》：“饅頭……無餡。”“南方之所謂饅頭者……然實為包子。”吳語區有餡無餡的都叫饅頭。^③蘇州，饅頭指有餡的包子。

① 周玲，《元雜劇中的面食風俗》，《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05），第102頁。

② 周玲，《元雜劇中的面食風俗》，《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05），第102頁。

③ 石汝傑、宮田一郎，《明清吳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第422頁。

松江，無餡的叫實心饅頭。^①有餡的如肉饅頭。^②今方言中還有用饅頭指包子的。如東北官話。黑龍江齊齊哈爾。江淮官話。安徽淮南。江蘇南通。吳語。上海：生煎饅頭。上海崇明、奉賢、松江、寶山羅店。江蘇蘇州、無錫、啓東呂四、吳江。浙江蒼南金鄉、杭州、湖州雙林、紹興。^③

饅頭與包子主要有以下區別。第一、饅頭沒有褶，包子有褶。《王梵志詩校注》卷六：“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這裏把墳墓比作饅頭，可見饅頭與墳墓形狀相似，隆起圓形無褶。第二、饅頭個頭比較大，包子相對而言個頭比較小。北方地區（如山西）把祭奠死人的、個頭比較大的、有餡的稱為饅頭，人吃的叫饅。④饅頭，晉語，山西忻州，指祭品，一斤面做一個。⑤蘇州稱呼饅頭為大包子饅頭。⑥徐吉軍、林莉（2012）亦提到包子“個子較小”⑦可見饅頭個頭是比較大的，起碼比包子大。

饅頭還有其他別名。清·厲荃《事物異名錄·飲食》“饅頭”引《彙苑詳注》：“玉柱、灌漿，皆饅頭之別稱也。”稱“饅頭”為“玉柱”，大概饅頭形狀有高椿形（高圓柱形），故名。稱“饅頭”為“灌漿”，大概就是灌湯包。“饅頭”在方言中也稱“饅首”，指包子。如吳語。浙江麗水。五仁饅首是江蘇如皋特有面點。喉口饅首為浙江紹興傳統名點。元·劉祁《歸潛志》卷六：“皆在座時共食豬肉饅首。”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七十八：“裏邊托出一大盤拋梁饅首，分散衆人。”清·文康《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七回：“便有安太太給姑娘送過來的喜字饅首、栗粉糕、棗兒粥。”清·邗上蒙人《風月夢》第三回：“擺了四盤點心是：一盤生肉筍包，一盤火腿糯米燒賣，一盤五仁豆沙饅首，一盤螃蟹肉餃。”“饅頭”在方言中也稱“饅饅”。冀魯官話。山東壽光。膠遼官話。山東青島、平

① 張家茂、石汝傑，《蘇州市方言志》（蘇州：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7），第36頁。

② 張源潛，《松江方言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第179頁。

③ 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第6878頁。

④ 林樟傑，《中華民族文化十六講》（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第37頁。

⑤ 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第6878頁。

⑥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研室，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第124頁。

⑦ 徐吉軍、林莉，《南宋臨安食品饅頭考》，《浙江學刊》3（2012），第33頁。

度、臨朐、煙台、榮成、長島、安丘、萊陽。“饅頭”在方言中又稱“饅饅”。中原官話。山西曲沃、永濟。山東東平、荷澤、鄒城。蘭銀官話。新疆烏魯木齊、哈密、鄯善。甘肅蘭州。甯夏銀川。江淮官話。安徽安慶、亳縣、鳳台、淮南。冀魯官話。河北石家莊、井陘。山東淄博、桓台、壽光、利津。山西朔縣。西南官話。四川成都、漢源。湖北武漢。雲南永勝。晉語。山西太原、太谷、陽曲、忻州、臨縣。內蒙臨河。徽語。安徽歙縣、休甯、績溪、屯溪。湘語。湖南衡陽。贛語。福建建甯。江西高安老屋周家。閩語。福建建陽、建歐、壽甯。^①《清稗類鈔·飲食類》：“饅饅……北人讀如波波……一作饅饅。”《通俗編·飲食》：“饅饅，即波波。”《畿輔通志·方言》：“波……波磨疊韻，故民呼爲饅饅。”饅爲饅之異體字，簡化作饅。孫仲章《河南府張鼎勘頭巾》第三折：“兩次草錢都不與，剛剛吃得一個大饅饅。”楊顯之《鄭孔目風雪酷寒亭》第二折：“妳兩個且起去揩了淚眼，我買饅饅妳吃。”

2. “饅頭”得名理據

“饅頭”的得名，主要有以下說法：

1. 由“蠻頭”諧音而來

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酒醴·飲食·饅頭》：“諸葛武侯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武侯）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以面，象人頭，以祀……後人由此爲饅頭。”

明·郎瑛《七修類稿·事物類》“饅頭青白團”：“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面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爲饅頭也。”

此外，元·陶宗儀《說郛》收錄宋·曾三異《因話錄》亦持此說。《辭源》（第三版）“饅頭”^②，參閱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酒醴·飲食·饅頭》，也間接承認此觀點。“曼頭”“蠻首”“瞞頭”等寫法都是由

① 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第6623頁。

② 何九盈、王寧、董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第4525頁。

“蠻頭”諧音而來。

閆豔^①認為饅頭起源于野蠻時代人首祭。

2. 取“曼”之美好義

徐學初、吳炎^②“曼頭”即美味之頭以祭鬼。

3. 取“曼”之細膩光澤義

日·青木正兒^③“饅頭”認為，“饅頭”在早先的《餅賦》中作“曼頭”，“曼膚”“曼致”“曼澤”用于形容皮膚細膩有光澤，“曼頭”也一定是因為有那種感覺才取了這個名稱。

4. “饅頭”是外來語

(1) 高啟安^④“饅頭”一詞是波斯古語小麥粉“Peste”或“Pist”的音譯。

(2) “饅頭”一詞源于印度梵語。^⑤

高啟安認為“饅頭”是“曼提羅餅”“曼坻羅餅”的音譯。後秦·弗若多羅、鳩摩羅什共譯《十誦律》：“諸居士辦種種帶鉢那，胡麻歡喜丸、石蜜歡喜丸、蜜歡喜丸、舍俱梨餅、波波羅餅、曼提羅餅……閭浮梨餅，持是餅向僧坊。”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餅者，大麥餅、麴麥餅、小麥餅、米餅、豆餅、油餅、酥餅、摩睺羅餅……曼坻羅餅、歡喜丸肉餅，如是比一切皆名餅。”

① 閆豔，《古代“饅頭”義辯證—兼釋“蒸餅”“炊餅”“籠餅”與“包子”》，《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1（2003），第128頁。

② 徐學初、吳炎，《中國歷史文化要略》（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第150頁。

③ [日] 青木正兒，《中華名物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118頁。

④ 高啟安，《旨酒羔羊 敦煌的飲食文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第76頁。

⑤ 高啟安，“長安與絲路學術論壇”視頻，<https://video.artron.net/c5784.html>

5. 取“曼”之“包裹”義

參閱楊琳^①“因聲求義法”。持此觀點的還有曾昭聰^②。

上述到底哪種說法可以解釋“饅頭”得名？本文讚成取“曼”之“包裹”義這種觀點。我們不妨從饅頭這種食物本身尋找線索。饅頭有餡，形似人頭，光滑無褶。“饅頭”本作“曼頭”，從“曼”得聲的字多有“蒙覆、包裹”義。“𣎵”，瓦工抹牆用的抹子，《爾雅·釋宮》：“𣎵，謂之朽。”引申指塗刷牆壁。杜甫《課代木》詩序：“𣎵爲牆，實以竹。”王安石《新田詩並序》：“其來仆仆，𣎵我新屋。”“幔”，覆蓋用的大塊幕布。《說文·巾部》：“幔，幕”。《墨子·非攻下》：“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墁”，牆壁上的塗飾。《孟子·滕文公下》：“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塗抹；粉飾。《栳城後集》卷三《白須》：“墁牆支折棟，在我不在爾。”把磚、石等鋪飾在地面上。《兒女英雄傳》第二十四回：“正院裏墁著十字甬路。”“謾”，欺騙，蒙蔽。用言語覆蓋事實真相。《墨子·非儒下》：“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𣎵”“幔”“墁”“謾”核心義都是“蒙覆、包裹”。“𣎵”就是包裹了餡的蒸制面食。維吾爾人稱包子爲manta，正是漢語饅頭音譯。^③還有一點我們需要厘清，表示“蒙覆、包裹”義的義素不止“曼”，其他如“蒙、莫”，爲什麼最初會選用“曼”來表示？我們還是從饅頭本身尋找根據。《廣雅·釋詁》：“曼，無也。”《法言·五百》：“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汪榮寶疏：“寡見云‘曼是爲也’，謂無是爲也；重黎云‘聖人曼云’，謂聖人不言也。此曼之者，謂不病病也。”“曼”引申爲沒有紋理、無紋飾，並分化爲“縵”。《說文·糸部》：“縵，繒無文也。”《左傳·成公五年》：“乘縵。”杜預注：“車無文。”王念孫：“凡物之無文者謂之縵，義與曼同。”饅頭隆起圓形光滑無褶，正與此義同。綜上所述，包裹餡料，形似人頭，光滑無褶，不僅是饅頭本身所具備的特點，也爲其得名提供重要依據。

此處我們就“饅頭”是外來語這一說法稍加評述。楊琳（2011）“異

① 楊琳，《訓詁方法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第59頁。

② 曾昭聰，《形聲字聲符示源功能述論》（合肥：黃山書社，2002），第225頁。

③ 張洋，《新疆漢語方言與維吾爾語比較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第34頁。

語求義法”指出漢外對應至少要滿足“音義相符、同時共存”兩個條件。

① “饅頭”與“Peste”或“Pist”讀音並不相符或相近，讀音相近應該包括輔音發音部位相同或相鄰，元音在舌位高低、前後等方面相同或相近。從輔音發音部位來看，“饅頭”與“Peste”或“Pist”都屬於雙唇音，但是元音無法對應。因此“饅頭”不可能是波斯古語小麥粉的音譯。認為“饅頭”源于梵語，高啓安在講座視頻中並未指出“饅頭”對應的梵語原詞，而是直接引用日本學者日吉良一的觀點，“饅頭的語源是梵語的マントー，是一種將小麥面粉用牛奶和合後制作的圓形餛飩。從印度傳入中國後作‘饅頭’，傳入日本後讀作マントウ。”日吉良一同樣並未指出“饅頭”對應的梵語，我們在《梵和大辭典》中找到“manda”表示餅。②

“mandaka”表示小麥粉，砂糖制非常薄果子一種。③“manda”或“mandaka”與日吉良一所提到的他所認為的饅頭之梵語比較接近。從語音上看，“manda”或“mandaka”比“Peste”或“Pist”接近饅頭的讀音。從語義來看，“將小麥面粉用牛奶和合後制作的圓形餛飩”，以及“manda”“mandaka”的譯文，都不能斷定其與中國的饅頭是同一種食品。中國的饅頭是蒸制的，而梵語中“manda”指餅並未提及其制作工藝是蒸是烤，梵語中籠統的稱為餅的食品，怎麼就能斷定是中國饅頭的起源？即使饅頭早期並未從蒸餅中分化出來，但是蒸制的，而餅也分很多種。而且早期的中國饅頭制作過程並未加入牛奶、砂糖，並且“mandaka”非常薄，顯然“mandaka”或“マントー”與饅頭並不是同一種食物。此外，日吉良一所指出的饅頭語源是梵語的“マントー”，或者我們通過他的說法所追尋到的梵語“manda”或“mandaka”，其存在的歷史與中國的饅頭是否同樣古老？這也是需要考證的問題。因此認為“饅頭”源于梵語理由是不充分的。不同語言中難免有某些音義偶然比較接近的詞語，但並非同源。如 fee：費；Pat：拍。何況“manda”或“mandaka”僅僅是語音與“饅

① 楊琳，《訓詁方法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第157頁。

②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987頁。

③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987頁。

頭”比較接近，其意義以及存在的歷史都不能證明其就是漢語饅頭在梵語中的對應詞。經過細致考察“饅頭”的詞源在漢語內部就可以找到，實在沒有理由牽附于外來詞語。“解釋詞語首先應立足于本民族語言，在本民族語言中確實找不到合理的解釋時，才可以考慮外來語。”^①“漢語與異語中的對應詞不僅要音義相符，而且兩個詞須追溯到共存于同一時代，還應提供兩族在借詞產生的時代曾有交往的歷史證據，否則異語求證的可靠性難以保證。”^②

3. “饅頭”構詞法

現今“饅頭”的“頭”是詞綴，無實在意義。“饅頭”是附加式雙音詞。但“饅頭”最初是偏正式雙音詞。理由如下：

第一，從饅頭的語源看，饅頭是面粉包裹餡料，光滑無褶，形似人頭的食品。“饅頭”的“頭”表示“人頭”，有實在意義。

第二，“饅頭”又稱“饅首”。前文已有用例。另外，我國境內多處有山名饅首，因山狀如饅頭，故名。如遼東半島熊嶽城北有一座圓形山峰，名饅首山，俗稱饅頭山。^③昌黎縣城北有饅首山，因山勢象饅頭。^④“饅首”作為和“饅頭”相對應的詞，“首”就是“頭”，“首”在“饅首”這裏並非詞綴，那麼，相應的“饅頭”的“頭”也不是詞綴。

第三，“饅”不能單獨表示“饅頭”。附加在名詞詞根後的詞綴只起表音而無意義，詞綴去掉後並不影響整個名詞詞義。如與“饅頭”出現時代相差不遠的漢魏六朝時“疏頭”（即“疏”，僧道拜懺時所焚化的祝告文）、“齋頭”“舍頭”（即“齋、舍”，房屋）、“圻頭”（即圻，墳墓），

① 楊琳，《訓詁方法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第164頁。

② 楊琳，《訓詁方法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第164頁。

③ 營口市史志辦公室、中共營口市委黨史研究室，《營口風物志（第1冊）》（沈陽：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4），第98頁。

④ 秦皇島市地名辦公室，《秦皇島市地名詞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第577頁。

但“饅”不能單獨表示“饅頭”。

綜上所述,“饅頭”起初是偏正式雙音詞,後來實詞“頭”逐漸虛化爲只表音節的後綴“頭”,“饅頭”也就成爲附加式雙音詞。“饅頭”的“頭”後世是詞綴,並不能表示其得名之初就已經是後綴,盡管東漢時“頭”已經開始虛化。^①類似的還有日頭、石頭、拳頭、蒜頭、芋頭、窩頭。

① 參見蔣宗許,《古代漢語詞尾縱橫談》,《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6(1999),第34頁。魏兆惠、鄭東珍,《論古漢語詞綴“頭”》,《語言研究》2(2007),第112頁。祝昊冉,《後綴“頭”的虛化考察》,《寧夏大學學報》Z1(2019),第20頁。

<References>

- [1] 李光雨、張云,《小議漢畫像石中的“饅頭”圖像》,載謝治秀主編,齊魯文博,《山東省首屆文物科學報告月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
- Li Guangyu, Zhang Yun. On steamed bun image of the Han dynasty stone-carved picture. Xie Zhixiu et al. eds. Qilu museology. *The collection of the first cultural relics science report month of Shandong Province*. Jinan: Qilu Publishing House, 2002.
- [2]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濟南:齊魯書社,1982)。
- Museum of Shandong Provinc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Shandong Province. *Anthology of the Han dynasty stone-carved picture of Shandong Province*. Jinan: Qilu Publishing House, 1982.
- [3] 林正同、劉建華,《庖廚畫像反映的漢代飲食文化》,《古今農業》3(1996)。
- Lin Zhengtong, Liu Jianhua. “The food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reflected from the picture of kitchen”. *Ancient and Modern Agriculture*, 1996 (3).
- [4] 黃雅峰,《漢畫文獻集成第2卷 漢畫像磚發掘報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 Huang Yafeng. *Compilation of literature of the Han dynasty picture Volume2. Report on excav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brick-carved picture*.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5] 黃展嶽,《漢代人的飲食生活》,《農業考古》1(1982)。
- Huang Zhanyue. “Diet of the people of Han Dynasty”.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82 (1).
- [6] 盧兆蔭、張孝光,《滿城漢墓農器芻議》,《農業考古》1(1982)。
- Lu Zhaoyin, Zhang Xiaoguang. “Discussion of Agricultural vehicle of Mancheng County”.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82 (1).
- [7] 洛陽區考古發掘隊,《洛陽燒溝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 Archaeological team of luoyang region. *Luoyang shaogou Han Tomb*.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59.
- [8] 朱錫祿,《嘉祥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92)。
- Zhu Xilu. *The Han dynasty stone-carved picture of Jia Xiang County*. Jinan: Shandong

-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9] 李勇先、高志剛,《水經註珍稀文獻集成(第3輯)》(成都:巴蜀書社,2017)。
Li Yongxian, Gao Zhigang. *Rare compilation of literature of Notes on Book of Water (Volume3)*. Chengdu: Ba Shu Press, 2017.
- [10]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新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Huang Jingui.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exical categories in ancient culture (New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 [11] 杜冠章,《“炊餅”獻疑》,《尋根》6(2019)。
Du Guanzhang. Doubt on Chui cakes. *seek roots*. 2019(6).
- [12] 周玲,《元雜劇中的面食風俗》,《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005)。
Zhou Ling. “Customary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Cooked Wheaten Food in the Variety Opera of the Yuan Dynasty”.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 (2).
- [13] 石汝傑、宮田一郎,《明清吳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Shi Rujie, [日] Ichiro Miyada. *Dictionary of Wu dialec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5.
- [14] 張家茂、石汝傑,《蘇州市方言志》(蘇州: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7)。
Zhang Jiamao, Shi Rujie. *Dialectal geography of Suzhou City*. Suzhou: Office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of Suzhou, 1987.
- [15] 張源潛,《松江方言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Zhang Yuanqian. *Dialectal geography of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3.
- [16] 林樟傑,《中華民族文化十六講》(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Lin Zhangjie. *Sixteen Chapters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8.
- [17] 許寶華、[日] 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99)。
Xu Baohua, Ichiro Miyada. *Great 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1999.
- [18]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研室,《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 Peking University. *Vocabulary of Chinese dialects. (the second edi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1995.
- [19] 徐吉軍、林莉,《南宋臨安食品饅頭考》,《浙江學刊》3(2012)。
- Xu Jijun, Lin Li. On Lin'an Food steamed brea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12 (3).
- [20] 何九盈、王寧、董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He Jiuying, Wang Ning, Dong Ku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Etymology (the third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 [21] 閔艷,《古代“饅頭”義辯證—兼釋“蒸餅”、“炊餅”、“籠餅”與“包子”》,《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1(2003)。
- Yan Yan.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mantou" (bread) in Ancient Times Concurrently Defining "zhengbing", "chuibing", "longbing" and "baozi"".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3 (1).
- [22] 徐學初、吳炎,《中國歷史文化要略》(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 Xu Xuechu, Wu Yan. *Overview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hengd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3] [日] 青木正兒,《中華名物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7)。
- Aoki Masaru. *Names and Description of Things in China*. Xi'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24] 高啟安,《旨酒羔羊 敦煌的飲食文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 Gao Qi'an. *Good wine and lamb food culture of Dunhuang*. Lanzhou: Gansu Education Press, 2007.
- [25] 高啟安“長安與絲路學術論壇”視頻, <https://video.artron.net/c5784.html>
- Gao Qi'an. Video of Chang'an and Silk Road academic forum
<https://video.artron.net/c5784.html>
- [26] 楊琳,《訓詁方法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Yang Lin. *New Study on the Method of Exegesi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 [27] 曾昭聰,《形聲字聲符示源功能述論》(合肥:黃山書社,2002)。
- Zeng Zhaocong. *On the source-indicating functions of phonetic complements in determinative-phonetic characters*.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28] 張洋,《新疆漢語方言與維吾爾語比較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 Zhang Yang. *Comparative study of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s and Uyghur Language*.
Urumchi: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29]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Ogiwara Unrai. *Sanskrit-Japanes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Comparison*.
Taipei: Xinwenfeng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30] 營口市史志辦公室、中共營口市委黨史研究室,《營口風物志(第1冊)》(沈陽:
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4)。
Historical records office of Yingkou cit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earch facilities of Yingkou city. *Scenery records of Yingkou city (Volume 1)*.
Shenyang: Northern Joint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Incorporated Company, 2014.
- [31] 秦皇島市地名辦公室,《秦皇島市地名詞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Geographical name office of Qinhuangdao city. *Dictionary of Place Name of
Qinhuangdao city*.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32] 蔣宗許,《古代漢語詞尾縱橫談》,《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6(1999)。
Jiang Zongxu. Study on the Affix in Ancient Chinese. *Journal of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 1996 (6).
- [33] 魏兆惠、鄭東珍,《論古漢語詞綴“頭”》,《語言研究》2(2007)。
Wei Zhaohui, Zheng Dongzhen. “Study on the Affix Tou (頭) in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7 (2).
- [34] 祝昊冉,《後綴“頭”的虛化考察》,《寧夏大學學報》Z1(2019)。
Zhu Haoran. “Exploring the lexemes abstraction of tou (頭) in Chinese”.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 2019 (Z1).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ppellation, the Named Motivation and the Word-formation of Steamed Bread

Haoran ZHU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mb and sort out the related literature, dialect, foreign languages, images and object data to pushed the research of steamed bread, which is the common cooked wheaten food, into a deeper stage. First of all, this article tries to draw the outline of the evolution of appellation from ancient to present.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e concept and objective being of other names of steamed bread. What's more, it explore the named motivation and distinguish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etymology. In addicion, the Word-formation of steamed bread were analyzed. The study figures out that fillings are wrapped, head shape, smooth without wrinkles are not only the central feature of steamed bread but also as the main bases of its naming motivation. Originally steamed bread was Modifier-head Disyllabic Compounds, and afterwards it became Affixed Double-syllable Words.

Keywords: steamed bread; appellation; naming motivation; Word-formation

投 稿 日 : 2023.02.22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論漢字的音、義、形在當代漢語舊詞改造中的作用——以新稱謂詞的衍生為視角

鄧竹琴*

目 錄

0. 引言
1. 基於字音的改造——借音賦形與諧音賦義現象
2. 基於字義的改造——別解賦義與反悖賦義現象
3. 基於字形的改造——改字變形現象
4. 基於漢字音、義、形的舊詞改造中的語用心理
5. 基於漢字音、義、形的舊詞改造對當代漢語詞彙的影響
6. 結論

0. 引言

漢字作為詞彙的基礎成分，與詞彙單位有著最為直接的對應關係。通常，人們把那些不能獨立充當句法成分而又有意義的字或字與字的組合稱為“語素”，把那些能獨立充當句法成分的字或字與字的組合稱為“詞”。古代漢語以單音節詞居多，漢字多以獨立的形式成詞；近現代漢語以雙音節和多音節詞居多，漢字多以語素的形式參與詞語的構造。漢

* [中國] 鄧竹琴，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當代漢語詞彙。(569088228@qq.com)

字一方面受到漢語詞彙系統的影響和制約，另一方面又反過來影響著漢語詞彙系統。^①這種影響，在當代漢語^②新詞語^③的衍生和發展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

“舊詞改造”是一種十分高效、快捷的詞語衍生模式，用形象的話說就是對已有的詞語進行“二次加工”，主要涉及詞形的改造和詞義的改造兩個方面。“改造”有兩層涵義，一方面是“改”，即“改變”；另一方面是“造”，即“再造”。在對舊詞語進行改造的過程中，當代漢語使用者或基於漢字與漢字之間在音、義、形三方面的關係，或借用漢字本身的形體，另闢蹊徑，在改造舊詞語的基礎上創造出了許多在形式或意義方面十分新穎的詞語，值得語言研究者和文字研究者共同關注。本文以產生于新世紀^④的 130 多個新稱謂詞^⑤為例，說明漢字的音、義、形在當

① 參王菲、雷旭風，《試論漢字對漢語詞彙的反作用》，《安陽師範學院學報》，1（2006）；徐時儀，《略論漢語字與詞的互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09）；劉中富，《試論漢字對漢語詞彙的影響》，《中國文字研究》1（2012）。

② 目前，“當代漢語”作為一個指稱漢語發展階段的學術概念，已被廣泛接受和使用。學界一般認為其時間範圍基本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期重合。刁晏斌（2014）認為當代漢語與現代漢語是包含的關係，屬於整個現代漢語的一個下位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之初是現代漢語發展中的一個拐點，即當代漢語的起點。

③ 對於新詞語的判定，本文持比較寬泛的態度，認為新詞語既包括形式和意義全新的詞語，也包括在形式或意義任一方面有變化的詞語。把在舊詞義的基礎上產生了新形式，或在舊詞形的基礎上產生了新意義的詞語都視為新詞語。

④ 新世紀以後，當代漢語進入了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林有苗（2008）指出：如果說上世紀後 20 年為當代漢語形成的萌芽階段，那麼新世紀它則已基本初具形態了。于根元（2010）在《當代漢語詞語模研究》的序言中提議把 1978 年到 2000 年劃為當代漢語的孕育期，把 2001 年到 2020 年劃為當代漢語的形成期，把 2020 年到 2050 年劃為當代漢語的發展期。本文贊同這樣的觀點，選取 2000 以後產生的新詞語作為研究語料。

⑤ 廣義的“稱謂”是指對各種事物的稱說。本文中的“稱謂”是狹義的，“稱謂詞”即稱述各類人物的用詞。本文所舉的 130 多個新稱謂詞有些產生於網絡交際，但並非局限於網絡使用。它們在各類紙質媒體上都出現過。其中一部分，已被漢語新詞語辭書所收錄。《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01-2002）》收錄有：白骨精、北大荒、太

代漢語舊詞改造中的作用。

1. 基於字音的改造——借音賦形與諧音賦義現象

1.1 借音賦形現象

刁晏斌(2016)指出,“借音賦形”是“一種以語音為媒介或依據,以舊有詞語為基礎另造新詞語的方式”。^①在當代快節奏的生活和工作中,人們必須以最快的方式將自己的思想訴諸於文字。由於在使用拼音輸入法時容易誤選到錯字、別字,有時因時間關係沒有耐性保證用字的準確性,這就導致信息的交流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原本沒有過的詞語形式,但大多數時候交際雙方還是能依據語音理解到對方想要表達的意思。這些詞語形式中,有的在字音上恰好跟方言相近,有的在字形上跟人物以外的動植物相關,具有一定的戲謔效果,尤其受到網民的喜愛。於是人們就經常選用這類形式,甚至刻意利用這種音同或音近關係來創造新的詞語形式,以取代原有的詞語進行交際,結果在積非成是中逐漸形成了新

平公主;《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03-2005)》收錄有:苗族、壯族、自遊人;《2006 漢語新詞語》收錄有:負翁、負婆、拒無霸、仁才;《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06-2008)》收錄有:薄導、財郎、腹婆、縮導、野豬、煮夫;《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09-2010)》收錄有:消廢者、孕父、知識混子;《2009 漢語新詞語》收錄有:院仕;《2010 漢語新詞語》收錄有:畢剩客、勝女、剩鬥士、智願者;《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11-2013)》收錄有:付二貸、負二貸、河狸族、表哥;《2012 漢語新詞語》收錄有:負二代、盛女;《2013 漢語新詞語》收錄有:老不信;《2014 漢語新詞語》收錄有:深井冰;《2015 漢語新詞語》收錄有:壕;《2019-2020 漢語新詞語》收錄有:暴花戶、集美、狼人、脂粉。另一部分雖暫未被辭書收錄,但可以在中國知網或各大漢語報紙、期刊的數字化平臺搜索到其書面用例。

① 刁晏斌,《論當代漢語借音賦形現象》,《遼寧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1(2016)。

的約定俗成。這種借音賦形現象基本屬於“等義賦形”。等義賦形中新形式與舊形式相比，概念意義^①沒有變化，只有風格色彩^②有所變化。

等義賦形：^③

奧特曼--凹凸曼	弟弟--底迪	哥哥--葛格
姑娘--菇涼	怪叔叔--怪蜀黍	合理族--河狸族
姐妹--集美	俊男--菌男	美女--霉女
妹子--妹紙	老婆--腦婆	女漢子--女漢紙
神經病--深井冰	詩人--濕人	帥哥--帥鍋
壇主--壇豬	同學--童鞋	外國人--歪果仁
先生--先森	小婊子--小婊砸	小朋友--小盆友
陰陽人--銀洋人	主人--主銀	主頁君--主頁菌

還有一種借音賦形現象是在較為主觀、強烈的表義需求下，有意識地改變舊詞語中的某個或某些表義語素，利用詞語中的漢字同音或近音關係，再造新詞，屬於“新義賦形”。“新義賦形”又可以分為“半新義賦形”和“全新義賦形”。^④半新義賦形中，新形式與舊形式相比，概念意義所指的基本對象無變化，但語義內涵在原基礎上有所拓展或改變，如“博導”和“薄導”的所指對象都是“博士生導師”，但“薄導”指稱的是學術功底淺薄的博士生導師。

① “概念意義”即詞的“理性意義”，語義學一般認為“概念意義”與“附加意義”一起組成了詞的“詞彙意義”。

② “風格色彩”屬於詞的“附加意義”，附屬於詞的“概念意義”。

③ 以下例證中“--”左邊為舊詞，右邊為新詞。後同。

④ 參刁晏斌，《論當代漢語借音賦形現象》，《遼寧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1（2016）。

半新義賦形：

博導--薄導	博士生--博士僧 ^①	程序員--程序猿
大學生--大學僧	個體戶--個體狐	工程師--攻城獅
公務員--公務猿	記者--妓者	交警--焦警/澆警
教授--叫獸	精英--精蠅	甲方爸爸-甲方霸霸
九零後--韭零後	老百姓--老不信	旅友--驢友
密友--蜜友	青教--青焦	剩女--盛女/勝女
剩男--盛男/勝男	手藝人--守藝人	碩導--縮導
研究生--煙酒生	院士--院仕	專家--磚家
知本家--智本家	知識分子--智識分子	志願者--智願者
人才--仁才	公共知識分子--公公知識分子	

全新義賦形中，新形式與舊形式相比，概念意義和附加意義都不同，如“暴花戶”不是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可觀財富的“暴發戶”，而是短時間內花掉大量財富的人。

全新義賦形：

暴發戶--暴花戶	必勝客--畢剩客/必剩客	不速之客--不塑之客
才郎--財郎	拆遷戶--拆簽戶	長脖鹿--長博鹿
伏地魔--扶弟魔	富婆--負婆/腹婆	犯罪分子--飯醉分子
負心漢--負薪漢	富翁--負翁/腹翁	富二代--付二代/負二貸
貴族--跪族	漢武帝--焊武帝	巨無霸--拒無霸
理療師--理聊師	亂世佳人--亂室佳人	牧羊犬--慕洋犬

① “博士僧”可以指稱兩種人物，一類是像僧人苦修一樣讀書的博士生，另一類是具有博士學歷的僧人。此處的“博士僧”指前者。

偶像--嘔像	情聖--情剩	雙截棍--雙節棍
小龍蝦--小聾瞎	炫富族--炫腹族	妖精--腰精
孕婦--孕父	消費者--消廢者	小公主--小公舉
自由人--自遊人	知識分子--知識混子	主婦--煮夫/煮婦

1.2 諧音賦義現象

“諧音”是“利用音同音近條件把不同語言單位聯繫起來以滿足某種需求”^①的語言現象。“諧音賦義”是基於漢字間的同音或近音關係，主動地、有意識地利用與某一詞語音近或音同的舊形式來表達新的意義，以此獲得幽默、諷刺等修辭效果，屬於“借形賦義”^②的一種。從產生過程來看，諧音賦義有直接和間接之分。^③直接諧音賦義是詞到詞的過程，如以舊詞“板油”諧“版友”之音後，賦予了“板油”以新的詞義，表示在網絡論壇版塊中發帖子的人。

直接諧音：^④

板油=版友	板斧=版副	斑竹/斑豬=版主
辣雞=垃圾	牛蛙=牛娃	女拳師=女權師
色狼=攝狼	筒子=同志	野豬=業主
玉米蟲=域名蟲	豬腳=主角	蒸煮=真主

① 曹德和、王衛兵，《試論諧音對漢語的深刻影響》，《北華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3（2022）。

② 刁晏斌（2015）認為：“借形賦義”是當代漢語最為獨特的語義擴張模式，是利用已有詞語來表達新義，從而造成其語義的增加，用通俗的話說就是“舊瓶裝新酒”。

③ 參刁晏斌，《借形賦義：當代漢語中一種常見的語義擴張模式》，《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3（2015）。

④ 例證中“=”左邊的舊形式被賦予了“=”右邊的詞的意義。

而間接諧音賦義是原來的詞或短語經過縮略形成簡單的形式後，再利用與簡縮形式音近或音同的舊形式來表達新的意義。如賦舊詞“脖領”以“微博領袖”之新義，要先把“微博領袖”簡縮為“博領”，再以“脖領”諧“博領”的音。

間接諧音：^①

脖領=博領←微博領袖

海豚=海囤←海量囤儲商品的人

烤鴨=考雅←考雅思的人

青椒=青教←青年教師

青稞=青科←青年科研工作者

名妓=名記←知名記者

脂粉=職粉←職業粉絲

2. 基於字義的改造——別解賦義與反悖賦義現象

2.1 別解賦義現象

“別解”在上世紀 90 年代被認為是一種修辭格，指在一定語境中臨時性地賦予一個詞語以不曾有的新義。^②後來學者們注意到這類詞語可以脫離語境的制約，轉化為詞彙現象。^③本文中的“別解賦義”是指在一定

① 例證中“=”左邊的舊形式被賦予了“=”右邊的詞或短語的意義，“←”左邊是縮略後的形式。

② 參譚永祥，《修辭新格（增訂本）》（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第 194 頁。

③ 劉楚群（2013）把“別解”作為一種造詞方法來研究，把“別解”視為對詞語的

語境下，對舊詞語中的全部或部分漢字所代表的語素義進行重新分析和組合，從而賦予舊詞形不曾有過的新語義，以實現一定的修辭目的，是對已經存在於人的知識系統中的某種理解習慣的突破。如“表哥”本義指姑母、姨母或舅父所生兒子中比自己年長者，在語言使用者的有意曲解中，被賦予了不同的新義：^①a.佩戴貴重名表的男性官員。^①b.喜歡收藏或佩戴手表的年輕男性。c.每天與各類電子表格打交道的男性工作人員。這裏的“表哥”是對全部語素義都進行重新分析、再次組合後的整體性的解讀。還有一種別解賦義只對舊詞語的某些構成語素進行重新解讀，如“特困生”中把“特困”（原義為“家庭特別困難”）二字別解為“特別容易犯困”，“生”則保留了原義。別解賦義的詞語還有：

博士後（博士的後代）
 必剩客（餐後必定剩飯的人）
 苗族（身材苗條的人）
 壯族（身材壯碩的人）
 後起之秀（起床晚的學生）
 居里夫人（常居家裏的女性）
 太平公主（胸部十分平坦的女性）
 小美人（小時候美的人）
 月光少女（每月都花光收入的年輕女性）
 微生物（為微博而生的物種）

語義、語音、語法和字形幾個方面的重新解讀，是一種“廣義的別解”。本文中的“別解”是狹義的，指對詞語中語素義的重新解讀。

① 這一義項產生於 2012 年的網絡反腐事件：陝西省一位楊姓官員因在公開場合佩戴昂貴名表出鏡，被不少網民“人肉搜索”，其貪腐行為後被相關部門調查，因此獲“表哥”名號。舊的字（詞）形背後反映著新的社會熱點問題，符合一些漢語使用者在參與社會敏感話題討論時傾向選擇相對含蓄的表達方式的語言習慣。在網絡媒體和其他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這種別解用法很快在大眾語言中流行開來。

總裁（總是裁員的管理者）

2.2 反悖賦義現象

還有一種現象與別解賦義相似，也是把一些人們熟悉的詞語從字面上作了重新解釋，但新義並非漢字原本所代表的語素義的組合，這一點與別解賦義有一定的區別。本文稱之為“反悖賦義”，即借助語言使用者熟悉的詞語形式，通過字面的相關性，賦予它一個跟原詞語的構成語素沒有任何關係的新義。比如：

白骨精（白領、骨幹、精英）

北大荒（身在北京，大齡，未婚‘荒’著）

蛋白質（笨蛋、白癡、神經質）

神童（神經病兒童）

天才（天生蠢才）

無知少女（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

反悖賦義中，一些原本中性或帶有貶義的詞，被賦予了褒義的解釋，一些原本褒義或中性的詞語，被解讀為貶義的內涵。如“白骨精”並非《西遊記》裏兇殘的妖精，而是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層次的職場女性的代名詞。利用字面的提示分別聯繫到“白領”“骨幹”“精英”三個詞，然後把它們組合起來，完成理解。新賦的語義與舊詞語的本義完全不相干，且在社會認知和公眾固有印象方面存在明顯的反差，正好滿足了大眾的語言遊戲需求，增加了表達趣味。

3. 基於字形的改造—改字變形現象

當代漢語新詞語中有一部分是借漢字的形體發揮聯想而創造的。如“梅”的異體字“𣎵”，因其字形裏包含兩個“呆”，在網絡語言裏被用來形容人傻。再如“𣎵”字，原為“光明”之義，遊戲玩家們取其字形，形容自己精力充沛的遊戲狀態，之後也形容其他人鬥志昂揚、熱血沸騰、剽悍而不服輸。“𣎵”“𣎵”等都是由拋棄原義的漢字獨立創造的新詞。這類漢字有時也作為構詞成分與其他成分共同構造新詞，如“𣎵族”，因“𣎵”的字形酷似鼠標，且原義與貨幣有關，指稱喜歡宅在家裏網購的人群。又如“𣎵族”，因“𣎵”字中的三個“子”，指稱有房子、車子、妻子的男性。

本文所提出的“改字變形”與這類造詞方式有一定的區別，是利用漢字在筆劃或部件上的一些特點，有目的地對舊詞語中的字形加以改造，或增減筆劃、部件，或拆合字形結構，從而形成一個全新的詞彙形式。這類詞語是人們出於幽默調侃等目的，玩的一種文字遊戲，體現著語言的娛樂功能。通過這種途徑產生的新稱謂詞如：^①

打工人→丁工人

大觸→大角蟲^②

狠人→狼入/狼火

土豪→壕

吃土人→吃圭人/吃垚人/吃壘人

這種“改字變形”是在一個已有詞語的基礎上再造新詞，新詞的指稱意義並非蘊含在字形之中，而是蘊含在新舊字形的變化之中，需借助筆劃或部件的增減過程來識解。“吃土人”是伴隨著“雙 11”“雙 12”購物節產生的一個新稱謂詞。“吃土”是網絡流行詞，指窮到沒錢吃飯（只能吃土），網友們常在過度購物後自嘲花銷太大，下個月“吃土”，又將

① “→”左邊為舊詞，右邊為改造舊詞的字形後產生的新詞。

② “大觸”本指動漫繪製高手，後泛指各領域非常厲害的人物。簡體作“大触”，“大角蟲”簡體作“大角虫”。“角虫”為“触”的拆分。

“吃土人”的“土”字改爲了兩個“土”的疊加形式，新造了“吃圭人”，甚至又造出了“吃垚人”“吃壘人”，指瘋狂網購後窮得只能加倍“吃土”的人。

4. 基於漢字音、形、義的舊詞改造中的語用心理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是客觀世界在主觀世界中的反映。語言現象與人類思維和心理活動也是緊密相關的。基於漢字音、形、義的舊詞改造活動折射了當代漢語使用者獨特的語用心理。這些語用心理雖然不是當代漢語新詞語孳生、形成的決定性力量，但可以爲深入考察新詞語的形成提供一定的參考。

4.1 求新求異的語用心理

語言的組織與運用好比穿衣打扮，這一過程中應遵循一定的傳統和原則，但語言使用者難免會對沿用已久的詞語產生厭倦，因而想方設法地追求一些陌生化的表達方式。這種追求新異的語用心理在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存在，只不過在當代社會表現得尤爲突出。當代社會環境較爲開放，人們的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化，一部分人樂於在人際交往中自我展現，把對社會生活的新鮮認識融入到了自創的新詞語當中，在使用和傳播這些新詞語的同時，享受著新詞新義帶來的感官刺激、娛樂價值和語言常規被打破的快感。目前，網絡環境比較寬鬆自由，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彰顯個性，自我釋放的交流平臺。

4.2 遊戲調侃的語用心理

當代新詞語的創造和使用主體多爲受網絡和流行文化影響較大的年輕人群。他們思維活躍，個性鮮明，善於通過逗趣的方式表達情緒。面對的生活和工作壓力，他們有時會選擇“語言遊戲”來宣洩壓力、自我

娛樂，通過一系列的修辭手法，利用漢字之間音、形、義的關係，創造出了一大批富有特色的新詞語。一些新稱謂詞語打破了人與物的自然界限，具有豐富的趣味性和十足的幽默感，如稱“編輯”為“編鯽”，稱“設計師”為“設計獅”，稱“科普君”為“科普菌”等。詼諧的表達方式可以消除人際交往中陌生感和敵意，化解人際間的衝突或尷尬的情形，是縮短人際距離的有效手段。

4.3 聯想的語用心理

聯想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是以某一事物關聯另一事物的心理活動。人們基於聯想所選用的造詞成分不一定是具有實際意義的語素或詞，也可以是拋棄原有意義，利用字形結構參與或直接造詞的漢字。如“欠族”是2014年“雙11”網購節後產生的新稱謂，指稱承受著各種壓力的、辛苦工作著的電商。“欠族”中的“欠”是“冰”的古字形，後來簡化作“冫”。“欠”字從上往下看，“人”頭頂還有“人”，好像電商們無時不刻處在壓力之中；從前往後看，“人”後還排著“人”，好像電商們為店鋪排名、廠商訂單排期而焦慮。再如古漢字“囧”，本義為“光明”，因字形酷似一張苦悶的人臉（“八”像眉眼，“口”像一張嘴），被賦予了尷尬、悲傷、無奈、困惑、窘迫等意義。後來有網友進一步發揮聯想，在“囧”或與“囧”字形類同的漢字上添加了新的部件，用“囧（‘𡗗’像王后的王冠）”指“囧國皇后”，意為最囧的女人；用“囧（‘山’像國王的王冠）”指“囧國國王”，意為最囧的男人。

5. 基於漢字音、形、義的舊詞改造對當代漢語詞彙的影響

5.1 造成了新詞語結構中的非理現象

按照常理，一個詞的意義可以從語素之間的組合上來推導，語素所代表的語義關係也是可以分析的。但在詞彙的歷時演變中，一些詞語的

內部語義結構和外部形式之間失去了對應，它們由多個成分組成、卻又不能按常規作語義結構分析。向熹（1993）曾把這類詞語作“超層次的複合詞”^①討論。俞理明（2003）把這些具有特殊結構類型（既非單純詞，又非合成詞），不能按常規分析的詞稱為“非理複合詞”^②。

語言使用者在仿造有些詞的過程中，並未遵循語素或漢字的同類替換原則，只考慮了詞與詞的整體對應性，使得新仿詞與原詞在結構上差別很大，無法直接分析其內部結構。2018年在網絡上十分流行的“狼人”，並非西方民間傳說或科幻文學作品中的獸人，而是比“狼人”多一點（在筆劃上多一“丶”，在程度上也多一點）的人。”這個新稱謂詞來源於當年的網絡熱梗“是個狼人”，“狼人”通常用來調侃某人行為舉止不按常理出牌，但往往能夠快、准、狠地一招制敵。繼“狼人”後，網友們又創造了升級版的“狼火”，指比“狼人”還要狠“三點”的人。2021年，網友們在“打工人”的基礎上，把“打”的提手旁去掉，創造了“丁工人”這一新稱謂，指因不停網購而“剁手”（克制購物欲望）後的“打工人”。“狼人”和“打工人”本是定中結構的複合詞，但仿造而成的“狼人”“狼火”“丁工人”都無法同樣作為定中結構的複合詞來分析，只能作整體理解。仿似中的非對應替換造成了其語義結構上的非理關係。

5.2 是當代漢語詞彙產生與發展的重要途徑

長期以來，類推^③作為一種便捷的詞語產出機制，在新詞語的衍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這種機制的作用下，利用詞語模（一些帶有標誌性語素的既有模式）創造新詞語就成為當代漢語產生新詞語的重要方式。^④實際上，舊詞改造也是一種十分多產的新詞語衍生模式。隨著社會新事

① 見向熹，《簡明漢語史（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第515頁。

② 見俞理明，《漢語詞彙中的非理複合詞——一種特殊的詞彙結構類型：既非單純詞又非合成詞》，《四川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4（2003）。

③ “類推”可表現於語言的各個層面，在詞彙研究中主要指從不同詞語中發現規律性的成分，並對詞語形式進行類型化、系列化、模式化的操作處理。

④ 參蘇向紅，《當代漢語詞語模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第1頁。

物、新現象的發展，舊詞改造產出的新詞語可能還會不斷增多。漢字的音、形、義為新、舊詞語之間構建了一個廣闊的聯繫空間，開闢了當代漢語新詞語產生和變化的新途徑^①，也由此增加了漢語同音詞語和多義詞語的數量。無論是借音賦形、借形賦義（包括諧音賦義、別解賦義、反悖賦義）還是改字變形都是語言使用者為了滿足語言表達的多樣化或趣味性所做的嘗試，體現著當代語言使用者高超的語言技能，省力、高效的表達需求^②與豐富多樣的語用心理。

5.3 對傳統造詞法有所補充

過去，詞彙研究者們對於所謂的漢語“造詞法”作了比較細緻的研究和歸納。葛本儀曾提出音義任意結合法、摹聲法、變音法、說明法、比擬法、引申法、雙音法、簡縮法等八種。^③劉叔新將其分為辭彙材料式（包括結合法、改造法、疊連法、轉化法）、語音材料式（包括擬聲法、表情法、連綿法、音譯法）、混合材料式三大類。^④孫常敘把漢語造詞法分作三大系統：語音造詞方法，語義造詞方法和結構造詞方法。^⑤這些造詞法中並未涉及基於漢字之間音、形、義的關係，或借用漢字本身的形體特徵來改造舊詞語的內容。本文所觀察到的借音賦形、諧音賦義、別解賦義、反悖賦義、改字變形等現象是當代漢語詞彙外圍部分^⑥鮮活的造

① 當代漢語新詞語產生和變化的途徑還包括吸收外來詞彙成分、方言或華語圈詞彙成分等。囿於篇幅，此處不再詳述。

② 舊詞改造有時候也可以作為一種經濟化的造詞手段，比新創一個在語音和字形上全新的詞語或擴展原詞的修飾性成分更為省力。許多“半新義賦形”或“全新義賦形”下產生的新詞就是如此：在漢字音近或音同的基礎上，僅改變舊詞中的一個字，就能作為一個新詞表達內涵更為複雜或完全不同的意義。如改“院士”的“士”為“仕”，指稱“走向仕途的院士”。

③ 葛本儀，《現代漢語詞彙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第76-88頁。

④ 劉叔新，《現代漢語理論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70-75頁。

⑤ 孫常敘，《漢語詞彙（重排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83頁。

⑥ 俞理明（2014）根據詞彙成分在穩定性和普遍性方面存在的差異把詞彙內部分為

詞方式，可以為當代漢語詞彙理論研究注入新的內容。

6. 結論

本文以新世紀以後產生的 130 多個“新稱謂詞”為例，考察了當代漢語中的“舊詞改造”——一種基於漢字與漢字間在音、義、形等方面的聯繫，從舊詞中推導出新詞的詞語衍生模式。其中，借音賦形和諧音賦義都以漢字間的語音相似性為基礎，借音賦形下產生了與舊詞形音近或音同，但意義可能有變化的新詞形，諧音賦義下一些常用的舊詞形獲得了全新的意義。別解賦義和反悖賦義分別以漢字所代表的語素義和漢字所代表的提示義為基礎，別解賦義對舊詞形中漢字所代表的語素義進行了重新解讀，反悖賦義賦予了舊詞形全新的意義，新的意義和舊的意義甚至在褒貶色彩上完全相悖離。改字變形以漢字的方塊字形為基礎，有目的地對舊詞語中的字形加以改造，從而產生了全新的詞彙形式，新舊字形的變化過程同時體現著新詞形代表的新意義。

這種“舊詞改造”模式以漢字的特點為基礎，漢字單位與漢語詞彙單位的直接對應關係以及漢字與漢字之間在音、義、形三方面的關係對漢語詞彙的發展施加著重要的作用。這種“舊詞改造”模式也受到一定語用心理的影響，導致了當代漢語中許多新穎、非常規組合的產生。不可否認，通過這種模式產生的新詞語尚處在不斷更新、變化或淘汰中，它們是否能夠成為更為穩定的詞彙成分，還要經過時間和語用的驗證。但對於這些新詞語的考察和搜集是漢語詞彙歷史研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可以為編纂當代漢語辭書以及深入瞭解和探索詞彙發展機制提供大量的新鮮材料。

過去，研究者們對於漢字如何影響漢語詞彙進行過一些探討，尤其是關於漢字字形造詞的研究成果^①對於從靜態平面理解和分析一些特殊

基本層、常用層、局域層和邊緣層四個層面，呈環靶狀結構。本文中所考察的這些新稱謂詞屬於局域層和邊緣層的詞彙成分，和其他新詞語一起形成了詞彙的外圍部分。

① 如俞理明（2007）以豐富的實例分析了基於漢字形體的“假會意結構”和以漢字

結構的新詞語的意義及其俚俗色彩等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希望本文能有助於從動態的角度觀察新詞語的發展和變化，為漢字及相關語言現象如何影響當代漢語詞彙系統提供新的視角。

整體輪廓為基礎的“比擬表形”，劉中富（2012）提出了“借形造詞”，強調漢字字形為部分漢語詞的創造提供了物質形式和理據，等。

<References>

- [1] 刁晏斌,《試論“當代漢語”》,《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1(2014)。
Diao Yanbin.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1).
- [2] 刁晏斌,《借形賦義:當代漢語中一種常見的語義擴張模式》,《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3(2015)。
Diao Yanbin. “Using Existing Words to Express New Meaning:A Kind of Commonly Used Semantic Expansion Mod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3).
- [3] 刁晏斌,《論當代漢語借音賦形現象》,《遼寧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1(2016)。
Diao Yanbin. “A Survey of Sound-based Word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1).
- [4] 葛本儀,《現代漢語詞彙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Ge Benyi. *Modern Chinese Lexicology*.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5] 侯敏、周薦,《2009 漢語新詞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Hou Min, Zhou Jian. *2009 Chinese New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 [6] 侯敏、周薦,《2010 漢語新詞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Hou Min, Zhou Jian. *2010 Chinese New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 [7] 侯敏、鄒煜,《2012 漢語新詞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Hou Min, Zou Yu. *2012 Chinese New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 [8] 侯敏、鄒煜,《2013 漢語新詞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Hou Min, Zou Yu. *2013 Chinese New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9] 侯敏、鄒煜,《2014 漢語新詞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Hou Min, Zou Yu. *2014 Chinese New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 [10] 侯敏、鄒煜,《2015 漢語新詞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Hou Min, Zou Yu. *2015 Chinese New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 [11] 劉楚群,《“別解”造詞理據及規範問題分析》,《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6(2013)。

- Liu Chuqun. "An Analysis on the Rationale and Criterion of Bie Jie Word-Building".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 (6).
- [12] 劉叔新,《現代漢語理論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Liu Shuxin. *Course of Modern Chinese Theor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2.
- [13] 劉中富,《試論漢字對漢語詞彙的影響》,《中國文字研究》1(2012)。
Liu Zhongfu. "Influ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Chinese Vocabulary". *Research on Chinese Characters*, 2012 (1).
- [14] 林有苗,《關於“現代漢語”和“當代漢語”分期問題之思考》,《湖州師範學院學報》3(2008)。
Lin Youmiao. "On the Issue of the Segmentation Between Modern Chines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 of Huzhou Normal University*, 2008 (3).
- [15] 宋子然,《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01-2002)》(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Song Ziran. *Annual Compilation of Chinese New Words and Phrases (2001-2002)*.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16] 宋子然、楊小平,《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03-2005)》(成都:巴蜀書社,2006)。
Song Ziran, Yang Xiaoping. *Annual Compilation of Chinese New Words and Phrases(2003-2005)*.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6.
- [17] 宋子然、楊小平,《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06-2008)》(成都:四川師範大學電子出版社,2009)。
Song Ziran, Yang Xiaoping. *Annual Compilation of Chinese New Words and Phrases (2006-2008)*. Chengd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Electronic Press, 2009.
- [18] 宋子然、楊小平,《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09-2010)》(成都:巴蜀書社,2011)。
Song Ziran, Yang Xiaoping. *Annual Compilation of Chinese New Words and Phrases (2009-2010)*.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11.
- [19] 蘇向紅,《當代漢語詞語模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Su Xianghong.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rd Model*.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0] 孫常敘,《漢語詞彙(重排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Sun Changxu. *Chinese Vocabulary (the Rearranged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 [21] 施春宏,《網絡語言的語言價值和語言學價值》,《語言文字應用》3(2010)。
Shi Chunhong. "Web Language as a Language Variety and Linguistic Issue". *Applied Linguistics*, 2010 (3).
- [22] 譚永祥,《修辭新格(增訂本)》(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Tan Yongxiang. *New Rhetorical Figures (Revised Version)*.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3] 王菲、雷旭風,《試論漢字對漢語詞彙的反作用》,《安陽師範學院學報》,1(2006)。
Wang Fei, Lei Xufeng. "On the Opposite Rea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Chinese Lexis". *Journal of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6 (1).
- [24] 向熹,《簡明漢語史(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Xiang Xi.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3.
- [25] 徐時儀,《略論漢語字與詞的互動》,《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2009)。
Xu Shiyi.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Words".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9 (5).
- [26] 楊小平,《漢語新詞新語年編(2011-2013)》(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5)。
Yang Xiaoping. *Annual Compilation of Chinese New Words and Phrases (2011-2013)*. Chengdu: Sichuan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2015.
- [27] 俞理明,《漢語詞彙中的非理複合詞——一種特殊的詞彙結構類型:既非單純詞又非合成詞》,《四川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4(2003)。
Yu Liming. "The Irregular Compound Words in Chinese Vocabulary—A Special Lexical Configuration".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3 (4).
- [28] 俞理明,《詞彙的分層及其外圍成分》,《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014)。
Yu Liming. "The Layering of Words and their Peripherals".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1).
- [29] 俞理明,《漢字形體對漢語詞彙的影響》,《四川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2007)。
Yu Lim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on the Chinese Words and

Expression”.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 (2).

[30] 鄒煜,《2019-2020 漢語新詞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Zou Yu. *2019-2020 Chinese New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1.

[31] 周薦,《2006 漢語新詞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Zhou Jian. *2006 Chinese New Word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A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the Sound, Meaning and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word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rivation of New Appellations**

Zhuqin DENG

<Abstract>

To transform old words into new words is a very efficient mode of word deriv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which mainly invol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d for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old words language users have created a lot of new words that are very novel in form or meaning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terms of sound, shape and meaning or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paper lists more than 130 new appellations including sound-based words, form-based words, meaning-based words and words produced by changing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names the ways how old words transform into new words as JieYinFuXing, XieYinFuYi, BieJieFuYi, FanBeiFuYi, GaiZiBianXing and describe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se words. These lexical phenomena reflect some language psychology such as pursuing new differences, playing jokes and mental association. They have some impacts on the lex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s they open up new ways for the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rds, they supplement the word-making methods and lead to some unconventional combin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s. This paper intend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important ro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word creation and word development,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cology.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contemporary Chinese lexis;
transformation of old word; sound-based new word;
form-based new word; meaning-based new word

投 稿 日 : 2023.02.08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古代兵器命名理據的文化闡釋*

李方園**·何余華***

目 錄

1. 引言
2. 從兵器詞彙的詞源看古代文化思想
3. 結語

1. 引言

人類的戰爭早在原始時期就已出現，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戰爭更是國家大事。《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①《孫子兵法·計篇》：“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②其中與

*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於出土文獻的漢語量詞用字演變與動因研究”（批准號：19FYYB039），鄭州大學教改項目“出土文獻視野下的‘漢語語料學分析與研究’課程教學改革”（批准號：2020zzuJXLX109）。

** [中國] 李方園，鄭州大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史。（1820918316@qq.com）

*** [中國] 何余華，文學博士，鄭州大學文學院、漢字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漢語史。（yuhuahe0702@126.com）

① [春秋] 左丘明撰、[晉] 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第368頁。

② [春秋] 孫武著、劉建立譯，《孫子兵法》（武漢：華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第1頁。

戰爭聯繫最為密切的便是兵器，一方面，兵器具有實戰作用，是促進社會發展與變革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其自身性狀、名稱等記錄了歷史變遷的進程，具有獨特的文化意蘊。所以有必要系統梳理古代兵器詞彙，揭示其名源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為了便於研究，本文的兵器詞主要從《左傳》《說文解字》及其他古書中搜集整理，且將其限定為名物詞。限於篇幅，本文僅挑選特點突出、典型性強的詞語進行個案分析。《左傳》成書於戰國中期，主要記錄了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該書洋洋十八萬言，詞彙量十分豐富，是研究上古漢語和漢語史的重要語言材料。它最出色的地方是對戰爭的把握與描寫，而發動戰爭必然要使用兵器，所以它能為研究古代兵器詞彙提供重要材料支撐。當前有關《左傳》詞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楊伯峻和徐提的《〈左傳〉詞典》、毛遠明的《〈左傳〉詞彙研究》、張文國的《〈左傳〉名詞研究》等，這些成果為整理兵器名物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漢字字形、考究漢字字源的字書，它保存了豐富的先秦兩漢詞彙，也是研究古代兵器詞彙的重要語料庫。

王寧先生指出：“詞的派生時期的文化歷史，通過人的心理與思想，熔注到詞的詞源意義裏，使詞源意義與文化歷史產生了相互解釋的可能性。”^①推求兵器名物詞的命名理據不僅可以瞭解語言的傳承性，而且可以窺探獨特的古代文化意蘊。因此，本文嘗試在整理古代兵器詞彙的基礎上，採用同源系聯的方法，重點闡釋古代兵器命名理據中所體現的深刻文化內涵。

① 王寧，《訓詁學原理》（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第154頁。

2. 從兵器詞彙的詞源看古代文化思想

2.1 “師法自然”的製器思想

“師法自然”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製器思想,《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①先民在觀察天地萬物的基礎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將其所觀所思注於兵器的製作之中,從而使兵器的名源中展現出了這種獨特的製器思想。

(1) 近取諸身

古人認知世界,往往遵循著由近及遠、由表及里的規律。在觀察自然、取法自然的過程中,人們感受最直觀深刻的莫過於其本身。對兵器名源進行考察,會發現古代兵器的製作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對人體部位的形象化模仿,下文以胄、冑二詞為例說明:

“胄”是古代保護頭部的防護裝具,《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②《說文·冑部》:“胄,兜鍪也。”段玉裁注:“兜鍪,首鎧也。”^③胄與首同源(胄古音定母幽部,首古音審母幽部,定審鄰紐),其命名理據與頭有關。首即指頭,《說文·頁部》:“頭,首也。”^④《急就篇·卷三》:“頭額頰頤眉目耳”顏師古注:“頭者,首之總名也。”^⑤頭對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客觀來說,正是先有了

① 張青松譯注,《巧工創物 考工記 白話圖解》(長沙:嶽麓書社,2017),第19頁。

② [春秋]左丘明撰、[晉]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第212頁。

③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54頁。

④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181頁。

⑤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頁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2499頁。

頭的存在，才有了保護頭部的現實需求，從而推動了冑的製作和產生。

“叉”為戰場上常用的直刺兵器，《六韜·虎韜·軍用》：“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①其整體構造特徵為：手柄細長，頂端有兩股或三股叉。叉與釵、杈、汊、趺等詞同源，其命名理據源於“分叉”之義。^②釵指婦女的首飾，由兩股簪子交叉而成。《玉篇·金部》：“釵，婦人歧笄也。”《釋名·釋首飾》：“釵，叉也，象叉之形，因名之也。”^③杈指樹杈，即樹幹或樹枝有分叉之形。《說文·木部》：“杈，枝也。”^④汊指水流的分支，即水道分叉之處。《集韻·禡韻》：“汊，水歧流也。”^⑤趺意為岔路，《集韻·禡韻》：“趺，歧道也。”明焦竑《俗書刊誤·俗用雜字》：“路之歧道亦曰趺，金陵地名趺路口”^⑥事實上，“叉”字本義為手指相錯，《說文·又部》：“叉，手指相錯也。”^⑦後來，人們模仿手製造出了各類生產工具，於是將尖端歧出的工具也命名為“叉”。古人將此類生產工具運用到戰場上，便產生了專門用於攻擊敵方的叉類武器。釵、杈、汊、趺等，也因形狀與叉類似而得名。可以說，叉的創造，一定程度上是對手形狀、功用進行抽象概括的結果。

（2）遠取諸物

製器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然後將觀察所得的形象、性質、規律經過抽象概括後製作出兵器，同樣體現了其“師法自然”的思想。部分兵器詞彙的名源，即揭示了兵器製作與自然諸物間的這種內在聯繫。

“戟”是在戈的頭部加上矛尖而形成的組合型兵器，其外形尖銳修

① 陳曦譯注，《六韜》（北京：中華書局，2016），第240頁。

②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118頁。

③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金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2363頁。

④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118頁。

⑤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1667頁。

⑥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3931頁。

⑦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64頁。

長，既可直刺又能橫擊。《說文·戈部》：“戟，有枝兵也。”段注：“戟有刺、故名之曰棘。”^①《釋名·釋兵》：“戟，格也，旁有枝格也。”^②戟與棘、蕨、藟、薊同源，其命名源於“尖棘義”。^③棘即酸棗樹，其枝上有刺、果實味酸。《說文·束部》：“棘，小棗叢生者。”^④《急就篇》：“棘，酸棗之樹也。”蕨指顛蕨，是天門冬的別名，屬百合科攀援草本植物。《爾雅·釋草》：“髦，顛蕨。”郭璞注：“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蕨。”^⑤藟即藟葦，其果實有刺，易附著在人的衣服上，故又稱竊衣。《爾雅·釋草》：“藟葦，竊衣。”郭璞注：“似芹，可食。子大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⑥薊為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硬刺、身被白色軟毛。《說文·艸部》：“薊，茨也。”^⑦帶刺植物的產生是自然界生物進化的結果，其所生之刺在幫助植物抵禦侵害、傳播種子以及適應環境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有效保證了植物的生存與繁衍。與此類植物相似，戟上的矛刺正是增強自身殺傷力的關鍵所在。它擴大了戟的使用功能，使其能夠抵擋正、側兩方的攻擊，適應了單兵作戰的需求。可以說，戟的出現是人們取法自然的結果，它深受自然界中帶刺植物的啟發和影響。

又如“輶”，它是軍中用來觀察敵情的瞭望車，車上高懸望樓如鳥巢。《說文·車部》：“輶，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段玉裁注：“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探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⑧《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⑨《廣韻·肴韻》：“輶，兵車若巢以望敵也。”唐杜佑《通

①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629 頁。

②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戈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847 頁。

③ 曲美麗，《中國古代冷兵器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2），第 5 頁。

④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143 頁。

⑤ [晉] 郭璞注、王世偉校點，《爾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134 頁。

⑥ [晉] 郭璞注、王世偉校點，《爾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134 頁。

⑦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17 頁。

⑧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721 頁。

⑨ [春秋] 左丘明撰、[晉] 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上）》（南京：鳳凰出版社，

典·攻城戰具附巢車》：“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輓與櫟、礫同源，其命名理據為巢義。^①櫟指田野中用作守望的草樓，樓即人居之巢。《說文·木部》：“櫟，澤中守草樓。”^②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所以守望者，以草為覆。”南唐徐鉉繫傳：“謂其高若鳥巢也，今田中守稻屋。”礫指石室，《集韻·肴韻》：“礫，附國之民，壘石為巢而居曰礫。”《北史·附國傳》：“俗好復仇，故壘石為礫，以避其患。”鳥巢具有兩大顯著特點，一是位置高，具有更廣闊的視野，能夠及時感知外界環境的變化；二是隱蔽性強，能夠有效保護自身。因此，曾有先民模仿鳥類、築巢而居。《韓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③在觀察鳥巢之象的基礎上，古人深受啟發，因而在車上高懸望樓製作出了輓車。其中，望樓的作用即與鳥巢類似，它不僅能快速勘察敵情，而且能高效隱蔽自己。

古代發明創造大多都受到了自然界客觀事物的啟發，如倉頡造字的靈感來源於鳥獸之跡、魯班造鋸的靈感來源於割手的茅草等。《說文解字·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④先民將人類自身和自然諸物視為創作的靈感源泉，在觀物之象的基礎上，真正做到了造器以用。古代兵器的命名理據揭示了兵器的來源，從而展現了中國古人師法自然的製器思想以及崇尚自然的審美意識。

2.2 “形名參同”的體用思想

“形名參同”本為法家的治國之說，後多用來比喻名稱和事實相符，

2010），第382頁。

①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下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1452頁。

②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124頁。

③ [戰國]韓非著、趙沛注說，《韓非子》（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第449頁。

④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314頁。

即形與名要完全相合。正如《韓非子·解老》所云：“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①所謂體用思想主要是指形體與功能、作用、屬性之間的關係。古人通過考察兵器的形狀、大小、長短等實際情況而制定出相應的名稱，在最大程度上使得名實相符、體用相合，即展現了其“形名參同”的體用思想。

(1) 形狀

古代兵器的形狀比較多樣，因此部分兵器的名稱便來源於其外形中最主要或最顯著的特點，如曲、直、弧等。這些外形特點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兵器功用上的不同。如：

“挺”屬於打擊類兵器，主要用於近戰搏鬥，古亦稱棍或杖。《廣雅·釋器》：“挺，杖也。”《孟子·梁惠王上》：“殺人以挺與刃，有何異乎？”^②挺與挺、挺、莖、莖同源，其命名理據為直義。^③挺為條狀的乾肉，其外形挺直。《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高子執簞食與四挺脯。”何休注：“屈曰胸，申曰挺。”^④挺有直義，《荀子·勸學》：“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唐楊倞注：“挺，直也。”^⑤莖指草莖，其形體細直無屈。《說文·艸部》：“莖，莖也。”^⑥莖是天子所持的玉笏，亦為長直之物。《禮記·玉藻》：“天子搢莖，方正於天下也。”注：“此亦笏也。謂之莖，莖之言莖然無所屈也。”在使用上，挺打擊空間較大、多有旋掃以及舞花動作，用挺亦講究輕靈迅急。豎直的外形，使得挺既便於雙手握持又不易折斷，

① [戰國] 韓非著、趙沛注說，《韓非子》（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第 185 頁。

②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 1285 頁。

③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 515 頁。

④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 2217 頁。

⑤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手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884 頁。

⑥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2 頁。

從而能保證士兵在揮殺格鬥中將力量一貫到底。

“戔”屬於劈砍類兵器，其通體平扁、兩角上翹、有弧形闊刃。《說文·戔部》：“戔，斧也。”^①《玉篇·戔部》：“戔，黃戔，以黃金飾斧也。又作鉞。”^②《書·顧命》：“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戔與月同源，二者同為月部、疑匣旁紐，語義上皆有“弧形義”。月，指月亮。月闕之時，其多為弧形。《說文·月部》：“月，闕也。”^③刀刃有弧度更易砍入物體，故弧形的闊刃可以最大限度上提高戔的砍殺能力。此外，古時作戰最忌兵器被卡，弧形刃增加了戔與他物的接觸面積，能夠使戔在豁然殺敵的同時又可被快速收回。

“鉤”指曲鉤，即一種頭端尖銳、刃部向內彎曲的格鬥武器。《說文·金部》：“鉤，曲也。”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將其改為“鉤，曲鉤也。”^④《漢書·韓延壽傳》：“鑄作刀劍鉤”顏師古注：“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⑤鉤與跗、筍、疴、胸同源，均為侯部字，有“彎曲”的詞義特點。^⑥跗指手足關節彎曲而不能伸，《說文·足部》：“跗，天寒足跗也。”段玉裁注：“跗者，句曲不伸之意。”^⑦筍是用曲竹編成的魚籠，《說文·句部》：“筍，曲竹捕魚筍也。”^⑧疴指駝背，也具有彎曲的特點，《說文·疒部》：“疴，曲脊也。”^⑨胸意為彎曲的乾肉，《說文·肉

①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66 頁。

②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 1500 頁。

③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141 頁。

④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88 頁。

⑤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金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2367 頁。

⑥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 361 頁。

⑦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84 頁。

⑧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50 頁。

⑨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151 頁。

部》：“胸，脯挺也。”^①《儀禮·士虞禮記》：“胸在南”鄭玄注：“胸，脯及乾肉之屈也。”^②鉤主要通過向後回拉鉤割傷敵，其彎曲的形狀正是適應了這種攻擊方式的需要。

(2) 大小

古代作戰形式多樣，爲了適應不同作戰的需要，兵器形制亦有大小上的區分。古人從該角度出發爲兵器命名，既是對兵器大小的客觀描寫，也是對兵器功用的有力展示。

“櫓”是古代的大型盾牌。《說文·木部》：“櫓，大盾也。”^③《左傳·襄公十年》：“狄虓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杜預注：“櫓，大楯。”^④櫓與路、硤、輅同源（來母雙聲，鐸魚對轉），其命名理據爲“大”義。^⑤路有大義，《說文·足部》：“路，道也。”^⑥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假借爲奕或爲碩。”《爾雅·釋詁》：“路，大也。”^⑦硤指山上大石，《玉篇·石部》：“硤，山上大石，又石次玉。”《山海經·西山經》：“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硤石”郭璞注：“硤，磊硤，大石貌也。”^⑧輅指大車，《廣雅·釋器》：“輅，車也。”《玉篇·車部》：“輅，大車。”^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小者曰戣，中者曰戣，大者曰櫓，總名曰盾。”古代防禦戰中，多將櫓放置在城頭，用以抵禦飛

①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89 頁。

②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月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1058 頁。

③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124 頁。

④ [春秋] 左丘明撰、[晉] 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第 435 頁。

⑤ 劉鈞傑，《同源字典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 59 頁。

⑥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48 頁。

⑦ [晉] 郭璞注、王世偉校點，《爾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1 頁。

⑧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石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1582 頁。

⑨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車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2251 頁。

石箭矢；進攻戰中，多持戣前行，一邊護身，一邊進攻；因此，櫓大能增強抵禦能力，戣小則便於攜帶。

“戚”指刃部緊縮而細長的斧頭，《說文·戣部》：“戚，戣也。”段玉裁注：“依毛傳戚小於戣。”^①戚與蹙、叔同源，其命名理據為小義。^②蹙有收縮、縮小之義，《集韻·錫韻》：“蹙，蹙蹙，縮小也。”^③《詩經·大雅·召旻》：“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叔指父親或丈夫的弟弟，其小義源於與兄長年齡的比較。《釋名·釋親屬》：“叔，少也，幼者稱也。”^④《左傳·隱公元年》：“惠公元妃孟子。”孔穎達疏：“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戚形體窄小，格鬥效果不如斧鉞，在古代多用於執行軍法，處死戰俘或逃兵。

“縱”是古代一種尺寸較小的矛類兵器。《說文·金部》：“縱，矛也。”^⑤《廣韻·鐘韻》：“縱，短矛。”《淮南子·兵略》：“修鍛短縱也”高誘注：“縱，小矛也。”^⑥縱與縱、蠃同出一源，諸詞均有小義。^⑦如縱是小豬，《說文·豕部》：“縱，生六月豚。从豕從聲。一曰一歲縱，尚叢聚也。”^⑧《詩經·幽風·七月》：“言私其縱，獻豸於公。”毛傳：“豕一歲曰縱。”蠃是小蟲，《說文·虫部》：“蠃，蠃蠃也。”^⑨《廣韻·鐘韻》：“蠃，蠃蠃，小蜂，生牛馬皮中也。”^⑩古時，縱主要用於近戰中刺擊敵人，其體型較

①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632 頁。

② 曲美麗，《中國古代冷兵器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2），第 11 頁。

③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足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2229 頁。

④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又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307 頁。

⑤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97 頁。

⑥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金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2385 頁。

⑦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下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 1399 頁。

⑧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196 頁。

⑨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78 頁。

⑩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虫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小更利於單手握持、靈活控制，同時也能提高矛刃的鋒利度、增強自身的殺傷力。

(3) 長短

古代冷兵器有長短之分，長兵器強在時效性、短兵器勝在靈活性，二者往往配合使用。古人依據形體的長短來為部分兵器命名，在客觀上也揭示了它們不同的屬性和功用。

“戣”指長槍，《說文·戈部》：“戣，長槍也。”段玉裁注：“槍者，鉅也。謂以長物相刺。”^①戣與演、螾、鎭、鎭同源，其命名理據為長義。^②演指水長流，《說文·水部》：“演，長流也。”段玉裁注：“演之言引也，故為長遠之流。”^③螾指蚯蚓，其體細長，故含有長義。《荀子·勸學》：“螾無爪牙之利”楊倞注：“螾與蚓同，蚯蚓也。”^④鎭是無刃戟，其形長，《方言·卷九》：“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鎭。”^⑤鎭也有長義，《廣韻·獮韻》：“鎭，長也。”^⑥諸詞俱有長義，為寅聲所載之共同義。“寅”“引”同音（余紐雙聲、真部疊韻），引之則長，故寅可載長義。戣為古代的長兵器，其身長才能率先觸敵、先發制人。

“刀”為古代短兵器之首，《說文·刀部》：“刀，兵也。”^⑦《玉篇·刀

第 2028 頁。

①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631 頁。

②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下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 1427 頁。

③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547 頁。

④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虫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2029 頁。

⑤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金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2386 頁。

⑥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 3677 頁。

⑦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91 頁。

部》：“刀，兵也，所以割也。”^①刀與舠、𦨇同源，其名稱源於“小”義。^②舠指小船，其形如刀。《玉篇·舟部》：“舠，小船也。”^③𦨇指小魚，《廣韻·豪韻》：“𦨇，魚名。”^④刀用於近距離作戰，在貼身混戰時，其短小的形制更利於發揮效果。

古代兵器種類豐富、數目眾多，其形體、功用都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古人從形體角度出發為兵器命名，在展現兵器外形特征的同時又揭示了其內在功用，做到了體與用之間的完美融合。

2.3 “善假於物”的用兵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顯著提高，器物在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性得到凸顯，我們的祖先逐漸獲得了對器物功用的理性認識，並產生了“善假於物”的思想。《荀子·勸學》：“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⑤在此基礎上，人們更進一步認識到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借助器物的長處和優勢來增強自身力量。《荀子·正論》：“羿、逢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⑥此外，孔子所提出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及唐太宗所主張的“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均是該思想的延續和發展。古代兵器的名源同樣展現了古人使用兵器時善假於物的思想，即講求性能和功用的平衡與轉化。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善用器物攻擊；二是善用器物防護。

①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刀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217頁。

②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第208頁。

③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舟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1899頁。

④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魚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2579頁。

⑤ [戰國] 荀子著，《荀子》（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9），第2頁。

⑥ [戰國] 荀子著，《荀子》（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9），第265頁。

(1) 善用器物攻擊

依據進攻方式的不同，進攻性兵器可分為格鬥類兵器和拋射類兵器。格鬥類兵器的名源，展現了古人對兵器殺傷機制的準確把握；而拋射類兵器的名源，則揭示了古人對兵器優勢性能的高效利用。這說明古人已經可以正確認識並充分發揮進攻兵器的殺傷性作用。

首先是格鬥類兵器。此類兵器的命名過程已經揭示如何利用兵器性狀發揮殺傷功能，如棒有高揚義、鑲有推攘義、鉞有刺破義、槍有衝刺義等。器物的造型和功能之間具有內在統一性，古人能夠根據外形特征選擇出兵器的最佳使用方式，正是其善用器物攻擊的表現。

“棒”是古代常用的擊打兵器，《廣韻·講韻》：“棒，打也。”《正字通·木部》：“棒，俗梃字。”^①棒與捧、嗒、捧同源，其命名理據為“高揚”義。^②捧有舉起、高揚之義，《射雉賦》：“捧黃間以密殼。”徐爰注：“捧，舉也。”^③嗒指大笑，即笑聲高揚之謂。《說文·口部》：“嗒，大笑也。”^④捧指塵土往高處揚起，《廣韻·董韻》：“捧，塢捧，塵起。”^⑤棒為長條狀的無刃兵器，主要靠鈍力傷人。在近戰搏鬥時，只有將棒高揚起來才能具備殺傷力，保證擊打的效果。

“鑲”與“鉤”類似，同屬刀劍類兵器。《廣韻·陽韻》：“鑲，鉤鑲，兵器。”《急救篇·卷三》：“矛鋌鑲盾刃刀鉤”顏師古注：“鑲者，亦刀劍之類，其刃卻偃而外利，所以推攘而害人也。”^⑥鑲與攘、攘同源，其命

①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1310頁。

②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中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770頁。

③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2000頁。

④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32頁。

⑤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481頁。

⑥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金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2391頁。

名理據為“推攘”義。^①攘有推卻義，《說文·手部》：“攘，推也。”^②《漢書·敘傳下》：“百蠻是攘”顏師古注：“攘，卻也。”^③攘為古代祭名，泛指除邪消災之祭。《說文·祀部》：“攘，磔攘祀，除癘殃也。”^④攘整體呈弓形，其上下有鉤、中部有突起的長形尖錐。在使用時，向外推攘能夠利用尖錐殺傷對手，從而發揮出推擋攻擊的作用。

“鉞”是古代的一種雙刃刀，《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抽劍刺王，鉞交於胸”^⑤《說文·金部》：“鉞，劍如刀裝者。”^⑥鉞與披、破同源，其命名理據為刺破、破開義。^⑦披有破開之義，《廣韻·支韻》：“披，開也。”《集韻·紙韻》：“披，裂也。”^⑧破有破壞之義，《詩經·豳風·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錡。”^⑨鉞屬於長柄兵器，其特點是具有尖鋒直刃，穿透力很強。故持鉞之人，往往以直刺的方式擊殺敵方。古人從“刺破”這一語義角度為“鉞”命名，表明他們已經懂得利用器物的形制特點來增強殺傷效果。

“槍”是一種長柄尖頭的擊刺兵器。《說文·木部》：“槍，鉞也。”^⑩《蒼頡篇》：“槍，謂木兩頭銳者也。”《墨子·備城門》：“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槍與搶、撞、搥同源，其命名理據為衝刺之義。¹¹槍有撞、

① 曲美麗，《中國古代冷兵器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2），第13頁。

②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251頁。

③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手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947頁。

④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8頁。

⑤ [春秋]左丘明撰、（晉）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 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第747頁。

⑥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295頁。

⑦ 曲美麗，《中國古代冷兵器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2），第15頁。

⑧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1968頁。

⑨ 周振甫，《詩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209頁。

⑩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121頁。

11 曲美麗，《中國古代冷兵器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2），第7頁。

碰之義，《廣韻·養韻》：“搶，頭搶地。”^①撞即為撞擊之義，《說文·手部》：“撞，𢶏搗也。”^②縱亦指撞擊，《廣雅·釋言》：“縱，撞也。”^③槍由矛發展而來，其優勢在於體型輕便、攻擊距離遠、回抽快。槍的使用方式是直線攻擊、靠深度殺傷。扎槍時，要沿槍身用力重刺，才能力透槍尖，發揮出槍的優勢和特長。

其次是拋射類兵器。拋射類兵器主要用於遠距離作戰，故該類兵器多具有力度大或尖銳的特點。古人從這一角度為其命名，說明他們善於利用器物之長來為己所用。

“弓”是古代的一種遠射兵器，《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④《正字通》：“弓，揉木而弦之以發矢。”弓與躬、宮、虹同源，其命名理據源於弧形義。^⑤躬指人彎曲的身體，《周禮·春官·大宗伯》：“伯執躬圭。”《直音篇·身部》：“躬，身屈也。”^⑥宮指房屋，其頂似弧狀。《釋名·釋宮室》：“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⑦虹指彩虹，其形如弧。弧形物品抗壓性強，能夠更好地承受壓力。因此，將弓做成弧形可以增強發射力度，使弓弦上的箭或彈丸射得更遠。實則，這也是利用器物增加了人力作用的範圍，彌補了人力的不足。

“弩”是一種裝有臂的弓，《說文·弓部》：“弩，弓有臂者。”^⑧《淮

①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手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922頁。

②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255頁。

③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手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928頁。

④ [春秋] 左丘明撰、[晉] 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第734頁。

⑤ 曲美麗，《中國古代冷兵器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2），第19頁。

⑥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4060頁。

⑦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宀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572頁。

⑧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270頁。

南子·泰族訓》：“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釋名·釋兵》：“弩，怒也，有執怒也。”^①它與怒、努、呶等同源，皆從奴得聲，其命名理據為“強、大”義。^②怒指一種非常強烈的憤怒情緒，《說文·心部》：“怒，恚也。”^③恚即恨。“努”指努力，意指使出大力、強力。《廣韻·姥韻》：“努，努力也。”為其證。呶，《說文·口部》：“呶，謹聲也。”^④為大聲喧嘩之意，指聲音強。弩裝有弩臂和弩機，主要依靠機械力量發射，克服了人拉弓時體力受限而不能持久的弱點，因此其射程更遠、殺傷力更強。古人將弩這一威力巨大的殺傷性武器用於遠距離作戰，即展現了其善用利器、精準攻擊的作戰智慧。

“箭”本指一種製矢的箭竹，後又作矢之別名，多與弓配合使用。《說文·竹部》：“箭，矢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矢竹也。”^⑤《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⑥箭與尖同源，其命名源於“尖義”。^⑦《玉篇·小部》：“尖，銳也。”^⑧在遠距離發射中，尖銳的箭頭能夠減少空氣阻力、增強殺傷性能，易於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

（2）善用兵器防護

兵器防護性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到戰爭的最終結果。人們在為防護裝具命名時往往注重揭示它們質地堅硬的特點以及防護性的功能等，這在本質上說明古人善於借助器物的力量，來為自己謀取防守的優勢。

①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弓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 727 頁。

②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 418 頁。

③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21 頁。

④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33 頁。

⑤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189 頁。

⑥ [晉] 郭璞注、王世偉校點，《爾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105 頁。

⑦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中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 1086 頁。

⑧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第 609 頁。

“鎧”是用金屬薄片連綴而成的軍用護身服，質地十分堅硬。《說文·金部》：“鎧，甲也。”^①《釋名·釋兵》：“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鎧與砮同源（疑溪旁紐，微部疊韻），其命名理據為“堅硬”之義。^②砮有堅硬之義，《方言·十二》：“砮，堅也。”上古時期，政治動亂，戰爭頻繁。士兵的防護戰具必須足夠堅硬，才能抵抗箭矢的攻擊，適應作戰的需要。《韓非子·五蠹》載：“鎧甲不堅者傷乎體。”^③古人利用質地堅硬的鎧甲去保護身體、提高抗擊打能力，正是其利用兵器以克服不足、突破局限的表現。

“釵”是古代射者所戴的一種革制袖套。《說文·金部》：“釵，臂鎧也。”^④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平時之臂衣曰韞，射時著左臂之拾曰遂，戰陣所著者曰釵。”釵主要用來防護手臂，在作兵器講時與扞、冏同源，其命名理據來源於“護衛”之義。^⑤扞有捍衛之義，《廣韻·翰韻》：“扞，以手扞。又衛也。”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扞，字亦作捍。……《左文六傳》：‘親帥扞之。’注‘衛也。’”冏指裏巷之門，亦為防護之物。《說文解字·門部》：“冏，門也。”^⑥《管子·立政》：“審閭冏，慎管鍵。”防守的重點即在防護，只有保證我方士兵的人身安全，才能為戰爭積蓄堅實力量。“釵”的名源即體現了古人對兵器防護功能的高度重視和有效利用。

“棚”是古代用來瞭望敵軍的高型偵察車，在作戰時它可以隱藏、保護士兵。《說文·車部》：“棚，兵車也。”^⑦《廣韻·耕韻》：“棚，兵車。又樓車。”棚與棚、棚同源，其命名理據為蔽義。^⑧棚指樓閣，有遮蔽之

①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97 頁。

② 劉鈞傑，《同源字典再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 115 頁。

③ [戰國] 韓非著、趙沛注說，《韓非子》（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第 451 頁。

④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97 頁。

⑤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 34 頁。

⑥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48 頁。

⑦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301 頁。

⑧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中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第 883 頁。

語義。《說文·木部》：“棚，棧也。”^①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編木橫豎爲之，皆曰棧曰棚，今謂架於上以蔽下者曰棚。”棚是箭筒蓋，能夠防止箭矢掉落。《說文·手部》：“棚，所以覆矢也。”^②《詩經·鄭風·大叔於田》：“抑釋棚忌”毛傳：“棚，所以覆矢。”諸詞具有蔽義，爲朋聲所載之公共義。朋在並紐蒸部，覆在滂紐覺部。並滂旁紐，蒸覺旁對轉。戰爭是會流血的暴力衝突，士兵在偵察敵情時，往往面臨著諸多危險。古人利用棚車來隱藏自己、攻擊敵軍，既有效保護了士兵的生命安全，又充分發揮了兵車的防禦功能。

上古先民善假於物、各取所長的用兵思想，蘊含著寶貴的文化財富，深刻影響了後人的認識。《武經總要》載：“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人，與無鏃同。”^③這種對兵器殺傷性和防護性的追求，實則與上古兵器的名源特點一脈相承，是古人用兵策略的生動再現。

2.4 “戢兵禁暴”的禮制思想

先秦時期，禮被奉爲立國之本，具有規範和約束的作用。《論語·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④《白虎通義·禮樂》：“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這種約束克制的禮法思想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深刻影響了古人對戰爭的認識，使得他們在訴諸武力之時，也遵循著一定的規範和原則。《左傳·宣公十二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⑤古兵器的名源，同樣反映了古人用兵的態度。作戰之時，他們並非一味以暴制暴，而是講求克制、注

①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123 頁。

②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 257 頁。

③ [宋] 曾公亮等著、陳建中、黃明珍點校，《武經總要（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第 208 頁。

④ [春秋] 孔子著、楊伯峻、楊逢彬注譯，《論語》（長沙：嶽麓書社），第 146 頁。

⑤ [春秋] 左丘明撰、[晉] 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第 309 頁。

重隱忍，展現出一種戢兵禁暴的禮制思想。

以“劍”為例，它是古代重要的格鬥兵器。《說文·刃部》：“劍，人所帶兵也。”^①《釋名·釋兵》：“劍，檢也。戢兵禁暴所以防檢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時斂在臂內也。”^②劍與儉、檢、臉、檢、緘同源，其命名理據源於約束之義。^③儉指行為約束而有節制，《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④檢有束義，《集韻·琰韻》：“檢，束也。”《漢書·循吏傳·黃霸》：“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顏師古注：“檢，局也。”^⑤臉指眼臉，是約束眼睛之物。《說文·目部》：“臉，目上下臉也。”^⑥徐灝注箋：“《一切經音義》卷五引《字略》云：眼外皮也。”檢有約束、限制之義，《釋名·釋書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⑦《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⑧緘本指扎束器物的繩子，《說文·糸部》：“緘，束篋也。”^⑨後引申有束縛、約束之義，《墨子·節葬》下：“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因劍有雙刃且尖端鋒利，易誤傷人，所以一般放在劍鞘裏，故有約束、收攏之義。可見，在戰場之上，人們並非一心想著置人於死地，而是保持著禮讓為先、點到即止的禁暴思想。

先秦時期，“盾”為最常用的防禦兵器，能夠抵擋刀劍等的攻擊。《說文·盾部》：“盾，戢也。所以扞身蔽目。”^⑩《釋名·釋兵》：“盾，遁也。

①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93頁。

②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刃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240頁。

③ 曲美麗，《中國古代冷兵器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2），第16頁。

④ [春秋] 左丘明撰、[晉] 杜預集解，《春秋左傳集解（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第176頁。

⑤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手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940頁。

⑥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73頁。

⑦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木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1158頁。

⑧ [戰國] 孟子著，《孟子》（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9），第5頁。

⑨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276頁。

⑩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74頁。

跪其後，避以隱遁也。”^①“盾”與“遁”同源，其命名源於“隱避、退避”之義。遁有退義，《國語·楚語上》：“晉將遁矣。”韋昭注：“遁，逃退也。”《玉篇·辵部》：“遁，退還也。”^②可知，“盾”的命名理據中暗含著一種隱退、避讓的態度。小不忍則亂大謀，作戰形勢不利之際，只有及時戢兵，才能保存軍事實力，以待來日再戰。這種以退為進、走為上計的戰法，是中國人所特有的處世原則，它反映了禮法制度對人的約束與影響。

兵器名源所承載的禮制文化，經過歷史的積澱，依然保留在相關成語的深刻內涵中。“鋒芒畢露”一詞，以刀劍之鋒芒比喻人的銳氣和才幹，多指人有傲氣、愛表現自己的才能。可見在古人心中，刀劍的鋒芒不應該完全展露，君子也應該有自我約束的意識。“善刀而藏”一詞表面指“將刀擦乾淨，收藏起來”，實則多比喻適可而止、自斂其才。這對褒貶色彩不同的詞語，側面展現了古人對兵器的複雜態度。當戰爭爆發時，古人非常重視兵器的殺傷作用，希望它能幫助自己贏得勝利；當安居樂業時，其內心又持抗拒態度，希望對兵器有所約束。《道德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③《周易·系辭下》載：“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④這是說，君子即使擁有卓越的才能，也不會到處去炫耀、賣弄，而是在必要時刻才會把才能或本領施展出來。這種低調、內斂的處世追求與兵器的名源一致相合，反映了古代禮儀制度的導向力和約束力。

①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目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1549頁。

②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辵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2298頁。

③ [春秋] 老子著、岳昌強譯注，《道德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第88頁。

④ 陳鼓應、趙建偉校注，《周易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第660頁。

3. 結語

探求、闡釋詞彙的命名理據一直是傳統訓詁學的重點關注內容。從《釋名》到《文始》，歷經一千七百餘年積澱，漢語詞源的探求與闡釋已形成了悠久的歷史傳統、建立了科學的方法體系、具備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王寧先生在《漢語詞源的探求與闡釋》一文中提出了科學系聯同源詞、闡釋造詞理據的法則，強調了文化歷史背景對詞源闡釋的作用，為學界相關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古人認知世界的過程，也是其思想逐漸發展的過程。探求、闡釋兵器的命名理據，不僅能夠揭示古代兵器的命名特點和命名規律，更能以此為基礎展現古人的用兵思想和作戰思維。通過對語源意義的探尋，也能夠厘清先民對“形”“名”之間對應關係的看法，從而反映其獨特的認知方式。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和多元的文化背景，由此鑄就了璀璨的兵器文明。中國傳統的兵器文化不僅體現在兵器的形質、製作、實戰等方面，更蘊藏於古代的兵器詞彙之中。古代兵器的名源中包含著古人“師法自然”的製器思想、“形名參同”的體用思想、“善假於物”的用兵思想以及“戢兵禁暴”的禮制思想，這些都是古代厚重文化的深刻反映。總之，語言和文化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語言角度出發，探求闡釋漢語詞源，有利於民族文化的分析和研究；而從文化角度出發，將文化與詞源進行互證，也能夠增加詞源意義的準確性與可靠性。

<References>

- [1]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成都:四川出版集團等,2010)。
Chinese dictionary editorial Committee. *A Grand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2nd edition). Chengdu: Sichuan Publishing Group, 2010.
- [2] 敬曉慶、于孟晨、師爽,《中國兵器文化概要》(西安:西安出版社,2017)。
Jing Xiaoqing, Yu Mengchen, Shi Shuang. *Summary of Chinese Weapon Culture*.
Xi'an: Xi'an Publishing House, 2017.
- [3] 劉偉曼,《古代農耕詞彙名源及其文化闡釋》, [韓]《漢字研究》2 (2022)。
Liu Weiman. "A Study of the Rationale for Naming Ancient Farming Words and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2022 (2).
- [4] 羅蓓蕾,《〈左傳〉軍事詞語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
Luo Beilei. *A Study on Military Words in ZuoZhua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004.
- [5] 曲美麗,《中國古代冷兵器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12)。
Qu Meili. *Research on the Naming of Cold Weapons in Ancient China*.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2.
- [6]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Wang Li. *Homology Dictiona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 [7] 王寧,《訓詁學原理》(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
Wang Ning. *The Principles of exegesis*.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Press, 1996.
- [8] 吳戰君,《〈說文解字〉與古代軍事》(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2008)。
Wu Zhanjun. *Shuo Wen Jie Zi and ancient military*. Hohhot: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2008.
- [9]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Xu Shen. *Shuowen Jiezi*.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63.
- [10] 殷寄明,《漢語同源詞大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
Yin Jiming.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gnate Word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11] 鍾韻,《先秦喪禮詞彙名源及其文化闡釋》,《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 (2015)。

Zhong Yun. "The origi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xical names of pre-Qin funeral rites". *Folkloric texts research*, 2015 (2).

[12] 周緯,《中國兵器史稿》(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Zhou Wei. *Draft History of Chinese Weapons*.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13] 左丘明,《春秋左傳集解》(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Zuo Qiuming. *Centralized Commentaries of Chun-qiu Zuo-zhuan*. Nanjing: Phoneix Press, 2010.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ationale for Naming Ancient Weapons

Fangyuan LI•Yuhua HE

<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living fossil of culture and the etymological motivation of vocabulary often contains rich cultural concepts. Therefore, it would be a preferable way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behind the words by examining their origins.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naming rationale of ancient weapons and interpret the cultural concepts behind them. The naming rationale of ancient weapons impli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on of weapons and everything in nature, the perfect fusion of weapon shape and actual combat function, the efficient use of weapons functions and the inherent constraint of weapons. It reflects the ancients' artifact-making ideology of learning from nature, the substance-function thought of "the resemblance of form and identity",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making good use of tools and the ritual thought of prohibiting violence.

Keywords: *Zuo Zhuan*; weapons; vocabulary; naming rational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投 稿 日 : 2023.02.27

审 查 日 : 2023.03.10-20

确 定 日 : 2023.04.20

《(漢日鮮滿)新字典》的漢韓釋義策略與評估——以“火部”烹飪動詞為例*

金始炫**

目 錄

1. 引言
2. 釋義方式以及研究對象
3. “火部”烹飪動詞義位和語義場
4. “火部”烹飪動詞釋義的策略與評估
5. 結論

1. 引言

《(漢日鮮滿)新字典》出版於 1937 年，當時朝鮮半島有著比較特殊的時代背景。從江華島條約（1876）到庚戌國恥（1910）的開化期，西方文化開始流入大韓帝國（當時朝鮮半島的指稱），逐漸掀起了學習外語的風潮。然而，自 1910 年，日本開啟了對朝鮮半島的佔領與統治。在此“朝鮮日據時期”（韓語稱之為“日帝強佔期”），日本壓迫朝鮮並抹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NRF-2018S1A6A3A02043693)

**[韓國] 金始炫，慶星大學韓國漢字研究所 HK 研究教授，研究方向：語言學、詞彙學、語義學。（jinshixuan2016@126.com）

殺朝鮮語的教育，對學生進行了全日語教育。《(漢日鮮滿)新字典》就是在這樣的特殊歷史背景下誕生的。這一時期的漢字字典是韓國歷史上的一個痛點，但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它推動了近代詞典的編纂工作，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發展時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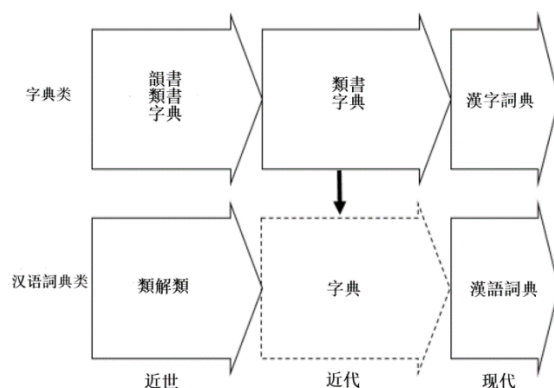


圖 1 字典類和漢語詞典類的發展

如圖 1 所示^②，近代中韓雙語詞典的出版條件並不成熟，然而人們對漢字的理解需求強烈。因而當時漢語字典也兼作漢語詞典使用，《(漢日鮮滿)新字典》也收錄了與漢語有關的信息。^③這樣的歷史時代背景決定著作爲一部字典的《(漢日鮮滿)新字典》也兼做詞典使用。

《(漢日鮮滿)新字典》是一本以多種文字標注的字典兼詞典。它收

① 하영삼 외, 《한국 근대 한자사전 연구 (韓國近代漢字字典研究)》(서울: 도서출판 3, 2019), 第 2 頁。

② 圖 1 引自구현아, 《일제강점기 이명칠(李命七) 저작『한일선만신사전(漢日鮮滿新字典)』연구: 그 성격과 중국어음의 특징을 중심으로》, 《비교문화연구》66 (2022), 第 10 頁。

③ 구현아, 《일제강점기 이명칠(李命七) 저작『한일선만신사전(漢日鮮滿新字典)』연구: 그 성격과 중국어음의 특징을 중심으로》, 《비교문화연구》66 (2022), 第 7-10 頁。

錄的每一個漢字都標注了對應的朝鮮音、日本音、中華音和滿洲音。^①此字典中的釋義用雙語解釋，每個義項下有漢文和韓文解釋。漢語發音部分使用注音字母，漢語釋義全都是漢字（的正字）。近代韓國鮮見漢韓雙語詞典，而《(漢日鮮滿)新字典》記錄了諸多漢語詞匯，因此被評為漢韓詞典的前身。^②然而，針對《(漢日鮮滿)新字典》的相關研究不多，直到近年才被學界關注。구현아 (2022) 主要考察了《(漢日鮮滿)新字典》的漢語語音特徵，詳細介紹了《(漢日鮮滿)新字典》中記載的當時音韻標記體系，將其中中華音（北平官話：指當時北京官話）的聲母、韻母、聲調系統，與現代標準漢語做比較，對近代出現的中華音音韻特徵進行了分析。他還針對聲母和韻母的韓文標記進行分析，並指出了與此相關的問題。除了這一篇韓文論文以外，中國學界目前尚未對《(漢日鮮滿)新字典》展開相關研究，還處於空白階段。

因此，本文主要介紹這篇《(漢日鮮滿)新字典》的編纂方式，並考察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漢語和韓語釋義部分。本文研究對象範圍限定為《(漢日鮮滿)新字典》出現的“火部”烹飪動詞^③，探究其義項並歸納其義位，且與現代的漢韓詞典烹飪動詞釋義比較然後考察近代和現代漢韓詞典釋義的異同，分析二者間可能存在的繼承關係，並從語言學習者角度探討近代和現代漢韓詞典釋義的適用性。本論文主要針對的是《(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策略與評估研究，同時也對漢韓詞典編纂的歷史發展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2. 釋義方式以及研究對象

在釋義方式方面，《(漢日鮮滿)新字典》的每個漢字與朝鮮音、日

① 李命七，《(漢日鮮滿)新字典》（京城：三文社 以文堂，1937），第1頁。凡例。

② 하영삼 외 (2019) 指出，《(漢日鮮滿)新字典》可以說是充分體現了當時作為漢語詞典作用的代表性例子，而其兼用詞典的方式，使它成為現代漢韓詞典的前身。（轉引自 구현아 2022: 5）

③ 收集《(漢日鮮滿)新字典》（第297-308頁）出現的“火部”烹飪動詞。

通過圖 2，我們可以看出《〈漢日鮮滿〉新字典》上的“灸”的發音和釋義。其釋義部分有三個義項，每個義項有漢語和韓語釋義。

- 一. 灼也지질·구울
- 二. 灼體療病뜸질할
- 三. 藝也사를

且在“灸”的三個義項中，具有烹飪義的只有第一個“灼也지질·구울”。此與烹飪義相關的第一義項，便屬本主題的研究範圍。

在限定研究對象方面，本文選擇既具有實用性又具有文化特色的詞彙。中國火食發達，烹調法多樣，隨之漢語加熱烹飪動詞比非加熱烹飪動詞發達，數量上占絕對優勢。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詞匯豐富，反映了其相關文化之發達。反過來說，文化發達，也反映了其相關詞匯之豐富。中國食文化，尤其是火食文化發達，亦足以反映其加熱烹飪動詞的豐富性。以“火部”烹飪動詞為對象的研究，不僅有助於瞭解烹飪義的動詞詞群樣貌，還有助於瞭解中國飲食方面的文化背景。那麼本文研究對象“烹飪動詞”怎麼選定呢？選定烹飪動詞要考慮詞義（lexical meaning）和功能義（functional meaning）。^①詞義指詞的意義，功能義則指語法意義。因此，在詞義方面，要考慮是否具有“烹飪義”，烹飪動詞的詞義與烹飪製作有關；在功能義方面，要考慮詞性，必須是動詞，可以充當句子的謂語。“烹飪動詞”從詞類上來說屬動詞，它不僅應屬“詞”範疇，也要符合漢語動詞的一般特點。因此，“火部”烹飪動詞是指食物在加熱過程當中，使食材能夠發生味道變化或外表變化的烹飪動作行為詞。^②通過考察，本文篩選出《〈漢日鮮滿〉新字典》出現的 51 個“火部”烹飪動詞。^③具體如下：

① 김시현, 《계열관계와 결합관계를 통한 한중 조리동사의 대응관계 — 삶다(煮)류 의미장을 중심으로》, 《中國學》79 (2022), 第 23 頁。

② 김시현, 《계열관계와 결합관계를 통한 한중 조리동사의 대응관계 — 삶다(煮)류 의미장을 중심으로》, 《中國學》79 (2022), 第 23 頁。

③ 有些詞不是動詞，不屬本研究對象範圍。如“繃：熟肉구운고기”，“繃”是名詞。

[illegible]

接下來，本文找出這些具有烹飪義的烹飪動詞的義項和義位歸類，並進一步分析。

3. “火部”烹飪動詞義位和語義場

一個詞的語義是由許多內在的、更小的語義碎片組成的，因而義位（語義的基本單位）是由義素組成，也是可分的^③。詞典上描述詞義的時候會出現多個義項。比如，烹飪動詞的中心意義是“烹飪義”，而一個詞卻具有多個不同烹飪義。這樣，詞就有多個義位。符淮青（2006：136）指出，“詞義就是詞典釋義指出的性狀”。通過字典或詞典釋義可以查看“字和字”、“詞和詞”之間的語義特徵。本章節通過《〈漢日鮮滿〉新字典》的“火部”烹飪動詞的釋義，查看它們的具體語義特徵，進一步考察它們之間的語義關係。

3.1 “火部”烹飪動詞義位

爲了探討《(漢日鮮滿)新字典》的漢韓釋義部分，本文通過詞匯語義學 (lexical semantics) 理論考察此部字典裡出現的“火部”烹飪動詞的釋義特點。詞匯語義學的研究核心是意義關係 (sense relations)。詞匯語義學的核心之核心又是一詞多義問題。爲了厘清一詞多義問題，詞匯

“爨：鼎欲沸貌——끓으려하는모양·부글부글끓을”，“爨”是擬態詞。

① “煨”的異體字。

② “燂”的異體字。

③ 張慶雲,《說“語義特徵”》,《外語與外語教學》4(1994),第22頁。

語義學研究會用語義場理論。詹人鳳（1997：65-66）談到：“語義學借用物理學中的‘場’的理論，認為這些在語義上處於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詞語也處於一個場中，這個場就是語義場（semantic field）”。語義場是具有共同義素的語義組成的一個帶層次結構的有序集。語義場下面可以再分“子場”。^①語義場研究一般使用義素分析法。義素分析能夠“突出不同單位語義關係中的某個特徵，簡潔明瞭，它對語義解釋的語義現象有很強的解釋力^②”。因此，“一些語言學家和詞典學家主張用‘義素分析（sememe analysis）’的方法取代傳統描寫（representation）方法。^③”本文會借用語義場理論的義素分析方法的“義位”、“語義場”等基本概念，然而不展開具體的義素分析。針對“火部”烹飪動詞詞典的義項進行義位分析，本小章節找出了各烹飪動詞具有“烹飪義”的義位。具體如下。

表 1 “火部”烹飪動詞義位分析

字/詞	烹飪義的義項	義位	備註
灸	一. 灼也 지질·구울	灸1 灸2	p.297
灼	二. 炙也 구울 ^④ 四. 煎盡 졸아없어질. 잿아없어질	灼1 灼2	p.297
炙	一. 燔肉 고기 구울	炙	pp.297-298
炒	一. 敖也 볶을	炒	p. 298
炕	二. 炙也 구울	炕	p. 298
炆	二. 熱汁 끓일	炆	p. 298
炮	一. 毛炙肉 거슬릴 二. 裹物燒藥材去毒 싸서 구울	炮1 炮2	p. 298

① 王德春，《語言學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第363頁。

② 詹人鳳，《現代漢語語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第68頁。

③ 黃建華、陳楚祥，《雙語詞典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第106頁。

④ 《〈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中常出現“구울”或“구울”，本文依從《〈漢日鮮滿〉新字典》的原來的標記。

炸	一. 油煎기름에 지질	炸	p. 299
烜	一. 爍也——爍데칠	烜	p. 299
烝	一. 火氣上行——氣·——溜증기·불김 三. 炊也찜 十一. 蒸通	烝	p. 299
烱	一. 炙也구울	烱	p. 299
烤	一. 燒也구울	烤	p. 299
烹	一. 煮也——卵삶을·지질	烹 ¹ 烹 ²	p. 300
煇	一. 烝也——찜	煇	p. 300
煑	一. 熏烝김오를 二. 實米於甑제 밥찜	煑	p. 300
煨	一. 燒麥보리 볶을	煨	p. 300
焦	二. 火燒黑감양게볶을 三. 炙也구울	焦 ¹ 焦 ²	p. 301
焜	一. 炙也구울	焜	p. 301
煑 ^①	一. 烹也삶을·지질·다릴 三. 鬻煮同	煑 ¹ 煑 ² 煑 ³	p. 301
煎	一. 水煮——藥·——油魚조릴	煎 ¹ 煎 ²	p. 301
煎	一. 熬也다릴·지질 ^②	煎 ³	p. 302
煬	一. 炙燥구워말릴	煬	p. 302
煦	一. 烝也찜	煦	p. 302
爍	一. 淪也湯濯데칠·끓일	爍 ¹ 爍 ²	p. 302
煨	一. 火中熟物불에구울	煨	p. 303

① 沒有義項 2。

② “熬也다릴·지질” 可以分爲“熬也다릴” 和“熬也지질”，然而“熬也다릴” 與“煎 1” 的“水煮——藥” 語義重複。因此，“煎 3” 爲“熬也지질”。

《〈漢日鮮滿〉新字典〉的漢韓釋義策略與評估
——以“火部”烹飪動詞為例(金始炫) 391

熏	三. 火氣찔	熏	p. 303
烹	一. 小烹데칠	烹	p. 303
煨	一. 火中熟物불에 묻어 구울 二. 煨同	煨	p. 303
燭	一. 熬也지질·볶을 二. 炒同	燭1 燭2	p. 303
燂 ^①	一. 熟灰 ——煨더운재 二. 煨火 구울	燂	p. 303
炆	一. 湯除毛뒤할 ^②	炆	p. 304
爇	二. 炙也구울	爇	p. 304
熬	一. 幹煎볶을	熬	p. 304
烹	五. 烝也찔 七. 炙也구울	烹1 烹2	p. 305
爇	二. 炊也불땡	爇	p. 305
燂 ^③	一. 炙也——肉구울	燂	p. 305
燂	一. 火熟物삶을·익힐 二. 沈肉於湯데칠	燂1 燂2 燂3	p. 305
燂	一. 炊也불땡·사를	燂1 燂2	p. 305
燂	一. 湯淪肉삶을·고기구울 ^④ 二. 燂同	燂1	p. 306
燂	一. 火熟物불에익힐	燂2	p. 306
燂	一. 湯中淪肉고기데칠	燂	p. 306

- ① “燂”雖然有兩個義項，然而第一義項不是烹飪動詞，是名詞。然而它的語義具有“燂”的重要特徵。因此，把两个义项合并为“(熟灰)煨火(더운재)구울”。
- ② “뒤할”指主動作前處理的動作。
- ③ “燂”有兩個義項，第一項爲“一. 燒也사를”，第二項爲“二. 炙也——肉구울”。然而“一. 燒也사를”不能看作具有烹飪義的義項。
- ④ 韓語“삶다”和“굽다”是不同烹飪法。然而，通過漢語釋義“湯淪肉”部分，若譯爲“고기구울”表達不準確，應改刪除。

燴	一. 取生肉於竹中炙 고기를 대속에 넣어 구울	燴	p. 306
燴	二. 火熟 불에 익힐	燴	p. 306
燴	一. 埋物 灰中令熱 재에 묻어 구울	燴	p. 306
燴	一. 火煨 구울	燴	p. 306
燴	二. 黃焦 누렇게 볶을	燴	p. 306
燴	一. 煙上 연기 치밀 三. —造(메주) 四. 熏同	燴	p. 306
燴	一. 以火乾肉 불에 고기 말릴	燴	p. 307
燴	二. 煨也 구울	燴	p. 307
燴	一. 煨也 구울 二. 焦毛炙 튀할	燴1 燴2	p. 307
燴	一. 炙也 구울	燴	p. 307
燴	一. 沈肉於湯 데칠	燴	p. 307
燴	一. 以湯沃毛令脫 튀할	燴	p. 307

通過釋義分析找出義位，我們發現了漢語和韓語釋義上的不對等問題。有的烹飪動詞漢語和韓語釋義上都存在問題。因而本文補充了漢語和韓語釋義上不對應的部分。如“炮 1、炮 2、烹 1、烹 2、燴、燴 1、燴 2、燴 3、燴、熬、煎 1、煎 2、熏、燴、燴”等。處理方式如下：

在“炮 1”的釋義中缺乏“毛”和“肉”對應的韓語釋義。^①這是不拔“毛”而直接燒肉的意思，因此應加上對應的韓語“털째”和“고기”；在“炮 2”^②的釋義中缺乏“裹物”、“藥材”、“去毒”對應的韓語釋義，應加上“재료 안”、“약재”、“독제거”；在“烹 1”和“烹 2”的釋義中

① 雖然“燴、燴 2、燴”的漢語釋義中也有“毛”，然而韓語釋義的“튀할”已包含“毛”義。參考：

https://stdict.korean.go.kr/search/searchView.do?word_no=346803&searchKeywordTo=3

② 爲了去毒燒食材的一種烹飪方法。

義位的辨別就是找出具有這些不同語義的最小單位。從概念義可以找出不同義位，因而也可以找出聚合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所顯示出來的上位詞和下位詞之間的關係。上位詞包含漢語“炊、燒、火熟、火熟”和韓語“불뎀, 사를, 익힐”之義，下位詞包含具體烹飪動作之義。具體如下所示：

下位詞 (63): 灸 1、灸 2、灼 1、灼 2、炙、炒、炕、烘、炮 1、炮
炸、炆、蒸、烱、烤、烹 1、烹 2、煇、熒、煨、焦 1、焦 2、焜、煮
煮 2、煮 3、煎 1、煎 2、煎 3、煬、煦、爍 1、爍 2、煨、煨、熏、
燭 1、燭 2、塘、烱、模、熬、烹 1、烹 2、燔、燭 1、燭 3、燭 1、
、熬、燔、煨、燔、燔、燔、燔、燔 1、燔 2、燔、燔、燔

根據詞典釋義補充“火部”烹飪動詞的釋義^①，梳理義位，可以對語義場進行分類。“火部”烹飪動詞語義場首先以傳熱媒介為語義特徵來

① 補充用括號“()”標記。

分類，可以得出以油或幹熱氣為傳熱媒介的“炒場”，以火或幹熱氣為傳熱媒介的“烤場”，以蒸汽為傳熱媒介的“蒸場”，以水為傳熱媒介的“煮場”，一共有 4 個子場。^①本小節主要闡述義位和語義場分類，且闡述各個語義場特徵。具体如下：

（1）炒場

炒：熬也 볶을
 爇 2：熬也 볶을
 煨：燒麥보리 볶을
 焦 1：火燒黑감알게볶을
 熬：幹煎（수분없이）볶을
 爇：黃焦누렇게볶을
 灸 1：灼也 지질
 煑 2：烹也 지질
 煎 3：熬也 지질
 爇 1：熬也 지질
 炸：油煎기름에 지질
 烹 2：煑也——卵（달걀）지질

（2）烤場

炕：炙也 구울
 焦 2：炙也 구울
 焜：炙也 구울
 爇：炙也 구울
 烹 2：炙也 구울

① “火部”烹飪動詞的共同義素為[+火][+烹飪]，就是一個“母場”。它的子場是炒場、烤場、蒸場、煮場等的 4 個子場。其中，“炒場”和“烤場”都會具有[+幹熱氣]特徵，它們的區別在於是否具有[頻繁翻動]特徵，“炒場”是[+頻繁翻動]，“烤場”則是[-頻繁翻動]。因此，[頻繁翻動]特徵是“炒場”和“烤場”之間的區別語義特徵。本文不具體展開每個義位的語義特徵。

- 燎: 炙也구울
 灸 2: 灼也구울
 烤: 燒也구울
 燿: 火煨구울
 燻: 煨也구울
 燼 1: 煨也구울
 灼 1: 炙也구울
 烱: 炙也구울
 炮 2: 裹物燒藥材去毒(독 제거하기 위해 재료안에 약재를) 싸서 구울
 炙: 燔肉고기구울
 煨: 火中熟物불에구울
 煨: 火中熟物불에묻어구울
 塘: 熟灰 煨火더운재 구울
 燔: 炙也——肉(고기) 구울
 燔: 取生肉於竹中炙(생) 고기를대속에넣어구울
 燔: 埋物灰中令熟재에묻어구울
 炮 1: 毛炙肉(털째 고기) 거슬릴
 煬: 炙燥구워말릴
 燹: 以火乾肉불에고기말릴
 熏: 火氣(炰)(불김) 찔
 燻: 煙上연기치밀 造(醬块子)(메주)(뜨다)

(3) 煮場

- 炆: 熟汁끓일
 燂 2: 淪也湯渫끓일
 燂 1: 淪也湯渫데칠
 炆: 燂也——燂데칠
 烹: 小烹데칠
 燂 3: 沈肉於湯(고기)데칠
 燂: 沈肉於湯(고기)데칠

𩚑: 湯中淪肉고기 데칠
 𩚒: 湯除毛튀할
 𩚓 2: 炰毛炙튀할
 𩚔: 以湯沃毛令脫튀할
 𩚕 1: 火熱物삶을
 𩚖 1: 烹也삶을
 烹 1: 煮也——卵(달걀) 삶을
 𩚗 1: 湯淪肉(고기) 삶을
 𩚘 3: 烹也다릴
 煎 1: 水煮——藥(물에 약) 다릴
 𩚙 2: 煎盡 졸아없어질. 잿아없어질
 煎 2: 油魚(기름에 생선) 조릴

(4) 蒸場

𩚛: 蒸也——찜
 𩚜: 蒸也찜
 𩚝 1: 蒸也찜
 𩚞: 實米於甑제 밥찜
 蒸: 火氣上行, 炊也증기·불김 찜

“炒場(12)”明顯再分爲兩大類，即具有[+頻繁翻動]語義特徵的炒類動作和具有[-頻繁翻動]語義特徵的煎類動作。^①“炒類”子場以漢語“炒、燜 2、煨、焦 1、熬、燻”和韓語“볶다”組成，“煎類”子場以漢語“灸 1、煮 2、煎 3、燜 1、炸、烹 2”和韓語“지지다”組成。無論如何，炒場中韓語只見兩個烹飪動詞“볶다”和“지지다”。由此可見，近代漢語“炒場”詞匯比韓語豐富得多。根據對象和方式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詞，這是漢語獨有的現象，如根據對象的不同，而使用“煨”或“烹 2”，根據方式的不同，而使用“焦 1”或“熬”或“燻”。漢語烹飪動詞義位的豐富性說明漢語烹飪動詞的詞化(lexicalization)程度比較

① 也可以說“炒類”子場和“煎類”子場。

高，且漢語獨有的字在韓語中會不存在。這現象不僅出現在“炒場”中，還同樣出現在其他場裡。

“烤場(26)”在整個子場裡義位數量上明顯佔優勢。《〈漢日鮮滿〉新字典》裡的“烤場”漢語烹飪動詞十分豐富，有著各種不同指稱。如“炙也구울”對應的漢語有“炕、焦 2、焜、爇、烹 2、燎”等，“煨也구울”對應的漢語有“燻、燻 1”等。“烤場”同樣根據對象和方式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詞，甚至根據烹調目的而使用不同的詞。如“炮 2”，目的為“去毒”。

“煮場(19)”也比較發達。不僅漢語詞匯多，相應的韓語詞匯也比較多。如“끓이다、데치다、튀하다、삶다、달이다、졸이다、조리다”等。“煮場”漢語和韓語詞匯的豐富，反映兩國其相關飲食文化之發達。

“蒸場(5)”數量最少。在“蒸場”中，雖然韓語只有一個“찌다”，然而漢語則有“燂、煦、烹 1”等。而且根據對象和方式的不同，還有“熨、蒸”等詞，這說明漢語的詞化程度比韓語更高。

總之，通過語義場分類，能夠瞭解近代漢語和韓語烹飪詞群的詞匯具體分佈情況，也能夠初步瞭解兩國的飲食文化差異。在烹飪動詞的義位上，漢語烹飪動詞內部義位比韓語豐富，說明漢語烹飪動詞詞化程度更高。“意義的詞化程度高，則有專門的義項；意義的詞化程度低，則通常用短語來表示。^①”漢語不少烹飪動詞有多個義位，具體義位的意義明確；相對而言韓語烹飪動詞的義位相對較少，具體義位的意義總體上較漢語寬泛，甚至還出現語義空缺。

4. “火部”烹飪動詞釋義的策略與評估

“有經驗的雙語詞典編纂者總是從讀者的角度出發，極力使詞典譯文能讓讀者有一個清晰的概念。雙語詞典中準確釋義的前提是兩種語言

① 符淮青，《詞義的分析和描寫》(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第 149 頁。

詞性的一致。詞性不同，不僅所指對象不同，而且語法功能各異。^① ”通過“火部”烹飪動詞義位和義類分析，本文發現了《（漢日鮮滿）新字典》釋義的特點及存在的問題。

4.1 “火部”烹飪動詞的釋義特點

（1）組合對象明確

《（漢日鮮滿）新字典》顯示不少“火部”烹飪動詞的義項的組合對象較具體。與烹飪動詞組合的名詞一般是食物，而其食物名十分具體。^②如“烹、炙、燔、燂 1、煎 1、煑、煨、燂、燂”等。其中，“烹”與“卵”有組合關係。“炙、燔、燂、炮 1、燂、燂3、燂、燂、燂 1”與“肉”有組合關係。“煎 1”與“藥”有組合關係。“煑”與“米”有組合關係。“煨”與“麥”有組合關係。語義搭配的分析是對語義的組合性分析，詞在組合中的分配對語義有一定的影響。^③ 烹飪動詞通過與名詞的組合使其自身語義更明確、清楚。《（漢日鮮滿）新字典》中的烹飪動詞並不是通過舉例間接顯示組合對象，而是通過釋義直接顯示組合對象。這是《（漢日鮮滿）新字典》比較先進的編纂特點。

（2）具有近代漢語特色

《（漢日鮮滿）新字典》的不少“火部”烹飪動詞的釋義與現代漢語有所不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漢語使用方式，通過跟現代漢語進行比較，可以歸納不同時代語義變化。通過《（漢日鮮滿）新字典》來觀察漢語中的烹飪動詞從近代到現代變遷中的一些特點。

① 黃建華、陳楚祥，《雙語詞典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第 105-106 頁。

② “燂”有兩個義項。1. 麻蒸삼질 2. 燂也더운김。第一項的“삼”不是烹飪對象，第二項的“燂也더운김”不是動詞。因此“燂”不屬本此課題的研究對象。“燂”有一個義項。1. 燒草풀사를。然而“草”不是烹飪對象，因此“燂”也不屬於本課題的研究對象。

③ 王德春，《語言學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第 363 頁。

第一，非烹飪動詞變為烹飪動詞。有些詞語在《〈漢日鮮滿〉新字典》裡未標記為烹飪動詞，卻在《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裡標記為烹飪動詞。如“燉”，它在《〈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不是烹飪動詞。如下：

風而火盛바람에 불꽃이 맹렬할

然而“炖”在《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則不同。如下：

1. 烹調方法，加水燒開後文火久煮使爛熟（多用於肉類）
2. 把東西盛在碗裡，再把碗放在水裡加熱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燉”是烹飪動詞。

第二，烹調法的變化。有些詞語在《〈漢日鮮滿〉新字典》裡標記的烹飪動詞和在《現代漢語詞典》裡標記的烹飪動詞語義不同。如“熬”。它在《〈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如下：

幹煎기름없이 볶을^①

“熬”在《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則如下：

1. 把糧食等放在水裡，煮成糊狀
2. 了提取有效成分或去掉所含水分、雜質，把東西放在容器裡久煮

第三，語義範疇變化。有的烹飪動詞的語義範疇逐漸變大或變小。如“煨、燜”等。“煨”在《〈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如下：

火中熱物불에 구울

在《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則如下所示：

① “幹煎”的釋義出自《說文解字》：“熬，幹煎也。”漢·揚雄《方言·卷七》：“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這裡的“熬”與現代漢語中的“小火慢慢煮”也不同。因此，《〈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不難看出古今漢語差異。<https://www.zdic.net/hans/%E7%86%AC>，檢索日期 2023 年 1 月 20 日。

1. 烹調方法，用小火慢慢地煮
2. 把生的食物放在帶火的灰裡使燒熟

“煨”在《（漢日鮮滿）新字典》只有“火中熱物불에 구울”，對應《現代漢語詞典》中“煨”的義項 2。這是現代漢語語義擴大的例子。

再看“燜”在《（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如下：

沈肉於湯고기 데칠

“燜”在《（漢日鮮滿）新字典》是烹飪義，然而在《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則不是烹飪義。如下所示：

同焰

近代漢語“燜”具有烹飪義，然而現代漢語則沒有烹飪義。這是現代漢語語義消失（或語義變小）的例子。在此，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沈肉於湯고기 데칠”的“燜”讀作“xún”，與“燻”相同，但現代漢語中已經沒有這個詞了。因此，通過觀察，我們不難看出它們的義項在近代和現代有不同語義，看作烹飪義的消失。

第四，不使用。有的烹飪動詞僅在近代漢語中使用，在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使用這些詞。^①如“爇、爇、煨、窯、燠、燠、燠”等。這些烹飪動詞僅出現在漢字詞典裡或已消失。因此，這些烹飪動詞可以看作近代漢語獨有的烹飪動詞。

4.2 “火部”烹飪動詞的釋義問題

在釋義問題方面，近百年前編纂的《（漢日鮮滿）新字典》出現了釋義上的一些問題，下面對其具體闡述。

① 不僅《現代漢語詞典》未查到，《漢語方言大詞典》也未查到。

(1) 上位詞和下位詞的混用

在《(漢日鮮滿)新字典》的“火部”烹飪動詞義位中,“熾、燂2、燂1、燂2、燂2、燂”均為上位詞。其中的烹飪動詞“燂”的第一義項為“火熟物 삶을 · 익힐”,然而其韓語釋義的兩個動詞層次不同,“익히다(熟)”為上位詞,“삶다(煮)”為下位詞。^①義項排列應該是“層次不同的義項要分開排列”或“上位詞應排在下位詞前”。

(2) 漢語和韓語釋義不對應

關於烹飪動詞的釋義,很明顯存在漢語和韓語釋義不對應的問題。如“灸2、炕、烤、焦2、焜、燂、烹2、燂、燂1、燂、燂1、燂、燂”等。它們的韓語釋義解釋都為“구울”和“구울”,但對應的漢語釋義則是“灼也、炙也、燒也、煨也”等。“煨”和“煨”也不例外,它們的漢語釋義均為“火中熟物”,但對應的韓語釋義不同,“煨”為“불에 구울”,“煨”為“불에 묻어 구울”。漢語和韓語釋義的不對應,會導致一個問題出現,即把它們看作同義詞。另外,“炆”的釋義為“火氣上行——氣·——溜증기·불김”,然而漢語和韓語釋義的結構或詞性有所不同。漢語釋義部分呈現出“主謂短語結構”,韓語釋義部分則為“名詞”。同樣,“熏”的釋義為“火氣 쪼”,漢語釋義部分是“名詞”,韓語釋義部分則是“動詞”。

(3) 語義一對多

由於詞典的解釋不夠詳盡,所以產生語義範疇不對等的問題,並產生兩種語言釋義不對應的問題。例如:“灸”的釋義是“灼也 지질 · 구울”,然而韓語“지지다”和“굽다”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烹飪動詞。漢語的“灼”又在韓語釋義中對應“지지다”和“굽다”兩個不同的動詞,所以有必要把義項盡量細分,分解成多個意義。類似的例子還有,如“烹”、“煮”、

① “燂”只有一個義項“炊也 불뎌 · 사를”,可以分為“燂1: 炊也 불뎌”和“燂2: 炊也 사를”。“燂1”和“燂2”雖然一個義項中同出現,然而均是上位詞。

“燂”等，這些烹飪動詞的韓語釋義均具有不同烹飪義。^①

(4) 同義詞辨析問題

根據《(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有的烹飪動詞之間顯示具有同義關係。如“燂”與“炒”同、“燂”與“燂”同。然而它們的韓語釋義不全對應。“燂”的韓語釋義有“지질”和“볶을”。這裡的“지질”和“볶을”是語義不同的兩個動詞。“炒”的韓語釋義只有“볶을”。“燂”的韓語釋義有“삶을”和“고기구울”。這裡的“삶을”和“구울”也是語義不同的兩個動詞。“燂”的韓語釋義則是“데칠”。根據韓語釋義，它們之間的語義並不相同，不能看作同義詞。進而，通過語義場分類分析，本文發現每一類詞群都存在同義詞問題，無法辨別它們之間的差異。在“炒場”烹飪動詞中，釋義為“熬也볶을”的有“炒”，釋義為“熬也볶을”的有“燂2”，釋義為“熬也지질”的有“煎3、燂1”等。在“烤場”烹飪動詞中，釋義為“炙也구울”的有“灼1、烱”，釋義為“炙也구울”的有“炕、焦2、焜、燂、烹2、籛”等。在“蒸場”烹飪動詞中，釋義為“蒸也찜”的有“燂、煦、烹1”等。在“煮場”烹飪動詞中，釋義為“沈肉於湯고기데칠”的有“燂3、燂”，釋義為“沈肉於湯(고기)데칠”的有“燂”等。

5. 結論

本研究以“火部”漢語單音節烹飪動詞為對象，考察它們在《(漢日鮮滿)新字典》的漢語和韓語釋義的準確性，分析其義項並歸納其義位，並探討《(漢日鮮滿)新字典》突出的釋義方式以及特點。通過本研究有助於瞭解近代飲食文化與語言的影響，也可以初步瞭解到近代編纂的漢韓雙語詞典存在的問題以及以後詞典編纂的方向。

漢韓烹飪動詞義位的差異反映了兩國飲食文化對語言的影響。中餐中的熱菜品種豐富、烹調方式複雜，因此反映在語言上，漢語烹飪動詞

^① 烹: “삶다”、“지지다”; 炙: “삶다”、“지지다”; 燂: “삶다”、“굽다”。

義位的特徵複雜，同一個烹飪動詞可能包含多個義位。如上文已談到的近代漢語烹飪動詞“烤場”的義位最豐富。“烤”的烹調方式在中國人的日常三餐中十分地常見。反之，韓語出現語義空缺。這種語言差異，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烹調方式的豐富多樣，烹飪文化的博大精深。

另外，通過此雙語詞典釋義分析過程，本文歸納整理出詞典編纂主要考慮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分別是“義項是否分明”和“釋義是否準確”。前面所述“上位詞和下位詞的混用、語義一對多”的問題，同“義項是否分明”有關；“組合對象明確、漢語和韓語釋義不對應、同義詞辨析問題”同“釋義是否準確”有關。尤其“漢語和韓語釋義不對應”和“同義詞辨析問題”是在《(漢日鮮滿)新字典》的“火部”烹飪動詞的釋義中，存在的最明顯的問題，這是以後雙語詞典編纂需要注意的地方。然而《(漢日鮮滿)新字典》的釋義中常常出現烹飪動詞的組合對象，通過釋義能夠直接做到對語義的組合性分析。義項是詞典對多義詞中相對獨立的意義所分列的釋義單位。^①如果能做到既將義項劃分清楚，又把釋義解釋準確，可以使得詞典編纂更完善。這對今後的詞典編纂有繼續繼承的價值。

總而言之，《(漢日鮮滿)新字典》釋義上雖有不足之處，但從它出版年代的特殊情況來看，對於大約一百多年前編纂的詞典而言，已經是相當成熟的詞典。作為一本多語詞典，它既能彰顯自身的意義，又對漢語學習和漢語研究有了長遠的參考價值，也給予了後世字典編纂工作深刻的啟發。

① 黃建華、陳楚祥，《雙語詞典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第217頁。

<References>

- [1] 구현아, 《일제강점기 이명칠(李命七) 저작『한일선만신자전(漢日鮮滿新字典)』 연구: 그 성격과 중국어음의 특징을 중심으로》, 《비교문화연구》 66 (2022)。
- Khoo Hyun-ah, “A Study on 『Hanilseonmanshin Dictionary』 by Lee Myung-chil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Focus on its character and Chinese sound”. *Center for Cross Culture Studies*, 2022 (66).
- [2] 김시현, 《계열관계와 결합관계를 통한 한중 조리동사의 대응관계—삶다(煮)류 의미장을 중심으로》, 《中國學》 79 (2022)。
- Kim Si-hyun,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Cooking Verbs through Paradigmatic and Syntagmatic Relationships: Focusing on the Boiling Semantic Field”. *Kor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2022 (79).
- [3] 하영삼, 왕평, 나운기, 김영경, 김억섭, 박현숙, 나도원, 《한국 근대 한자자전 연구 (韓國近代漢字字典研究)》(서울: 도서출판 3, 2019)。
- Ha Young-sam Et al, *A Study of Korea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Seoul: Book Publishing 3, 2019.
- [4] 符淮青, 《詞義的分析和描寫》(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6)。
- Fu Huaiqing,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of word mean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5] 黃建華、陳楚祥, 《雙語詞典學導論》(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1)。
- Huang Jianhua, Chen Chuxiang. *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 Lexicograph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 [6] 李命七, 《(漢日鮮滿)新字典》(京城: 三文社 以文堂, 1937)。
- Lee Myung-chil.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Gyeongseong: Sammunsa Imundang, 1937.
- [7] 王德春, 《語言學通論》(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20)。
- Wang Dechun. *Theory of Linguis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
- [8] 許寶華, 《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 中華書局, 1999)。

- Xu Baohua. *Chinese Dialect Dictiona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 [9] 詹人鳳,《現代漢語語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Zhan Renfeng. *Modern Chinese Seman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10] 張慶雲,《說“語義特徵”》,《外語與外語教學》04(1994)。
Zhang Qingyun. “Speaking ‘Semantic Featur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994 (04).
- [11] 張志毅、張慶雲,《詞彙語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Zhang Zhiyi, Zhang Qingyun. *Lexical Semant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7th Edi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 [13] 漢典: <https://www.zdic.net>
- [14] 小學堂: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
- [15] 표준국어대사전(標準國語大辭典): <https://stdict.korean.go.kr/main/main.do>

Chinese-Korean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of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 Focusing on the ‘火部’ Cooking Verbs

Si-hyun KIM

<Abstract>

The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is 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marked in multiple characters. It records the pronunci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Korean, Japanese, Northern Mandarin and Manchurian language corresponding to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 are few Chinese-Korean bilingual dictionaries in modern Korea, and the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which records many Chinese words, is evaluated as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Korean dictionarie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Chinese and Korean meanings of the ‘火部’ Chinese monosyllabic cooking verbs in the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We then analyze their meanings, summarize their meaning-positions and classify the semantic fields. Furthermore, the accuracy of their Chinese and Kore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is examined, and the prominent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are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Times food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also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of Modern Times Chinese-Korean bilingual dictionaries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dictionary compi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pplicabilit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Korean dictionary definitions, examine the interpretation strateg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Korean dictionaries, summariz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Korean diction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learners. This study has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er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Korean dictionary compilation.

Keywords: The (Hanilseonman) New Dictionary; Chinese-Korean Dictionary;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Cooking Verbs; Sememe

投 稿 日 : 2023.02.26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安大簡《曹沫之陳》合文書寫現象初探

崔琳欣*

目 錄

1. 安大簡《曹沫之陳》合文現象概述
2. 上下
3. 之所
4. 君子（附補例一則）
5. 結語

1. 安大簡《曹沫之陳》合文現象概述

2022 年 8 月出版問世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以下簡稱“安大二”）是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關於安徽大學所藏戰國竹簡的最新整理成果，其中包含兩部分內容：《仲尼曰》和《曹沫之陳》。其中，《曹沫之陳》的部分可以和上博簡《曹沫之陣》（以下簡稱為“曹沫”）對讀，二者互參，可以解決一些編聯及校釋的問題。在對安大二進行初步閱讀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了一些關於合文的特殊現象，茲於本文中分享如下。

安大二的字形表著錄安大二中合文共計 13 種，22 處（1.安大一中只有 1 種，3 處，均為《蠡斯》篇“子孫”的合文，或與其文體為詩體有關。

* [中國] 崔琳欣，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在讀碩士，研究方向：出土文獻。

（cuilinxiny@163.com）


2.實際當為 14 處，23 種，後文有述）；

安大二中字形表收錄的《曹沫之陳》所涉及之合文有 7 種，10 處（實際當為 8 種，11 處）；

根據統計，《上博簡（四）·曹沫之陣》中合文共計 7 種，11 處。

安大二《曹沫之陳》與上博簡合文對應關係大致如下（合文者則未標註，關係密切但非合文者在括號中錄文）：

合文	單字	安大簡號	上博簡號	安大簡號	上博簡號
𠂔 _二	一人	18	26		
𠂔 _二	上下	20 (𠂔 _下)	34	42	16
夫 _二	大夫	15	25	25	39
𠂔 _二	之所	41	57(之所)	44(之所)	64
𠂔 _二	公子	22 背			
𠂔 _二	君子	7	9(君子)	6(君子)	8(君子)
𠂔 _二	怠心	29	45	19 (同形但無合文符號，為單字“治”)	33 (同形但無合文符號，為單字“治”)
𠂔 _二	飲酒	8	11		

 (上博)	明日	34 (盟)	31		
---	----	--------	----	--	--

從上表不難看出，較之安大簡，上博簡曹沫的合文相對更加規整，除了“之所”有所差別外，上博簡的《曹沫》篇文均秉承“一合則全合，不合則全不合”的原則，而安大簡的《曹沫》則存在著諸多不同的分合形式，這或許是由於安大簡可能存在著較大的書寫隨意隨機性。但是通過更進一步的比對分析，筆者發現安大簡《曹沫》的合文安排或許並非偶然，有著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

2. 上下

根據字表順序，安大簡的《曹沫》與上博簡的《曹沫》合文第一處不同出現在“上下”的合文書寫上。《曹沫》篇出現“上下”的地方一種兩處，即安大簡 20 號與上博簡 34 號、安大簡 42 號與上博簡 16 號，根據安大二錄文如下：

“君毋詈（憚）自𣎵（勞），𠂔（以）𣎵（觀）𣎵（上）下之情
爲（僞）；必（匹）夫寡（寡）婦之獄訟，君必身聖（聽）之。
又智（知）不足，亡（無）所不中，則民𣎵（親）之。（安大簡
20 號）^①

“善獸（守）者𣎵（奚）女（如）？”（安大簡 41 號）答曰……

𣎵（其）城（固）足𠂔（以）𣎵（捍）之。𣎵（上下）和𣎵（且）
𣎵（輯）……（安大簡 42 號）^②

①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第 54 頁。

② 同上，第 56 頁。

上博簡除了個別書寫不同外，與安大簡可對應，茲不贅述。

可以發現，同樣的“上下”，安大簡一處用了合文而另一處並沒有，而上博簡則前後均作合文。

安大簡中“上下”所用合文之處，是曹沫在回答莊公問如何“善守”所提到的四種措施後說出的，即如果做到了這些，那麼就可以“上下和且輯”，“輯”當作“和”講，如《左傳·襄公十九年》：“其天下輯睦。”，即上下和睦融洽。“上下”有著“合為一體”的象徵意義，在詞義上難以拆分。

但是另一處的“上下”則作非合文，簡圖如下：



可以看出，在安大簡 20 號中，“上下”在書寫上完全沒有合文的痕跡，且該簡在 42 號簡之前。那麼這樣一前一後的書寫差別是不是由於前者書寫太繁而書寫者在後文的書寫過程中選擇了省寫呢？這樣的原因或許存在，但是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簡文到底在說什麼？

在安大簡第 20 號“君毋憚自勞，以觀上下之情僞”一句中，“情僞”即訴訟之虛實，也就是《論語》中提到的“聽訟”之制：

鄭玄注《周禮》“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條曰：“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②“情僞”與“實詐”一一相對，“情”即“實”，“僞”即“詐”，“情”“僞”是一組相對的概念，揚雄云：“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③亦如是。

① 同上，第 25 頁。

② 鄭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0 冊·周禮註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 262 頁。

③ 揚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3 冊·揚子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 57 頁。

“情僞”以其“虛實”義，又常被用來解釋牢獄訴訟之事。如劉熙《釋名》中說：“獄，确也，實确人之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築其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①又：

《論語》：“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論語註疏》：“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者。周禮，秋官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②

《尚書註疏》：“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③

可以知道，“君毋憚自勞，以觀上下之情僞”，意即言國君當不畏勞一己之形而善行聽訟之事以調和民事。

據此，似乎“上下”與合文“上下”無異，此或處當為書寫者的減省之法。但是應當區別的是，這裡的“情僞”意義所指向應當為“下”而非“上下”，如《左傳》中云：“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④，這裡的“情僞”專門指向為“民”，《後漢書》亦引此事：“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⑤《大戴禮記》云：“太

① 劉熙，《四部叢刊·初編·釋名卷第五》（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第9頁。

② 何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5冊·論語註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640頁。

③ 孔安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冊·尚書註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431頁。

④ 孔穎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3冊·春秋左傳註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346頁。

⑤ 范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3冊·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480頁。

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僞”^①，亦可參證。

荀悅的《前漢紀》表述得更為清晰：“人主和德於上，則萬類和洽於下……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智術。”^②

而在簡文中，“情僞”之下亦提到：“匹夫寡婦之獄訟，君必身聽之。”與上文所引文獻意義相合，可知簡文中的“情僞”專門指向為“下”，此處應當互倒，即文意當作“以（己之）上觀（民之）下之情僞”——也就是說，在 20 號簡文中，“上”和“下”意義上是區別且相對的。

綜上，第 42 號簡中的“上下”寫作合文，根據文意分析，“上下”在其文句中原本就有著“和”“一體一心”等含義，兩個字在文句中難以拆分；而安大簡第 20 號中的“上下”非為合文，根據文意分析，二者在意義上是分別且相對的，應當完全屬於兩個獨立的單音節詞，在文意上是應當加以拆分的。由此不難發現，在安大簡“上下”的處理上，除了不排除減省書寫的可能之外，也存在著書寫者有針對文意特殊安排的可能。

3. 之所

安大簡與上博簡合文情況完全相反的情況出現在“之所”的書寫上，這也是上博簡唯一一處沒有遵循“一合則全合，不合則全不合”原則的地方。

“之所”在安大簡和上博簡中對應關係為安大簡 41 號合文對應上博簡 57 號非合文，安大簡 44 號非合文對應上博簡 64 號合文，二者書寫的分合方式完全相反。安大二錄文如下：

“善攻者必以𠂔（其）所又（有），𠂔（以）攻人之所亡（無）。
（安大簡 41 號）

① 戴德，《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 冊·大戴禮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 498 頁。

② 荀悅，《四部叢刊·初編·前漢紀卷第十一》（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第 35 頁。

欲𠄎(聞)𠄎(三)弋(代)之所。(安大簡 44 號)”^①

安大簡 41 號的合文，很顯然是典型的“之所+動詞”結構，“之所”與前文“其所無”屬於互相對應的關係，此處“之”和“所”是難以拆分的。

安大簡 44 號非合文部分的“之所”，上博簡作合文，之前學者已經對於此處產生了爭議，如李零在《上博簡》第 64 號“之所”條中注釋為：“之所以然。”高佑仁卻針對李零的注釋提出了不同看法，並且認為“之所”多半接動詞，如果沒有接字，“所”字多作“處所”，因此“之所”無論怎麼解釋都與簡文意思不合，由此猜測應當是“所之”的合文而非“之所”，高氏原文錄文如下：

原釋恐有增字解經的疑慮。楚簡中常見“之所”二字之合文，然“之所”二字後多半接動詞……古籍中亦是此種情況……若“之所”後不接字，則“之所”多指“住處”而言……也有意義從“處所”引申成“處置”者……但若將這一層涵義套入本簡之中，很明顯並不合。

另外，筆者也懷疑是“所之”的合文，既是“合文”，則可讀為“之所”當然亦有讀為“所之”的可能性，如“孫=”楚簡一般多讀作“子孫”……然《上博二·民之父母》簡 12，濮茅左將“孫=”讀作“孫子”，簡文引《詩經·大雅·皇矣》“施于孫子”，可知原考釋者的釋讀無誤。因此，雖然筆者尚未見讀作“所之”之例，但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之”相當於“為”。不過，必須承認的是這僅是筆者的推估，我們現在看到出土文獻中的“所之”文例，如《孫子兵法》【簡 58】“敵不得與我戰者，膠其所之也。”，《郭店·語叢一·65》“上下皆得其所之謂信”，《郭店·語叢二·25》“其所之同，其行者異”，都不以合文型態出現。^②

①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第 56 頁。

②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陳〉研究（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第 375 頁。

關於“之所以然”的解釋，當以高說爲是。但是高佑仁關於“之所”的推測則不盡其然。

在安大二發佈之前，《曹沫》篇並沒有完全可以對讀的文獻，由此也產生了諸多猜測和爭議。但是隨著安大二的發佈，此前關於上博簡中的一些猜測和爭議或許可以得到答案，如由於編聯問題導致的關於“𠂔”的猜測，上博簡 16 號末錄文爲“五人以伍，𠂔”^①。

由於上博簡沒有簡號，“𠂔”以下究竟是什麼，就決定了“𠂔”到底應當如何釋讀。原整理者李零認爲此處應當是“萬人”的合文，同時也指出“此簡與下簡銜接關係不明”^②。但是根據安大二解決了編聯問題以後，就可以明確知道該處對應當爲“一人”的合文，此處對應的是安大簡的 18 號，錄文爲“一人又多，四人皆賞”：



在上博簡第 31 號中也存在著一個爭議字符“𠂔”，李零注釋爲：

疑是“盟”字之省。“盟”字內含“明”、“日”，或以合文讀爲“明日”。^④

①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 260 頁。

② 同上。

③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第 24 頁。

④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

由於該字下面的部件顯然是“皿”，但又與當時所見之“盟”字皆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因此這裡只作了推測而沒有完全確定。但是安大簡《曹沫》中則明確書寫為“盟日”：



又“盟”原本就屬於“明”部，“盟”“明”二字在楚簡中常常可以混用，即此字當為“盟日”或“明日”的合文而非單獨的“盟”字。

回到“之所”問題的討論上，安大簡 44 號是明確分開寫作“之所”的：



況且高佑仁在自己的推測中也提到從前並未見到過同樣寫法的“所之”合文例，因此暫時仍將此處當作“之所”來進行解讀，似乎更為穩妥。

那麼這裡的“之所”是否可以解釋得通呢？需要明確的是，關於“之所”之“所”後無動詞情況下的釋義，筆者認為並非只有“處所”一種解釋，或可參考《禮記》：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

263 頁。

①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第 32 頁。

② 同上，第 37 頁。

不以其所。”^①

鄭玄注曰：“所，猶道也。”^②

誠然，《禮記》中所作為“其所”而非“之所”，但若將“之”和“所”分別拆開來看，則不難發現其釋義是很容易說得通的。回歸到簡文本身，“三代之所”的前後文句大致如下：

莊公曰：“曹沫，吾言寔不，而如惑諸小道歟？吾一欲聞三代之所。”

曹沫答曰：“臣聞之：‘昔之明王之起於天下者，各以其世，以及其身。’今與古亦間不同矣，臣是故不敢以古答。然而古亦有大道焉，必恭儉以得之，而驕泰以失之。君其亦唯聞夫禹湯桀紂矣。”

很顯然，與“三代之所”中“所”相對的概念應當是“諸小道”，即此處“所”指的應當是後文曹沫對答中提到“然而古亦有大道焉”中的“古之大道”，根據簡文文句亦可推知“三代之所”中“所”更為合適的釋義應當是“道”。

如果不囿於一定要認為這裡的“之所”是固定結構而將“之”和“所”拆開來看，那麼文句就顯得順暢容易得多。高佑仁在做上博簡關於《曹沫之陳》的研究時，並沒有完全對應的文獻供以參考，上博簡中“三代之所”中“之所”作合文，難免囿於“之所”為固定結構的思維框架中。然安大簡的“三代之所”各為獨立書寫的漢字，可以證明此處不當為“所之”則應當為“之所”。

因此，根據安大簡和上博簡的互證，可知“三代之所”的“之”與“所”當拆開分別單獨而言，既不當作“之所”結構，更不為“所之”之合文。且高氏所列舉的“所之”例，除了《孫子兵法》58號簡外，《郭店·語叢一·65》應當作：“上下皆得其所/之謂信”，而《郭店·語叢二·25》

① 鄭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冊·禮記註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315頁。

② 同上。

“其所之同，其行者異”也並非高氏想要論證的“所之”。

綜上可知，安大簡 41 號的合文“之所”當作結構特有標誌詞，與前文構成整句的對稱結構，此處“之”和“所”難以拆分；而安大簡 44 號的非合文“之”“所”根據文意則可以拆分，不當認為是“之所”結構，“之”當作結構助詞，表示領屬關係，或作“的”講；“所”，即“道”，“三代之所”，即“三代治理天下的大道”。安大簡《曹沫之陳》中“之所”的合文書寫方式有可以印證前文“上下”合文與非合文書寫安排的推測，即安大簡《曹沫之陳》的書寫者在書寫上，或許針對文意有著特殊的書寫安排。

4. 君子（附補例一則）

通常情況下認為，早期合文書寫的原因往往是處於版面和筆畫的簡省^①，而禹鵬在其《戰國楚簡合文研究》中提出除了節省版面空間外，戰國楚簡中的合文還是記錄複音詞語的特殊手段（其中就包括了“上下”和“之所”合文），且“省寫”並非戰國楚簡合文書寫的第一性^②。通過對前文對“上下”與“之所”合文書寫的探討，也不由得產生這樣的疑問：在合文的書寫上，除了“省寫”外，是否還存在著另外某種針對文意的特殊規則？

上文中提到的“上下”、“之所”等都是結構並非絕對固定甚至是否成詞尚且待定的合文，但詞語結構固定緊密的合文同樣存在著“省寫”之外書寫安排的可能：

《曹沫》篇的“君子”在安大簡與上博簡的對應關係為安大簡 6 號與上博簡 8 號非合文互相對應，安大簡 7 號合文對應上博簡 9 號非合文，

① 李佳奕在其碩士學位論文《戰國文字合文研究》中提到，即便“楚簡中的合文已經具備了獨立記錄語詞的功能，合書之後並不會增加其表詞的範圍，同時，竹簡相較於龜甲和銅器更容易獲得，完全沒有必要為了節省空間而合書。”但繼續引用雷黎明的說法，認為這是一種書寫者的“從簡”心理。見：李佳奕，《戰國文字合文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第 82 頁。

② 禹鵬，《戰國楚簡合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第 58 頁。

安大簡錄文如下：

“君子以𢇛（賢）𢇛（稱）而達（失）之，天命；以無道稱沒
身就世，亦天命。不狀（然），君子（以）𢇛（賢）𢇛（稱），害
（曷）又有弗𢇛（得）？”^①

根據錄文可知，在《曹沫之陳》這一篇中，這裡兩處出現的“君子”所指所用的內容和方式都是一模一樣的，但前者為非合文，後者為合文。但是，在《曹沫之陳》一篇中，“君子”並非只出現於此處，但只有此句中的“君子”前後文句結構相類，且出現了合文。這種現象並非孤例，在郭店簡《六德》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合文書寫。

在《六德》中，除了第 5、6 號外，“君子”主要分佈在第 36 至 46 號簡，大致內容在於討論君子如何斷讒：

簡號	是否合文	關聯錄文 ^②
5	否	君子不卡女（如）𢇛 （道）。𢇛（道）， 人之……
6	否	君子女（如）谷（欲） 求人𢇛（道）……
36	否	君子言信言尔，言煬言 尔，𢇛外內皆得也。

①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第 53 頁。

②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 72 頁。

38	是	君子不帝（啻）明 _𠄎 （乎）民 _𠄎 （微）而 已，或以智（知）其 _𠄎 （一）豈（矣）。
40	否	君子於此 _𠄎 （一） _𠄎 者亡所 _𠄎 （法）。
42	是	君子明 _𠄎 （乎）此六 者， _𠄎 （然）句（後） 可以 _𠄎 （斷） _𠄎 。
44	否	凡君子所以立身大 _𠄎 （法）參（三），其罍 （擇）之也。
46	否	參（三）者，君子所生 與之立，死與之 _𠄎 （敝）也。

在合文出現的第 38 號簡和第 42 號簡中，其文句恰是互相關聯的對稱呼應關係，前者在於提出“君子”斷讒不應僅僅在於“明乎民微而已”，明確提出論題，而後者則是對前文拋出論題的答案總結：“君子明乎此六者，然後可以斷讒”，所有出現“君子”的文本內容大致可以歸於同一個論述段落中，而這兩句恰好是該段論述中的主體框架。

安大簡《曹沫》篇中“君子”後者的合文書寫方式或許可以作為復指或專指前者特定概念的標識，類似但不等同於如今的引號，有著某種標識強調意義；而郭店簡《六德》篇中“君子”也同樣有著相似結構的強調意義。那麼或許可以推測：在類似於“君子”“小人”等結構固定緊密的詞語書寫上，部分合文的書寫形式具有某種特殊強調意義。

前文所論述的關於“之所”的合文書寫現象，在《仲尼曰》中也有類似的例子。《仲尼曰》中出現的“之所”合文一共兩處，均在 4 號簡中，即“人之所不聞與人之所不見”的兩個“之所”，同樣是“之所”+動詞的結構，“之”和“所”難以拆分。這種合文書寫規則與《曹沫》篇是相同的。^①

由於文本內容類別的原因，《仲尼曰》中“君子”出現的頻率遠遠高於《曹沫》，與“君子”相對應的則是“小人”，《仲尼曰》“君子”和“小人”合文對應關係舉例如下：

	君子	是否合文	小人	是否合文
簡號	2	是	2	否
	4	否	4	是
	9	是		
			10	是
			11	是

可以發現，《仲尼曰》中的“君子”和“小人”不僅出現的頻率高

① 但這並不代表《曹沫》與《仲尼曰》的書寫是完全相同的。通過初步比對，兩篇在書寫上可能並非出於一人，或者至少而言，應當是兩種相近但不完全相同的書寫風格。另外如《仲尼曰》篇的“天”一共出現了兩次，寫作“𠂔”和“𠂔”；而《曹沫》篇出現了六次，書寫方式均類於“𠂔”形，比《仲尼曰》中的“天”上部分構件均多出一橫。此外，除了極個別的例子外，“而”在安大二中大體有兩種寫法：“𠂔”（下部分最裡面的兩筆並不十分彎曲）和“𠂔”（下部分最裡面的兩筆是明顯非常對稱且彎曲的圓勾），前者基本見於《仲尼曰》一篇，而後者則基本見錄於《曹沫之陳》。

於《曹沫》，其合文的書寫現象也較為複雜。錄文如下（★為合文）：

“中尼曰：君子★溺於言，小人溺於水。”

“中尼曰：君子之臭（擇）人（勞），汙（其）甬（用）之（逸）；
小人★之臭（擇）人（逸），汙（其）甬（用）之（勞）。”

“中尼曰：見之君子★，汙（其）言小人★也。”

“中尼曰：小人★虐（乎）可（何）以壽為？戈（一）日不能善。”

①

將“君子”和“小人”均作為合文形式出現的“見之君子，其言小人也”一句中，“君子”和“小人”是一組強烈相對的特定概念，二者之間是相互對稱的。

另一處“君子”與“小人”並舉的是“君子溺於言，小人溺於水”句，但“君子”有合文，“小人”非合文。傳世文獻有《禮記·緇衣》曰：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
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
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
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②

根據《緇衣》篇的記載，顯然“溺於言”和“溺於水”並不是一對完全對稱的概念，而應當是一種遞進的關係，雖然安大二的整理者于附錄中也提到在《玉篇》、《太平御覽》以及《一切經音義》中“君子”和“小人”順序相反而無“大人”，但綜合而言文本順序應當為小人、君子、大人較為合適。《禮記註疏》云：

①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第44頁。

② 黃道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緇衣集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1073頁。

“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沒也。多爲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①

“小人”、“君子”、“大人”均是以身份地位而言的，是一種遞進的關係，那麼“溺於水”、“溺於口”、“溺於民”三者應當分別對應“小人”、“君子”、“大人”，也屬於一種程度上的遞進。且“溺”本身就是“溺水”的意思，“君子”條爲“小人”條之引申之喻較妥。那麼該句的文意邏輯應當是，“小人溺於水”只是“君子溺於言”的比喻基礎，在句義上是服務於“君子溺於言”的，即“君子溺於言”應當爲句子的核心。

此外，該句亦爲《仲尼曰》中第一次出現“君子”的文句，在後文中，相當距離範圍內的文句中，在第9號簡之前，“君子”作爲單獨出現的概念，都沒有再次作爲合文的形式出現。而“小人”第一次作爲整句獨立概念則出現在第11號簡，單舉“小人”的例子，在《仲尼曰》中亦只此一例，即“小人乎何以壽爲”句，該句中“小人”爲合文，句子的中心詞亦是“小人”，從文意上來看，全句的重點在於批判“小人”急於求成不能持之以恆。

綜上或許可以認爲，在《仲尼曰》中，當“君子”或者“小人”首次作爲獨立概念或核心概念出現的時候，會被書寫者作爲合文書寫以示強調，其後再次出現的時候，除非在特定句子中有對稱對舉等特定含義，則不再加以合文書寫的方式加以強調。

“君子擇人”一句，筆者暫時未能找到合適的傳世文獻對比，但是根據安大二附錄中所附的相關文獻對照，可知《大戴禮記》中孔子曾經有過類似的關於“勞”的評價：

“參，女以明王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① 鄭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冊·禮記註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415頁。

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爲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①

由是推論，孔子對於治理者自身之“勞”是不認可的，簡文中“君子”不作合文而“小人”作合文，或意在強調對於“勞”治的批判。如《國語·魯語》中有：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②

其言聖王用民之勞，或可以互證。該句的突出點在於批判當時與先王截然相悖的“小人”治國用人之道，故而將“小人”加以強調。

另附一則補例：𠂔，在合文表中未見，但釋文中有，疑當爲字形表整理者漏收。

5. 結語

綜上，通過對安大簡《曹沫之陳》中合文書寫現象與上博簡《曹沫之陳》以及安大簡《仲尼曰》對應現象的初步對比和分析，可知較之上博簡看似規整的幾乎“一合則全合，不合則全不合”的書寫原則，安大簡《曹沫》篇書寫雖然看似分合不定，但或許並非完全由於其書寫者的

① 戴德，《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冊·大戴禮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第404頁。

② 韋昭，《四部叢刊·初編·國語卷第五》（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第20頁。

隨意或隨機性，而存在著某些特殊的強調意義：

1.當遇到“上下”、“之所”等兩字可拆分可不拆分的時候，不可拆分的作合文，可拆分的不作合文；

2.當遇到“君子”、“小人”等原本兩字無法拆分的時候，合文書寫形式代表著某種特殊強調意義。

以上僅個人淺見，關於簡帛文獻中類似於合文的特殊文字書寫形式是否具有某種特定意義，如上博簡“之所”的合文書寫為什麼與安大簡截然相反，其他簡帛文獻中是否另有更多相通的例證等，都仍舊是應當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

最後，謹以此段向授業恩師劉毓慶教授和史亞當教授致以最深的敬意。同時，感謝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薛開宇先生，在本文的材料整理與字表梳理階段，無私地為本人提供了諸多關鍵性的幫助。

<References>

- [1]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
Anhui University Chinese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Center.
Chu Bamboo Book in Anhui University (vol.2). Shanghai: Zhong Xi Book Company, 2022.
- [2]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Ma Chengyuan. *Chu Bamboo Book in Shanghai Museum (vol. 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04.
- [3]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
Anhui University Chinese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Center.
Chu Bamboo Book in Anhui University (vol.1). Shanghai: Zhong Xi Book Company, 2019.
- [4] 曾憲通,《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9)。
Zeng Xianto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s of the Unearthed Warring States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19.
- [5] 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陳〉研究(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Gao Youren. *Research on Cao Mo, Chu Bamboo Book in Shanghai Museum (vol.4 · I)*. Xinbei: Huamulan Culture Press, 2008.
- [6] 紀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Ji Yun. *Si Ku Quan Shu*.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2.
- [7] 張元濟,《四部叢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Zhang Yuanji. *Si Bu Cong Kan*. Shanghai: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2.
- [8] 雷黎明,《戰國楚簡字義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Lei Liming.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Chu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20.
- [9] 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Yu Shaohong. *Collection of Notes on the Warring States Chu Bamboo Book in*

Shanghai Museu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9.

- [10]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Li Shoukui. *Table about Chu character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1] 黃德寬,《戰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Huang Dekuan. *Table about the shape of the Warring States character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ress, 2017.

- [12]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Jingmen Municipal Museum. *Bamboo Slips from the Chu Tomb in Guod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98.

- [13] 李佳奕,《戰國文字合文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

Li Jiayi. *Studies on Compound graphs in the Warring States*. Fuzhou: Master's Thesis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

- [14] 禹鵬,《戰國楚簡合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Yu Peng. *Studies on Compound graphs on 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Changchun: Master's Degree Thesis of Jilin University, 2012.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He Wen Writing Phenomenon in An Da Jian's Cao Mo Zhi Chen

Linxin CUI

<Abstract>

Chu Bamboo Book in Anhui University (vol.2) published in August 2022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Anda II” or “An Da Jian”) is the latest colla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nhui University by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of Anhui University, which includes two parts: *Zhongni Yue* and *Cao Mo Chen*.

Through a preliminar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writing phenomena corresponding to the purposes of such articles as *Cao Mo Zhi Chen* and *Zhong Ni Yue* in *An Da Jian*, *Cao Mo Zhi Zhen* in *Shang Bo Jian* (*Chu Bamboo Book in Shanghai Museum*), the author found some special phenomena related to He Wen.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writing of *Cao Mo* by *An Da Jian* seems to have various ways of writing, this way of writing may contain a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by the scribes at that time. This writing phenomenon is of great value for in-depth consideration:

1. When the two words “Shang Xia (上下)” and “Zhi Suo (之所)” can be taken apart or not, the words that cannot be taken apart are often written as He Wen, and the words that can be taken apart are often not written as He Wen;

2. When the original two words “Jun Zi (君子)” and “Xiao Ren (小人)” cannot be separated, the written form of He Wen may represent a special emphasi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Cao Mo* and *Zhongni Yue*, we may speculate that although *Cao Mo* and *Zhongni Yue* may not belong to the same style of writing, at least in the arrangement of He Wen, There may be some similar writing logic in these two chapters - the speculation about this writing logic may be used in the analysis of other difficult texts in *Zhongni Yue*.

Keywords: Chu Bamboo Book in Anhui University; Chu Bamboo Book in Shanghai Museum; He Wen; Cao Mo Zhi Chen; Chu Bamboo Book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u script.

投 稿 日 : 2023.01.18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從上古漢語“度”看名動詞分立的域限演變*

王佳倩**

目 錄

1. 上古漢語“度”的語義錯位
2. 錯位語義“度”的域限演變
3. 域限演變與詞性變化
4. 結語

漢語裏的名動詞分立問題一直是一個討論的重點，最早提出名動詞分立一批學者，如陳望道、王力、呂叔湘等，他們表示進行名動詞分類是爲了研究、講解漢語語法。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高凱明與呂叔湘關於名動詞分類的大討論開展之後，名動詞能不能分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了共識，而怎麼分、按什麼原則分成爲了後續討論的分歧點。2007年起，沈家煊發表了一系列論述來說明“名動包含說”，他認爲“名動包含說”可以解決傳統名動詞分類在詞性與語法成分不相匹配的問題，並借“文氏圖”闡述動詞是名詞中的一個分類；而該觀點則引起了陸儉明的評議，陸儉明（2022）認爲沈家煊的劃分是爲了擺脫印歐語法的干擾，存在理論化的傾向，在漢語實際中少有證明，同時“文氏圖”的劃分帶來交叉部分的定性不明問題。儘管陸儉明不認可沈家煊的“動名包含說”，但

* 論文曾在韓國慶星大學漢字研究所舉辦的第五屆漢字學冬令營青年學者論壇上宣讀。

** [中國] 王佳倩，福建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方言學、語法學。
(bangmo2@163.com)

也承認傳統語法對漢語動名詞的分類存在缺陷。漢語是形音義結合的語言，語義的分析是漢語的一大特色，也是辨別語法功能的重要手段，而漢語語法是受西方語法理論建立起來的分析方法，天然地帶有印歐語結構句式分析的傾向。因此，從語義的分析角度入手，或有助於厘清漢語名動詞的分類問題。

域限研究是目前語義演變研究的一個新趨勢。域的概念最早由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85) 提出，他从传统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语义演变进行论证，并提出“空间”“时间”这两个域对词义的影响。1990年，Sweetser (1990) 提出了著名的“三域”理论（行、知、言三域）；2003年，沈家煊將“三域”理論引入國內的同時，提出了域限之間存在相互貫通的關係；李明（2003、2004）、蔣紹愚（2006）、李小軍（2014）等學者結合古代漢語進一步擴大了域限研究的適用範圍。目前古代漢語中的域限研究側重於域與域之間的演變過程，特別是心理域在域限演變之中的作用，並以大量古代漢語的語料反哺理論，如李明（2003、2004）就以“謂”“呼”“言”“雲”“道”等詞為例，論述了言說動詞與心理動詞的關係；李小軍（2014）則以手部動作動詞為對象，分析其向心理範疇的演變過程。蘇穎（2020）以心理動詞和言說動詞的雙向演變，具體說明了域限之間的演變具有雙向性，並指出心理範疇在釐清言說動詞與行為動詞之間的作用。前人的研究不僅說明了域與域之間的演變是漸變的、有過渡地帶，更指出心理動詞與域限演變過程密不可分。

本文擬借助語義學中的域限概念，就上古漢語中一詞兼備動名兩種詞性的“度”進行分析，通過域限的變化說明語義與詞性之間的不對等關係，並指出心理域在域限演變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借以說明動名詞轉化在域限上的不協調性，試圖為動名詞的關係辨析提供新思路。

1. 上古漢語“度”的語義錯位

在《漢語大詞典》中，編者將“度”分為“度₁”“度₂”“度₃”三類，並在詞性上有明顯的區分：度₁的義項以名詞為主，度₂以動詞為主，

度₃同“宅”，爲同音字。綜合高小方、蔣來娣《漢語史語料學》（2005）、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2004）等研究^①，本文將上古漢語限定在西漢以前，篩選出“度”在上古時期的語義：

- 度₁：1.計量長短的標準；2.程度、限度；3.法度、規範；4.師法、效法；5.胸襟；6.誕生；7.諸侯之孝；8.殳，古代一種竹制的兵器；9.同“渡”；10.通“敲”。
- 度₂：1.丈量；2.推測；3.圖謀、謀劃；4.投，裝填；5.通“劇”。
- 度₃：1.居；2.葬地。

綜合上文學者對漢語史的斷代，本文選取《今文尚書》、《周易》經文、《孫子》、《左傳》、《論語》、《國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史記》西漢部分、《新序》《淮南子》、《新書》共 16 本書，從 CCL 等語料庫^②中摘取相關語料，對“度”的語義進行比對，刪除了僅在《詩經》《楚辭》中出現的“誕生”義，主要是考慮到文獻性質，以保留上古漢語真實的口語狀態。還排除了通假義的干擾，如“渡”“敲”“投”“劇”“宅”等語義。增加了實際語料中出現的軍事術語義。整理確定“度”的語義（如表 1），下文提到“度”的語義同。

① 本文將上古漢語限定在西漢以前，分爲三個階段，商—西周爲上古前期，春秋—戰國爲上古中期，秦—西漢爲上古後期。前期以《今文尚書》、《周易》經文爲主；中期的語料以《孫子》、《左傳》、《論語》、《易經》“十翼”、《國語》、《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爲主；上古後期的語料以《呂氏春秋》、《史記》西漢部分、《戰國策》、《淮南子》、《新書》爲主，各個時期必要時參考同期文獻。

② 本文所用的歷史文獻材料主要來自語料庫和《漢語大字典》。文中的語料調查使用了多種語料庫，包括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公共電子資源庫以及朱冠明、古月等學者研發的個人語料庫，從中選取各個時期的代表性文獻。

表 1 “度”字在上古漢語階段的義項

度 ₁		度 ₂	
語義	詞類	語義	詞類
1.計量長短的標準	名詞	1.丈量	行為動詞 ^①
2.限度	名詞	2.推測	心理動詞 ^②
3.法度、規範	名詞	3.圖謀、謀劃	心理動詞
4.師法、效法	行為動詞	4.軍事術語	專屬名詞
5.胸襟	名詞		

由表可得，在上古漢語當中，“度₁”的義項以名詞為主，“度₂”以動詞為主，但兩者均出現了例外——“度₁”的“師法、效法”義為行為義，同時記為動詞，“度₂”的“軍事術語”義為名詞義，同時記為名詞。若單從詞類來看劃分，應將“師法、效法”義納入“度₂”，“軍事術語”義納入“度₁”，《漢語大詞典》的對這兩個語義錯位義項的編排，恰好可以用域限來解釋。同時，也證明了行為域^③與概念域之間存在心理域^④充當中介。因此，本節將通過與上古漢語“度₁”“度₂”錯位語義的

① 劉文正（2009、2012）抓住動詞“動作/事件”的語義特徵，將人類行為活動事件分成行為動詞、言語動詞、心理動詞和致使動詞四類。認為狹義的行為動詞是指行為主體直接對待客觀世界的行為活動，一般指行為主體對客體的動作、對另一主體施行客體的行為、製造新的客體的行為以及主體自身的位移。本文參考劉文正（2012）有關狹義行為動詞的定義。

② 董秀梅《談漢語的心理動詞》（1991）將心理動詞的語義特徵歸為[+人]、[+大腦器官]、[+思維活動]，胡裕樹、範曉《動詞研究》（1995）認為“心理動詞表示的是情感、意向、認識、感覺、思維等方面的心理活動或心理狀態的意義”。本文對心理動詞的定義綜合了兩者觀點認為，心理動詞表示的是、認識、感覺、思維等方面的心理活動。

③ 本文所提到的行為域是以劉文正（2009、2012）狹義的行為動詞為主體的概念，在語義上主要表現為行為動詞義，表示具體動作或行為，不包括心理行為、言語行為動詞等行為動作。

④ 本文對心理範疇的定義綜合馬建忠（1898）、董秀梅（1991）和胡裕樹、範曉（1995）

語法地位對比，說明“師法、效法”義與“軍事術語”義的語義錯位。

1.1 名詞“度_i”的行動動義“師法、效法”義

從 CCL 等語料庫中收錄的上古語料來看，“師法、效法”義共 43 例^①，占“度”字的總用例的 8.88%，在“度_i”總用例的 11.65%，並且“師法、效法”義最早出現於《今文尚書》當中，在選定的 16 本古籍中，有 8 本古籍擁有“師法、效法”義的語料，可見“師法、效法”義在上古漢語語料中，並不屬於特例。

(1)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今文尚書·盤庚上》)

(2)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國語·周語》)

(3)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

的觀點，本文選定“包含意向、認識、思維等方面的心理活動”的動詞稱為心理域。

① 語料分析綜合參考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李零，《孫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徐元誥，王樹民沈長雲，《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孫詒讓，《墨子閒詁(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1）。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張覺，《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韓非，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劉向，《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呂不韋，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劉向，石光瑛，《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賈誼，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度₁”的主導義名詞義，普遍可與動詞搭配，組成動賓結構，如“計量長度的標準”義、“限度”義、“法律”義。如例（4）到例（6），就屬於典型的動賓結構，其中例（4）的“度”採用了引申義“尺子”充當動詞“信”的賓語；例（5）的“度”表示限度，做動詞“過”的賓語^①；例（6）的“度”為“法律”，充當動詞“比”的賓語，義為“比較法律（的合法與否）”。

（4）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孟子·離婁上》）

（5）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左傳·襄公十四年》）

（6）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國語·周語下》）

而“胸襟”義僅有兩例，且與近義詞“態”“儀”組成聯合結構，如例（7）例（8）。

（7）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荀子·非相》）

（8）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淮南子·兵略訓》）

屬於錯位語義的動詞義“師法、效法”義，與“度₁”的名詞義，在語法上有著密切的相關性。比如同樣擁有動賓結構，如例（9）；

（9）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特別是與“法律、規範”義，“師法、效法”義與其在語法功能上擁有更緊密的聯繫，比如同樣可以組成偏正結構、介賓結構。偏正結構

① 《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辭典》認為“過度”是形容詞，表示超過適當的限度。而肖閤（2010）統計了10部清代小說，發現33例語料中僅有1例作為一個詞使用，這說明“過度”成為一個詞是近現代才成為主流的。因此，在上古時期，“過”“度”應屬於一個片語。

如例(10)例(11)，例(10)中“度”為“法度”義，受數詞“百”修飾，組成定中結構，例(11)的“不度”則屬於狀中結構，“度”受副詞“不”，譯為“不遵守喪禮”。介賓結構如例(12)例(13)，兩者都受到介詞“以”的限制，例(12)義為“按照規則進入”，例(13)則為“用來規範天下的方圓”。

(10) 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國語·周語中》）

(11) 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12) 其也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尤患與故。（《周易·系辭傳下》）

(13) 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墨子·天志》）

查閱語料庫中 42 條語料，會發現“師法、效法”義在句中的主被動態不同，應該翻譯為不同的意思，如例(14)例(15)。楊伯峻(2009)將其例(14)譯為“進退的策略可以效法，（國家間）周旋的技巧可以模仿”^[35]；對於例(15)，陳奇猷(2000)則譯為“按照法律衡量功績，就不需要自我規束”^[6]。雖然兩個句子用的都是主動句型，並且“度”都前接副詞組成狀中結構，但兩者的動詞指向對象卻不相同：例(14)表示的是動作指向未出現的對象，而例(15)的動作則指向已出現的“自”。

(14)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15) 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韓非子·有度第六》）

例(15)的這種語義指向，在翻譯中表現出向“法律、規則”義的傾斜，常譯為“按標準”，可以視為是“法律、規範”義活用現象的詞化。

1.2 動詞“度₂”的專屬名詞義“軍事術語”義

在“度₂”當中，動詞成為了義項主要的詞性，比如“丈量”義、“推測”義、“圖謀、謀劃”義，而語料庫中出現“軍事術語”義作為名詞性的詞義，則顯得十分特殊。在調查到的 115 條語料中僅出現了 11 例，占“度”總用例的 2.27%，占“度₂”用例的 9.57%。在語法功能上，主要位於動賓結構當中，也可受修飾構成偏正結構，與同義詞連用組成聯合結構。

“度₂”的動賓結構有：

(16) 山有木，工則度之。(《左傳·隱公十一年》)

(17)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左傳·隱公十一年》)

(18) 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荀子·富國篇》)

(19) 咨才爲諷，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國語·魯語》)

其中例(16)到例(18)的“度”都屬於謂語，後面都接上賓語組成動賓結構，而例(19)的“度”則屬於賓語，與前面的謂語構成動賓結構，儘管兩者充當的成分不盡相同，但兩者所構成的短語性質相同，僅是由於詞性不同導致的語法劃分不同。

而偏正結構、聯合結構則是與“推測”義、“圖謀、謀劃”義的共性：

(20) 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國語·晉語二》)

(21)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左傳·莊公六年》)

(22) 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設、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

者爲之宗。(《國語·楚語》)

(23) 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24) 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韓非子·八奸》)

(25) 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國語·魯語》)

例(20)到(22)屬於偏正結構，例(20)例(21)屬於狀中結構，受副詞“不”的修飾，譯爲“不考慮”“不能作出謀劃”。例(22)受領屬“次主”限制，屬於定中結構，譯爲“君主的謀略”。例(23)到例(25)屬於聯合結構，例(23)被動態連詞“而”聯結，例(24)例(25)屬於與同義詞連用。

另外，在《孫子》中出現了兩例“軍事術語”義的特殊的用法，一爲主謂，如例(26)；一爲介賓（如例(27)）。因爲沒有其他語料支撐，就此列出，以作說明。

(26) 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孫子·軍形篇》)

(27)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孫子·用間篇》)

在 CCL 語料庫中檢索 16 本上古時期現存得到“度”字共 484 例，“度₁”占比 76.24%，“度₁”中的動詞義“師法、效法”義占“度₁”用例的 11.65%，占總比的 8.88%，見於動賓結構、狀中結構、介賓結構、中補結構當中，並且由於主被動態的不同，與“法律”義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度₂”占比 23.76%，“度₂”中的名詞義“軍事術語”義占“度₂”用例的 9.57%，占總比的 2.27%，常見於動賓結構、狀中結構、聯合結構當中。其具體用例及比例統計如下表：

語義語料	今文尚書	周易	孫子	左傳	論語	國語	墨子	孟子	莊子	荀子	韓非子	合計	比例	
度量 ₁	計量長短的標準限度、法度、規範師法、效法胸襟合計文量推測圖	1		1		3	2	1		6	22	36	10.94%	
		3		6	1	5	1	1	2	7	9	35	10.64%	
		11	3	18		10	14		15	24	31	126	38.30%	
		1		9		10	11		1	3	7	42	12.77%	
										2		2	0.61%	
度量 ₂		16	3	0	34	1	28	28	2	18	42	69	241	73.25%
				4			3	1			3	11		3.34%
		2		15		8	8	1		9	7	50		15.20%
		2		1	4		4	1	1		2	1	16	4.86%

謀、 謀 劃 軍 事 術 語 合 計	4	0	5	24	0	18	12	3	0	11	11	88	26.75%
合 計	20	3	5	58	1	46	40	5	18	53	80	329	100.00%

表 2 “度₁” “度₂”在西漢時期的使用情況

語 料	語義	呂氏 春秋	新序	戰國 策	淮南 子	新書	合計	比例
度 ₁	計 量 長 短							
	的	5		1	13	2	21	13.29%
	標準							
	限度	5	1		5	1	12	7.59%
	法度、規範	11	4	3	46	29	93	58.13%
	師法、效法				1		1	0.63%
	胸襟				1		1	0.63%
度 ₂	合計	21	5	4	66	32	128	81.01%
	丈量	1		2	8	1	12	7.59%
	推測	1			8	4	13	8.23%
	圖謀、謀劃				4	1	5	3.16%
	軍事術語						0	0.00%
	合計	2	0	2	20	6	30	18.99%
	合計	23	5	6	86	38	158	100.00%

表3 “度₁” “度₂” 上古漢語中的使用情況

語義		先秦	兩漢	合計	比例
度 ₁	計量長短的標準	36	21	57	11.78%
	限度	35	12	47	9.71%
	法度、規範	126	93	219	45.25%
	師法、效法	42	1	43	8.88%
	胸襟	2	1	3	0.62%
	合計	241	128	369	76.24%
度 ₂	丈量	11	12	23	4.75%
	推測	50	13	63	13.02%
	圖謀、謀劃	16	5	21	4.34%
	軍事術語	11	0	11	2.27%
	合計	85	30	115	23.76%
合計		326	158	484	100.00%

2. 錯位語義“度”的域限演變

綜合《王力古漢語字典》《漢語大詞典》的釋義及 CCL 語料庫的語料，發現“度”在上古時期的兩條特殊義項，恰好可以說明兼類詞在域限上的演變情況：一、“度₁”的“師法、效法”義由名詞義演變為行為動詞義在域限上具有突變性；二、“度₂”的“軍事術語”義由行為動詞義演變為名詞義在域限上具有漸變性。

2.1 “度₁”由名詞義到行為動詞義的域限突變

許慎《說文解字》認為：“度，法制也”^[34]，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亦認同該觀點，《爾雅》認為“度”為“謀劃”義，但與甲骨文中呈現

的本義仍是不盡相同。可見，在傳統小學中，“度”的本義一直未明。從甲骨文字形來看，“度”的字形是以手執一石塊，綜合王力（1962）的觀點，認定“度”的本義為“丈量長短的標準”。

“度”在引申過程當中，認知因素參與其中，對丈量長短的結果進行虛化，引申出“丈量長度的標準”這一語義。該語義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常與“量”連用，向實發展，語義側重“長度標準”，如例（28）到（30）。後用來借代“尺子”，如例（31）例（32）；

（28）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今文尚書·舜典》）

（29）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國語·周語》）

（30）其事鬼神也，圭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墨子·尚同》）

（31）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孟子·離婁上》）

（32）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呂氏春秋·仲秋紀》）

同時，“度”在使用過程中常常與“法”連用，組成“法度”，頻繁被說話者使用，因此“法制”義被固定下來，並在後來的時代中，逐漸成為了中心義。

（33）儆戒無虞，罔失法度。（《今文尚書·禹謨》）

（34）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論語·堯曰》）

（35）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韓非子·解老》）

錯位語義“師法、效法”義的產生，在域限上的表現是從概念域到行為動詞域的直接跨越。蘇穎（2020）以先秦時期言說動詞“謀”到心理動詞的演變過程，結合同期語料，可以得到“謀”的語義演變路徑：商議（動詞）→考慮、謀劃（心理動詞）→計策（名詞），說明心理動詞在行為域與言說域的雙向演變中的作用。王迎秋（2020）、秦杰麗（2021）

也分別說明了身體行為動詞、行為動詞、言說動詞之間的演變需要心理動詞的參與，需要心理域作為中間域場。可見，諸多學者都認為域限演變需要心理域參與，“度₁”難道如此特殊，可以實現從概念域到行為域的直接跨越嗎？

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最早提出了“詞類活用”的術語，目前最通行的古代漢語教材，也提出上古存在名詞活用為動詞的現象，並附專章講解，可見“詞類活用”在上古漢語當中並不是個別現象。例（11）例（12）中的“符合規範”“按照法律”這樣的翻譯最先是一種句法上的臨時變動，如例（11）的“不遵守喪禮”，例（12）的“按照規則進入”，例（13）的“用來規範天下的方圓”。它與上文提到由於“師法、效法”義，在句中體現為主被動態不同，這是這種語義上的指向轉變，引起“符合規範”“按照法律”義的異變，並在實際語料中與活用現象區別開來，從而進入了語義系統。

2.2 “度₂”由行為動詞義到專屬名詞義的域限漸變

“度₂”的錯位語義“軍事術語”義的出現有賴於心理動詞的參與，體現在域限變化上也不似“度₁”那麼突然，而是有一個心理域充當中介。

“丈量長短”義在早期用法相對固定，是一個典型的行為動詞，其常見於動賓結構，賓語多為客觀事物，如例（36）到（38）；

（36）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隱公十一年》）

（37）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呂氏春秋·高義》）

（38）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淮南子·真篇》）

到戰國後期的《墨子》，“丈量長短”義後出現加表示抽象概念的賓語，如例（39），賓語為“周圍城牆的高低”，從“城牆”這一實體

的物理域發生虛化，用來表現概念裡才有的高低抽象認知。

(39)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墨子·備水》)

(40) 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國語·周語》)

(41) 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塚宰之事也...(《荀子·王制》)

同時，與例(39)相比，例(40)(41)的賓語則更加虛化，一為“民神之義”，一為“功勞”，不僅賓語屬於抽象事物，還有思維活動參與，“度”呈現出逐步從行為動詞向心理動詞轉變的趨勢，認知因素不斷增加。在域限上也從測量物理上的具體事物轉變至測量意識中的抽象事物，實現了從物理域到心理域的置換，抽象成對進一步加深、認知的影響也更加強烈。在翻譯上，更多傾向於心理義“推測、考慮”。

當“揣測、考慮”的語境與軍事掛鉤，排兵佈局可以成為考慮的內容，進退的軍事決策可以被揣測，“揣測、考慮”義的語義受語境影響進一步虛化，用來表示抽象上的戰爭局勢、軍事攻略設計，“謀劃、圖謀”開始出現，並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逐漸固定下來，特別是在《國語》當中，“謀劃、圖謀”的使用數量達到一個頂峰（數據見表2），體現在語料中則是：

(42) 是以君子省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國語·晉語》)

(43) 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國語·周語》)

(44) *是以君子度而行

例(42)(43)：例(42)的“謀度”與“省眾”“監戒”並列，並且受到同義詞“謀”的影響，譯為：“謀劃”；例(43)中的“八虞”、“二虢”屬於政治對象影響，後半句的“度”與“謀”“諏”“訪”等

同等，沾染了“謀劃、思量”的語義，譯為：“謀劃”，並且對比例（40）（41）可以發現，“度”若是不處於軍事語境當中，“謀劃、圖謀”則會倒退回“推測考慮”義，如例（42）^①例（44）^②。並且在春秋戰國戰爭頻發時期，“度”從“謀劃、圖謀”義進一步引申、虛化，專詢問才士、商討軍事等含義，成為了名詞性的軍事術語，實現了從行為域到心理域，再到名詞域的跨域，在詞性上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但是在而當政治局勢穩定之後，特別是漢王朝建立後，“度”表示軍事術語的語義失去了使用的環境，名詞義軍事術語義消失（數據見表2），隨之而來的是概念域重新過度至心理域界內、名詞義的消失。

（46）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孫子·軍形篇》）

（47）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孫子·用間篇》）

（48）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諷，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國語·魯語》）

綜上所述，“度₁”“度₂”恰好體現了兼類詞域限的兩種情況，一種是以“度₁”的“效法”義為代表，呈現出從概念域到行為域的突變，動詞義對名詞義的活用；另一種則是以“度₂”的“軍事術語”義為代表，呈現出從“丈量長短”到“推測、考慮”到“圖謀、謀劃”，最終到“軍事術語”義的跨越，實現由動詞到心理動詞再到名詞、由行為域到心理域再到概念域的漸變。具體語義引申與域限變化如圖1。

① 例（42）徐元誥（2002）譯為：因此有見識的人體察民眾的願望後才行動，瞭解民眾的輿論後才謀劃，謀劃的事經過揣度後才實施，所以沒有不成功的。此處“度”為“謀劃”。

② 例（44）按字面譯為：所以有見識的人考慮過後才行動。此處“度”為“考慮”。



圖 1 “度”的語義演變及域限演變

3. 域限演變與詞性變化

儘管在域限演變的過程上看，動名詞的變化確實引起了行為域、認知域之間的演變。但從域限演變的動因來看，“度₁”“度₂”錯位語義出現的主要原因並不完全相同。而詞性變化發生是否，與語義引申的動因來自語言系統之內、還是之外息息相關。

3.1 外部因素導致的域限及詞性突變

(1) 政治經濟因素

不同詞性之間的轉變更多受到語言以外因素的影響，呈現出一種為表達特定概念的臨時借用，這種臨時借用的詞在在語法上並不獨立，儘管名動詞分立，但在句中充當的句法成分呈現混同的態勢，且這種混同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以“度₁”的“師法、效法”義為例。“師法、效法”義與“法律、規範”義僅詞性不同，在語法功能上關係密切，

比如同樣可以組成動賓結構、偏正結構、介賓結構。觀察“師法、效法”義的使用情況，可以發現描寫戰爭居多的《左傳》《國語》對“師法、效法”義的使用偏多，並在語義上呈現出主被動態的區別。以《左傳》為例，楊伯峻（2009）就將“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譯為“進退的策略可以效法，（國家間）周旋的技巧可以模仿”^[19]；陳奇猷（2000）則將“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韓非子·有度第六》）”譯為“按照法律衡量功績，就不需要自我規束”^[26]。雖然兩個句子用的都是主動句型，並且“度”都前接副詞組成狀中結構，但兩者的動詞指向對象卻不相同：前一個例子表示的是動作指向未出現的對象，而後一個例子則指向已出現的“自”。“師法、效法”義的這種語義指向，在翻譯中表現出向“法律、規則”義的傾斜，常譯為“按標準”。

“度₂”的軍事術語義與政治經濟的掛鉤則更加鮮明。在春秋戰國戰爭頻發時期，“度”與軍事相關語境掛鉤，從最初的動詞義“丈量長短”演變為到最後的名詞義軍事術語，觀察語料來源，則會發現名詞義的軍事術語多出現在《孫子》《左傳》《國語》之類的描寫春秋戰國紛爭的書籍當中，以《孫子》尤甚。以《孫子》為例，“度”字在表軍事術語義時，不僅有賴於軍事語境，更有賴於句子結構。如“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孫子·軍形篇》）”“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孫子·用間篇》）”，“度”之所以能夠用來表示軍事術語，多虧了上下文的參照。藉助對舉的考證方法，“度生量”與“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並列；“不可驗於度與”與“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按對舉的說法，相同語法結構、相同位置的詞不僅在意義上相同或相近，在語法上也應該相近，由此，“度”沾染上了名詞性質。

正如羅常培在《語言與文化》一書中說：“一時代的客觀社會生活，決定了那時代的語言內容。”^[44]“度”錯位語義的發生，則就體現了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狀況會對語言的演變起到推動作用。也說明了臨時借用的產生的用法，在詞性上有混雜的可能性。

(2) 語用頻率

同為臨時借用，為什麼“度₁”的錯位語義進入了辭彙系統，而“度₂”的只停留在實際語料當中，造成了“度”的詞性混雜與不對等呢？很有可能是說話者將語言使用當成了語言發展的結果。李明（2002）《試談語用推理及相關問題》就提出，當一個語義的使用頻率足夠高時，該語義會發生語義替換或產生新義的情況，反之則維持原狀。“度₁”的“師法、效法”義，與“度₂”的“軍事術語”亦然。“度₁”的“師法、效法”義占“度”字總用例的 8.88%，遠高於 0.62% 的“胸襟”義，略低於占比 9.71% 的“限度”義。同時在選定的 16 本古籍中，有 8 本古籍擁有“師法、效法”義的語料。可見“師法、效法”在實際語料中的使用頻率並不低，因此能夠保留錯位詞性進入辭彙系統。而“度₂”的“軍事術語”義實際用例占比僅為 2.27%，並且只出現在 3 本古籍中，且必須出現在戰爭語境中，使用頻率並不高，特別是當政治局勢穩定之後（漢王朝建立後），“度”表示軍事術語的語義失去了使用的環境，名詞義軍事術語義消失，退出了常用語義系統，甚至在書籍中都不再出現該語義（數據見表 2）。可見，詞性轉變並不一定是詞本身的能力，而是語言使用的產物。

3.2 內部因素導致的域限及語義漸變

(1) 隱喻轉喻

而語言系統內部的演變更多體現在同一詞性之間的語義引申。比如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這兩種機制則是非常典型的同一詞性內語義引申的動因。

Lakoff & Johnson 認為“隱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他們認為其與事物的相似性密不可分，即可表示一種概念的符號來表達與之有相似之處的概念。如“度₂”，由“丈量事物的動作”義引申出“推測”義、“圖謀、謀劃”義，均是由於隱喻的作用，實現語義和域限的演變，可是因

為仍是語言系統之內的演變，所以詞性並沒有發生變化，仍屬於動詞範疇。

轉喻對語義引申也是如此。Lakoff 與他的合作者稍後提出了轉喻的概念，認為轉喻是和隱喻一樣也是一種概念映射，這種映射依賴於兩個概念域之間的相關性。1995 年 Taylor 認為轉喻在詞義演變中的作用更為基本，認為轉喻是隱喻的前提，是一種比隱喻更為基本的意義擴展方式。“度₁”的“尺子”義、“法律、規範”義就是轉喻參與的結果。

(2) 說話者認知

沈家煊（2001）指出：“主觀化指的是一個語言形式經過演變而獲得主觀化的表達功能。”^①同時“丈量某物的長短”，“度₁”偏向於對“丈量結果”的虛化，而“度₂”偏向“丈量動作”的虛化。從而“度₁”引申出“丈量長度的標準”，才有了“限度”“法度”“胸襟”等一系列的引申，並伴隨著[+標準]的義素在內；“度₂”引申出“推測”“圖謀、謀劃”義也是如此，[+把握某事物範圍]的義素也一直在，這與人的認知心理也想符合。儘管認知程度不斷加深、虛化程度不斷變強，但語義引申的開始就決定了彼此只能在限定範圍內引申，不會發生詞性轉變。

綜上所述，心理域既是語義引申、詞性變化的直接體現，也是語義引申、詞性變化發生的可能性。當語言系統之外的因素對語義變化提出要求，心理域不僅會使語義發生變化，還會促進詞性向相應域限發生轉變；當只有語言系統之內的因素參與，心理域進會停留在自身域限當中進行變化。

4. 結語

“度₁”“度₂”在上古漢語中是典型的兼類詞，兩者皆兼有名詞義項與動詞義項：“度₁”的義項以名詞為主，卻兼有行為義“師法、效法”

^① 吳福祥（2019）指出主觀化不屬於語義演變的機制，而只是一種結果。在此採納其觀點以“說話者認知”進行表述。

“度₂”以動詞爲主，卻兼有名詞義“軍事術語”義。從域限研究現有的成果出發，考察兩者語義演變過程，當“度”動名詞發生詞性變化時，往往受到諸如政治經濟因素、使用頻率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域限發生突變；而當“度”的詞性不發生改變，僅僅引申出新義時，僅受語言內在機制如隱喻、轉喻、說話者認知等影響，域限也僅會在本域場及過渡域場內引申。

陸儉明評論沈家煊的“名動包含說”是爲追求“大破”，本文從語義方面入手亦認爲名動詞的包含關係或是受到語言使用的干擾，從詞本身來看“名動分立”或許更加合理。

<References>

- [1] 陳望道,《文法簡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Chen Wangdao.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Grammar*.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78.
- [2] 呂叔湘,《關於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中國語文》9(1954)。
Lv Shuxiang.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Word Classes". *Chinese Language*, 1954 (9).
- [3] 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Lv Shuxiang.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 [4] 王力,《古代漢語(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1999修訂版))。
Wang Li. *Ancient Chinese (All 4 volum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1999 revision).
- [5] 高名凱,《漢語語法論》(開明書店,1948)。
Gao Mingkai.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48.
- [6] 沈家煊,《我看漢語的詞類》,《語言科學》1(2009)。
Shen Jiaxuan. "My Views on Chinese Word Classes". *Language Science*, 2009 (1).
- [7] 陸儉明,《再議“漢語名動包含說”》,《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5(2022)。
Lu Jianming. "Revisiting the Theory of Chinese Noun-Verb Inclusion". *Journal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2 (5).
- [8] 沈家煊,《複句三域“行、知、言”》,《中國語文》3(2003)。
Shen Jiaxuan. "The Three Domains of Action, Knowledge, and Speech in Complex Sentences". *Chinese Language*, 2003 (3).
- [9] 李明,《試談言說動詞向認知動詞的引申》(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Li Ming. *A Discussion on the Extension of Verbs of Speaking to Cognitive Verb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 [10] 李明,《從言語到言語行為—試談一類詞義演變》,《中國語文》5(2004)。
Li Ming. "From Discourse to Speech Acts - A Discussion on the Evolution of a Class of Semantic Changes". *Chinese Language*, 2004 (5).
- [11] 李小軍,《論手部動作範疇向心理範疇的演變》,《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6(2014)。

Li Xiaoju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ategory of Hand Actions to Psychological Categories”.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6).

[12] 蘇穎,《漢語心理動詞與言說動詞的雙向演變》,《中國語文》3(2020)。

Su Ying. “The Bidirectional Evolution of Chinese Mental Verbs and Verbs of Speaking”. *Chinese Language*, 2020 (3).

[13] 高小方、蔣來娣,《漢語史語科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Gao Xiaofang, Jiang Laidi. *Historical Corpus Linguistics of Chines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

[14] 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Zhang Yujin. *Research on the Grammar of Western Zhou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15] 羅竹風主編,《漢字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1)。

Luo Zhufeng (Ed.). *The Great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anghai: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2001.

[16]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

Gu Jiegang, Liu Qiyu. *Annotated and Translated Study of the Shang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17]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Huang Shouqi, Zhang Shanwen.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Zhou Y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

[18] 李零,《孫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Li Ling.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Sun 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1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Yang Bojun. *Annotation of Zuo Z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20]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

Yang Boju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21] 徐元誥、王樹民、沈長雲,《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Xu Yuangao, Wang Shumin, Shen Changyun. *Annotation of Guo Yu*. Beijing: Zhonghua

- Book Company, 2002.
- [22] 孫詒讓,《墨子閒詁(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1)。
- Sun Yirong. *Commentary on Mo 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 [23]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 Yang Boju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Men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 [24]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 Chen Guy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angzi with A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3 volum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 [25] 張覺,《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Zhang Ju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Xunz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26] 韓非、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Han Fei, Chen Qiyou.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anfeiz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27] 劉向,《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Liu Xiang.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28] 呂不韋、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Lv Buwei, Chen Qiyou. *New Annotated and Explained Lüshi Chunqi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29]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 Liu Wendian.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Huainanzi (2 volum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30] 劉向、石光瑛,《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
- Liu Xian, Shi Guangying. *Annotated Edition of Xin X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 [31] 賈誼、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Jia Yi, Yan Zhenyi, Zhong Xia.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Xin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32] 劉文正,《<太平經>動詞及相關基本句法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2009)。
- Liu Wenzheng. *A Study of the Verbs and Basic Syntax in Tai Pingjing*. Hunan: Hunan

- Normal University, 2009.
- [33] 劉文正,《漢語動詞的立類問題研究》,《賀州學院學報》3(2012)。
- Liu Wenzheng. “A Study 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Verbs in Chinese”. *Journal of Hezhou University*, 2012 (3).
- [34] 董秀梅,《談漢語心理動詞》,《聊城師範學院學報》4(1991)。
- Dong Xiufang. “On Chinese Psychological Verbs”. *Journal of Liaocheng Normal University*, 1991 (4).
- [35] 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898)。
- Ma Jianzhong. *Ma Shi Wen T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8.
- [36] 胡裕樹、範曉,《動詞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
- Hu Yushu, Fan Xiao. *A Study of Verbs*.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7]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
- Li Zongku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 [38] 王力,《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
- Wang Li. *Wang Li's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 [39]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 Xu Shen. *Shuo Wen Jie 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3.
- [40] 許慎、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8)。
- Xu Shen, Duan Yucai. *Annotated Edition of Shuo Wen Jie Z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41] 邵晉涵,《爾雅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
- Shao Jinhan. *Annotated Edition of Er Y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7.
- [42] 王迎秋,《身體行為動詞向心理動詞的語義演變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2020)。
- Wang Yingqiu. *A Semantic Evolution Study of Body Action Verbs to Psychological Verbs*. Hun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
- [43] 秦杰麗,《行為動詞到言說動詞的語義演變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2021)。
- Qin Jieli. *A Semantic Evolution Study of Action Verbs to Speaking Verbs*. Hun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
- [44] 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 Luo Changpei. *Language and Culture*. Beijing: Beijing Press, 2011.

- [45] 李明,《試談語用推理及相關問題》,《古漢語研究》4(2014)。
Li Ming. "A Discussion of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Related Issues".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2014 (4).
- [46] 肖治野、沈家煊,《“了2”的行知言三域》,《中國語文》6(2009)。
Xiao Zhiye, Shen Jiaxuan. "The Three Domains of Xing-Zhi-Yan of 'Liao2 (了2)'"'. *Chinese Language*, 2009 (6).
- [47] 吳福祥,《語義演變與主觀化》,《民族語文》5(2019)。
Wu Fuxiang. "Semantic evolution and Subjectivization". *Journal of Ethnic Language*, 2019 (5).
- [48]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On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1985.
- [49] Sweetser, Ev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s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0]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51] Taylor, Joh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The Evolution of Semantic Domain that Both Noun and Verb's Disti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 “Du (度)”

Jiaqian WANG

<Abstract>

In actual language corpus,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of semantic dislocation between “Du₁ (度₁)” and “Du₂ (度₂)”. The sense of “Du₁ (度₁)” is mainly a noun, but it also has a verb sense of “according to rules”. On the other hand, “Du₂ (度₂)” is mainly a verb, but it has a noun sense, which is a military term. Based on domain restric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ntactic position, semantic evolution and domain restriction changes of the dislocated semantics, and examin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wo. It is found that when the verbal noun “Du (度)” undergoes a part-of-speech change, it is often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of language, leading to a sudden mutation in domain restriction. However, when “Du (度)” is only subject to internal language mechanisms, its part-of-speech does not change, and it only extends new meanings within the domain field and transitional domain field. Therefore, the study of domain restriction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verbs and nouns.

Keywords: Du (度); noun; verb; domain; ancient Chinese

投 稿 日 : 2023.02.21

審 查 日 : 2023.03.10-20

確 定 日 : 2023.04.20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https://zgswwh.scu.edu.cn/>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由四川大學傑出教授項楚先生領銜創建，2000年9月被批准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研究所是“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985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創新基地，“2011計劃”中國多民族文化凝聚與國家認同協同創新中心和四川大學、四川省委宣傳部共建的中華文化研究院的主要依托機構；也是四川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與中華文化全球傳播”一流學科（群）建設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

研究所現有專、兼職研究人員35人，其中有教育部重要人才計劃2人，四川大學傑出教授1人，四川大學二級教授5人，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9人，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專家2人等。

研究所下設俗語言、俗文學、俗信仰和民俗人類學四個研究方向，研究領域涵蓋語言學、文學、史學、宗教學、民俗學、人類學等多個學

科。先後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7 項以及一般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及規劃項目、其他省部級項目等多項。曾獲首屆“思勉原創獎”1 項，教育部科學研究（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1 項、二等獎 2 項、三等獎 2 項，四川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5 項，二、三等獎 20 余項。目前主辦有《中國俗文化研究》《漢語史研究集刊》《新國學》和《文學人類學研究》四種學術集刊，作者遍及海內外，影響廣泛。

研究所繼承和發揚乾嘉朴學及近代“蜀學”的優良傳統，以歷時性的俗文化為對象，以傳世和出土的文獻為依據，融匯雅俗、貫通古今，固本培元，守正創新，構建了中國俗文化研究的另一種學術方法新體系，在多個學科領域處於前沿地位，已成為享譽中外的中國俗文化研究的重鎮和高地。



《漢字研究》發刊規定

第 1 章 總 則

- 第 1 條（名稱）：本雜誌分別以中文《漢字研究》、英文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JCCS)* 為雜誌的名稱。
- 第 2 條（目的）：本規定適用於《漢字研究》發行過程當中必須處理的投稿、審查、編輯以及發刊程式上問題。
- 第 3 條（性格）：本雜誌以漢字學的學術研究為主要內容，同時發掘、注釋漢字學新資料並介紹有關研究機構。
- 第 4 條（發刊處）：本雜誌的發刊處為韓國漢字研究所，《漢字研究》的出版及印刷工作由韓國漢字研究所指定。
- 第 5 條（時間）：本雜誌每年發行三次（4 月 30 日、8 月 30 日、12 月 30 日）。

第 2 章 投稿原稿

- 第 6 條（投稿資格）
1. 凡誠實履行本會會員義務人皆有資格投稿。
 2. 投稿者必須遵守本雜誌所的規定，不能有被禁止投稿或者相當於此處分的記錄。
 3. 投稿未被通過審查者不宜刊登。
 4. 投稿者的原稿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應當是首次刊登。
- 第 7 條（篇幅）：投稿以投稿規定為準。
- 第 8 條（摘要）：論文摘要一定要使用英文完成。英文論文則需要用

英文與中文兩種語言的摘要。並且必須要附有 5 個左右關鍵詞。

第 9 條（附記）：投稿必須附加作者的漢字及英文姓名、所屬單位、職稱、電子郵件、英文論文題目、英文摘要及英文關鍵字、經費來源（受研究資助金資助與否）等詳細信息。

第 10 條（提交期限）：本雜誌的原稿必須於 2 月 28 日，29 日（4 月 30 日發刊）或 6 月 30 日（8 月 30 日發刊）或 10 月 30 日（12 月 30 日發刊）之前提交。

第 11 條（送達）：作者應將符合上述規定的原稿的電子文件與 PDF 文件各一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到本期刊網站上。但如有不得已的情況，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到編輯委員會。

第 12 條（論文審稿費）

1. 特約稿件免收審稿費。本刊所約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稿件即為特約稿件。
2. 一般投稿者應繳納 90,000 圓（一篇）韓圓的審稿費；若投稿者為中國籍，則繳納 500 元人民幣。
3. 博士學位在讀學生稿件予以優惠，僅需繳納 60,000 圓（一篇）韓圓的審稿費；若為中國籍，則繳納 300 元人民幣。

第 13 條（論文版面費）

1. 特約稿件免收版面費。
2. 一般投稿者同意並決定論文登刊要匯入 10 萬韓圓的版面費（接受研究資助金的要繳 20 萬韓圓）。若投稿者為中國籍，則繳納 300 元人民幣。
3. 博士學位在讀學生稿件予以優惠，僅需繳納 70,000 圓（一篇）韓圓的版面費；若為中國籍，則繳納 200 元人民幣。
4. 出版後，編輯委員會向作者贈寄兩本論文集。由於所有論文都發佈於本雜誌的網站上，所以不再發行抽印本。
5. 審稿費和版面費可匯入下列任一銀行賬號。

開戶行：釜山銀行（Busan bank）

賬號：101-2048-9369-09

收款人姓名：漢字研究 金和英（KIM HWA YOUNG）

開戶行：中國工商銀行

賬號：6212261001031669291

收款人姓名：刘元春

第 14 條（返還）：投稿者如果違背本雜誌的規定及研究倫理規定，編輯董事可以返還該原稿或者要求修改。

第 15 條（其他）：至於其他有關原稿體制的細節，應該按照編輯委員會所制定的「投稿論文要領」施行。

第 16 條（網路出版）：本雜誌登刊的所有的原稿基本上以登載在本會的網站上或者其他有關網路上公開的形式為原則。

第 3 章 編輯委員會

第 17 條（構成）

1. 本雜誌編輯委員會的成員由編輯董事 1 人、委員 10 人內外構成。
2. 將世界各所大學的專任講師以上的教員、擁有相當於此資格之人士以及在學會活動、研究成就、專業領域等各方面作出了較高的貢獻之人士聘請為編輯委員。

第 18 條（選任）

1. 編輯委員經過任員會議的商榷而選定。
2. 在最終選定出來的編輯委員當中，再選定編輯董事一人。

第 19 條（召集）：編輯委員會由編輯委員長主持，定期的編輯委員會將於投稿結束以後十日以內舉行。除此之外，臨時編輯委員會在必要時有編輯委員長召集會議，對本刊物的各項事宜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

第 20 條（會議）：編輯委員會決定方案的人數為全體編輯委員的過半數，得到出席委員過半數的贊成時，通過其方案。

第 21 條（職務）：編輯委員會的職務主要包括有關原稿接收、審查委

員選定、論文審查進行、編輯、出版等的諸多事項之議決及執行。

第 22 條（任期）：編輯委員長與編輯委員的任期為兩年，並可以連任。若無不夠格，編輯委員長與編輯委員的續任無有限制。

第 4 章 審稿程序規定

第 23 條（構成）

1. 每篇論文由三位審查委員進行審稿。
2. 通過編輯委員會的決議，在全國各所大學的專任講師以上的教員、持有博士學位的專業人士、學問成就突出並且頗有研究及著作能力的人士當中，選定審查委員。
3. 選出曾經出版過與審查物件論文有關的著作或論文。
4. 發表過有關論文的人士為審查委員。
5. 被選的審查委員無法進行審查，編輯委員會必須立刻另選其他審查委員。
6. 與投稿者所屬工作單位相同的學者不得擔任評審委員。

第 24 條（委任）

1. 編輯委員會選定審查委員以後，會立即通知本人，被選審查委員接受後，委任論文審查工作。
2. 審查原稿時，刪除能識別出被審查物件的所有信息，以確保審查的公正性。另外，還要提供所定形式的審查委任書、審查書的格式以及審查論文的副本。
3. 評審委員必須通過本雜誌的網站審查相關論文。但是，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審查，編委會可以提供給評審委員所定評審委托書與相關論文。

第 25 條（審稿標準）

1. 審查標準有創新性（30%）、邏輯性（20%）、論文完成程度（10%）、體制合理性（20%）、學問的貢獻度（20%）等幾個方面，以上述的標準進行審查。

2. 爲了確保審查的客觀性、效率性，可以更換及增減審查專案。

第 26 條（時間）：4 月 30 日所出版的論文必須於 3 月 20 日前完成論文審查。8 月 30 日所出版的論文必須於 7 月 20 日前完成論文審查。12 月 30 日出版的論文必須於 11 月 20 日前完成論文審查。

第 27 條（評價及報告）

1. 審查委員必須把詳細的審查結果記錄在審查意見書上。
2. 審查委員必須在受委託 7 天之內向編輯董事彙報其結果。

第 28 條（決定登刊與否）

1. 三名審查委員打的平均分數超過 70 分以上時才得以登刊。
2. 只有按審查結果需要修改原稿時，才可以要求投稿人修改與補充。倘若投稿者不答應修改要求，委員會可以拒絕登刊。
3. 投稿者不同意修稿要求時，可以在文本上表明其原因，據此進行再審。
4. 審查委員 2 人以上的審查意見爲不宜刊登時，無關分數拒絕登刊。
5. 審查結果分爲（1）可登刊（80 分以上）（2）修改後登刊（70-79 分）（3）不宜登刊（69 分以下）。

第 29 條（申請異議）

1. 投稿者對論文的登刊與否，十天之內提出異議，但是次數只限一次。
2. 編輯委員會接到異議申請後，召開緊急編輯委員會決定異議申請是否理由充足、是否再審問題。倘若緊急編輯委員會結果最終決定再審，將會另選三位審稿委員進行再審，然後據其結果決定提出異議原稿登刊與否。

第 30 條（免審）：國內外著名學者的原稿以及應邀參會的外籍專家在學術大會上發表過的論文則可免審。

第 31 條（明示審查日程）：決定登刊的論文爲了提高審查論文的透明性，要明示投稿日、審稿日、決定登刊日等整個審稿階段。

第 32 條（審查程式及日程）

1. 原稿提交期限：4 月 30 日發刊的論文，在 2 月 28 日或 29 日

以前提交。8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6月30日以前提交。

12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10月30日以前提交。

2. 委託審查：4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3月10日以前結束。8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7月10日以前結束。12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11月10日以前結束。
3. 審查期間：4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3月20日以前結束。8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7月20日以前結束。12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11月20日以前結束。
4. 決定登刊：4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3月30日以前決定。8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7月30日以前決定。12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11月30日以前決定。
5. 通報審查結果（要求修改）：4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4月10日以前通報。8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8月10日以前通報。12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12月10日以前通報。
6. 原稿修改期限：4月30日發刊的論文，到4月15為止。8月30日發刊的論文，到8月15為止。12月30日發刊的論文，到12月15日為止。
7. 最終確定登刊：4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4月20日以前決定。8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8月20日以前決定。12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12月20日以前決定。
8. 編輯及印刷：4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4月27日以前結束。8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8月27日以前結束。12月30日發刊的論文，在12月27日以前結束。
9. 發刊：定於4月30日、8月30日及12月30日，每年發刊3次。

第33條（禁止公開）：編輯委員會原則上不能公開論文審查委員的名單。

第34條（禁止剽竊及重複登刊）

1. 查過程或者登刊以後發現剽竊及重複登刊之嫌的論文，必須通報審查委員會。
2. 審查委員會召開編輯委員會，必須對其論文的嫌疑之處進行審查。

3. 查證剽竊及重複登刊之嫌，首先允許投稿人疏明，決定不宜登刊或者取消登刊，然後在三年以上的時間，禁止此人的論文發表及論文登刊等活動。

第 35 條（記錄）：編輯委員會必須記錄有關論文審查的一連過程，並保管其文本。

第 36 條（出版）

1. 刊物出版後，刊載論文的内容中如有錯誤的地方，皆由投稿人自行負責。
2. 使用收費字體的投稿人在投稿時必須要將其轉換為免費字體。
3. 出版社、編輯部、編輯委員等並不對上述 1、2 兩項內容負有任何法律責任。

第 37 條（著作權）：投稿人必須提交本研究所規定的著作權同意書。
本研究所擁有論文的著作權。投稿人在取得本研究所的同意後，方可將本人的論文轉載至個人的論文集或書籍當中。

第 5 章 附 則

第 38 條 本規定通過編輯委員會議決，從 2009 年 9 月 1 日開始實行。

第 39 條 本規定所未明示的事項則遵從一般的慣例。

制定：2009 年 09 月 01 日

改定：2010 年 06 月 21 日

改定：2011 年 03 月 01 日

改定：2011 年 06 月 21 日

改定：2011 年 08 月 31 日

改定：2012 年 09 月 01 日

改定：2013 年 12 月 01 日

改定：2014 年 04 月 15 日

改定：2014 年 09 月 01 日

改定：2015 年 04 月 10 日
改定：2016 年 01 月 10 日
改定：2017 年 05 月 01 日
改定：2018 年 05 月 01 日
改定：2019 年 01 月 01 日
改定：2020 年 01 月 01 日
改定：2022 年 09 月 01 日

《漢字研究》投稿格式

1. 論文的篇幅 16000 字以上（以中文為準），沒有限制。
2. 中文論文必須用 MS-word（2007 version 以上）。若中文論文用低 version 的 MS-word 時，編輯小組可以任意更換 version，由此發生的意外，其責任皆歸於投稿者本人。
3. 共著的時候，請按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第三作者的順序表示。共同作者個別明示其所屬單位和職位。
4. 論文格式如下。
 - 1) 頁面設置 空白 上 6.0 cm，下 6.0 cm
左 5.0 cm，右 5.0 cm，制本 0
 - 2) 樣式與格式
 - ① 論文題目：字體 SimSun(Founder Extended)，字型大小 16 號，加粗，居中。
 - ② 作者姓名：字體 SimSun(Founder Extended)，字型大小 11，加粗，右對齊。
 - ③ 正文：字體 SimSun(Founder Extended)，字型大小 10.5，縮放 95，首行縮進 20。
 - ④ 引用文：字體 SimSun(Founder Extended)，字型大小 9，縮放 95，左縮進 15，右縮進 15。
 - ⑤ 註腳：字體 SimSun(Founder Extended)，字型大小 9，縮放 95，首行縮進 18。
 - ⑥ 章題目：字體 SimSun(Founder Extended)，字型大小 13，加粗，居中
 - ⑦ 節題目：字體 SimSun(Founder Extended)，字型大小 12，加粗，兩段對齊
 - ⑧ 小題目：字體 SimSun(Founder Extended)，字型大小 11，加粗，兩段對齊。

3) 論文的目錄

第 1 階段：1, 2, 3... (字體 Times New Roman, 兩端對齊)

第 2 階段：1.1, 2.1, 3.1... (字體 Times New Roman, 兩端對齊)

4) 表示註腳方式

① 單行本：作者名，譯者名及書名（地名：出版社，出版年），引用頁碼。（例）郁達夫，《郁達夫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第 238 頁。

② 論文：作者名，論文名，論文集名，卷數，號數（出版年），引用頁數。（例）權純宗，《李光洙的戲曲“閨恨”和“殉教者”研究》，《韓民族語文學》12（1985），第 9 頁。

5) 表示參考文獻的方式

① 需要中文、英文兩種摘要。

② 表記為〈References〉，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加粗，字型大小 12，居中。

③ 參考文獻中，不是英文原著，需要全部翻譯成英文。其為專書名，專書名必須用斜體表記。其為論文，論文名不需斜體，但論文集名必須用斜體表記。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 9，兩端對齊。

（例）王平，《說文研讀》（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Wang Ping. *The Study and Reading of Shuowe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黃徵，《敦煌俗字要論》，《敦煌研究》1（2005）。

Huang Zheng. "The Key Points to The Study of the
Non-Classical Wor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Dunhuang Research, 2005 (1).

6) 摘要格式

① 中文論文應以英文完成。英文論文應以中文與英文兩種語言

完成。

- ② 中文與英文論文的摘要題目應寫為〈Abstract〉，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字型大小 12，加粗，居中。摘要內容至少要有 300-500 字，字體大小 10.5，兩端對齊。Key Words 字體為 Times New Roman，加粗，明示 5 個左右關鍵詞。

7) 其它：其它未涉及的部分，由編輯小組一律處理。

5. 附錄

- 1) 論文題目（中文、英文）及目錄
- 2) 著者姓名（中文、英文），所屬單位及職位
- 3) 明示研究經費來源
- 4) 電子郵件以及聯絡方式

制定：2009 年 11 月 01 日

改定：2010 年 06 月 21 日

改定：2011 年 03 月 01 日

改定：2011 年 06 月 21 日

改定：2011 年 08 月 31 日

改定：2012 年 09 月 01 日

改定：2013 年 12 月 01 日

改定：2014 年 04 月 15 日

改定：2014 年 09 月 01 日

改定：2015 年 04 月 10 日

改定：2016 年 01 月 10 日

改定：2017 年 01 月 01 日

改定：2018 年 02 月 02 日

改定：2022 年 02 月 02 日

改定：2022 年 09 月 01 日

論文題目*

作者姓名**

目 錄
1.
2.
3.
4.

1. 章題目（一級標題）

正文^①

* 標注研究基金項目：中國教育部重點人文基地重大項目《中韓通用漢字》系列研究之一，項目編號：08JJD740056。

** [中國] 王平，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韓國慶星大學漢字研究所兼任教授，研究方向：域外漢字學、漢字發展史、漢字數字化。（wpwp22@hotmail.com）

① 王平，《說文重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第31頁。

1.1 節題目（二級標題）

正文

（1）小節題目（三級標題）

<References>

- [1] 王平,《說文研讀》(上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Wang Ping. *The Study and Reading of Shuowe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 黃徵,《敦煌俗字要論》,《敦煌研究》5(2005)。
Huang Zheng. "The Key Points to The Study of the Non-Classical Wor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Dunhuang Research*, 2005 (5).

<Abstract>

英文: 300-500 字

Key words (5 個左右)

研究倫理規定(學術規範)

第 1 章 總 則

第 1 條（目的）：本規定以關於《漢字研究》的研究倫理之基本事項為目的。

第 2 條（範圍）：本規定包括剽竊、自己複製等違背研究倫理的所有行為。

第 2 章 研究倫理具體規定

第 3 條（用語）：研究不正當行為是指研究及發表的過程中有剽竊、重複登刊、編造等歪曲研究客觀事實的行為。

第 4 條（禁止偽造和編造）

1. 研究者不能偽造任何研究資料及研究結果。
2. 研究者不能編造或偽造背離實際的研究資料或研究結果。
3. 研究者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或進行修改時，必須注明。
4. 如果論文中存在與作者發生利害衝突可能性的部分，則不管對研究結果是否有影響，均應予以對編輯委員會報告。

第 5 條（禁止剽竊）

1. 不能未表明出處，把別人的思想、研究過程及其結果等用於自己的研究上，同樣不能將自己已發表的研究結果，未標明其出處而發表。
2. 若有剽竊嫌疑，則召開研究倫理委員會對其嫌疑進行調查。
3. 查證出剽竊嫌疑來，三年內不受理嫌疑人投稿事宜。

第 6 條（禁止重複登刊）

1. 重複登刊是指將自己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或者部分重新登刊或者發表的行為。
2. 研究者不能有第一條行為記錄。
3. 研究者不能單純縮小自己的學位論文，投稿與登刊。
4. 研究者將已經登載在專門學術雜誌上的論文再收入在單行本，此非重複登刊。
5. 研究者將已經出版的外文研究結果譯成韓文再出版時，必須明示事實。
6. 研究者將已經出版的韓文研究結果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的行為，為廣泛介紹該研究結果並促進學術交流的行為，此為非重複登刊。
7. 將學術大會發表資料集上登的論文、在非專門學術雜誌上登的論文，以及以初稿的形式登在網站的論文，修改並補充，最終出版的行為，為非重複登刊。
8. 研究者要發表新研究結果時，如果要引用既出版研究結果的一部分或者敘述既發表研究結果的話，必須明示其事實。

第 3 章 研究倫理委員會

第 7 條（目的）：此條規定，當抵觸研究倫理的事情發生時，為了構成研究倫理委員會，從而確立研究倫理，進一步預防並調查研究不正當行為而建立。不許公開有關檢舉者的信息。

第 8 條（構成）

1. 有必要調查研究不正行為時，委員長可以通過委員會的議決構成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會包括編輯委員長由 5-7 名以上的委員構成。
2. 委員會成員必須包括對該研究領域有著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的人士，而其人數該超過委員會成員的 50% 以上。

3. 與該事案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人士不能委任為調查委員。
4. 會議以非公開為原則。

第 9 條（許可權）

1. 在調查過程中，委員會有許可權要求檢舉者、被檢舉者、證人以及參考人出席並提交資料。
2. 被檢舉者沒有正當的理由卻不出席或者拒絕提交資料，可以當作承認自己的嫌疑。
3. 在調查過程中，委員會要盡最大的努力，以防被調查的論文及其研究者承受不正當的待遇。

第 10 條（懲戒）

1. 研究倫理委員會根據該事案的調查及審議結果，可以議決各種懲戒。懲戒包括口頭警告、書面警告、禁止投稿、資格停止、撤回登刊等。
2. 禁止投稿的期限為三年。

第 11 條（記錄）：研究倫理委員會的一切調查、審議、議決過程，必須記錄成文本，保管 5 年。

第 12 條（通報）：委員長以對該事的調查內容作文本，立刻通報給被檢舉者及檢舉者等有關人士。

第 13 條（再審議）：倘若被檢舉者或者檢舉者不服從委員會的議決，可以在收到通報即日起 20 天內，向委員會提出申辯理由。

第 14 條（保密工作）

1. 委員會必須保護檢舉者，以及避免不當侵害被檢舉者的名譽而做出最大努力。
2. 有關檢舉、調查、審議及建議等一切事項必須保密，但是有必要公開時，可以通過委員會的議決公開。
3. 直接參加委員會和調查過程的人士，無論是在調查過程當中還是調查結束後，都不能洩露調查委員會活動時所獲得的信息。

第 4 章 附 則

1. 本研究倫理規定從 200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制定：2009 年 09 月 01 日

改定：2010 年 06 月 21 日

改定：2011 年 03 月 01 日

改定：2011 年 06 月 21 日

改定：2011 年 08 月 31 日

改定：2012 年 09 月 01 日

改定：2013 年 12 月 01 日

改定：2014 年 04 月 15 日

改定：2014 年 09 月 01 日

改定：2015 年 04 月 10 日

改定：2020 年 01 月 01 日

漢字研究

Vol.15.1 (總三十五輯)

印刷日：2023 年 04 月 25 日

發行日：2023 年 04 月 30 日

發行人：李 鐘 根

編輯人：河 永 三

發行處：慶星大學校 韓國漢字研究所

(48434) 釜山廣域市 南區 水營路 309(大淵洞)

TEL. (051) 663-4279

FAX. (051) 663-4359

印刷處：Koreascholar (+82-70-4888-3264)

投稿信箱：hanziyanjiu@naver.com

This journal was supported by the NRF(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Grant funded by the MOE(Ministry of Education)(NRF-2022S1A8A1095212)

이 학술지는 2022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학술지원사업의 지원을 받아 발간되었음(NRF-2022S1A8A1095212)